武俠世界

風嘯龍吟（新派俠情詭幻故事） 馬行空・著

摩雲莊上自莊主，下至莊漢僕婦，居然於壽誕將屆時離奇失踪，令到一位代師門長輩前往拜壽的青年俠士撲了個空，好奇追查之下……豈料那位摩雲莊主「失而復現」，這其中到底有什麼蹺蹊？



第27年
4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一篇新派俠情詭幻故事──乚風嘯龍吟乛，馬行空最新作品。內容充滿詭異離奇氣氛，題材也別創風格，情節曲折迂迴。講述一個山莊的莊主，竟然在他壽誕將屆的幾天前突然離奇失踪，而且連莊中僕婦莊漢也人去乚莊乛空，致令一個代師門長輩前往拜壽的青年俠士撲了個空，他好奇追查之下……豈料那位莊主又乚失而復現乛，這其中到底有什麼蹺蹊？箇中秘密，耐人尋味，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

☆　☆　☆

黃鷹先生的中篇乚天劍乛故事接近尾聲，下期大結局情節發展相當精采，敬希留意。作者另一新著：乚霹靂無情乛即將在４２期刊出，萬勿錯過。

☆　☆　☆

王一龍除了撰寫乚山貓乛王森故事外，對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故事寫作也有一手，他下期在本刊刊出的一篇黃埔江風雲錄：乚奇謀妙計乛十分精采，內容講述一個以設局騙人爲業的掌門人病入膏肓，決定在兩個關門弟子中選擇其一，繼承自己衣鉢，詎料兩個弟子各出奇謀爭奪掌門之位，於是……？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Ｄ座
Ｈ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Ｈ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0期
（總號138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詭幻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風嘯龍吟

試身手 代師往拜壽

細雨霏霏。

路兩旁新葉初長的棵棵梅樹，在絲絲細雨中，顯得格外青綠，呈現一片勃勃的生機。

這是初春時份。

俗謂春寒料峭，細雨下，寒風中，茁長的新葉嫩芽却抖擻着，傲然於風雨中。

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

這倒不是因爲風寒雨細，行人裹足，而是天巳傍黑，暮色四合中，四野蒼茫，那些行商客旅那一個不趕着早早地找個宿頭歇下來，這種天氣趕路本就是最討厭的了，那自然不想摸黑走夜路了。

路寂寂。

只有寒風細雨肆無忌憚地吹飄個不停，還有那抖擻挺立的棵棵梅樹。

寒風嘶嘯着，吹刮得那如帘似幕的雨絲，就像一個瘋子般狂舞飛捲，暮色更濃了。

驀然間，寂寂中，响起一陣不疾不徐的脚步聲。

脚步聲中，那肆無忌憚地「橫行」於天地間的寒風細雨，彷佛被震懾住般，風息止，雨停歇了。

一條挺拔的身形隨着脚步聲出現在寒梅夾峙的泥路中，直往前路走去。

在蒼黯的暮色中，雖然看不大眞切那人影的面貌，但仍然可以分辨出他的五官輪廓來。

那輪廓五官分明，頷下無鬚，應該是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的左肩頭上，突出一截刀柄來，這模樣，應該是一個武林中人。

別看這走在暮色蒼黯中的年輕人脚步不疾不徐，走得從容不迫，實則，他走得飛快，只不過眨眼間，他便巳走到泥路那頭的一處岔路口前。

他這種走法，可就透出了其人在輕功造詣方面的高明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那是輕功身法中，不是輕易可以練成的「縮丈成寸」上乘步法。

能够具有如此高明的輕功造詣，那位年輕人的武功修爲也不會差到那裏了。

這年輕人走到岔道口前，沒有一直朝前走，身形輕輕向左一拐，走向左邊那條小小的岔路。

風雨忽然又吹飄起來。

不過，風是悠悠的。

雨也斷斷續續的，似有若無地下着。

這年輕人却恍似毫無所覺，雖然髮上臉上及衣衫上沾上了一層水亮的雨水，他却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薄眼間，他巳來到這條岔路的盡頭。

盡頭處橫亘着一條流水急激的溪流。

右邊二丈外的溪邊，有一座草亭。

草亭內有人。

一個傍着溪欄邊垂釣的人。

那垂釣人雖然身在亭內，但頭上却戴了一頂大竹笠，身上披了一件厚厚的簑衣，竹笠與簑衣將他整個人遮掩起來，亭外那年輕人根本就無法看到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那年輕人脚步一拐，走到亭口前，却沒有走入亭內，就站在那裏，兩道目光陡亮，直射在那垂釣人的背上。

那垂釣人却恍若沒有發覺到有人來了，停在亭欄上的身子凝住了般，動也不動，甚至連那根伸出亭外溪中的釣竿，與及那根直垂下水中的釣綫，也是紋風不動的，那種「凝靜」的樣子，就像那草亭，與及那垂釣者均是泥塑木雕出來的一樣。

更妙的是，那年輕的人也像忽然變成了一尊化石般，挺拔地直立在亭口外，亦是紋絲不動。

細雨忽然又綿綿密密地下起來，寒風也一陣緊過一陣，吹得亭檐邊的乾草簌簌亂舞。

亭外那年輕人沒有因此而走入亭子內，挺立着不動，一任那刀削般的急風及冰涑的雨絲吹打在身上臉上。

亭內那竹笠簑衣人亦垂釣如故，妙的是，雖然寒風一陣急過一陣，他手持的那釣桿，却是紋風不動。

這種情形，可就透着奇怪了。

這時，天色更黯黑了。

× × ×

亭內那竹笠簑衣人驀然間動了！

却不是他的人動。

而是那根釣桿動了。

「刷啦」一聲，那根釣桿向上直彈起來，垂鈎上赫然鈎着一條鮮綳活跳的大魚兒。

原來那簑衣人釣上了一條魚。

難得的是，亭外那年輕人在那簑衣人的釣桿驀然一動的刹那，依然連眼睫毛也不顫動一下，這份定力，又豈是尋常人所具有的。

那條活跳鮮蹦的魚兒在空中拚命掙扎着，却那裏掙得脫，隨着那根向後一揚的釣桿，「呼」地一聲，疾向後甩去。

那簑衣人就像是背後長了眼般，那條上釣的魚兒隨着他那根釣桿向後疾揚，甩入了亭內，直飛出亭外，不偏不倚，飛砸向挺立在亭外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依然沒有動一下身子，但一道駭電般的閃光猝然自他左肩頭上閃射出來，劃破了夜空。

那道閃亮的光芒自那年輕人的右肩頭飛射起來的刹那，寒風凄雨彷彿停歇了那麼一刹那！

那道閃亮的光芒「颯」地閃射向那尾堪堪飛砸到他面門前的魚兒，芒閃血現。

那道閃亮的芒虹隨之消失，快得就像是駭電乍閃般，又或是根本沒有閃現過一

樣。

「啪達」一聲，那尾活魚已一分爲二，洒着血點，墜跌落地上。

年輕人依舊挺立如故，看樣子他像是沒有出過手，實則，他已出過手，只是一刀便將那尾飛砸向他面門的活魚，疾斬爲二！

只不過他出刀的手法實在是太快了，快得令人看不清楚他是怎樣拔刀及收刀的，于此，也就看出他的身手非比等閑了。

但，亭內的簑衣人顯然也不是等閑之人。

年輕人那駭電乍閃般的一刀，居然斬不斷他的鈎鈎，只見竿梢輕顫中，那根鈎絲「颼」地一聲，向左邊一個甩轉，那尖利的鈎鈎疾鈎向年輕人的咽喉要害。

年輕人依然沒有閃避，一抬手，拇食二指猝然招向那個鈎鈎！

那個鈎鈎就像具有靈性般，鈎絲驀地向上彈拋，那個鈎鈎便乍然貼着那年輕人的左頰，疾「鈎」向其眼珠！

年輕人仍不閃避，甚至連眼皮也不眨一下，右手驟抬，間髮間一指彈向那個鈎鈎。

那個鈎鈎却在那刹那倏然橫飛，疾鈎向年輕人的右耳！

年輕人這一次終於將腦袋一偏，避過那個鈎鈎。

同時間，他的刀也出了鞘。

只見寒芒如電，將黯黑的夜色，一下子劃裂開來，閃擊向那根鈎竿的梢端！

——只要一刀能够將鈎竿梢端削斬下來，那麼，那有如靈蛇飛舞般的鈎鈎便無所施其技。

所謂打蛇打在七寸上，只要將竿梢斬斷，對他的威脅就大大地減少了。

簑衣人雖然始終背對那年輕人，並且沒有動過一下，但他背後就像長了眼般，居然知道那年輕人已出刀，並且是斬向他的鈎竿梢頭，那刹那那根鈎竿驀地向內一彎，堪堪避過年輕人那一刀。

同時間，那個鈎鈎隨着那根向內倒彎的鈎竿那回抽之力，倏然回鈎向那年輕人的後腦勺。

那年輕人左手疾抬，食指一彈，「叮」地一下激响，那鈎鈎被彈得斜飛開去。

同一時間，一連响起了七八下「叮叮錚錚」的擊响聲。

原來在那霎間，簑衣人那根鈎竿陡地向外一蹦一彈，竿梢顫動間，閃刺向那年輕人的眉心！

年輕人的反應與出手好快，頭稍偏，刀疾回，一下子便封住了簑衣人那根鈎竿，發出「叮」的一下脆响，接下來，那根鈎竿梢頭左刺右戳，上點下劃，一下子向年輕人攻出了六七招。

那年輕人駭電般的刀光乍展，盡數封擋接下了簑衣人的閃電攻勢。

簑衣人的攻勢隨即頓住了。

那年輕人也沒有再出手，橫刀於胸，兩道目光直射着那簑衣人。

兩人這一停手，風雨馬上吹打在那年輕人的身上。

而風雨一直沒有停歇過的，只是在兩人交手時，被那激湧瀰佈的勁氣阻歇了，形成一個無形的罩幕，在亭前丈許方圓的地方，一點風雨也吹打不進。

這兩個人的一身功力，自是非比等閑了。

風雨依然不停地吹打着，夜色一片深沉。

亭外亭內兩人依舊對峙着。

四下裏一片沉寂，只有風雨聲。

驀地，亭內那簑衣人雙臂猛振，「拍拍」兩聲，暴擊在左右兩根亭柱上。

「喀嚓」聲中，整座草亭隨着那兩根被擊斷的亭柱一下子傾倒下去，摟頭蓋臉地塌壓向那年輕人。

而在草亭倒塌的刹那，那簑衣人藉着鈎竿在地上一點之力，「颼」地倒掠起來，身形疾轉中，一竿飛刺向那年輕人的額門！

簑衣人那倒掠出竿之勢，竟然比那座草亭倒塌之勢還要快！

原來，簑衣人是想利用那草亭倒塌的聲音，擾亂年輕人的心神，他却乘勢發出那電閃雷擊般的致命一擊！

那年輕人的反應好快，也出人意料之外。

他不是左右閃避或是向後飛退，而是一頭衝入了那正倒塌下來的草亭內。

這一來，那簑衣人的鈎桿，便刺了個空。

而就在那年輕人一頭衝入草亭內的刹那，驀地碎木殘草飛擊四射，疾襲向那簑衣人。

這一着，又是大出人意料不到的。

不過，他的反應却够快。

只見他那根鈎桿一個橫掃千軍之勢，那些斷木碎草便被悉數掃撥擊落。

那年輕人也在那霎間一頭自倒塌的草亭內衝了出來，恰好衝刺到了臨河的小欄前。

而他的刀亦已回鞘。

但他在一頭衝入草亭的霎間，却掌刀齊施，不但護住了全身上下，也乘機掌擊刀斬得那草亭的樑木殘草斷射飛擊向那簑衣人！

這一着可謂連消帶打，抑阻了那簑衣人向他再度出手襲擊的機會。

× × ×

兩人互相換了位置。

年輕人在臨溪的亭欄前（草亭雖已倒塌，由於那兩根亭柱是齊肩擊斷的，所以，還剩下那兩根柱子之間的一截亭欄完好無損），而那簑衣人却變成站在「亭」外了。

夜色更加深濃，風雨依舊，溪水嗚咽，四下裏顯得一片悽寒肅殺！

由於夜色深濃，加上那簑衣人頭上的那頂竹笠壓在眉眼上，全身又裹在簑衣中，是以，不但看不到他的樣貌，也看不出他的衣着身材如何。

自然也無從猜測他的年紀，是男還是女。

那年輕人沒有轉過身來，面對溪流，與那簑衣人隔着那座倒塌下來的草亭，沐在風雨夜色中。

「冠中，你的身手及反應，比半年前又精進敏捷了，連我也自愧不如！」簑衣人忽然喟然說道。

簑衣人的語聲蒼沉，從他說話的語聲

，不難聽出，他是個上了年紀的人。

「師叔，你過獎了。」那年輕人說話間，轉過身來，朝那簑衣人抱拳躬身一禮。「那只是你老人家手下留情，冠兒才險險在你老人家的手下避過，沒有弄得灰頭土臉。」

聽這兩人的稱呼，原來是師叔姪關係，但剛才兩人的動手，却魄動心驚，就像兩人有什麼深仇大恨般，非要置對方於死地不可，要不是兩人一開口，任是誰，也不會相信，兩人竟然是師叔姪！

「不！」那簑衣人道：「剛才我已盡了全力向你施展攻擊，一點也沒有藏拙，怪不得你師傅一見你，便破格收你爲徒，而且傾囊相授，你果然是一塊練武的上佳材料，而且天資聰穎，只不過不見你半年，你便有長足的進步，不是師叔誇獎你，我當年隨你師祖習藝，苦練二十年，也比不上你如今的修爲，憑你現在的身手及敏捷過人的反應，天下間什麼地方你也可以去了。」

年輕人口齒噏動，正想說話，那簑衣人又開口道：「不過，練武之人切戒驕燥，否則，任你是天下第一高手，說不定也會死無葬身之地！」

年輕人語聲恭謹地道：「師叔的教誨，冠兒緊記心中，不敢或忘。」

簑衣人欣慰地說道：「冠中，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種浮燥自大的人，否則，你師傅也不會破例收你爲徒，你不要嫌我嚕囌吧？」

年輕人忙道：「冠兒時刻都想得到師叔你老人家的教誨，又怎會嫌你老人家嚕囌呢！」

簑衣人伸手捋一下頷下的髷子，道：「冠中，你大概一直很想知道，我派人送信着你來此，到底有什麼事幹吧？」

年輕人恭聲道：「請師叔明示！」

簑衣人吁口氣，忽然語聲一轉，朝年輕人道：「冠中，你也一定奇怪，師叔怎一聲不出，便向你出手，招式既毒且絕，恨不得一招便擊殺你。你在我驀然出手時，心中是否想到，我是要殺你？」

年輕人坦然道：「師叔，在您老人家出手的刹那，冠兒只感到驚詫，還以爲師叔想試一下冠兒的反應，——但接下來師叔你老人家接連向冠兒施展殺手絕招，冠兒可就心生懷疑，——是什麼人假冒師叔你，——襲殺冠兒，——直到師叔您老人家開聲說話，冠兒才恍然知道，師叔是要試一下冠兒的身手及反應，——冠兒一顆心才定下來。」

「嗯。」簑衣人說道：「那你可猜到，我猝然出手試探你的身手及反應的用意嗎？」

年輕人沉吟了一下，道：「師叔大概是要從中試探出，冠兒在這段時間內，有沒有疏懶了，武功是否有長足的進步，是麼？」

簑衣人點點頭又搖搖手，說道：「冠中，你只猜對了一半，——」

說到這裏，故意頓了一下，兩道湛亮的目光直射在年輕人的臉上。

年輕人知道師叔是要他再猜一下，當下想了一下，搖搖頭道：「師叔，請恕冠兒愚昧，冠兒猜不到師叔您老人家的另一半用意。」

「冠中，這不是你愚昧，你又不是我肚內的蛔虫，自然猜不到我另一半的用意。」簑衣人連忙溫聲道：「待我向你說明白吧，我之出手相試，除了看你有沒有疏懶之外，還想看一下，你的身手是否足以應付得了任何猝然發生的事故。」

年輕人眨眨眼，恍然道：「師叔，冠兒猜到了您老人家這次召冠兒來此，是要冠兒替您老人家去辦一件事，是麼？」

簑衣人雙眼一睜，呵呵笑起來，捋鬚道：「冠中，你果然聰敏過人，可說聞一知十，一下子便從我那句話，猜到我着你來這裏的原因！」

年輕人忙道：「師叔，你又誇獎冠兒了，請師叔您老人家向冠兒明示。」

「好！」簑衣人欣慰地道：「本來，我還有點不放心的，現在可是一千一萬個放心了！」

年輕人靜靜地站着，等簑衣人接說下去。

簑衣人輕輕咳了一聲，才說道：「冠中，師叔要你走一趟摩雲莊。」

「摩雲莊？」年輕人脫口一聲，目光閃漾了一下。「未知師叔要冠兒到摩雲莊有何事幹？」

簑衣人先不答他那位師姪的話，說道：「冠中，原來你也聽說過摩雲莊這個地方，那就好辦了！那你也應該聽說過摩雲莊主的大名吧？」

「摩雲鵰項通項莊主的大名，冠兒要是沒有聽說過，也就不算是個武林人了。」年輕人望一眼他的師叔——簑衣人。「莫非師叔您認識那位項莊主？」

「不錯。」簑衣人點點頭。「我與他相交，也有二十年了。」

一頓，接又道：「我這次派你去摩雲莊，一是要你去替我向項莊主祝壽，二是順便要你帶一樣東西給他。」

年輕人口齒噏動，正想說話，簑衣人却搖搖手，阻止他開口。「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我之所以不親自去向項莊主拜壽，那是因爲我在三日後便要閉關潛修，這一次閉關起碼要三個月，而半月之後，便是項莊主的壽誕之期，故此，我才會派你去代我向項莊主祝壽。」

年輕人恍然地道：「師叔，您要冠兒帶給項莊主的東西，不會是很貴重的事物吧？」

「說貴重也可以，那可要因人而異了，若在一些沒有需要的人眼中，那可是不值一文。」簑衣人輕輕舒了口氣。「那是一瓶可治氣喘之症的丹丸，說起來一點也不貴重，但對罹患了氣喘之症有十年之久的項莊主來說，那可是珍貴無比，你明白了麼？」

「師叔，冠兒明白，定不負師叔您之所托！」年輕人朝簑衣人抱拳躬身，行了一禮。

「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簑衣人說着從袖中掏出一個土瓷瓶來，遞給年輕人。

年輕人忙雙手接過，小心地收藏在身上。「師叔還有什麼吩咐？」

簑衣人搖搖頭，忽然道：「你吃了晚飯麼？」

不等年輕人答話，他已接說下去。「一定還未吃了，我今日可釣了不少魚兒，有鱸魚、桂魚，還有一尾大鯉魚，今晚你可以大飽口福了。」

年輕人高興得拍掌道：「師叔，有這麼多海鮮可嚐，就是您老人家趕冠兒走，冠兒也不會走的了。」

「還是那樣饞咀！」簑衣人笑說一句，移步走向溪邊自溪岸邊提起一個魚簍，簍內「拍拍噠噠」地，响起一陣魚兒的蹦跳聲。

「走吧。」簑衣人看一眼魚簍內鮮蹦活跳的魚兒，朝年輕人一頷首，便朝溪流的上游走去。

年輕人跟着走，一會，兩人便沒入了黯黑茫茫的夜色之中。

只剩下那呼嘯的寒風，如絲似帘的細雨，依舊在夜空中恁意地吹着，下着。

× × ×

路泥濘，風寒削，雨凄冷，但却阻止不了路上那絡繹的途人冒風頂雨趕路。

但從高唐鎮往摩雲莊的那條路上，却不見一個人影。

這令到那個走在那條濕滑的泥土路上的年輕人，不由有點奇怪起來。

前面那段通往高唐鎮的路上，車馬沓雜，途人如鯽，怎麼這條路上，會一個途人也沒有，這不是透着古怪麼？

是以，那年輕人暗中提高了警覺。

不說別的，單說摩雲莊，在江湖上可是大大有名，莊主摩雲雕項通，更是名重一方的武林耆宿，再有兩日，便是他六五壽誕之日，從各地趕來賀壽的人，應該絡繹不絕才是，如今路上却冷冷清清的，這可是不合情理，就算是一個大渾人，也會感到不大對勁。

從那個年輕人的身形後一截刀柄斜露出左肩頭的這種裝扮看來，應該就是在那溪邊草亭前，與那簑衣人——他的師叔動手過招的那位年輕人。

事實上這位趕往摩雲莊的年輕人，正是奉了師叔——簑衣人之命，代其向項莊主拜壽，並順帶送上一瓶專治氣喘的丹丸與項莊主，他可是不管風雨，趕了十多日路，總算在項莊主壽誕前的二日，趕到來，不負師叔之托負。

他姓唐，名冠中，在江湖上走動不到半年，所以，武林中，江湖上聽聞過他這個人的名頭的，不太多，甚至可以說是寂寂無聞。

但觀諸他在溪邊草亭和那簑衣人——他的師叔動手過招時所顯露出的身手，却是高明得很，只怕江湖上武林中那些名頭响噹噹的高手，也及不上他。

只看他那份應變之敏捷，便非常人能及。

這時候雖然他頭上戴了一頂竹笠，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樣貌。

他的樣貌五官分明，鼻直眼尖，沉毅中透着精靈，身材挺拔，年紀在二十五六之間。

他緊縛在背上的那柄刀由於是用一塊灰布將刀鞘裹着的，故此，看不出他那把刀是怎樣的一把刀，斜露出在肩頭的那截刀把尋常得很，一點也不起眼，看到的人都不會以為是一柄好刀。

× × ×

沿途一點事故也沒有，他可是白担心了。

看到前面十數丈遠的那座氣勢恢宏的莊院，唐冠中長長出地吐了口氣，放鬆下來。

但是接着，他又感到有點不對，睜大雙眼，直望着那高大的莊院大門。

那高大的莊院大門前，確是有點不大對勁，冷清清的不見一個人影，本來，這個時候，莊院大門上，應該高掛壽彩紅紙，門前車水馬龍，一片熱鬧的了，眼前的情景，那像是辦喜慶事的樣子。

「莫非摩雲莊出了什麼事不成了？」唐冠中訝疑地暗自思忖着，脚下却絲毫不慢，一直走向莊院。

不過，他暗自加了小心。

眨眼間便已走到莊院前，吸口氣，唐冠中停下脚步，兩道靈動的目光掃視着莊院大門內外。

莊院大門前雖然不見一個人影，但兩扇大門却是大開着的，故此，人在門外，却可以看到門內的情景。

大門內是一片廣場，小說點，也有一畝左右，一條石路徑自大門內直通入去，將那片廣場分成兩半，石徑的左右是兩排樹木，間放盆花，小徑的盡頭確是一座大廳堂，廳門大開，由於距離頗遠，是以只能望到大廳正中對着廳門的那部份。

望入大廳內也看不到有人。

莊院內靜悄悄的，不聞一點聲息。

從大門外往內看，給人一種深遠宏廣的感覺，由於那座廳堂非常高大，故此，只能看到一座挺聳筆立，大有衝霄而起的高樓。

數一下，那樓足有五層高。

「大概這就是摩雲樓了。」唐冠中打量着那座高樓，心中暗自忖道。

摩雲莊之所以有名，除了因為莊主摩雲鵰項通的名頭外，還因為這座氣勢挺拔不凡的高樓——摩雲樓。

據說，江湖上武林中只要是知道有摩雲樓這座莊院的，鮮有不聽聞過莊內有一座摩雲樓的。

摩雲樓可說是摩雲莊的一個標誌。

「項老莊主壽誕之期只有兩天便是，怎麼莊內外一片冷清，不見一個人影，怎會這樣的？」唐冠中本想逕自走到莊內的，但想想覺得有點不妥，於是扯開喉嚨，朝莊內呼叫：「莊內有人麼？」

他的呼叫聲遠遠地傳入莊內，但莊內却沒有人回應。

這一聲呼叫，他是暗運內勁叫出來的，他自忖這一聲呼叫，足可以傳送到莊內的每一個角落，那麼，若是莊內有人的話，那斷不會沒有人回應的。

「莫非莊內一個人也沒有？」他在心中思忖着，眉頭皺了起來。「怎會這樣的呢？」

「莊內有人麼？」他再呼叫一聲。「在下是來向項老莊主拜壽的！」

莊內仍然寂無回應。

這一來，他心中可是感到有點不妙了，吸口氣，他決定進莊內看一下。

雖然莊內寂無人聲，但這却不表示莊內沒有人，說不定，莊內匿伏着什麼人，

他若是貿然闖進去，若是有人向他暗施襲擊，那可是防不勝防，很吃虧的，念頭一轉之下，他決定躍上牆頭，先察看一下莊內的情形，再躍下去往內查看。

說起來，這麼大的一座莊院，竟然不見一個人，也不聞任何聲息，加上凄風苦雨下，四下裏又沒有別的人家，隱隱中透着一種莫名的恐怖，若是胆小一點的人，只怕早已轉身便離去，但唐冠中不是平常人，故此，他雖然感到這座莊院透出一種無形的恐怖，並可能危機四伏，他還是要決定進去看個究竟。

這一來是他感到疑訝好奇，二來，他總要對他師叔有一個交待，否則，若這麼轉身離去，叫他怎向師叔交待？

× × ×

唐冠中在躍上牆頭時，才發覺細雨已停歇了，只有寒削如刀的急風，一陣緊過一陣。

縱目四望，牆內那被分為左右兩爿的廣場上，除了石担及兵器架之外，不見一個人影。

將頭上那頂竹笠除下來，脚下輕輕一蹬，便自牆頭上掠射落左邊那片廣場的地上，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手上那頂竹笠就是一件犀利的兵器。

但却一點異動也沒有。

但他却沒有因此而放鬆了警惕。

從眼前的情形，他已猜到，莊內必是出了什麼事，他要查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剛才在牆頭上，他已運足目力，打量那座高樓，但却發現不到樓內有什麼異樣，他只好冒險到莊內各處查看一下了。

很快地，他便掠上了大廳門前的石階上，但他却沒有貿然走進大廳內，而是一甩手，將手上那頂竹笠旋飛入大廳內。

這一着，是「投石問路」，要是大廳內匿伏着人，那麼必會對他飛入去的那頂竹笠有所反應，那他就可以察覺到了。

那頂竹笠飛旋入大廳內，輕輕地旋飄落地，大廳內一點異响也沒有，不過，他還是小心翼翼，步一步走入大廳內。

這座大廳好大，兩旁排列了一個個兵器架，看樣子是一座演武廳，亦是不見一個人影。

從那座演武廳走出來，沿着廳旁的一條甬道，直往莊院裏面走去。

這座莊院眞大，分為四進，後兩進的兩旁還各有一個小偏院，那座樓高五層的摩雲樓就連在第四進內。莊後，是一個大花園。

唐冠中足足花了半個時辰左右，才將這座摩雲莊內各處查看了一遍。

偌大的一座莊院內，居然連一個人也看不到，但又看不出有任何打鬥的跡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莊內的人為何一個不剩，全部失了踪？他們為什麼會失踪？莊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一連串的疑問，令到他呆呆地站在那座摩雲樓下，蹙眉想着，但却得不到任何答案。

驀地，自二樓的一個窗口內，竄掠下一條影子來。

唐冠中雖然看不到，但却聽到那一下竄掠之聲，那剎那他雙眉驚剔，身形一挫，霍地半轉過身來，往「颯」然傳來一下疾响的那邊窗戶看過去。

但立刻，他便自嘲地輕搖一下頭，舒了口氣，微挫的身形一挺而起。

下面的瓦檐上，一頭毛色灰黃的貓兒正弓着腰身，那雙近似透明的碧瞳，正瞧向唐冠中這邊，一副作勢欲撲的架勢。

原來是一隻貓兒從二樓的窗內竄掠下來，倒使唐冠中吃了一驚。

這也難怪他那麼警敏緊張的，在這闃無人影的偌大一座莊院內，到處都像隱伏着一種無形的殺機，壓迫得你不由生出一種杯弓蛇影的悚然心情。

那隻貓兒大概看出唐冠中對牠沒有惡意，弓起的腰身一落，那雙靈動的尖耳轉動了一下，朝唐冠中咧咧嘴，露出一口森利的牙齒來，然後腰身一扭，颼地一聲，斜竄落地上，無聲無息地走了。

看着那頭貓兒轉入一處牆角後不見了，唐冠中才輕噓一口氣，目光四下一掃，伸手抓抓耳朵，一時之間，他不知怎樣才好。

留下來，還不是空莊院一座？一樣找不到人；但若是這就離去，那如何回復師叔——那簑衣人？何況，他也極想解開項通闔莊上下人等全部失踪這個謎。

項通闔莊上下全部失踪，特別是在他壽誕之前兩天這個時候失踪，實在太離奇了，任何人也會生出好奇心的。

還有，憑項通在武林道上的名頭，這時候應賀客絡繹於途，門檻為穿才是，怎麼連一個拜壽的客人也見不到，門前冷冷清清的，難道那些武林朋友都預早知道摩雲莊出了事不成？那也總會有些俠肝義胆的朋友，趕來臂助或是看一下的啊，這確是不合情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令到摩雲莊上自莊主項通，下至莊漢僕婦，失踪得一乾二淨的，而莊內根本就沒有打鬥的跡像，一切的物件皆沒有移動過，甚至連廚房的大鑊內，仍然放着一籠饅頭，只是冷冰冰的，看樣子，蒸熟了不少時候，起碼超過一夜。

唐冠中腦海中思念電閃，那一連串的疑問就像走馬燈那樣，一個接着一個地，閃過他的心頭，可惜，沒有一個可找到答案。

「我現在該怎辦？」他在心中自問。

「還是留下來的好。」他馬上作了決定。「說不定，可以發現一些什麼蛛絲馬跡也不定。」

「守株待兔這個辦法雖然笨些，但有時候却說不定大有收穫。」他又暗自開解自己。

趁着這時候天還未黑，何不再到莊內各處查看一下，說不定，有所發現。他可是想到就做，馬上在莊內各處逐一仔細地搜查起來。

但却徒勞無功。

只好有點洩氣地回到摩雲樓下，正想登上最高那層樓（在最高那層樓，可以俯視全莊各處的情景，那確是『守株待兔』的最佳之處），驀地想到，今日晌午前，在高唐鎮上的一家飯館吃了一頓午飯，可沒有帶備乾糧（從高唐鎮到摩雲莊，脚程快的話，只需走一個時辰左右，到了摩雲莊，莊中自會招待飲食住宿，是故，他沒

有帶備乾糧），而這時候已是黃昏，莊內的人全失踪了，附近又不見店，不近村，那今晚豈不是捱餓？

但馬上，他便醒起，灶房內那個大鐵鑊內，有一籠饅頭，雖然冷冰冰的，但還可以充飢，於是，他便走到灶房，取了五六個饅頭，走回摩雲樓下，四下打量一眼，這才走進去，一口氣登上最頂那層樓，逐一從那四個窗子往外俯視，恰好可以看到全莊內外各處的情形。

只要他一直從四個窗口監視下面莊院各處的情形。那麼，就算莊院內任何一處落下一片樹葉，也逃不過他的雙眼。

對於建造這座摩雲樓的項通，他可是打從心底稱讚不已。

天色昏黯下來，不一會，便一下子全黑了，而雨絲又像帘子般，掛在了窗外。

這種天氣，就算是目力再銳利的人，也不可能看到下面莊院各處的情形，唐冠中又後悔登得那麼高了。

他決定啃完饅頭便走下兩層，在第三層監視莊院內的動靜。

× × ×

一夜只有風聲與雨聲充斥在天地間，唐冠中雖然睜大雙眼，豎起耳朵，但却沒有什麼發現。

這時，天已快破曉了。

遠遠的，隱隱有鷄啼聲傳來。

天一破曉，那他這一晚是白捱了。

不過，他却一點也不感到失望，因爲，說不定白天有所發現呢。

陡地，他的心頭劇跳了一下，兩道目光，緊緊地俯視着下面那個小偏院中的動靜。

這時候雖然是一夜中最黑暗的時份，幾乎丈外便看不大清楚景物，但他仗着目光銳利，運足目力之下，依稀可以看到下面莊院各處的情形。

在左面那個小偏院的牆頭上，這時還有一條幾乎與夜色溶爲一體的人影，輕輕地翻掠過來，鬼魅般掠飄落地上，馬上便緊貼着一面牆上，沒有動。

唐冠中正是發現了那條人影，一顆心才劇跳起來。

他也只是依稀發覺到，若不是他的目光，比常人銳利，只怕他未必發現那條人影。

「終於讓我等到了！」他的心中一陣興奮，自然不敢稍有放鬆，緊緊地盯着那條隱在牆上黑暗中的那條人影。

不管那條人影是什麼人，總之，可以從他的身上找出摩雲莊闔莊上下失踪之謎來。

那條人影閃閃縮縮地貼着牆頭往前竄掠，看他那種樣子，極之小心，大概是感受到黑暗與寂靜中，似乎潛伏着無邊的危機吧。

唐冠中伏在那個窗口上，雙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條人影的動靜。

那條人影動作輕靈迅捷有如貓鼠，直向莊院的第二進潛去。

唐冠中要是仍呆在樓上，那麼，一旦那條人影竄入第二進內，那他就再看不到那條人影了，故此，他不得不從樓上掠下來。

而他也決定將那條人影截下來，瞧瞧他是什麼人。

他的身形有如一片羽毛般，輕靈地從三樓飄掠下二樓的瓦檐上。隨即單足一點，身形有如一道橫空飛渡的流光般，掠射向那條正竄至一叢花樹後的人影前面。

那條人影似乎毫無所覺，正欲從那叢花樹下竄出來，颼地一聲，唐冠中恰疾瀉落那叢花樹的前面，那條人影的警覺也眞快，竄出的身形陡地一窒，口中發出一聲啞悶的驚叫，向後暴退開去！

那條人影要不是反應够快，怕不一頭撞在唐冠中的身上。

而唐冠中不知怎的，也不在那條人影身形一窒的剎那出手，否則，在那人驚震及猝不及防之下，極有可能，一舉制住那人。

說起來，那都是唐冠中江湖經驗不够，加上他素來坦蕩磊落，不屑出手暗襲，故此，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在那瞬間向那人出手襲擊！

「閣下鬼鬼祟祟的，摸黑潛入莊內，有何居心？」唐冠中一雙在黑夜中熠熠閃亮的目光，定定地盯視着那條悚然驚退開去的人影。「閣下是什麼人？」

相距雖然只有二丈，加上夜色黑暗一片，唐冠中仍然依稀可以看到那人的樣貌，可惜，那人不但頭上包扎了一條黑布巾，臉上也幪了一塊黑布巾，是以，只能够看到他那雙眼睛，其它的無法看到。

還有，那人的身上帶着一把劍，雙眼精光閃閃，也在打量着唐冠中。

那幪面人目光亂閃，瞧着唐冠中，對於他的說話，充耳不聞，沒有反應。

唐冠中迫前了一步，不耐煩地道：「閣下不會是聾子或啞巴吧？請答我所問，否則，我可要動手了！」

那幪面人仍然不聲不响，忽然間目光一凝，啞悶地低叱一聲：「看打！」

叱喝聲中，右手疾朝唐冠中一揚。

雙方距離這麼近，那幪面人又是猝然出手，唐冠中雖然一直暗中戒備着，但也吃了一驚，尚幸他反應敏捷，疾忙向橫斜掠出去，同時間雙掌一圈，發出兩道强大的掌勁，護住了全身上下。

但沒有暗器射來？

倒是那幪面人在啞叱一聲「看打」的霎那，身形向後倒掠而出，接一拔，掠上背後一棵大樹上，接長身飛掠向與唐冠中橫掠出去的相反方向。

幪面人原來是虛聲恫嚇，以進爲退，不過，觀諸他的身法，也高明得很，心思也頗細密。

唐冠中知道上當後，橫掠出去的身形陡地斜拔起來，半空一個轉折，左脚尖在右脚背上一點，有如一支激矢般，追射向那個幪面人。

那幪面人這時已掠上了一處瓦面上，唐冠中也就在那剎那叱喝一聲：「鼠輩那裏走？」

那幪面人扭頭一瞥，看到唐冠中有如一頭怒鷹般追掠過來，其勢之疾，使他的心中不由震悚了一下，急忙脚下一點，掠過屋脊，同時間右手向後一甩，口中悶喝一聲：「打！」

這一次，却不是虛聲恫嚇，十數點閃芒有如流星般，疾射向唐冠中。

唐冠中恰好已掠射至瓦檐前，耳聽喝聲，起初還以爲那幪面故技重施，那知道眼前一片閃芒射來，當下那敢怠慢，急忙向那數點閃芒劈出兩掌，同時間，身形一個空翻，縱騰起六七尺高下。

這樣，就算不能完全將那些射來的暗器擊落，也不會被其所傷了。

只聽「叮叮叮」一串墜响聲，那些暗器被他劈出的兩掌悉數擊墜落瓦面上，而那幪面人亦已掠過屋脊，橫空飛掠，掠向另一片瓦面。

唐冠中一眼瞥見，急忙凌空一連兩個疾翻，接長身追掠過去。

但那幪面人已身形一瀉，掠下地上。

待到唐冠中俯掠落那幪面人疾瀉下去的那處地上時，已失去了那幪面人影踪。

那一處原來是一座小偏院，靠着院牆那邊建了一排房舍，在昨天唐冠中曾搜查過一遍，知道那是下人住的地方，他猜測那幪面人必還匿藏在那排房舍內。要是已掠出了院牆外，他斷不會看不到的。

那一排房舍足有十多間，每一間皆房門緊閉，黑暗中顯得有點陰沉，似乎隱藏了無邊的危機般，唐冠中要不是藝高胆大，也不敢貿然走過去，查看一下。

吸口氣，雙掌護在身前，身形微躬，疾竄至那排房舍前，接吐氣開聲，疾喝：「鼠輩，看你還藏得了！」雙掌劈擊出去，只聽「嘭嘭」兩聲大响，兩間房舍的大門被劈擊得碎裂洞開。

而他的人却一長身，掠上了瓦面上。

這樣，若是那幪面人藏匿在屋內的話，若是從後窗或是前面竄掠出來，那便逃不過他的雙眼了。

這也是他心思機敏之處，要是逐間屋搜看，那肯定會被那幪面人偷偷向其中一間溜竄出去，再潛掠出牆外。

但是，他却發覺不到屋內有人竄掠出來，這就令到他奇怪起來了，暗自思忖：那人莫非已翻掠出院牆外面。

但隨即他又否定了，那人一定還匿藏在屋內，要是他已翻掠院牆外，我不會看不到的。

要是那人眞的仍匿藏在下面那排房舍的其中一間之內，那倒棘手得很，若是逐間搜查，不但費時失事，還可能會遭到暗算，並有可能讓那幪面人乘隙溜赱，但若這樣乾耗下去，也不是辦法的啊。

一時間，他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將那幪面人逼出來。

寒風夾着冷凍的雨絲，吹打在他的臉上，雖然一夜沒睡，但却精神抖擻的。

天邊已露出一抹灰白。

天快亮了。

× × ×

天亮之後，若是那蒙面人仍然藏匿在下面的房舍內，相信也無所遁形，想到這一點唐冠中便有了主意，決定與對方耗至天亮，然後才採取行動。

他不相信對方胆敢在下面的房舍內耗到天亮，那對幪面人是極端不利的，他猜測對方必會在天亮前，有所行動。

一陣陣鷄啼聲傳來，灰白的天邊透出一片霞光，相信再過一刻，天便會亮了。

心中冷笑了一聲，唐冠中更加留神掃視着下面房舍前後的動靜。

果然，這時候下面房舍內有了動靜。

陡然間木瓦破碎聲中，在他身後約二丈外的一處瓦面破裂開來，木瓦四射中，一道黑忽忽的影子自破瓦洞中高飛出來。

唐冠中聞聲霍然轉頭往後望去，不過他却沒有立刻便轉身撲過去，他要看清楚才行動。

這就是他小心謹慎之處，也够冷靜，因爲他已看出，那幪面人是一個頗爲狡猾的傢伙，他自然提防上了對方的當。

馬上，他便發覺到，那破瓦飛出來的黑影，不是人，而是一隻圓櫈。

絕無疑問，那幪面人施展出聲東擊西的技倆來，以圖引開唐冠中的注意，乘隙脫身。

他沒有衝向那個破瓦洞那邊，身形斜掠，直撲向房舍的前面。

因爲在那剎那，他瞥到自那處瓦面破裂的房舍內有一條人影自門內竄掠出來。

身形才掠出瓦檐邊，他馬上便發覺，自己又上了當。

那是他才掠出瓦檐邊，一眼便看到那條自房舍門內竄掠出來的「人影」，落地後便沒有再動——原來是個被捲兒！

——捲成長條。在黑暗中極似人形的被捲兒！

一個念頭馬上閃過他的腦海——那幪面人一定是從後窗開溜了！

脚尖在瓦檐沿一點，腰身向上一拗，身形便硬生生斜拔起來，半身一折，凌空向房舍後急撲過去。

也就在這剎間，自房舍內閃掠出一條人影，一下子便掠到對面院牆下的一棵樹後。

待到唐冠中發覺又上了當，身形回掠過來時，那條人形已貼着樹身，竄上了樹上，「颯」地掠射出牆外。

唐冠中是在那條人影掠射出牆外時，才驚覺到的，他疾忙撲掠過去，可惜，却慢了一步，他掠上牆頭時，那條人影已消失不見了。

捱了一夜，眼看可以找到一條可供追查的綫索，那知道却又「斷」了，他不免心中懊惱不已。

天色白濛濛的一片，原來。天已大亮了，只不過因爲天上雨絲如帘，旭日被埋沒了，灰沉沉的。

吸口氣，唐冠中舉手抹去臉上的雨沫，整個人感到一陣疲倦，他從牆頭上掠回院內，將那排房舍逐間搜查一遍，確定了沒有人躲藏着，才決定在其中的一間歇息一下。

照他猜想，白天應該沒有甚麼人來的（昨天不也是只有他一個人來麼），就算有人來，在白天，也好應付，他確實是太疲倦了，好好地睡他一覺，才再着手追查摩雲莊闔莊上下皆失踪了的事情。

× × ×

一覺醒來，雨已停了，但天色仍是灰濛濛的，一時間，他也不知是甚麼時候，只感到肚子內一陣難受，飢腸轆轆的，照這樣看來，應該是中午過後了。

他馬上省起，灶房鑊內，還有饅頭，雖然冰冷發硬，但却能塡飽肚子，他也不計較那樣多了，忙一逕赱向灶房，在鑊內拿了三個饅頭，一陣狼吞虎咽，全吞下肚

子內。

總算填飽了肚子，舒口氣，在水缸內掐了一勺水，一口氣喝光，頓時精神抖擻，他決定再在莊院內搜查一遍，看看是否有意外的發現。

伸展一下手脚，走出灶房，直往摩雲樓那邊走去。

豈料他才從一個月洞門走出來，驀地一眼便瞥到有一條人影閃入了摩雲樓內，他心頭跳動了一下，疾忙閃撲過去。

那人似乎沒有發現唐冠中，他閃入樓內，已不見了那人的踪影。他馬上便向樓上竄去。

樓下沒有人，那麼，不用說，那人已登上樓上。

他才竄上樓，驀地一道刀風自他身側後面直襲向他的肩頭部位，他悚然之下，急忙躬腰低頭，左手反撩向上擊出一拳。

「拍」地一聲，左拳擊在一條手臂上，同時响起一聲痛叫。

唐冠中的反應及動作好快，一擊中的，身形隨之一個旋擰，右手横切出去。

「噗」一下沉响，那一掌切在那偷襲者的小腹上，那傢伙嚎叫一聲，「嗆嗆嗆」連退數步，彎着腰，捂住肚子，一臉痛苦之色，已失去了抵抗力。

唐冠中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這一次絕不能讓到手的鴨子又飛走了，身形一展，搶歎過去，出手如風，一連點封了那人身上五處穴道。

那人馬上動彈不了，只能够哼哼唧唧地呻吟着。

唐冠中這才好整以暇地仔細打量着那人的樣貌。

那人年紀大約三十二三，模樣有點猥瑣，賊眉鼠眼的，令人討厭。

唐冠中打量了那人一會，才沉着聲道：「喂，你是甚麼人？」

那人在唐冠中打量他時，也偷偷地閃動那雙鼠眼，驚慌地閃瞟他一眼，聽到他問他，左眉跳動了一下，口顫顫地道：「小的，……不是甚麼人……小的就——是小的。」

唐冠中被那人回答得啼笑皆非，目光一凌，冷聲道：「我是問你，你叫甚麼名字？」

那人目光閃爍了一下，才恐慌地道：「小的……叫張三兒……」

唐冠中接問：「張三兒，你來摩雲莊幹甚麼？」

張三兒剎時臉色速變，囁嚅着道：「小的……不過一時……好奇，……進來看一下……」

「說實話！」唐冠中喝道。

「小的……說的是……實話啊……求公子你放過……小的這一遭。」張三兒急巴巴地說，眼中盡是乞求之色。

唐冠中看到他那種窩囊相，但又不敢相信他所說的是眞的，因爲他在心中認定了，他這麼鬼鬼祟祟地偷進莊內，極有可能與項通及闔莊的人失踪這回事有關，他必須要問出個所以然來。

「是甚麼人派你來的？」

「沒……有人派小的來，……」張三兒慌急地說，「是小的……一時好奇心起，大胆偷進來看一下……」

唐冠中見張三兒一味避重就輕地回答，不禁心中有氣，但他却沒有表露出來。極力保持着冷靜，寒着一張臉道：「你再不實話實說，我便要你吃苦頭！」

張三兒一聽，要不是不能動彈，只怕已跪了下去，臉色大變之下，慌忙道：「公子，小的說了……」

「快說。」

「是！」張三兒舔舔咀唇，看了唐冠中一眼，語聲澀澀地道：「公子，是這樣的，小的先一會從莊外經過，平時莊門前是有人守着的，小的看到門前空無一人，而莊門大開着，小的一時好奇，心想，明日便是項莊主的壽誕，怎麼不見有人守門，連賀客也不見一個，冷冷清清的，一點也沒有辦喜慶事的模樣，小的本來認識平素守門的那位許爺，一時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先是探頭往門內探望一下看不到有人。好奇之心更甚，便走入了莊內，仍然不見人影，小的胆子也大起來……生出了盜竊之念，素來聞項莊主在莊中那座摩雲樓收藏了不少奇珍異寶……小的貪念大熾，心想：……一不幹二不休，何不到摩雲樓盜取一些珍寶，那可够小的快活一生……那知被公子你發現了……公子，你大人有大量，求你放過小的，小的感恩戴德。」

張三兒說完，可憐巴巴地，望着唐冠中。

唐冠中聽着，瞧着張三兒的模樣，不像是說謊的樣子，而且，想到剛才自己輕易便將他制住，瞧他的身手，稀鬆平常得很。

要是與項通闔莊上下失踪這回事有關連的話，斷不會如此窩囊，何況，他還說認識莊中一個守門的莊漢，他倒是有七分相信他所說的是眞的。

不過，他仍然問道：「你說的是眞的？」兩道目光逼視着張三兒。

張三兒劈神誓願地道：「公子，小的怎敢在您面前說假話，若有半句假話，天打雷劈，亂刀分屍，凌遲碎剮，不得好死！公子要是不信，可以請守門的許爺問一下是不是認識小的。」

唐冠中被他那一番劈神誓願的話，說得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倒眞完全相信了他所說的眞話，但他仍不假以詞色。「等一會我一定會派人去叫他來。」一頓，毫不放鬆的盯着張三兒，注意着他臉上的表情變化。

張三兒的神色却沒有變化，而且急不及待地道：「公子，那就請你快叫人將許爺叫來吧。」

「我還有話問你！」唐冠中冷聲道：「你住在那裏？」

張三兒忙說道：「小的就住在莊後那座山崗左面的崗脚下的林子內，小的家中，還有父母妹子，求公子你，放過小的這一遭。」

「你知不知道最近莊內有什麼事發生過？」唐冠中心中雖然失望，但仍然想從張三兒的口中，問出一些可供追查的綫索來。

「小的在十多日前，到城裏賣獸皮，今日才從城裏趕回村子，走到莊前，發覺沒有人守門。……小的可是什麼也不知道啊！」

接好奇地反問道：「公子，莊內發生了什麼事？」

唐冠中沒好氣地道：「你若是不想惹上麻煩的話，還是不要多管閒事，馬上離開這裏。」

說着，動手解開了張三兒身上被封的穴道。

張三兒連忙朝唐冠中打躬作揖，口中說着感恩戴德的說話，看到唐冠中厭煩地朝他揮揮手，才慌不迭連跳帶奔，下樓而去。唐冠中沒有跟下去，走到朝向莊院大門那邊的一扇窗前，從這裏可以望到張三兒是否出莊而去。

看着張三兒脚步急急地向莊院前面走去，身形時隱時現，眼看着他已走入通向莊院那座演武廳前的那片大廣場的甬道內，唐冠中繼續望着，但他却望不到張三兒的人影出現在那座演武廳前的大廣場上，但却聽到了一聲慘叫聲自甬道內响起。

慘叫聲入耳，他的神色變動了一下，手在窗沿上一按，人便穿窗飛射了出去，直向莊前撲掠前去。

適才那一聲慘叫，他聽出是張三兒發出的！不用說，張三兒肯定出了什麼事。

故此他一定要快撲過去察看一下，張三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空莊內　連番遭襲擊

灰暗的天色，沉寂得有如一座墳墓般的莊院，再加上那一聲令人心神悸動的慘叫聲，令到整座莊院瀰漫着一種令人不寒而慄、毛骨聳然的恐怖。

唐冠中在掠到那條甬道口時，也感到一種無形的恐怖直逼而來，令到他心生震惕。不敢貿然撲入甬道內，將身形刹住，貼在牆邊，疑神豎耳。靜靜地觀察甬道內的動靜。

甬道內却一點聲息也沒有。

雖然聽不到任何的聲响，但他却隱約瞧到在甬道出口的那頭，有一個人倒臥在地上。

除了地上那個人之外，甬道內再也沒有別的人，唐冠中在瞧清楚後，才放胆閃入了甬道內。

那條人影絕無疑問，是張三兒，那身灰布褲襖上，染滿了鮮血，由於他是朝着那頭出口側身伏臥着的。所以，他只能望到張三兒的小半邊側面，那之上也染上了血汚。

這情形，絕無疑問，張三兒是遭到了什麼人的襲擊，但襲擊張三兒的人呢？

一念及此，唐冠中馬上加了小心，身形也慢下來，一步步走向張三兒那邊。

同時間，他也在心中暗忖：「不知張三兒是否已被擊殺喪命？殺他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這條甬道的兩邊是一排花架，其上放滿了形態各異的盆栽，上面却蓋了瓦，這樣，就算是下雨，進進出出的，也不用打雨傘那麼麻煩，很多大戶人家的貫通整個宅院的甬道，都是這樣蓋了瓦的。

他戒備地走到張三兒的身前，只看了張三兒一眼，便瞧出，張三兒已沒了氣。

因爲張三兒整個人一點動靜也沒有，要是還未咽氣，在重傷垂危時，就算氣息再微弱，身子也會輕微地顫動的。

他先察看了四周一眼，再傾聽了一下，確定了附近不可能有人匿伏着，才慢慢地蹲下來，伸手抓住張三兒的肩頭，將他的身子扳轉過來。

——雖然他已看出張三兒咽了氣，但總要弄清楚他確是死了才放心，萬一他只是暈死了過去，那豈不是見死不救？佛偈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張三兒雖然入莊偷盜，但那只是一時貪心，並不是大奸大惡，罪該萬死之人，說什麼，也要盡盡人事的。

那知道他是心存仁念，地上那張三兒却要取他一命！

原來，張三兒只是裝死！

就在唐冠中伸手抓住他的肩頭扳轉過來的刹那，張三兒順着被扳轉之勢，那隻壓在身下的左手寒芒疾閃，直往唐冠中的心胸要害刺去！

這一下變起猝然，任是什麼人，在這種情形下，肯定不能倖免，就算不死，也必受傷。

但世間事往往出人意料，那霎那間只見唐冠中胸腹向後一躬，同時間右掌一下子切落在張三兒的左手腕上。

一下骨折聲隨即响起，張三兒張口發出一聲痛叫，手中的尖刀噹地一聲，脫手墜落在地上。

唐冠中在那刹那左手疾點了張三兒肩井、乳突等四處穴道。

張三兒登時動彈不得，那張染了血汚的臉上，因爲手腕骨折斷而痛得扭歪。但雙眼仍然兇悍地瞪視着唐冠中。

但唐冠中這時却已看清楚了，眼前這人，根本就不是張三兒！

只不過，那身衣衫却確是張三兒的。

這人是假張三兒！

那麼，眞的張三兒一定已死了。

這人能够在短短的時間內，換穿了張三兒的衣服，並扮得似模似樣的，其手法眞够快。

× × ×

「你是什麼人？」唐冠中雙眼雖然緊緊盯着地上那假扮張三兒的人，暗自却留意着四下裏的動靜。

那人緊閉着咀巴，一聲不吭。

唐冠中臉色一沉，寒聲道：「朋友，你一定聽說過肉在砧板上這句話吧？」

那傢伙悶哼了一聲，仍然不開口。

唐冠中本來只是拿話嚇唬那傢伙，逼他開口，如今眼見他根本就不理會自己，不禁心中有氣，哼了一聲，右手一下子揑在那傢伙那隻斷腕上。

那傢伙剎時渾身顫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慘嚎，五官扭曲得離了位，額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來。

但這傢伙倒也悍倔，仍然不肯說話。

唐冠中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用這種手段對付一個人，眼見他那種樣子。心中有點不忍，但想到眼前這傢伙是唯一的綫索，必需從他的口中問出一些綫索來，便又硬起心腸，並裝出兇狠的樣子，厲聲道：「你若再不開口，我便將你的腕骨寸寸揑碎，看你開不開口說話！」

他口中只是那樣說，但却沒有眞的那樣做。

那傢伙這一次眼中露出一絲恐懼之色，終於開口：「你……怎會避得過我那一擊的？」這傢伙的好奇心眞大，又或許，他被迫開口，只好亂以他語，好歹他已開了口，那就不用再吃苦頭，拖得一時是一時。

唐冠中果然放開了那傢伙的斷腕，居然不理會那傢伙是答非所問，說道：「朋友，我雖然一時間瞧不出你是假的張三兒，但在那種情形下，任是誰也瞧得出，這裏危機四伏，換轉是你，你也會加倍小心提防吧？我在伸手扳轉你的身子時，已經加了小心，那倒不是提防你的，而是提防有什麼人在那剎那向我襲擊，結果，原來是你出手襲擊我，雖然大出我意料之外，幸好我一直小心戒備着，也因此你才不能得手，反爲我所制。」

「你到底是什麼人？」那傢伙居然反客爲主，向唐冠中問詢。

唐冠中也不以爲意，便答道：「唐冠中。」

他之所以肯答那人的問話，他是想藉着與對方的交談，在不知不覺中，引那人將他欲知道的說出來，那樣，總好過用强硬的手段逼對方說話。

「唐冠中。」那人在咀裏唸了一遍。眼中滿是疑惑之色，顯然，他從未聽聞過唐冠中的大名。「你是莊中的人？」他思疑地瞧了唐冠中一眼。

唐冠中搖搖頭道：「不是。」接問道：「你也應該不是莊中的人。」

那人道：「不是。」

「那你是什麼人？」唐冠中順着問下去。

「我……」那人忽然警覺，閉上了咀巴。

唐冠中不由心中有氣。在心裏罵了一聲：「眞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幾乎忍不住想伸手揑開那傢伙的咀巴，將他的話掏出來。

「快說！」唐冠中雙眼暴睜，怒喝一聲。

那傢伙看了唐冠中一眼，乾脆將頭別轉。

唐冠中氣怒得幾乎想一掌摑在他的臉頰上，强忍着。狠聲道：「你這傢伙，大概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好，那就讓你嘗試一下我的手段。」

說着，一掌按落在他的頂門上。

那傢伙的臉色馬上變了。

驀地，唐冠中發出一聲清叱，整個人有如一隻跳虱般，自地上彈跳起來。

說得正確一點，他是跳彈起時，身形有如一股龍捲風般，旋升起來，全身的衣衫也因之而鼓漲開來。

「嗤嗤嗤……」一連串嘶風急响，自左右兩邊暴射出大蓬暗器來。不單止是射向唐冠中，也暴射向地上那個不能動彈的傢伙！

唐冠中的身形有如潛龍升天，那些激射的暗器暴射在他的身上——那件鼓漲的衣衫上，就像射在一面皮鼓上一樣，發出「噗噗噗」的聲响，紛紛反彈折墮落地。

只要是稍有見識的人，都瞧出，唐冠中已練成了護身罡炁，那剎那，他藉着旋升而起之勢，運起了護身罡炁，並且傳佈到身上的衣衫上，形成了一身護體的「鐵壁」，那些暗器自然傷不了他。

但他年紀這麼輕，便練成了護體罡炁，眞是令人不敢置信，而且匪夷所思，因爲若要練成護體罡炁，那決不是一朝一夕，一蹴可成的，非要有精純深厚的內功修爲，才能够練護身罡炁的，由此，也就顯出，他的一身內功，非比等閒。

只是，他年紀這麼輕，到底是怎樣練成這一身精純深厚的內功的，那就令人不可思議了。

一聲慘叫响起，地上那傢伙的身上起碼中了五、七枚暗器，身子挺了幾下，便瞪眼了賬，只是，他的臉上迅即便佈滿了一層藍黑之氣，加上沾在臉上的血污，那模樣好不詭怖嚇人。

× × ×

慘叫聲入耳，人在空中的唐冠中已知道地上那傢伙已遭了同伙的毒手，心頭震悚下，眼中已瞥到有兩條人影自左右兩邊的花架後飛射夾擊他，而他旋升之勢已歇，人在空中，變換身形不易，他若沒有把握接下對方兩人的雷擊電閃般的夾擊，唯有向下急墜一途，但也不可能完全避過那兩條飛射過來的身影的雷霆一擊。

因爲那左右射來的人影，輕易便可以在他下墜時，折腰俯射而下，那時，勢道更加凌厲，唐冠中更加不易應付得了。

那剎那，他既不下墜，也不等着硬接那兩人的夾擊。而是腰身微躬，接一挺，凌空斜掠俯衝向左邊的那條人影！

由於兩下裏的去勢極之迅疾，簡直比眨眼還快，兩條人影便已「撞」上了。

一道裂空的晶芒自唐冠中的背上裂空電閃而出，發出「鏗」的一下擊响，夾着一聲悶嚎。一條身形隨之向上翻騰起來。另一條身形則在空中一窒，接分裂開來，身子分成了兩爿，血雨暴洒，兩爿屍身也分墜向地上。

自右騰射撲擊向唐冠中的那條身形，在唐冠中俯衝向左邊那條身形時，亦隨即腰身一折，返射過去，但在唐冠中與他同伴撞上，晶芒一閃，悶嚎聲起的剎那，他疾忙折腰倒翻急墜落地。

因爲他聽出，那一聲悶嚎，是他的同伙發出的。

果然，那被劈成兩爿，墜落在地上的屍身，正是自左邊飛射撲擊唐冠中那個人的。

而那個僥倖沒有被唐冠中揀上的人，根本就沒有看清楚唐冠中是怎樣拔刀斬殺他那個同伙的，但那雷霆般的一擊，却震得他心胆俱顫，兩片血雨飛洒的屍身，更是看得他魄動心驚！

在空中翻騰起來的，正是唐冠中，他以霹靂刀法斬殺那個人，是迫不得已的，因爲他從地上那個假張三兒死後的臉色，已瞧出射在他身上的暗器，是淬有劇毒的，他雖然練成了護體罡炁，但百密總有一疏，他不想讓那人有機會發出那種歹毒的暗器，故此，他只好下殺手。

他雖然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但面對這種爲了殺人滅口，連自己的同伙也下毒手殺害的窮兇極惡之徒，要是心存仁念的話，那麼，他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了，而他的師父曾告誡他；面對兇惡殘殺的敵人時，決不能心慈手軟，否則，死的是你自己！

這句話，他是一直緊記在心，他可不想糊裏糊塗地死在這兇殘的傢伙手上，所以，他只好下殺手。

在江湖上，面對兇殘的惡徒時，只有一個結果，不是他死，便是自己亡，沒有第二個結果的了。

× × ×

那個僥倖活着，翻墜落地的傢伙，驚魂未定，一眼望到人在空中的唐冠中以老鷹搏小鷄之勢，俯衝掠射向他，驚悸得他不由自主張口發出一聲驚叫，雙手疾揚，朝凌空俯衝撲掠過來的唐冠中打出了兩把暗器，同時擰身急向通道那頭疾掠過去。

唐冠中由於俯衝撲掠之勢太疾，一時間很難變換身形，閃避開去，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好急忙運佈護身罡炁，同時疾喝一聲，走勢不變，劈出兩股强勁無儔的掌勁。

那兩蓬暗器立時被那兩股强勁的掌勁劈得折射歪擊開去。

那傢伙萬萬想不到，他自己會被自己發出的暗器所傷，只聽「噗噗」兩聲，有兩枝折射的暗器分別射在他的肩背上，只見他的身形一窒，接挺搐了一下，倒在通道那頭，在地上掙扎起來。

唐冠中隨即颼地一聲，掠射落那人的身前。

但那人的掙扎已幾乎停止了。

唐冠中不用看，也知道那傢伙中了那種淬毒暗器，快要毒發身亡，急忙俯身疾聲道：「你的身上有沒有解藥？」

那人的臉上已泛佈起一層淡淡的黑藍之色，張口欲說什麼，但喉頭只能發出「胡胡」之聲，唐冠中一見便知道那人已快毒發攻心，當下忙伸手在他的身上搜查。

但却什麼也搜不到，那人的身上原來沒有帶着解藥。

而那人也就在那時咀巴大張，雙眼瞪突，臉上那層淡淡的黑藍色變得又深又濃，咽了氣。

唐冠中不免有點失望。

連番遭遇凶險，但却什麼也查不到，眼前，只是三具屍體，換上任何人，也不免失望氣餒。

挺起身，深深地吸了口氣，一時之間，他不知怎辦才好。

一會，他才移步走到那個假張三兒的身前，在他的身上搜了一遍，但却什麼也搜不到，他似不死心，再在那兩爿屍體上搜索了一遍，仍是什麼物件也沒有，他想從那三個死人的身上搜集出可供追查的綫索的希望也破滅了。

折騰了這一段時間，原來已經近午了，灰暗的天空，居然露出一片淡濛濛的白光。

長長地透了口氣，一時之間，他委決不下，是繼續留下來「守株待兔」，還是先趕回高塘鎭，展開追查才是。

當他想到灶房鍋內所剩下幾個饅頭，充其量只能塡飽晌午這一頓，晚上豈不是要挨餓？他馬上拿定主意，先趕到高塘鎭飽餐一頓，然後在鎭上查詢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出一絲有關摩雲莊闔莊人失踪的蛛絲馬跡。要是一無所獲，便買備乾糧，再回莊內，繼續守株待兔。

說起來，摩雲莊闔莊人失踪這回事，根本不關他的事，他大可一走了之，但這却無法向師叔交待，而且，也滿足不了他的好奇心，還有，在道義上，他也不能撒手不理，基於這三點理由，他是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何況，他不是一個遇事退縮的人。

還有，他莫名其妙地接連遭到那三個人的襲擊，看他們的手段，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看樣子，他已捲入了漩渦中，惹上了麻煩，只怕他想脫身事外，也不可能了。

驀地，他的心頭一動，猛省起，張三兒若是被那三個已變成死人的傢伙所殺，那麼，他的屍體必在莊內，並且就在這附近，於是，他在附近搜尋起來。

結果，在通道外面，左邊那片廣場邊的一棵樹後，找到了張三兒的屍體。

張三兒的屍體被脫去外衣褲，致命傷是心胸被刺了一刀，一個早上，便死了四個人，唐冠中雖然是武林中人，但畢竟初出道，還不大習慣這種充滿血腥的殺戮，特別是眼見不該死的張三兒居然被殺死了，心中一陣翳悶。

放下張三兒的屍體，他像逃出地獄般，快快走出了摩雲莊。

× × ×

高塘鎭只有一家比較像樣的酒館，名叫翠香居。

初春的天氣，就像女人心一樣善變，唐冠中才走到翠香居前，忽然又下起雨來，他本來想到鎭上走一遍，才找個地方歇歇脚塡飽肚子的，這一來，只好一頭走進翠香居。

這時候剛好是午飯時候，但翠香居內却只上了六成座左右，這倒好，不用找枱子，唐冠中邊走向一副空座頭，邊迅快地掃視了一眼店堂內的那些食客。

沒有看到什麼扎眼的人物，不過，在他坐下時，却瞥到店堂靠裏的一副座頭上，有個少女向他偷瞥了眼。

唐冠中自然注意上那少女，仔細地打量了那少女一眼，却不由被那少女吸引住了。

那少女自偷瞥了唐冠中一眼後，便一直沒有再瞥望過他一眼，默默地在吃着飯菜，唐冠中從這邊望過去，只能够看到她的側面，那側面的輪廓秀美極了，唐冠中就是被那少女秀美的側面輪廓吸引了的。

他在心中讚嘆不已，因爲他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臉相這麼秀美的少女，不由生出一種「驚艷」的感覺，不過，他心中却沒有一絲半點邪念，只是有一份喜愛。

要不是那伙計上前來向他招呼，他還不會將目光收回來，慌忙胡亂地要了些吃的東西，當然，自然少不了要一壺酒。

那少女在唐冠中的酒菜還未送上來時，便已吃完了，招呼伙計結賬離去。

唐冠中不敢再「明目張胆」地瞧着那少女，只是偷偷瞥望一眼，那少女却再也沒有望他一眼，結賬後便逕自走出了翠香居。

不過，少女在走出門口的剎那，飛快地微擰螓首，閃瞥了唐冠中一眼，恰在那

時，伙計送上他要的一壺酒，他不敢再瞥望那少女，所以，沒有看到那少女臨出店門時的回眸一瞥。

倒了一杯酒，他拿起來，却沒有喝，只因他心中感到一陣若有所失的悵然。

直到那伙計將他要的吃食的也捧了來，他才「如夢初醒」般，忙亂地一口喝掉那杯酒，却差點嗆了喉。

那伙計看到他那種急窘的樣子，感到奇怪，瞧了他一眼，却沒有說什麼，將那些飯菜放下，便退了開去。

吞下那一大口酒，微微甩甩腦袋，但却甩不掉映現在腦海中的那張秀美的臉影，他只好盡量想別的——在摩雲莊中連番暗襲自己的那三個傢伙，到底是什麼人？是否與摩雲莊全莊人的失踪有關連？摩雲莊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莊中人是失踪了，還是……這樣想着，吃着喝着，總算將那少女的倩影從腦子中「擠」掉了。

一壺酒喝完，飯菜也吃得七七八八，他決定結賬離去，到鎮上各處走走，便招手叫那伙計過來結賬。

那伙計忙趨上前，點算了一下，哈哈腰，笑着說道：「公子，多謝一錢三分銀子。」

唐冠中「嗯」了一聲，摸出一塊約有半兩重的銀子，遞給那伙計。「不用找贖了，餘下的賞給你。」說着，便向店外走去。

那伙計大喜過望，接過那塊碎銀，連連向唐冠中哈腰不已，口中連連說着：「多謝公子賞賜。」

唐冠中才走出一步，驀地心頭一動，止步回身，朝那伙計道：「小二哥。我有一件事要你指教一下。」

伙計忙不迭道：「指教不敢當，公子有什麼問的只管請說，小的若是知道，一定奉告。」

唐冠中掃一眼店堂內的客人，這才發覺到六成人客這時已走剩不到兩成，看樣子都是鎮上的人，沒有什麼扎眼的人物，這才放輕了語聲道：「小二哥，你一定知道在這附近，有一座摩雲莊吧？」

伙計迭聲道：「知道，知道。從鎮南頭那邊一直走下去，大約十里路左右，便是摩雲莊了。」一頓，巴結地道：「公子是要到摩雲莊？」

唐冠中頷首道：「不錯。」

那伙計又賣弄聰明地道：「那公子一定是去向項老莊主拜壽的了？」

唐冠中又頷首道：「正是。」接問道：「小二哥，怎麼知道我要去向項老莊主拜壽的？」

那伙計笑笑道：「不瞞公子，咱們這裏是到摩雲莊的必經之路，自從項老莊主在六十大壽那年大排筵席，廣宴親朋戚友後，自此每一年皆有不少親朋戚友在這十天半月內，從各地趕來向項老莊主祝壽，不少人都在敝店歇脚喝兩杯才趕去摩雲莊，若是到得晚了的，也有在鎮上那兩家客棧歇宿一宵才再趕去的，是以，小的知道公子是去向項莊主祝壽的。」

唐冠中聽那伙計侃侃說來，心中暗喜，知道此人是一個饒舌的人，那麼，只要自己不着痕跡地問下去，說不定可以從他的口中，問出一些什麼來。

「小二哥，是不是今年項莊主不擺壽筵賀壽了？」唐冠中故意問。

「這小的可沒有聽聞。」伙計摸摸腦勺。「公子怎會這樣說？」

唐冠中左右看了一眼，才對那伙計道：「小二哥，我知道明天就是項老莊主的壽誕，但我一路趕來，却看不到路上有什麼人是趕往摩雲莊祝壽的，鎮上也是冷冷清清的，難道你不覺得麼？」

伙計聽唐冠中這一說才曲指敲敲腦袋，迭聲道：「嚇，小的眞是忙昏了頭，要不是公子你提起，小的幾乎忘記了。公子說得不錯，這十天半月來，確是不大見有什麼人前往摩雲莊，小的昨天還與掌櫃的在嘀咕：怎麼今年不見有人往摩雲莊祝壽，害得敝店做少不少生意，莫非項莊主……病了不成，不賀壽了，都感到奇怪不已，鎮上的人，也是議論紛紛的，往年，這個時候，鎮上可是一片熱鬧的啊！」

唐冠中聽他這樣說，聽出這伙計也不知摩雲莊已出了事，不禁有點失望，但仍然問道：「小二哥，你可有聽聞過摩雲莊發生了什麼事？」

伙計搖搖頭道：「沒有啊，摩雲莊項老莊主威名遠播，有誰胆敢去生事？」

唐冠中知道問下去，也問不出什麼來的了，便對那伙計道：「小二哥，沒有什麼了，煩你替我拿一隻燒鷄，十個饅頭，一斤鹵牛肉，包起來好讓我帶走。」說時，又摸出一塊碎銀來，遞給伙計。

伙計接過銀子，迭聲應着，便往灶房走去。

望着那伙計的背影消失在灶房門口，唐冠中本來想走到櫃枱前，向那名掌櫃詢問一下的，但他隨即改變了主意，心忖：既然那小二也不知道什麼，掌櫃的也不會知道的了。擰轉身，往外面望去。

——他想看一下，店外面是否仍在下雨。

那知道他才往外望，門外却有一個漢子像是一股旋風般衝了入來。

唐冠中馬上便被那漢子吸引住了。

× × ×

那漢子就像一頭蠻牛般，撞倒了近門前的兩張桌子，幸好那兩張桌子沒有坐了人，那漢子却像鐵打的一樣，一點也不覺得什麼，「砰嘭」聲中，直衝向唐冠中！

唐冠中就是被那漢子的來勢所吸引，暗自戒備着。

眼看着那漢子一頭便要撞上唐冠中的身子，難得的是，唐冠中居然不閃不避，站在那裏，兩道目光直瞧着那漢子。

實則，他已暗中運佈起護身罡炁，那人若是一頭撞上去，不但傷不了他，反而自討苦吃。

店堂內那些食客及伙計掌櫃，眼看那漢子一頭撞上唐冠中，俱不由發出一陣驚叫聲。

可是，那漢子却在即將撞上唐冠中的霎間，驀地身形一擰，硬生生刹住了身形，面對面站在唐冠中的面前，相距不足半尺。

那些食客及伙計掌櫃，看得不由睜大了一雙眼，有人發出了讚嘆之聲。

說起來，那漢子那一下「臨崖勒馬」的身法，確是高明，就連唐冠中也在心中

喝了一聲彩。

那漢子生得有如一頭水牛般粗壯，橫眉豎眼，滿臉俱是鋼針似的鬍子，乍看之下，倒有幾分像三國時代的那位燕人張翼德。

唐冠中一直瞧着那漢子，看他有什麼花樣耍出來。

那漢子睜着那雙牛眼，瞧了唐冠中一眼，抱拳朝唐冠中打雷似地道：「這位公子，請隨俺來。」

說着，便轉身往外去。

「慢着！」唐冠中站着不動，疾喝一聲。

那漢子聞聲霍然轉身，瞪着唐冠中。

「公子，什麼事？」

唐冠中道：「朋友，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那漢子咧咀道：「俺叫高勇。公子現在可以跟俺走了吧？」

唐冠中瞧他沒頭沒腦的說話，看出他是一個渾人，但却沒有因此而小覷了這位高勇。「高朋友，你可知道區區是什麼人麼？」

高勇怔了一下，隨即搖頭道：「俺還是第一次跟公子朝相，俺又不是神仙佛祖，有未卜先知之能，怎知道公子是誰。」

這一句話，他倒是說得有條有理的。

「你既然不知道區區是誰，那你爲何要區區跟你走？」唐冠中直瞧着高勇，看他怎樣說。

「這……這……」高勇吶吶着，忽然「啪」地一聲，舉手摑了自己一巴掌，神志微震了一下，隨即順暢地說道：「公子，俺一時間也說不清楚，總之，你跟俺走吧，俺不會害你的！」

一頓，又一巴摑在後腦勺上，搶在唐冠中開口前說道：「俺差點忘了，是俺小姐叫俺找你的，俺小姐說，只要向公子你說：是有關摩雲莊的。你便會跟俺去。赫，俺幾乎忘了這最緊要的一句話！公子，現在你可以跟俺走了吧？」

唐冠中一聽是有關摩雲莊的事情，心頭暗動，點點頭道：「高朋友，區區跟你走，不過，區區想請問你家小姐怎樣稱呼，見面時，也好稱呼啊。」

高勇連聲道：「公子說得對，俺這就告訴你俺小姐……」忽然，他大搖其頭道：「不成，俺不能告訴家小姐的姓名，幸好俺記起了，俺小姐曾吩咐俺，不可對公子你說出她的姓名來。」

唐冠中聽他那樣說，不由皺起了眉頭，心中暗忖：「那位『小姐』怎會差一個渾人來辦事的，只不知那位『小姐』是不是與這位高朋友一樣，是個渾人。」

跟着又想道：「這會不會是一個陰謀，那位『小姐』到底是什麼人，她怎會知道我要查探有關摩雲莊的事情？」

隨即他馬上想到，高勇口中的小姐，會不會就是那位剛剛離開了的姑娘。

一想到那臉龐秀美的少女，他的腦海中馬上閃現出那少女的倩影，一顆心不由自主地跳得快起來。

「公子，你跟不跟俺走？」高勇的一句話，才將唐冠中自思忖中驚覺過來。

「不管是陰謀還是什麼的，既然眼前一點綫索頭緒也沒有，說不得只好跟他走一趟了。」唐冠中心中想着，口中忙道：「高朋友，請帶路。」

高勇一聽，朝唐冠中咧咀一笑，高興得幾乎手舞足蹈起來。「怎麼小姐說的話那麼靈！」說着摸摸腦袋，轉身大步向店外走去。

唐冠中瞧着高勇那高大的背影笑了笑，只覺這人雖然有點渾，但却頗可愛，抬脚跟他走出店外。

× × ×

高勇一步跨出店門外，一根長槍「颯」地一聲，自店門左面，疾刺向他的太陽穴。

高勇雖然有點渾，但身手似乎不俗，聽覺尤其靈敏，反應也不慢，張口發出一聲如雷打般的暴吼聲，粗壯的身形一個偏閃，巴斗大的右掌直擊向那根槍尖！

但他的右拳却擊了個空，只見紅影暴漲飛舞中，那根槍尖巳譎幻地刺向高勇的小腹！

觀諸那偸襲高勇的人一根長槍使得出神入化的，不用說，是一位使槍的高手。

因爲他槍勢乍變時，根本無跡可尋，就連高勇也瞧不清楚，那人是怎樣改變了槍勢的。

所以，他無法避得過刺向小腹的那一槍，也封擋不了。

他慌忙閃退。

但那槍尖閃刺之勢却比高勇閃退的速度還要快，眼看那根尖亮的槍尖便要刺入高勇的小腹內，高勇不由自主張口發出一聲驚叫，臉上滿是驚悸之色，眼瞪瞪看着那根槍尖刺在他的小腹上！

「刷」地一道晶亮的閃芒有如飛虹暴展，斬在槍尖上。

槍尖一分爲二！

高勇驟覺小腹一痛一鬆，一雙眼瞪得更大。

因爲他巳看到，那道飛虹暴射般的刀芒，是自他身側後疾展出來的，那一刀之快疾，簡直匪夷所思。

他還是第一次見識到世上有那麼迅疾無倫的刀勢。

但他馬上又發出一聲暴吼，急拗腰昂頭後仰。

因爲那桿斷槍就像變魔法一樣，飛戮向他的咽喉！

但隨即，他便喘了口大氣。

因爲他隨即瞥到一道刀芒有如電蛇般倒捲而起，截向那根斷槍！

那霎間，他的眼睛被交纏騰舞的刀芒與槍影弄花了，只聽到「削削削」一連七八下疾響聲。

倏地刀芒槍影消歛，眼前一亮，只見店門左面牆側站着一個身形有如標槍也似的標悍漢子，手上那根槍剩下不到二尺，正一臉驚愕之色地瞪着眼瞧着一脚巳踏在店門外的唐冠中。

地上，滿是一截截尺長的槍桿。

唐冠中却似乎沒有亮過刀，因爲他那柄刀插在背上的刀鞘內。

但高勇却知道，唐冠中剛才巳亮了刀，要不是他，只怕他這時小腹上穿了個窟窿，倒在地上咽了氣。

剛才那刹那，雖然令到他魄動心驚，但當他瞧到站在牆側的那漢子一副駭愕木

怔的樣子，不禁好笑起來：「哈！這只會縮着偷襲人的龜孫子，怎麼哪？那根槍莫非是豆腐做的不成，瞧你那種楞不哈登的樣子，一定是嚇破了胆！」

那人却不理會高勇的說話，一雙鷹隼也似的目光，凌厲地盯着唐冠中，從咀縫間迸出一句話來：「好刀法！」

唐冠中雙眉聳揚了一下，說道：「閣下的槍法也不賴！」

「屁！」高勇「呸」地吐了口唾沫。「連俺一根汗毛也傷不了，簡直是丟人現眼！」

「你！」那人目光一凝，驀地將手上那截槍擲射向高勇！

「小心！」唐冠中疾聲提醒高勇。

「黔驢之技！」高勇冷笑一聲，不屑地朝那漢子聳聳鼻子，一拳疾擊向飛射過來的那截斷槍。

這樣子，他練的是一身外門橫練功夫了。

「啪」一聲，槍桿與拳頭交擊，那截槍桿被擊得歪射開去。高勇的拳頭却完好無損。

只是，他的上身却是晃了一下。「龜孫子，還有什麼本領……」那知話才出口，脚下一個不穩，登登地踰退了一步，後背撞在門框上，整間翠香居似乎震動了一下。

高勇的一張臉登時漲紅起來。

「好個龜孫子王八蛋，待俺也教你知道俺的厲害！」高勇暴吼一聲，猛撲向那漢子。

原來他在一拳擊飛那截斷槍後，却被槍桿上所暗蘊的一股力撞擊在他的拳頭上，從拳頭傳到手臂，再由手臂傳到身上，他即時暗道一聲：「不好！」沉氣墮馬，穩住下盤，那知道仍被那股勁力撞得立脚不住，踰退了一步，他只是有點渾，但也有臉有皮的，如何掛得住，怒氣陡生，便要與那漢子拚個生死！

「高兄，請住手。」唐冠中伸手一攔。「區區有話要問他。」

高勇人雖有點渾，但從來最佩服那些本領比他高的英雄人物，方才唐冠中出手解救了他，在他的心目中，對唐冠中佩服得五體投地，視之為大英雄，故此，唐冠中叫他一住手，他雖然心中怒氣勃勃，仍然遵命地煞住了身形，一雙眼却怒視着那人。

那人却不理會高勇，只是注視着唐冠中。

絕無疑問，在他的心目中，已將唐冠中視作生平僅見的強勁對手。

×　×　×

「閣下不但槍法了得，內力也很深厚！」唐冠中自始至終，一直沒有小覷了那人。「若是區區沒有看走眼，閣下方才施展的，應該是中州楊家的空山靈雨槍法！請教閣下怎樣稱呼？」

那人緊抿的咀唇又抿了抿，兩道凌厲的目光刀劊也似的，閃動了兩下，接從咀縫間迸出三個字來。「羊長路！」

「果然是中州楊家的人！」唐冠中將羊字聽成了楊字。

「某家根本與中州楊家扯不上一點關係！」羊長路疾聲道：「聽清了，某家姓羊。山羊的羊，不是楊柳的楊！」

「原來閣下高姓羊。」唐冠中恍然道，同時在心中迅快地想了一遍，却想不出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物。

別看他出道不到半年，對於江湖上武林中稍有名頭的人物，可說耳熟能詳，特別是各家各派的成名人物，更是如數家珍，他雖然沒有見識過那些人物，但却常聽師傅與師叔詳述江湖上、武林中的人物逸事。

故此，他對江湖上武林中的人與事，可說了然於胸。

他雖然沒有聽聞過江湖上有羊長路這麼一號人物，但他却肯定是羊長路所施展的，確是中州楊家的空山靈雨槍法，也斷定此人與中州楊家有關係，要知道空山靈雨槍法乃中州楊家家傳槍法之一，向不傳外人，羊長路若是與中州楊家沒有關係，怎會施「空山靈雨」槍法！

由於他的師父與師叔歷數十年的時間，搜羅了天下間武林中各家各派的武技，埋首苦研，他對於武林中各家各派的武技，無一不識。

高勇見唐冠中與羊長路皆不理會他，心中滿不是滋味，但又不敢發作，他對唐冠中佩服得五體投地，只好大聲說道：「公子，你跟不跟俺去見俺的小姐？」

說着，他便邁步而去。

唐冠中忙道：「高兄，請等一下，區區還有話與這位羊閣下說！」

高勇只好停下來，瞟了羊長路一眼，聳聳鼻子道：「公子，與那龜孫子王八蛋有什麼好說的？」

唐冠中朝他笑笑，馬上轉對羊長路道：「羊閣下，區區有一句話想問閣下，閣下是條漢子，當會據實以告吧？」

羊長路目光一閃，臉上有了一點變化，說道：「閣下太看得起某家了，若是某家能夠說的，某家一定據實相告！」

「閣下好爽快！」唐冠中目光一歛：「請問閣下為何要暗襲高兄，欲置他於死地？」

高勇一聽唐冠中那樣問羊長路，馬上氣往上湧，雷打般大吼道：「是啊，姓羊的，俺可是與你素未謀面，你為什麼要殺俺？」

羊長路閃了高勇一眼，却不理會他，對唐冠中道：「閣下可否在某家答你所問前，報上你的大名？」

唐冠中頷首道：「區區唐冠中。」

羊長路聽唐冠中報上姓名，雙眼眨動了一下，露出一抹迷茫之色，大概他想不起曾聽聞過唐冠中的大名，但唐冠中施展的刀法，却奇奥迅快絕倫，那斷不是無名之輩所能施展得出來的，這就令他詫異不已了。

他雖然想不出唐冠中的身份來歷，却沒有再問，說道：「某家這就答閣下先前所問，某家只能夠說，某家殺那渾人，是受人所托，情非得已。」

「多謝閣下據實相告。」唐冠中朝羊長路抱拳一禮，沒有追問他是受誰人所托。因為他看出，羊長路是一條漢子，他這樣說，已表示他不能說出所托之人的姓名，若是追問下去，他也不會回答的，那何不放光棍一點？

高勇聽羊長路說他是渾人，不由哇哇大叫起來：「你奶奶的烏龜王八孫子，胆敢說俺是渾人，俺不將你的王八蛋黃擠出來，俺就不姓高。」

說着，便揮拳猛撲向羊長路。

羊長路冷笑一聲，一副夷然之色，只是站着，看着高勇撲過來。

這一來，高勇更加氣惱，吼聲如雷，恨不得一拳便將羊長路砸扁在地。

唐冠中對羊長路巳生出了惺惺相惜之心，他也不想高勇有什麼閃失，所以，他忙將高勇攔下來。「高兄，請稍安毋躁，這時候不是動手的時候。」

高勇仍然哇哇大叫，瞪眼豎眉的，但却停了下來，却大吼道：「公子，俺聽你的，不過，俺一定會將他的王八蛋黃擠將出來！」

「羊朋友，這段過節就此掃過，你請走吧。」唐冠中朝羊長路抱拳一拱。

羊長路發夢也料不到，唐冠中就這樣放他走，他有自知之明，憑他的身手，肯定敵不過唐冠中，若是唐冠中要將他留下來，他自問不可能在唐冠中的手下走脫，那刹那，他那變化很少的臉上，起了一陣變化，對於唐冠中，他由衷地生出一份好感，要不是格於形勢，他眞想馬上便交他這個朋友。

「唐朋友，某家很高興認識你，告辭了。」羊長路語聲微顯激動，朝唐冠中抱拳一禮，轉身便欲離去。

「你奶奶的龜孫王八，給俺站住，俺可沒有說放你走！」高勇吼聲如雷，要不是唐冠中阻攔住他，他早巳衝過去向羊長路動武了。

羊長路冷冷地瞥了高勇一眼，正想說話，看到唐冠中朝他直使眼色，這才忍下一口氣，朝唐冠中抱拳道：「唐朋友，但願你我再有相見的一天，……」倏地，他的臉色驟變，語聲也窒住了。

唐冠中一眼看到，雙眼倏睜，疾急地一掌劈在高勇的臂膀上，高勇冷不防之下，哇哇大叫着，整個人被擊得向前飛了出去。扎手扎脚的，飛出二丈過外，才墜落在地上。

在掌劈擊飛高勇的同時，唐冠中的身形也乘勢疾撲出去，一道閃爍的刀芒也自他的背上飛展出來。

而在羊長路語聲驚窒，臉色驟變的刹那，翠香居大門前的一片屋檐「啪啦花啦」地驀然倒塌下來，摟頭蓋臉直壓向唐冠中高勇兩人，那霎間隨着倒塌下來的屋檐，撲掠下三條人影，飛擊兩人。

唐冠中要不是看到羊長路忽然語聲驚窒，臉色驟變中抬眼向屋檐上瞥望一眼，他可也驚覺不到屋檐上有變，及時將高勇一掌擊飛開去（那一掌他的力道拿捏得極好，剛好可以將高勇擊飛出去。而不會傷到他的筋骨），而他自己也乘勢撲了出去，否則，他肯定躲不過那崩塌直壓下來的瓦檐，縱使不至被壓傷，但他肯定不能避過那三人電閃雷擊般的一擊！

至少，高勇就躲不過。

就在唐冠中的身形搶撲出去的霎間，自瓦檐上撲擊下來的三條人影撲擊之勢倏變，全力向唐冠中撲擊。

天空中彷彿乍然閃劃起一道眩目的駭電般，挾着隱隱的風嘯雷鳴聲，連串的激響聲迸起，緊接着三條人影分向三個方向翻飛出去，各自洒下一溜血雨，重重地摔落在二丈過外的地上。

唐冠中也跟蹌地搶掠出丈外，手上緊握着一柄刀身泛起鱗芒的長刀，沒有歸鞘，刀斜垂，身微側，向前微傾，却沒有即時轉過身來。

平常人看來，唐冠中那個站姿有點滑稽可笑，但那邊的羊長路却看出，那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勢式，無論你從那一個方向出手向他攻擊，必會遭到他猛烈的反擊！

他不由對唐冠中的身手又有了更深的認識。

但他也瞧到唐冠中的左肩背上，裂開一道約有半尺長的血口子來，他幾乎忍不住驚呼出聲。

再看一下那三個分別摔跌落地的人影，這時候雖然巳掙扎着站了起來，但每人的右胸上，皆有一道又深又長，胸肌翻捲的血口，各自在湧流出大股的鮮血，幾乎染紅了半邊身。

那三人皆穿一身土灰色的緊身油綢衣褲，年紀在三十五六到四十之間，臉色雖然蒼白，但都露出兇悍的神態，就像三頭惡豹一樣。

瞧他們的樣子，似乎還想向唐冠中撲擊。

驀然間，却響起高勇那有如雷打般的轟叫聲：「公……子，唐公子，俺帮你將那三個陰險的兎崽子揍成肉餅。」

話聲才起，只見一條粗壯如牛的身形，一陣風也似地衝撲向那三條漢子。

這蠻牛一般的身形，當然就是高勇。

本來，高勇在冷不防被唐冠中一掌擊飛，還以為唐冠中出手暗算他，驚怒得恨不得一拳將唐冠中砸扁，及至聽到瓦檐塌陷聲，與及兵器交擊聲，落地時發現自己安然無恙，那條臂膀也是好好的，再瞥到那三條漢子各自洒血翻飛出去，他才恍然明白，唐冠中又救了他一次，一臉怒氣頓時烟消雲散，對唐冠中是又愧又感佩，却將一腔怒氣向那三條漢子發洩，狂吼着，衝撲過去，要將那三人揍扁。

他却不知道，那三人不但不能襲殺唐冠中，反而重傷在其手下的漢子，不是等閒之輩，雖然在重傷之下，却仍有殺人之能。

×　×　×

羊長路就認出了那三人是什麼來頭。

那三人在高勇吼叫着衝撲過去時，亦身形暴射過去。

但却不是三個全撲向高勇，而是一個迎向高勇，另兩個合擊唐冠中。

那刹間，旁邊的羊長路臉上微變了一下，一副欲動不動的樣子，但，始終沒有動。

那三人雖然是在重傷之下，其勢仍然有如一頭撲噬獵物的山豹般兇猛。

唐冠中本來想喝止高勇的，但巳來不及，在那三條漢子分撲向他與高勇的刹那，他的背後像長了眼般，倏然一個疾旋，身形就藉那疾旋之勢，有如龍捲風般，捲撲向那兩條漢子。

刹時間，天地彷彿閃亮了一下，只見唐冠中人刀化成的那股旋風，有如神龍怒

騰般，從這邊騰掠向那邊，隱隱有龍吟風嘯之聲，三聲慘嚎隨之响起。

「叭叭叭」兩先一後，三條身形自空中翻墜下來，重重地跌在地上，看清楚了，原來是那三條漢子。

唐冠中也現身在高勇的身邊，手中刀已入鞘，但氣息却很促。

高勇就像一個傻子般，呆站着，驚詫怪異地瞧着唐冠中。

適才，就在他堪堪與那條撲擊向他的漢子「撞」上的刹那，陡地只覺一股旋掠之風在他身前捲掠過，他的身形便被一股大力逼落地上，而他雙眼一黯復亮時，便看到那條漢子慘嚎着，從空中翻跌下來，隨即他又發現唐冠中忽然站在他的身邊，他雖然看不清楚那股狂飈捲掠般的旋風是人還是風，但他從那漢子在旋風捲掠過便慘嚎倒地，唐冠中又像從風中幻現出來般，忽然站在他的身前，他雖然有點渾，他也想到，那股旋風就是唐冠中，那漢子是被其擊殺的，對於唐冠中這種神乎其技的身手，怎不敎他驚異莫名。

羊長路在唐冠中人刀倏化旋風，狂飈捲掠般連殺那三條漢子的刹那，神情大大地震動了一下，臉上滿是驚詫之色，脫口叫出來：「龍捲天風刀法。」

只是，他那一聲叫很低，才出口，便被那三條漢子的慘嚎聲掩蓋了。

「原來他是……這就怪不得了……」羊長路不由自主地嘀咕出聲。心中忽然打了個寒顫。

——剛才若是他，一樣不能倖免，與那三條漢子一樣被唐冠中施展的龍捲天風刀法所殺。

「唐公子，你怎麼了？」高勇忽然叫出聲來，伸手欲扶住唐冠中，但他馬上又驚叫一聲：「唐公子，你受了傷！」一把扶住了唐冠中。

原來，他瞧到了唐冠中左肩背上的那道血口子。

那道血口仍然淌出血來，染紅了背上一大片衣衫。

唐冠中深長地吸了口氣，慢慢吐出來，這才開口道：「高兄，那一點傷，不碍事的，你請放心。」

高勇却緊張地道：「還在流血啊！說什麼你也要讓俺替你包扎一下。」他可是說到就做，嘶地一聲，撕下自己一幅衣襟，再從身上掏出一瓶金創藥來，替唐冠中敷治包扎。

唐冠中知道勸阻不了他，只好由他，目光掃視了一眼那三個業已喪命的漢子，轉對那邊的羊長路道：「羊朋友，你大概認識這三個人吧？」

羊長路猶豫了一下，才道：「他們三人大有來歷，一向都是焦不離孟，唐兄有沒有聽聞過洪澤三豺這個名號？」

唐冠中一聽，脫口道：「羊朋友，他們就是洪澤三豺？」

「一點不錯，」羊長路頷首道：「唐兄，你適才施展的是不是龍捲天風刀法？」他忽然詢問唐冠中，雙眼瞬也不瞬地瞧着唐冠中。

唐冠中眉梢聳動了一下，神色肅然地道：「羊朋友好眼力！」

他雖然沒有承認，但那樣說，等於承認了。

羊長路眼色倏變。「這麼說來，唐兄與有刀狂之稱的楚狂人楚前輩，大有淵源了？」

唐冠中神態恭肅地，說道：「正是家師！」

羊長路忽然吐出一口氣來。「幸好某家一直沒有向你出手，否則，某家必然像洪澤三豺一樣，死在你的刀下。」

唐冠中淡然道：「羊朋友，你太謙了，也太看得起區區了。」

「不！」羊長路正容道：「某家雖然不是什麼正人君子，却也不妄自菲薄，素有自知之明，憑某家的這一身修爲，根本就不是你的敵手，想當年令師研創了龍捲天風刀法，那位與令師齊名，武林中人聞名變色，有天下第一瘋子之稱的燕風子，特意找上了令師，誓要分出一個高下，結果激鬥了半天一夜，終於敗在令師的龍捲刀法之下，從此退隱江湖，某家雖然不妄自菲薄，可不敢狂妄自大到自認與燕風子前輩相埒。」

「羊朋友，可否見告，洪澤三豺爲什麼猝然下手，欲置區區與高兄於死地？」唐冠中不想再在有關師門這個話題說下去，是以改變了話題。

「這……」羊長路遲疑了一下，像是下了決心般，毅然道：「唐兄，說得正確一點，洪澤三豺是衝着你下手的，……那渾……他只不過恰在你的身邊，才『沾』了你的光，被洪澤三豺照顧上了。」

語聲微頓，緊接着說下去：「不怕對你說，某家的責任是擊殺那……」本來他想說「那渾人」的，但話到口邊，還是忍住了。「而洪澤三豺，負責殺你。」

「原來是這樣的。」唐冠中恍然道：「羊朋友，洪澤三豺是與你一樣，受人指使的了？」

羊長路神色尷尬地道：「是！」

唐冠中本來想問：「是什麼人指使的？」但話到口邊，猛省起這是羊長路不便作答的問題，忙止住了，朝羊長路抱拳一禮道：「羊朋友，希望你我再見之時，能夠把盞暢飲一番，告辭了。」

說着，轉身朝高勇道：「高兄，請帶區區去見你家小姐。」

高勇這時已替唐冠中將肩背上的傷口包扎好，聞言高興地道：「唐公子，俺馬上帶你去。」

說完，怒瞪了羊長路一眼，才開步向鎮外走去。

唐冠中又朝羊長路拱拱手，才跟着高勇向前走。

羊長路望着唐冠中的背影，臉上起了一陣急劇的變化，張口欲說什麼，但隨即又頹然閉上了咀巴，霍然轉身，朝鎮後那邊奔去。

那些在翠香居內瑟縮躲着的食客與掌櫃伙計，偸瞥到唐冠中等人已走了，才鬆了口氣，紛紛走出來，可是，一眼看到店門前地上躺了三具屍體，却又慌亂成一團，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掌櫃的有主意，馬上吩咐一名伙計去飛報里正。

望着那倒塌的瓦檐，地上的三具屍體，掌櫃的只好自嘆倒霉。

庵堂外　勇救俏佳人

高塘鎭外東面約三里處，有一座山崗，名叫兔跑崗，崗下的梅林中，有一座寒梅庵，庵中有三個女尼，雖然庵不大，但香火頗盛，這倒不是庵中供奉的菩薩特別靈驗，而是寒梅庵乃高唐鎭附近三十里內，唯一的尼庵，附近一帶的閨女媳婦，奶奶婆婆，要上香的話，自然是去寒梅庵了，再加上庵前的那一片梅林，乃是賞玩的好去處，自然的，香火鼎盛了。

這時，天上不但沒有下雨，並且陰霾盡散，還隱透出一圈淡暈的白芒來。

日頭雖然若隱若現，但已是近十天半月來，難得一見的好天氣了。

唐冠中一直跟着高勇走，沒有開口說話，或是向他詢問什麼。

因爲他已看出高勇雖然有點渾，但却是一個直腸直肚的性情中人，他若是沒有話說，或是不願說，那麼，若開口與他說話，那可是白說。

高勇一直悶聲不吭地往前走，來到了兔跑崗下的那片梅林前。

寒梅傲雪。

唐冠中鼻端嗅到一陣清香襲來，眼見前面那片梅林新綠中夾着粉白淡紅一片，賞心悅目，令人神清氣爽，不禁脫口一聲：「好一片梅林！」

高勇聞聲回頭朝唐冠中咧咀一笑，伸手指指梅林，說道：「俺小姐就在梅林中的那問庵堂內。」

唐冠中嗯了一聲，沒有說什麼，腦海中倏然又浮現起在翠香居內遇到的那位少女的臉影來。

高勇見唐冠中沒有再說話，便又閉上咀巴，脚下加快，向梅走林走去。

越近梅林，那股幽香越濃，沁人心肺，但唐冠中却全無所覺，他的心神已被那少女的倩影全部佔據了。

高勇走入梅林內。唐冠中亦步亦趨。

「唐公子，俺的小姐就在林內崗脚下的那座梅庵中，你看到麼？」高勇扭轉頭朝唐冠中說。

驀地，他的身形陡地向下一沉！

他不由自主地張口發出一聲驚叫。

唐冠中雖然心神有點痴迷，但高勇驚叫聲起，他便驚覺了，心神一震，整個人霍然清醒過來，一眼瞥見高勇的身形向下疾沉，頓然心知不妙，疾忙伸手一把執住他的左肩頭，脚下一頓，衝天射起！



唐冠中與羊長路話別之際，突然三條人影飛射到來襲擊。

他上衝之勢沒有因爲手上拉着高勇而受到影响，有如火箭旗花般，向上疾射！

「刷刷」連聲急响，前後左右中，自空中撒下五張網子來，其中夾雜着「嗤嗤嗤」的破空激响聲。

這佈伏之人好精細的佈置，前後左右中五張網子一齊罩下，不論唐冠中與高勇兩人往那個方向閃避，皆脫不出那五面羅網，還有向四面激射而來的暗器！

這一着可說已將唐冠中兩人的所有退避之路封死了！

立意將他兩人置諸「死地」！

兩人已別無選擇，若下沉，便會墜落地下的陷阱內，若硬往上衝，却會「自投羅網」，他們若想活命，唯有衝破羅網，才能逃出生天！

唐冠中發出一聲厲烈的嘯聲。

嘯聲起，刀芒展，隱挾龍吟風嘯聲，那道燦亮的刀芒一下子便將唐冠中兩人「纏裹」住，形成了一道「光龍」，潛龍升天般，衝射向那面疾罩下來的網子。

只聽一陣「叮叮噹噹」激响聲密如珠落玉盤般連串响起，那面網子頓時四分五裂，那情形用「衝破羅網走蛟龍」來形容，最貼切。

兩三聲痛叫慘嚎先後响起，「叭噠」聲中，有兩三條人影自梅樹上跌墜下來。

不用說，那一定是被反擊折射的暗器射中，因此隱不住身子從樹上跌了下來。

這一下驚心動魄的突變，說起來雖長，實則其過程快疾得比眨一下眼還要快。

唐冠中拉着高勇破網而出，射上林梢上的空中，「嗤嗤嗤……」的，又自四面

八方射起一片暗器，追射唐冠中兩人。

唐冠中的身形刹那倏地一墜，但只是墜落了丈許兩丈，雙脚在樹梢上一點，身形倏弓，便有如一股飈風般，帶着高勇，貼着樹梢，飛掠向寒梅庵那邊！

那一次密集的暗器在他身形陡然下墜的瞬間，自他的頭上激射過，不少暗器互相撞擊上，响起一陣「叮叮叮」的清脆撞擊聲。

而在他飛掠過的那片樹梢，恍似被一陣狂飈刮掠過一股，枝葉紛紛摧折濺射。從樹上接連翻跌下數名身穿與樹皮同一顏色的漢子來。

但左右後三面又响起一陣破空激响聲，三蓬暗器形成一個弧形，追射向唐冠中兩人。

唐冠中的身形倏地向下疾墜下去。

「刷啦啦」一陣枝斷葉飛，隨着唐冠中疾墜的身形，所經之地，枝椏紛斷，若是那幾棵樹上匿有人，不要說向他兩人出手襲擊了，只怕都免不了手斷肢殘！

處於這種凶險的境地中，唐冠中爲了自保，只好顧不了有傷「風雅」，來個「禍及無辜」(梅樹)了。

他疾墜下去的那一片樹上，沒有人匿伏着。

但他仍然不敢大意，拉着高勇墜落在地上，不敢稍爲停頓一下，足下一點，拉着高勇貼地捲掠向寒梅庵那邊。

所過之處，兩旁的梅樹紛紛向兩邊倒折下去，發出一陣天翻地覆般的「劈勒嘩啦」聲，聲勢懾人。

最後一株梅樹倒折，唐冠中與高勇已挺身站在寒梅庵前的空地上。

高勇的神志有點傻怔怔的，這也難怪他的，他自一脚踩落陷阱上，身形陡然下沉，被唐冠中一把抓住肩頭，彈射起來，……一直到站在寒梅庵的空地上，一切皆是身不由主的，就像發了一場夢般，令到他的頭腦有點渾渾噩噩的，幾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唐冠中又再救了他一次。

看起來，唐冠中似乎沒有什麼，但看清楚，他的臉色有點白。

剛才他爲了脫險，全力施爲之下，耗損了不少內力，爲了不讓暗伏着的敵人窺察出他內力不繼，他可是强撑着，裝出從容的樣子，實則，他正在暗中緩緩呼息吸納，調息着，只要有一刻的工夫，他的內力便可以恢復八九成，故此，他不急着進庵，雖然他很想看到高勇口中的那位小姐是何許人——是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位少女，而他也猜到，高勇口中的那位「小姐」，說不定已落在梅林中伏擊他與高勇的那些傢伙的手上，但他却必需要爭取時間，調息一會，以便恢復元氣。

幸好林中陰黯，若不是目光特別銳利的人，很難看出他的臉色有異。

×　×　×

樹倒枝折聲沉寂後，四下裏沉靜得彷似凝結了一般，唐冠中雖在調息中，仍然感受到一股無形的壓迫之力。

而且，他也清楚地感覺到，沉凝中，瀰佈着一次隱伏欲發的殺機！

忽然，站在一旁傻怔怔的高勇渾身震顫了一下，雷鳴般吼叫一聲：「小姐，俺回來了！」

高勇這一聲吼叫，沉凝的空氣彷彿被震得波動起來，那些梅樹彷彿也被震得簌簌發响。

但除了他那一聲吼叫外，四下裏一點聲息也沒有，庵內也沒有動靜，不過，那兩扇庵門却忽然大開，彷彿是被他那一聲吼叫震開的。

因爲，庵門打開後，却看不到有人現身。

「小姐，妳在庵內麼？」高勇一眼看到庵內一個人影也不見，心中又急又慌，大叫着，撲入去。

「高兄，稍安毋躁，提防庵內有埋伏。」唐冠中本來再運息一遍，便可以恢復過來，但他又不能眼看高勇冒失履險，只好將一口內息納在丹田，疾聲低喝，伸手一扯將他扯住！

高勇却掙扎着嚷叫道：「不！俺要進去將小姐找出來，你不要阻着俺？」

「若是你小姐已落在人手，你這麼冒失衝進去，中伏身亡，你怎麼救你小姐？」唐冠中喝聲中，一下子放開了高勇！

高勇冷不防之下，身形直搶出去，但他却急忙將身形刹住。扭轉頭，惶急地道：「唐公子，俺若不衝進去將俺小姐救出來，那俺怎辦？」

唐冠中冷靜地道：「高兄，等等吧，在未確定你小姐是否出事前，最好不要莽動，否則，只會予人以可乘之機，你明白麼？」

「明白。」高勇用力地點點頭，但隨即又焦急地苦着臉道：「不過，唐公子，俺可忍不住啊，若是俺的小姐有什麼三長兩短，俺那有臉活下去？」

唐冠中忙安慰他道：「高兄，你不用担心，萬一你小姐眞的落在那些人的手上，依區區猜測，不會有什麼事的，那些人在未殺死區區與你之前，是不會殺你小姐的，說不定，那些人還想利用你小姐來脅迫區區與你束手就縛呢！」

高勇聽得連連點頭，他本就不是一個善於用腦的人，而唐冠中的身手及氣度，他是見識並深爲佩服的，此時，他自然是唯唐冠中馬首是瞻了。

「唐公子，俺是個粗人，俺不會動腦子，俺會聽你的，只要你能够將俺的小姐救出來。」

唐冠中伸手拍拍他的肩頭，正想說話，驀地那大開的庵門內傳出一把陰沉的語聲：「唐少俠果然聰明，一語中的，不錯，那妞兒正在咱們的手上。」

隨着傳出來的語聲，大門內現出一個年約四十五六上下，左頰上長了一夥有大拇指頭般大小肉瘤，削額濶頷，三角眼，扁塌鼻的中年人，雙腿一叉，當門而站，那雙三角眼骨碌一轉，迅快地掃視了唐冠中兩人一眼。

唐冠中與高勇在語聲傳出來的刹那，便立刻向那邊瞧過去，看到那乍然出現在門前的中年人，兩人目光一凝，緊緊地盯着那中年人。

「見不得人的王八老烏龜，快將俺小姐放出來，否則，俺將你砸成肉餅餵狗！」高勇怒吼一聲，便撲向那人，一副拚命的樣子。

唐冠中慌忙一把將他拉住，壓着語聲道：「高兄，這時候還不是拚命的時候，焉知他不是信口胡謅！」

高勇聽他這樣說，才不情不願地停下來，氣咻咻地怒視着那個中年人。

那中年人却無動於衷，瞧一眼高勇，尖刻地道：「嘿，大概你就是那妞兒的跟班，叫什麼高勇的大渾人吧？」

高勇一聽，簡直怒發如狂，咆哮一聲，又要撲向那中年人。

唐冠中在那中年人說話時，早已防到高勇會發怒，及時將他攔住。「高兄，沉住氣，不要中了他的激將法，否則，便無法救回你小姐的了。」

最後那一句話最管用，高勇雖然怒氣勃勃，但還是聽從地站住了，說道：「唐公子，俺就是不會動腦，你可要多多提點俺啊！」

唐冠中連連點頭，橫身站在高勇的面前，直盯着那中年人。

那中年人也在盯着他，彷彿要將他看透。

驀地，唐冠中心頭一動，從那中年人上窄下濶，形似蛤蟆頭的怪異形相，想起了一個人來。

那是他聽他的師叔說的：江湖上武林中，有一個外號癩蛤蟆的武林高手，其形相恍似一隻蛤蟆，眼前這中年人，不就是與師叔所說的那位武林高手形相相似麼？

他的師叔還告訴他，那外號癩蛤蟆的武林高手，乃是湘西道上有名的一名出了名心狠手辣的兇人，而他練的正是失傳了江湖近百年的邪門外功——蛤蟆功，不但掌有毒，就連他鼓氣噴出的氣，也有毒，是一位極難纏的人物。

「閣下是否姓賴，大名公泰，外號癩蛤蟆？」唐冠中雖然已猜到那中年人就是他師叔所說的癩蛤蟆，仍然開口問道。

那中年人的眉梢聳揚了一下，「嘿」地陰聲道：「唐少俠，你不但身手不凡，眼力也不錯啊！」

中年人這麼說，等於承認了他就是癩蛤蟆賴公泰。

唐冠中聽賴公泰那樣說，知道自己所猜不錯，當下加了小心，朝賴公泰抱拳道：「閣下眞的脅制了高兄的小姐？」

賴公泰却不答反問：「唐少俠，還未請教大名怎樣稱呼。」

這賴公泰形相雖然生得怪異，但說話的語氣却一點也不粗魯，對唐冠中似乎頗爲客氣。

唐冠中又抱拳道：「區區唐冠中。」

「唐冠中。」賴公泰在口中念了一遍，轉着眼珠，大概他想遍了，也想不出曾聽聞過這麼一號人物，轉着的眼珠一凝，盯着唐冠中，陰沉地道：「唐少俠，瞧你的身手，一定出自高人門下，可否見告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唐冠中淡淡地道：「還請閣下見諒，家師曾囑區區，不可將他老人家的名諱亂對人說，以免惹上不必要的痲煩，况且，家師也不是什麼高人，好抱歉。」

唐冠中口中說着話，却在心中暗忖道：「這癩蛤蟆果然不簡單，他對我這樣客氣，原來是想摸摸我的底。」

賴公泰確是想摸一下唐冠中的底，剛才他雖然一直在廟內，看不到唐冠中施展出的高明身手，但他却從唐冠中能夠護着高勇，突破重重埋伏，安然無恙來到庵前，已看出唐冠中年紀雖輕，身手却出奇地高明，所以，他對唐冠中不敢掉以輕心，猜到也必定大有來歷，他雖然是要必殺唐冠中，但他却想摸清了他的底細才動手，以免又出意外。

說起來，在梅林中的那一連串埋伏，可說萬無一失的了，那知道却被唐冠中闖過了，這一次自然不能再出錯漏了，否則，他可無法交待。

他見唐冠中不肯將師門來歷說出來，表面上沒有什麼，心中却暗罵一聲：「好奸滑的小子，他奶奶的，看來這小子必是大有來頭，這就更不能輕率大意，一定要多加小心，決不能讓他生離這裏！」

心中有了計較，他咀裏「嘿嘿」地乾笑了兩聲，那顆肉瘤因此而顫動了兩下。

「唐少俠既然不願將師門來歷見告，我也不敢勉强，咱們還是來談談交易吧？」

說着，從喉嚨中發出一陣「嘿嘿嘿」的似笑非笑聲。

唐冠中道：「談交易？區區與你毫無瓜葛，有什麼好談的？」

賴公泰目光一凝，冷冷地道：「你眞的不想與我談交易？那好，請便。」

說着，他便轉身向庵內走去。

高勇再也蹩不住了，搶撲出去，大聲吼叫道：「癩蛤蟆，你別走，快將俺的小姐放出來！」

唐冠中阻住了高勇的去路，壓着聲道：「高兄，別衝動，區區答應你，一定將你的小姐救回來。」

「眞的？」高勇一把執住唐冠中的一條手臂。

「眞的。」唐冠中肯定地說。

「唐少俠，我要談的那宗交易，正是有關那妞兒的，你現在願意談了麼？」賴公泰本是以退爲進，聽聞唐冠中對高勇那樣說，去勢止步，霍然轉過身來，似笑非笑地瞧着唐冠中。

唐冠中正想說話，高勇已大叫道：「你將俺的小姐擄禁了？」

「說你是渾人，果然是個大渾人！」賴公泰故意拿話激怒高勇。「那妞兒若是沒有被咱家捉了，這時候還不出來見你兩人麼？她不是派你去帶這位唐少俠來找她麼？」

高勇一聽，又要衝過去與賴公泰拚命，却給唐冠中阻止了。

「賴閣下，口說無憑，說不定高兄的小姐沒有被你擄脅，而是走脫了……」

「好，咱家就讓你兩個見一見那妞兒！」賴公泰說着「拍拍拍」一連擊了三下掌。

掌聲起，人隨現，只見從庵堂內的神龕後，走出一女二男來，那女的走在前頭，走在後面的兩個漢子，左右挾持着那女的，一直走到門前，才停下來。

高勇一眼看到那女子，口中大叫一聲：「小姐！」便欲搶撲上去

唐冠中忙攔住了他。

那女子也大叫一聲：「高勇！」

唐冠中猛地吸口氣，雙眼定定地注視着那少女，幾乎張口失聲叫出聲來。

被那兩個挾持着推到庵門前的少女不是別人，正是他在翠香居內邂逅之後，便忘不了的那位少女！

他所猜不錯，那少女果然就是高勇的小姐！

那少女鬢髮有點凌亂，衣衫損破了兩處，看樣子，她與賴公泰等人曾動過手，終於不敵被擒。

那少女張口叫了一聲後，一雙眼便直瞧着唐冠中，發急地呼叫：「……這位公子，請你快帶高勇走，不要理會我！」

賴公泰「嘿」地笑了一聲。「女娃兒，妳這是怎麼哪？唐少俠要是一走了之，怎樣解救妳？妳是不是很願意留在咱家的身邊，侍候咱家？」

說着，不懷好意地朝那少女邪笑着。

那少女「呸」地一聲，吐了口唾沫，一張嬌臉陣紅陣白的，將臉別轉開去。

唐冠中却看到，那少女的眼眸中，閃漾着驚懼羞憤之色，只覺心頭一陣難過，恨不得不顧一切地撲上去，縱使身死，也要將那少女解救出來。

「小姐，俺就是拚着千刀萬剮，也要將你自那些鬼崽子的手中解救出來！」高勇紅了眼，暴叱着撲向那兩個挾持住少女的漢子。

「高勇，別亂來！」那少女疾忙朝高勇嬌叱一聲。

高勇還眞聽話，乖乖地停住，但却朝那少女挺胸道：「小姐，俺若不能將你救出來，死也不離開這裏！」

「有種！」賴公泰奸險地朝高勇一豎拇指。「你若是立刻自行了斷，咱家便將你小姐放了……」

「你說的話算數？」高勇雙眼一睜。

「若咱家食言，天打雷劈！」賴公泰罰誓，眼中却閃漾着狡詐的光芒。

「好，俺就死在你面前。」高勇說着便舉手反掌擊向自己的天靈。

他居然相信賴公泰的話。確是有點渾，但也顯出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

「不可！」唐冠中與那少女幾乎是同時變色失聲喝止高勇，而唐冠中一把便揑住了高勇的右手腕。

「高勇，你不聽我的話麼？」少女急急朝高勇嬌喝一聲。

高勇右手脈被唐冠中揑住，雙眼一瞪，便欲向唐冠中出手，但被少女那一聲喝得馬上停手，朝那少女恭順地道：「小姐，俺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聽小姐的話。」

「那我沒有要你去死，你爲何聽那壞傢伙的話，自己要死？」少女氣怒地瞪着高勇。

高勇懾急地囁嚅着道：「小姐……俺……是要……救妳啊……」

「哼！」少女嬌哼一聲，「你那麼聽他的話？」

高勇慌急地道：「不，俺只聽小姐的話。」

「嗯！」少女語聲稍緩。「我如今對你說，那癩蛤蟆說的話是騙你的，你不可再信他的鬼話！」

高勇唯唯諾諾地道：「是！小姐，俺記住了，以後，若沒有小姐的吩咐，俺不會再自己找死，也不會聽別人的話。」

「不！」少女急忙指指唐冠中。「你也要聽這位公子的話。」

「小姐吩咐，俺一定聽他的話。」高勇忙答。

一直沒有出聲的賴公泰這時才開口道：「好了，你們話也說夠了，現在可以交易了吧？」

唐冠中急於要弄清楚，賴公泰爲何欲置他於死地，交易的條件又是什麼，於是忙接口道：「別忙，在交易前，區區可否請教閣下兩個問題？」

「說吧。」賴公泰出乎意外地爽快。

吐口氣，唐冠中道：「閣下爲何要置區區與高兄於死地？」

「因爲你們多管閒事！」賴公泰道。

「是否與摩雲莊闔莊上下失踪有關？」唐冠中問。

「你自己猜吧。」

「閣下這麼做，有什麼意圖？」

「咱家只答應你兩問，你這是第三問，咱家說一不二，你白問了！」

「好，算區區說了一句廢話！」唐冠中隨即轉到「交易」這件事上。「現在說說交易吧，你要什麼條件，才肯放那位姑娘？」

賴公泰奸猾地道：「唐少俠，你會爲了救這女娃兒，什麼條件也答應麼？」

「唐……公子，你……」那少女情急地向唐冠中呼叫，但却被賴公泰一下子便點了她的啞穴。令到她說不出話來。

「癩蛤蟆，你——」高勇怒吼一聲，猛撲過去。

唐冠中忙攔住他。「高兄，你忘了你家小姐的話了麼？」

高勇一聽，才怒氣勃勃地停下來，怒視着賴公泰。

「閣下現在可以將條件說出來了吧？」唐冠中頗爲冷靜。

「聽着了。」賴公泰故意拖長了語聲，「只要你肯跟咱家去見一個人，咱家馬上便放了這女娃兒！」

唐冠中一聽，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因爲在他的想像中，賴公泰絕不會這麼便宜他的，只要瞧一下剛才在入林時所遭遇到凶險埋伏，分明是要置他與高勇死地，如今難得挾持那少女，以之脅迫，就算不要自己當塲了斷，也必會要自己自斷手脚什麼的，這條件認眞說起來，根本不算什麼條件。

「怎樣？」賴公泰見唐冠中不說話，眼中閃過一抹焦急之色。「你要是不答應，咱家也不會怪你的，說起來，你與這女娃兒可說一點瓜葛也沒有，確是犯不着爲她冒險的，不過，相信你不會忍心看着咱家下手殺她吧？」

高勇一聽賴公泰那樣說，便要撲過去，唐冠中忙將他攔住，朝賴公泰道：「好，區區跟你走。」

一頓，接問：「在區區跟你走之前，可否告知區區，要見的是什麼人？」

賴公泰陰陰一笑，道：「心急什麼？本來咱家是想告訴你的，但你見到那個人後，不就知道是誰了麼，所以，咱家還是不告訴你，讓你保存一份好奇吧，那樣，你在心癢難搔下，才會乖乖地跟咱家去見那人！」

唐冠中心中暗罵一聲：「老狐狸！」口中却道：「可以放開那位姑娘了吧？」

「當然可以！」賴公泰一口說道。「不過，咱家怎知你會不會在咱家放了那女娃兒後，反悔不跟咱家走？」

「這……」區區一時間想不出怎樣做才會令你相信。」唐冠中愕了一下，隨即肅聲道：「區區雖然不是什麼有名望的人物，但區區也不是那種言而無信的小人，這樣吧，區區以師門聲譽担保，只要閣下放了那姑娘，區區馬上跟你走！」

「好，咱家姑且相信你一次！」賴公泰居然相信唐冠中的話，並且，他是馬上喝令那兩個挾持着那少女的漢子放開那少女。

那兩名漢子立刻放開那少女，同時間，賴公泰也露了一手，隔空拍開了那少女被點封的啞穴！

賴公泰這麼爽快，倒是大出唐冠中意料之外，他在意外之下，心中更加了幾分小心。

那少女先是怒視了賴公泰一眼，才感激地看了唐冠中一眼，拂袖彈掉被那兩個漢子抓握過的地方，一步便掠出了庵門。

高勇歡聲大叫：「小姐，妳沒有……什麼吧？」急急迎了上去。

那少女吐了口氣，道：「高勇，我沒事！」接轉對賴公泰道：「癩蛤蟆，這筆賬本姑娘記下了！一定會跟你算的！」

賴公泰却沒有理會那少女，只是瞧着唐冠中。「唐少俠，現在可以跟咱家走了吧？」

唐冠中冷聲道：「區區隨時可以跟你走。」

「唐少俠，咱家沒有看錯你，你果然是條漢子，請！」

說着，走出庵門外，脚步一拐，向庵後走去。

那兩個漢子左右相隨，跟在後面。

唐冠中忙朝高勇道：「高兄，小心保護你家小姐離開這裏。」說時，瞥了那少女一眼。

高勇張口欲說什麼，那少女已急急移步走上前，朝唐冠中一下子拜了下去。「唐公子，請受小妹一拜，略表小妹對唐公子的感激之意。」

高勇見那少女向唐冠中大禮拜下去，他也急忙搶步上前，「噗通」一聲，跪了下去，拜道：「唐公子仗義解救了俺小姐，也請受俺一拜！」

唐冠中在那少女拜下去時，已經慌措得不知如何是好——本想伸手將對方扶起來，但又想到這有點不妥，令到他扶又不是，不扶又不是，高勇又向他跪下，只急得連聲道：「這……這……怎使得……這位姑娘，高兄……請快起來，區區……」

兩人却不理會唐冠中的說話，大禮拜了起來。

「高兄，別……快請扶起你家小姐！」唐冠中急得幾乎也跪了下去，高勇却聽而不聞，恭恭敬敬地叩拜着。

這時，賴公泰已停下來，並轉身望向這邊，咀角露出一抹怪怪的笑意。

「兩位快請起來！」唐冠中見兩人向他直拜，知道兩人是不拜罷，不會起來的了，只好硬着頭皮，俯低身子，伸手將兩人扶起來。

豈料，禍變也就在這刹那發生！

× × ×

唐冠中一手抓住了高勇的手肘，將他硬挾起來，另一手也托住那少女的臂肘（男女有別，他自然有所顧忌，所以他不敢抓，只好托），欲將她托起來。

那少女被他托住臂肘，拜不下去，抬起頭來，瞧了唐冠中一眼，微帶羞赧地道：「唐公子，你不受小妹一拜，小妹……不起來！」

就這說話間，那少女很自然地反手搭住了唐冠中的手，欲將他的手推開。

唐冠中聽那少女那樣說，眼中看到她那張秀美的臉龐如此接近（就在眼前），眼中盡是那秀美的臉面，心頭怦然劇跳，吶吶地道：「姑娘，這……」

那少女也就在這時，忽然露齒朝唐冠中一笑。

一點疾芒從她的唇齒間驀地飛射出來，直射向唐冠中的咽喉！

這一下突變，眞是變生肘腋，任是誰也想不到那少女會向唐冠中襲擊的（唐冠中說什麼也對她有恩啊）！

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兩人的臉面相距只不過尺許），又是在發夢也意料不到的情形下，只怕就算是天下間身手最高，反應最快的人也躲不過那致命一擊。

唐冠中也不能。

但他却在那刹那，眼色驟變之下，也張口「蒲」地一聲，吐出一口氣！

那一口氣救了他一命！

那口氣是他在猝然震駭下，運起本身內勁吐出的！

那就像一道無形的刀劍般，迎擊向那一點射向他咽喉的閃芒。

那點閃芒被他那口氣吹個正着，彷彿射在一道無形的鋼牆上般，陡地向下折射，「嗤」地一聲，射沒入地下！

但同時間，唐冠中的身形一擰移開的刹那，張口發出一聲痛叫。

緊接着是那少女的一聲驚叫。

還有高勇的一聲吼喝。

那邊的賴公泰驀然雙脚一蹬，有如一隻從地上蹦躍起的蛤蟆一般，猛撲向唐冠中！

這一下的經過與及各人的動作，快得有如電光火石！

× × ×

賴公泰才彈掠起的身形陡地「刷」一聲，筆直地直墜下去，脚才沾地，便發急地怒喝一聲：「姓唐的，你若敢傷她一根手指，咱家將你碎屍萬段！」一雙目光緊地盯着那邊的唐冠中與那少女。

原來那少女已落在唐冠中的手上。

這一瞬間的動作，眞是快得令人目不交睫，也是令人不能想像的。

賴公泰也是在驚覺到變化驟生（唐冠中居然一口氣「吹」落了那少女從口中噴射出的一枚特製的齒釘），急撲過去欲助那少女一臂時，驟然瞥到唐冠中已一手扣住了那少女的腕脈，才不敢莽動，急墜落地的。

原來唐冠中在一口氣「吹」落那少女的那枚暗器的刹那，被那少女翻腕壓下的右手五指疾曲，疾點了對方的肘臂上三處

穴道，接手往後一滑，便又扣住了對方的腕脈。

但他也挨了那少女一刀。

原來那少女在唐冠中張口吹出一口氣的剎那，按在地上的右手一翻一抬一遞，手上已多了一柄只有五六寸長的小刀，疾戳向唐冠中的腰腎部位。

那可是人身上的一處致命部位！

唐冠中左手抓住了高勇的右臂，根本已沒有第三隻手來撥擋開那少女的右手，而他欲撒手撥擋亦已來不及，那剎那，他只好急忙擰扭了一下腰身。

那少女的一刀便刺不中他的腰腎部位，刺在他腰側後的皮肉上。

那總算倖免喪生在那少女的刀下，但也傷得不輕。

但他也制住了那少女！

高勇是在唐冠中腰側後挨了那少女一刀，痛得叫出聲來，才驚覺到驟變突起——自己的小姐居然向唐冠中出手偷襲！

他的腦筋本就不大靈活，這一下匪夷所思的變化，令到他傻呆住了，瞪大雙眼，只會發出一聲驚叫，駭詫地，盯瞧着兩人！

一個是自己的小姐，而另一個曾三次救了自己，雖然他對那少女忠心耿耿，而且有點渾，但他却不是白痴，還知道分辨好歹，正是這樣，他不知帮那一個才好，才傻呆住了。

唐冠中在擰身閃避那少女致命的一刀時，已鬆開了抓住高勇的手，但他却沒有將仍刺在自己腰側後皮肉上的那柄小刀拔出來，以免血流不止。

在眼下的兇險情勢下，他可不敢分心去照顧那處傷口，何況，還要隨時提防突發的變化！

只是，腰上的傷痛得他咬着牙，直吸氣。

而他在這剎那間，已從賴公泰的那句話中，聽出眼下被他制住的少女，必是大有身份地位，否則，賴公泰才不會那麼緊張，第一句話便要他不可亂來。

從而，他也猜料，被他制住的這名少女，極有可能不是其本人，也就是說，是假冒的，但也有可能被賴公泰以什麼邪門手法或藥物令她迷失了本性，但這種可能性似乎很少，因為這少女的神態看來很清醒，而且，賴公泰也不用那樣緊張了。還有，這少女若是真的，高勇焉會不向他動手！

唐冠中這時心中有了計較，先不去理會賴公泰，對那被他制住的少女道：「姑娘，妳為何要殺區區？」

那少女眼中閃漾着惡毒的光芒，緊抿着咀，將臉別開去，不答理唐冠中。

高勇忽然眨了一下眼，嚷叫道：「小姐，妳不是說要俺帶唐公子來，有話與他說的麼，妳怎麼向唐公子下手？妳是怎麼了？」

那少女瞪了高勇一眼，嬌聲叱喝道：「高勇，你胡說什麼，還不給我動手殺了他！」

少女口中的他，自然是唐冠中了。

高勇馬上應了一聲：「是！小姐。」便欲撲向唐冠中，但隨即他又遲疑地停了下來，臉上露出痛苦之色，忽然以拳擂胸，痛苦地叫道：「不！俺不能向唐公子動手，俺怎能負恩負義，恩將仇報！小姐，俺不能，不能！」

那少女一張臉陰寒起來，罵道：「高勇，你敢不聽我的話？」

高勇渾身一震，慌惶地道：「小姐，俺不敢，不敢！」

「那就快動手！」少女厲聲喝道。

高勇遲疑了一下，忽然堅決地道：「小姐，妳殺了俺吧！」

「你這是什麼意思？」少女一張臉很難看。

「俺不能向唐公子動手，俺又不敢有違小姐的命令，俺不知怎樣做才好，……只好請……請小姐殺了俺，那俺就不用再煩惱了。」

「真是一個大渾球！」那少女被高勇那句話，氣得咀唇顫抖起來，脫口罵出聲來，道：「我若是能夠動，不一掌劈了你才怪！」

一直冷眼看着的唐冠中這時才開口對高勇道：「高兄，這位姑娘根本就不是你的小姐！」

他直到這時才開口，那是他已從那少女最後那句「若是我能夠動，不一掌劈了你才怪」，確定了這位少女絕對不是高勇的小姐。

因為就算是窮兇極惡之徒，對於一位忠心耿耿的下人，不會如斯兇殘惡毒，一點情份也不念的。

高勇被唐冠中那句話弄得怔怔瞪着雙眼，直瞧着那少女，訝異地道：「她怎會不是俺的小姐？她與俺的小姐可是一模一樣的啊，唐公子，你……你怎麼睜着眼說瞎話？」

那少女在唐冠中說她是假「小姐」時，神色變動了一下，但隨即便氣狠狠地對高勇尖聲喝道：「渾球，他胆敢睜着眼說我是假的，你還不動手殺他？」

她一直叫高勇殺唐冠中，那不是她認為高勇有本領殺得了唐冠中，而是她想乘高勇與唐冠中動手時，說不定會有機可乘，讓在那邊一直「虎視眈眈」的賴公泰有機會出手解救她，這是她真正的用心。

「小……，你，你說俺是渾球？」高勇瞪着一雙眼，驚詫憤怒地瞧着那少女。「俺小姐從不叫俺作渾球的，妳……不是俺的小姐！」

唐冠中眼見高勇從那少女的一句話，從而判斷她不是真的「小姐」，心中暗喜，鬆了口氣，急忙道：「高兄，你有沒有聞過，江湖中，有易容這回事？」

高勇點頭不迭道：「唐公子，俺從前聽老爺說過。」

「她就是經過易容，假扮你小姐的！」唐冠中伸手一指那少女的臉面。「高兄在她的臉上摸捏一下，便知道了。」

高勇驚疑不置信地瞧着那少女，嘟喃道：「她是假扮俺小姐的？……」一雙眼睜得大大的，在少女的臉上瞧來瞧去，彷佛要將她看穿看透。

那少女嘶聲叫起來：「渾……你若敢冒犯我，我將你千刀萬剮！」

高勇忽然伸手就往那少女的臉上摸去，咀裏喃喃道：「為了弄清楚你是真是假，俺可不怕千刀萬剮！」

嘟喃聲中，那隻大手已摸上了那少女的臉上，捏了一下，她那張臉居然「碎裂」開來，簌簌地落下一些粉末來！

高勇瞧得雙眼圓瞪，驚叫起來：「她下面還有一張臉！」

唐冠中自然看到，吐出一口氣來，叫道：「高兄，快將她的易容物從臉上弄下來，看看她到底是什麼人！」

高勇的手在那少女的臉上一陣搓捏將那「少女」臉上那層易容藥物盡皆搓捏下來，一眼看到那「少女」的真正臉龐，脫口呼叫道：「果然不是俺小姐，妳是什麼人？」

唐冠中自然也瞧清楚了那「少女」的第二張臉龐。

那張臉龐雖然姣好，但却透着一股狐媚之態，那雙勾魂眼眼梢微現皺紋，簡直跟那張少女臉龐迥異，而且，瞧年紀也不輕了，就算四十未到，也有三十五六了。

唐冠中却不能從那張臉龐，看出那假冒高勇小姐的女子是什麼人。

那女子被高勇將她的「假臉具」揭下來，露出本來臉目，却一點也不驚慌，反而「格格」笑起來。

「兀這婆娘，母雞下蛋般笑什麼？」高勇打雷般吼叫：「妳將俺小姐怎樣了？快將俺小姐交出來！」

那女子却不理會高勇，眼波一轉，勾魂懾魄地瞟了唐冠中一眼。「唐少俠，妾佩服得你五體投地。」語聲又軟又膩。

唐冠中目光與之相接，沒來由地心中一蕩，不自覺地被其目光吸引住。

「臭婆娘，妳若不將俺小姐交出來，看俺不一掌將妳的臉揍歪！」高勇急怒地吼叫着，揚手作勢，欲向那女子的臉上摑去。

他一心只惦念着他的「小姐」的安危，而且又有點渾，根本就不懂什麼憐香惜玉的，在他的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將小姐救出來！為了這，他是什麼也幹得出來的（別說是揍那女子一掌，殺了她，他也敢幹）！

唐冠中本來心頭一陣迷惑，被高勇那一聲吼叫震得心頭一震，倏地清醒過來，慌忙將目光移開，吸口氣，悚然暗忖道：「這女子的目光好邪，要不是高兄的一聲吼叫，那……」想到這裏，出了一身冷汗，對那女子的那雙魔眼生了戒心。

「妳們將那位……真……姑娘怎樣了？」唐冠中雖然瞧着那女子，却盡量不和她的目光相觸。

那女子「格格」一笑，那兩道勾魂懾魄目光在唐冠中的臉上溜來轉去。「唐少俠，你這麼關心那妞兒，莫非已看上了她？難道妾身及不上那妞兒麼？」

「不知羞恥，下流賤格！」唐冠中在心中暗罵，但他知道這種人臉皮比牛皮還厚，罵她也是枉然，當下冷冷一笑，不去理會那女子，朝那邊的賴公泰道：「閣下怎麼說？」

賴公泰一直緊張地瞧着這邊，由於顧忌那女子的安危，才強忍着沒有動手，但他却一直担心那女子要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他可是無法交待了。故此，他心內一直有如十五、六個吊桶，七上八下地跳動着。

「那妞兒當然在咱們的手上！」賴公泰急巴巴地道。「你若敢動她一根髮絲，咱家也教那妞兒吃苦頭！」

「癩蛤蟆，你若敢動俺小姐一下，俺就一掌將這婆娘的半邊臉揍歪！」說着，揚起那蒲扇般大的手掌。

賴公泰臉色遽變，疾喝一聲道：「你敢！」

「俺有什麼不敢的？」高勇「哈」地笑了一聲，作勢便欲撲向那女子。

賴公泰怒喝一聲，唐冠中忙伸手攔阻住高勇。「高兄別亂來，還是先救出你家小姐才說。」

高勇一聽，才哼了一聲。「便宜了這臭婆娘！」將手放下。

那邊作勢欲撲的賴公泰，也才鬆了口氣。

「閣下，咱們來個交易怎樣？」唐冠中不想再在這裏呆下去，以免又生枝節。

賴公泰很爽快：「咱家同意！」

「好！」唐冠中馬上道：「請將那位姑娘帶出來，然後，咱們一齊放人！」

「就這麼辦！」賴公泰朝身後一名漢子道：「到庵內將那妞兒帶出來！」

那名漢子應了一聲，急步向寒梅庵走去。

那女子自被高勇揚掌要摑她，嚇得花容失色，便一直閉上了咀巴，不敢再說什麼。

趁這空隙，唐冠中對那女子道：「芳駕可否將芳名見告？」

那女子眼波滾轉，瞟着唐冠中，似笑非笑地道：「怎麼了，唐少俠可是對妾身有興趣？」

唐冠中不敢與她的目光相接，聽聞她那樣說，氣怒得真想伸手摑她一掌。那女子「格」地一笑，媚惑地道：「用心聽着了，妾身李艷媚。」

唐冠中一聽，心頭悚然一驚，目光一閃，飛快地盯了那女子一眼。

他雖然沒有見過李艷媚這個人，但却聽師叔提說過，她有個外號：消魂娘子，聽其號便可以想像到其人的德行了，不但床上「功夫」極了得，一身武功也很高明，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栽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江湖上不論黑白兩道，大多數人對她是又愛又怕，而她也憑着那兩套功夫，在江湖上縱橫自如，任意妄為。

他的師叔曾告誡他，若是有一日遇上消魂娘子李艷媚，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若是沒有什麼衝突的話，最好是遠而避之，否則，萬一被其沾上了，吃虧的只會是他。

至於會吃什麼虧，他的師叔却沒有向他言明，但聰敏如他，自然意會到師叔的言外之意。

「怎麼了，你不是驚懾於妾身的名頭吧？」李艷媚見唐冠中一副驚悚的神態，又「格」地笑起來。

正在這時，從庵內走出四個人來。

「小姐！」高勇一眼瞧到那個當先走出來，髮絲微亂，身上穿着一身緊衣，年紀約十八九歲的少女，脫口大叫一聲，便猛撲過去。

幾聲叱喝幾乎同時響起：「你娘的大渾球，你再動，咱家便下命砍下那妞兒的

一條胳臂來！」

「高兄，別動！」

「站住。」

高勇才撲出去的身形馬上硬生生剎住，胸膛却急劇地起伏着，一雙拳頭握得緊緊地，急聲呼叫道：「小姐，那些狗——有欺侮妳麼？」

那少女早已看到高勇與唐冠中，還有被制住的李艷媚，本來她一臉羞怯欲絕的神態的，但在乍見高勇的刹那，馬上激動地呼叫出聲：「高勇，……」下面的話，因爲太激動的緣故，故此說不出來。

「小姐，都是俺不好，讓你被那些王八……捉去，……」高勇自責地重重擂着自己的胸膛，但忽然又色然而喜道：「小姐，妳忍耐一下，唐公子制住了那臭婆娘，妳與她互相交換，……」

唐冠中在那少女被押出來時，一眼便認出，她正是在鎮上翠香居內「驚艷」的那位少女，心中頓時激動起來，一雙目光也不由被其引住了。

那少女聽到高勇那樣說，眼中閃射出一抹驚喜的光芒來，目光一轉，瞧向唐冠中，却被他那兩道直射過來的目光瞧得臉上發熱起來，慌忙將目光偏開。

唐冠中也才驀然驚覺到自己的失態，臉上亦發熱起來，忙將目光收回來。

那邊的賴公泰叫道：「姓唐的，現在可以放人了吧？」

唐冠中忙收斂心神，吸口氣，回道：「怎麼放法！」

「咱家數三下，三數後便一齊放人？」賴公泰道。

唐冠中想了一下，點頭道：「區區沒有異議！」

「好，咱家數了——」賴公泰接大聲數起來：「一——二——」

「三！」三字出口，那邊左右挾持着那少女的漢子同時放開了手，這邊，唐冠中也放開了扣住李艷媚的手。

不過，他却並沒有解開點封了她的穴道。

他相信，那女子必然也被點封了穴道，這從那少女脚步急急走過來便知道了。

那少女與李艷媚各自朝自己人那邊急急走過去，兩邊的人則互相緊緊地盯視着，只要那一方有什麼異動，都逃不過對方的目光。

這刹那，氣氛崩緊得有如一張滿弦的弓般，空氣彷彿也凝固了一樣！

這時，只要一方有何異動，另一方必會如弓弦上的箭尖般，「射」出去。

幸好，雙方沒有異動。

而唐冠中這一邊，是斷不會首先「動」的，除非賴公泰那邊先動。

大概賴公泰那邊自忖沒有把握在救得回李艷媚的同時，又能殺傷或是擄回那少女，所以，也按捺着沒有動吧。

那少女終於走到高勇的身前，高勇連忙閃身上前，將她擋在身後。

唐冠中這時也顧不了與那少女還陌生得很，疾聲對那少女道：「姑娘，妳是否被點了穴道？」

那少女點點頭，唐冠中又疾聲道：「快說！」

那少女瞥了唐冠中一眼，看到他一臉緊張凝重的神態，本來有點靦覥的，馬上便消失了。「左右肩井穴，期門穴……」

唐冠中手法俐落地，照着那少女說的，一一替她解開。

而那邊的賴公泰，也在替李艷媚解開被點封的穴道。

唐冠中之所以這麼急，雖不避男女之嫌，解開那少女被點封的穴道。那是他一直隱隱感覺到，這裏似乎隱藏了一種危機，若不趕快離開這裏，被賴公泰搶先一步發動，那麼，說不定便會走不了，陷在這裏。

故此，必需趕在賴公泰之前，離開這裏。

才解開那少女被封點的穴道，唐冠中一眼瞥到賴公泰似在替李艷媚解穴，他急忙疾聲道：「姑娘，高兄，咱們快走！」

話聲才出口，他的身形已動，當先向寒梅庵的另一邊掠去。

高勇與那少女雖然在一時之間，弄不清楚唐冠中這麼匆急離開，是什麼意思，但却猜到他必有道理，當下不及發問，緊跟着他急掠而去。

那兩名先前挾持了那少女的漢子驟見唐冠中三人朝林外掠去，急喝一聲：「賴爺，他們想溜了！」

賴公泰這時恰好替李艷媚解開被封的最後一處穴道，李艷媚厲聲尖喝道：「截住他們，快截住他們！」

對於唐冠中，她可是恨之入骨，但也有點喜歡。

那兩名漢子急應一聲，身形一動，追截唐冠中三人。

賴公泰這刹那恰好替李艷媚解開最後被封的穴道，張口發出一聲尖厲的嘯聲，身形激射而起，急追唐冠中三人。

李艷媚長長地吸口氣，沒有去追截唐冠中三人，站在那裏舒展手脚，臉色却難看得很。

賴公泰那一聲尖厲的嘯聲才發，只聽「嗖嗖」連聲，從林中樹上，掠射出十多條人影來，呼嘯着，追掠向唐冠中三人掠射的方向。

唐冠中猜料得沒有錯，梅林內果然藏匿了不少賴公泰的人，要是讓賴公泰先一步發出訊號，他那些手下從林內樹上掠射出來，將他們圍截起來，那麼，他們要走，便沒有那麼容易了，說不定，一個也走不了。

幸好唐冠中有先見之明。

唐冠中三人雖然只是先賴公泰他們一步掠射出去，但他們是全力掠射，待到那兩名漢子與賴公泰先後追掠向三人時，三人已掠射出十數二十丈外，兩個起落已掠出了梅林的範圍，一直往鎮上飛掠而去。

賴公泰一見，便知道無法追截上三人，氣狠狠地怒喝一聲：「不要追了，都回寒梅庵！」

× × ×

唐冠中與高勇主僕一口氣掠回鎮上，身後不見賴公泰與他的手下追來，才長長地喘了口氣，停下來。

這時候，已經是掌燈時分了。

（由於天色灰黯，雖然還未到傍晚時份，天色已黯黑一片，所以，鎮上的人家皆提早點燈。）

「唐公子，幸虧你救了俺小姐，請受俺一拜！」高勇忽然向唐冠中一頭拜了下去。

唐冠中被他嚇了一跳，慌忙伸手將高勇的雙臂托住。「高兄，別這樣，快請起來。」

高勇被唐冠中托住雙臂，拜不下去，急得他嚷嚷道：「唐公子，你若是不受俺一拜，俺便一頭撞死在這裏，以報答你救出俺小姐的大恩！」

唐冠中聽他那樣說，知道他不是說着玩的，頓頓足道：「高兄，區區怎生消受得你的大禮。」但還是放了手，讓高勇拜下去，但他也朝高勇還了一禮。

那少女看到高勇與唐冠中你拜我，我還禮的，不禁有點好笑，本來她也想拜謝唐冠中相救之恩的，但她知道唐冠中一定不會受的，所以，她抿抿咀，朝唐冠中道：「唐……少俠，大恩不敢……言謝，我記住了。」說着，還是不由自主地，朝唐冠中行了一禮。

唐冠中慌忙閃開去，有點失措地吶吶道：「姑娘……快別這樣，區區還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說起來，連唐冠中也有點好笑，直到這時，他仍未知道眼前的少女姓甚名誰，但却爲了她，冒險犯難，幾乎死在李艷媚的手下，你說這是不是有點糊裏糊塗的？

那少女禮罷，瞥了唐冠中一眼，才道：「我叫方楚楚。」

唐冠中忙抱拳，說道：「原來是方姑娘。」

方楚楚抿抿咀。「唐少俠，大名怎樣稱呼？」

唐冠中道：「區區唐冠中。」

方楚楚打量了唐冠中一眼，一雙秀眉略蹙了一下，曼聲道：「唐少俠……」

「方姑娘，少俠兩字區區不敢當，就請姑娘直呼區區之名吧。」唐冠中不慣被人稱呼做「少俠」，感到很碍耳，故此截斷了方楚楚的話。

方楚楚眼珠一轉，有點靦覥地道：「那……我稱呼你一聲唐兄吧。」

唐冠中張口欲說，方楚楚已搶先說道：「唐兄，咱們還是找個地方坐下來，歇一下，這時候也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有什麼話，吃過晚飯再說如何？」

唐冠中讚同道：「姑娘說得是，站在這裏說話，確是有點不便。」

高勇接口道：「唐公子，小姐，俺們還是到翠香居吧，那是鎮上唯一像樣的酒館。」

方楚楚却搖搖頭道：「不，那裏說話不大方便，咱們還是找家客棧，要三個房間，然後叫小二到翠香居叫些酒菜回來，在房間內邊吃邊談比較安全，唐兄認爲如何？」

唐冠中聽方楚楚那樣說，對她有了一點認識，忙附和道：「方姑娘想得週到，就照方姑娘的意思辦吧。」

高勇聽兩人那樣說，他自然不會反對，當先向鎮上那條大街走去。「小姐，唐公子，俺替你們帶路。」

× × ×

鎮上有三家客棧，高勇帶着唐冠中與方楚楚，來到一家叫高升的客棧，要了三間房子。

接着，他又吩咐那名來招呼的店小二，到翠香居叫一席酒菜回來，就擺在中間他那間房內。

別看他有點渾，對於找客店什麼的，倒是頗爲在行。

看樣子，方楚楚在外面的起居飲食，都是由他照顧的，至於方楚楚一個女孩子家，外出時不帶丫環使女而帶着像高勇這樣的大漢，大概有什麼用意吧？

三人才歇了一會，要的酒菜便已送入房中來了，於是三人便坐在桌旁，吃喝起來。

唐冠中與方楚楚還客套兩句，吃得也頗斯文，高勇却自管自地，大吃大喝了起來。

方楚楚秀眉微皺了一下，有點不好意思地對唐冠中道：「唐兄，他那付……吃相，倒是叫你見笑了。」

唐冠中忙搖手道：「方姑娘，高兄是個魯直的漢子。區區最喜歡交像高兄這樣的朋友，請方姑娘別介意，高兄這種吃相，正是他魯直之處，區區有時候的吃相，比高兄還粗魯呢！」

方楚楚聽他這樣說，抿抿咀道：「唐兄，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叫高勇帶你到寒梅庵見我的原因吧？」

這個問題，唐冠中確是蹩在心中很久了，聞言正中下懷，忙不迭點頭道：「方姑娘，區區確是很想知道……」

高勇忽然站了起來，抹抹咀巴，對兩人道：「小姐，唐公子，俺吃飽了，你們慢慢吃，俺到外面去走走。」

說着，不等兩人說什麼，便走出了房外。

唐冠中張口說話，方楚楚却搖着道：「唐兄，他出去是到周圍看一下，有沒有什麼人潛匿在附近，偷聽咱們的說話，這個時候，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唐冠中聽她那樣說，才不再說什麼。

方楚楚替唐冠中斟了杯酒，才替自己斟了一杯，放下酒壺，抬眼瞧唐冠中一眼，恰好唐冠中也瞧着她，兩下裏目光相接，兩人心頭皆跳了一下，方楚楚更是羞澀得慌忙垂下目光，不敢抬起頭來。

唐冠中畢竟是個男子漢，雖然也感到臉上發臊，但很快便壓下心頭那股異樣的感覺，輕吟了一聲，帶點尷尬地道：「方姑娘，妳着高兄帶區區到寒梅庵，到底有什麼事情？」

方楚楚仍然不敢將目光抬起來。「唐兄，不怕對你說，我是想查明一下你到摩雲莊的目的，與及身份來歷，在此之前，我對你曾有所思疑，但經過寒梅庵的遭遇後，我才不思疑你與我的姨丈失踪的事有關！」

唐冠中脫口說道：「方姑娘，莫非項莊主是妳的姨丈？」

方楚楚蹙眉頷首道：「不錯，我是來向姨丈拜壽的。」

「方姑娘，區區也是奉了師叔之命，專誠來向項莊主拜壽的。」唐冠中知道方楚楚的身份來歷後，感到很高興，亦完全放下心來。

方楚楚聽他那樣說，似乎也放下心來，舒口氣，不自覺地抬頭瞥了唐冠中一眼

，高興地道：「唐兄原來也是來拜壽的，請問令師是那一位前輩？」

唐冠中猶豫了一下，說道：「敝師叔姓雷，上天下行。」

方楚楚眼珠轉了兩下，神色一喜，雙眼望着唐冠中，說道：「我記起來了，前年我這時候前來姨丈拜壽時，曾見過令師叔一面，當時令師叔正與我姨丈在書房中飲酒奕棋，令師叔是不是有一個大名——雷厲風行！」

唐冠中連連點頭。「正是敝師叔的外號。」

「這就好了。」方楚楚臉上滿是喜色，「起初，我眞還以爲你是心懷叵測，與我姨丈失踪之事有關連的人！」

「方姑娘，區區想來想去，也只想起，中午時份，在翠香居內見過姑娘一面，姑娘憑什麼會思疑區區與項莊主失踪之事有關？」

方楚楚道：「唐兄大概沒有忘記，昨晚有一位夜行人曾與你動過手吧？」

唐冠中雙眼一睜，脫口道：「原來那夜行人就是方姑娘你，這就難怪方姑娘妳會思疑區區了。」

方楚楚頷首道：「昨晚差點不能在唐兄的手下逃脫，唐兄的身手實在高明。」

唐冠中謙虛一聲。「方姑娘過獎了。」微微一頓，又說道：「說起來區區也是昨天才趕到摩雲莊，却發覺莊內有上至項莊主，下至莊漢僕婦，一個也不在莊內，當時區區大感奇怪，在莊內搜尋了一遍，却發覺不到有任何打鬥的跡象，……區區認爲大有蹊蹺，便決定留在莊內，希望能夠偵查出一些蛛絲馬跡，從而追查出項莊主因何失踪，……區區發現你時，還以爲妳是項莊主失踪有關連的人，……後來，在天亮時分，區區接連遇到伏擊……」他將在莊內那條甬道內連番遇到凶險無比的襲擊，詳述了一遍。

只聽得方楚楚魄動心驚，臉上神色連連變動。

「唐兄，那些欲擊殺你的人，會不會就是與我姨丈失踪有關連？」

「極有可能？」唐冠中不由捏緊了拳頭。「可惜，不能從那三個人身上，查出他們是什麼人，又是何來歷，無從追查下去。」

「唐兄，那些人爲什黃要殺你？他們夜探摩雲莊，到底又有什麼原因？」方楚楚連連眨動着眼毛。

「這……區區一時之間，也猜測不出。」唐冠中忽然道：「方姑娘，妳怎會懷疑項莊主……」

「是這樣的。」方楚楚不等唐冠中將話說完，便已接上道：「我與高勇比唐兄你只不過早到摩雲莊一日，發現莊內空無一人，但又沒有任何打鬥的跡象，令我大感奇怪，但猜測到莊內必然發生了什麼事，而且，極有可能莊內的人是被什麼人擄走了，否則，壽誕之期已近，若是發生的是小事情，我姨丈是說什麼也不會離莊外出，並且將莊中所有的人都帶走的，因此，我大感奇怪，決定要偵查個水落石出，……但在鎭上，幾乎問遍了鎭上的人，也問不出一點有關我姨丈闔莊上下失踪的蛛絲馬跡，沒奈何，只好與高勇夜探摩雲莊，希冀能有所發現了……」

說到這裏，她却忽然住口不說，却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唐冠中沒有催她說下去，他已從她那種神態，看出她夜探摩雲莊，必是有什麼發現。果然，方楚楚吁口氣，說下去道：「我與高勇趕到摩雲莊時，大約二更左右，天上下着毛毛細雨，潛入莊中，接連搜看了頭二兩進，沒有什麼發現，但搜到第三進時，却發現了有幾個夜行人在那些屋子內鬼鬼祟祟的，似乎在搜尋什麼，當時高勇就要現身出去，與那幾名夜行人動手，被我按住了他，我要看一下他們到底在莊內搜尋什麼東西……他們從第三進一直搜查到第四進，原來還有他們的人，在第四進搜遍了。似乎還未找尋到要找的東西，……後來，那兩撥人集中起來，在摩雲樓內外搜尋起來，甚至樓頂瓦檐，樓外和附近的地面也幾乎翻轉了，當時我心中納悶不已，他們到底要搜尋什麼……忽然間，高勇不知怎的，弄折了一支花枝，那些夜行人立刻驚覺，紛紛撲掠過來，高勇還想衝出去與那些人動手，我知道若不快走，被那些人圍攻起來的話，在衆寡懸殊之下，只怕脫不了身，慌忙扯着他往莊外竄掠，……好不容易，才擺脫那些人的追逐，……後來，我與高勇，再偷偷潛返莊中，那些人却溜了，我與高勇在摩雲樓內外搜查了一遍，沒有什麼發現，而天也快亮了，便趕回鎭上，翌日，我與高勇分開來，在摩雲莊外監視，但却發現不到有什麼人偷潛入莊內，只發現了你……」

「方姑娘，你們一定是發現區區進入莊內後，四處搜尋查看，後來又看到區區留在莊內不走，因而懷疑區區也是懷有什麼目的的，是不是？」唐冠中替方楚楚說下去。

方楚楚點點頭，道：「唐兄猜得一點也不錯……」

「方姑娘，妳可知道，項莊主是否珍藏了什麼奇珍異寶之類的寶物？」唐冠中忽然問道。

「唐兄是否猜測我姨丈藏有什麼珍寶之類的東西，因此而引起一些什麼人的窺覬之心？」方楚楚眼睛中閃漾着靈慧的光芒。

唐冠中點點頭。「這是極有可能的，要是項莊主的失踪與他的仇家有關的話，相信摩雲莊內，必定屍橫遍地……」

「唐兄，我實在想不起，我姨丈收藏了什麼奇珍異寶之類的寶物，也沒有聽說過他老人家有什麼不共戴天的仇家。」方楚楚蹙着一雙秀眉。「不過，或許姨丈他老人家確是收藏了什麼寶物也說不定。」

「方姑娘，無論怎樣，咱們既然已遇上了這件事，只怕如今就算咱們想罷手也不能了，事已至此，說不得只好將項莊主失踪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的！」唐冠中決然道。

「有唐兄這句話，眞是太好了。」方楚楚欣喜地瞧了唐冠中一眼，「不怕對你說，我正感人單勢孤，經過在寒梅庵的事後，我知道單憑自己一人之力，根本應付不了那些人的手段，更遑論追查出些什麼來了。唐兄，我很感激你能仗義插手這件事。」

「方姑娘，項莊主與敝師叔相交甚深，如今項莊主出了事，區區做晚輩的遇上了，要是不查個水落石出，不但有虧道義，也無法向家師叔交待．方姑娘你就不要說客氣話了。」

「唐兄，客氣話我不再說了。」方楚楚經過那段時間的相處，經已顯得落落大方，羞赧之態盡歛。「依唐兄之見，咱們如何着手追查？」

唐冠中想了一下，才道：「本來，今晚夤夜再前往摩雲莊一探，也未嘗不可，不過，相信不會有什麼發現的，經過今日在寒梅庵的遭遇，他們必定加了小心，說不定，這鎭上已經被他們完全監視住了，咱們有什麼行動，必定會落在他們的眼中，而摩雲莊說不定也被他們佈好了陷阱。等着咱們踩下去，所以，咱們今晚還是好好地歇息一宵，明天才到摩雲莊。在白天，要是有什麼埋伏暗算，也比較容易發現與應付，而且，搜查起來，比較方便，說不定，會有發現也說不定。」

方楚楚聽得連連點頭。「唐兄所說極是，咱們就這麼辦吧，明天再到摩雲莊探查一番！」

「好，方姑娘，妳也該休息了。」唐冠中站起來。「區區出去招呼一聲高兄，順便叫伙計來將碗筷收拾出去。」目光無意中一閃，看到方楚楚正拿眼瞧着自己，由不住心湖一蕩，忙轉身走出房外。

方楚楚直待唐冠中走出房外，才猛地驚覺到，自己剛才有點失態，但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會不由自主瞧着他的，刹時間，一張臉臊得火燒也似發熱了起來！

她不由自主地伸手捂住了一邊臉頰，眼中却露出神往欣悅的神色來了……

逞智勇　歷險破奸謀

翌日吃過早點後，唐冠中方楚楚高勇出了客棧，走出鎭外，一逕趕往摩雲莊。

由鎭上到摩雲莊，才不過十里路左右，三人雖然沒有展開身法，但憑三人的脚程，只不過頓飯工夫，便已趕到摩雲莊。

三人老遠地望到摩雲莊那高大的莊門，不由都瞪大了雙眼，幾乎沒有驚叫出聲來，脚步不由放緩下來。

你道三人看到了什麼？

原來三人望到摩雲莊前，站了兩個守門的莊漢，而且，從大開的莊門內望入去，大門內的廣場上也有人走動着。

這可是大出三人意料之外。

因爲，連日來，莊內皆是一個人也沒有的，怎麼這個時候却又有人出現了。

而且，看樣子，還是莊中的人。

「那不是張大叔麼？」方楚楚忽然脫口叫了一聲，脚步一急，直向站在莊門左邊一年紀大約四十上下的莊漢走去。

那莊漢登時也看到三人了，雙眼一睜，急迎過來，口裏喜道：「這不是表小姐麼？怎麼這時候才來到？還好，老爺今年不做壽，表小姐這時候趕來也不算遲。」

方楚楚唐冠中高勇三人不由愕住了。

眼前這位「張大叔」，方楚楚一眼便認出來了，看來應不會是假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方楚楚疑惑地打量着「張大叔」。「你眞的是張大叔？」

張大叔被方楚楚沒頭沒腦地問得怔愕了一下，隨即詫訝地道：「表小姐，妳是怎麼了？小的當然是張福啊，怎會是假的？」說時，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摸捏了兩下。

「你確是張大叔。」方楚楚忽然吐出一口氣來。

唐冠中也瞧出眼前這位張福，那張臉龐正是他的本來面目，要是他的臉上易了容，或是戴了人皮面具，他那麼用手捏臉頰，必是會露出破綻來的（若是以藥物易容，必會捏下一些藥物粉末來的，而戴了人皮面具，那是會捏出一層『皮』來的），但那却是眞眞正正的臉皮。

「表小姐，你怎會懷疑小的不是張福的？」張福詫異地瞧着方楚楚。

方楚楚張口欲說，但却被唐冠中輕輕碰了她的手肘一下，馬上驚覺地改口道：「沒……張大叔，姨丈他老人家在麼？」

張大叔在咀裏嘀咕一聲，由於語聲又細又含糊，聽不出他說什麼，忽然抬眼打量了唐冠中高勇兩人一眼才道：「莊主在內廳上，小的這就帶表小姐去見莊主。」

口裏這樣說，却沒有動，一雙目光盡在打量着唐、高兩人。「表小姐，這兩位是……」

方楚楚忙道：「這位是唐公子，特來向我姨丈拜壽的。」一頓，指指高勇道：「他叫高勇，是我爹叫他跟我來在路上照應我的！」

唐冠中朝張福抱拳道：「區區唐冠中，奉了家師叔之命，特來向項莊主拜壽，煩請向項莊主通傳一聲。」

「原來是唐少俠。」張福連連打躬作揖，「唐少俠請與表小姐跟小的進莊見莊主。」

他們這邊說了這麼一會話，那邊的那名莊漢却視若無睹，只是站在那裏，就像一根木頭人一樣。

三人跟着張福走入莊內，穿過那片廣場，直向第二進走去。

方楚楚本欲向張福詢問什麼的，但却被唐冠中輕輕碰了她的手肘一下，示意她不要說話，她才將到口的話咽回去，强捺着心中的好奇，默然走着。

唐冠中表面上閑閑的，實則，一直小心提防着，兩道目光不停地掃視着莊內的情形。

對於項通的忽然出現，他可是心中存疑，說不定，那是對方的把戲，設下這個「局」來引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落穽，他甚至思疑那位項莊主不是眞的。

有了昨天在寒梅庵的遭遇（差點被假扮方楚楚的李艷媚所刺殺，而高勇居然一點也瞧不出假扮的方楚楚有什麼不對，這證明李艷媚他們的易容術巳臻巧奪天工之境地，要弄出一個假的項通來，不是一件難事），他自然不敢再大意了，以免再被騙，說不定，這一次沒有那麼幸運，能够化險爲夷！

×　　×　　×

莊內沒有任何異樣的情形，但却只有一兩個莊漢模樣的人在走動，方楚楚看不到一個認識的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朝張福問道：「張大叔，怎麼莊內只有寥寥幾人，往日那些人都到那裏去了？怎麼不見他們？」

別看方楚楚臉上沒有顯露出一絲一毫詫疑的神色來。實則，她心中對於「失而復現」的莊中各人（自然包括了她的姨丈——摩雲莊主項通），心中思疑不已，也暗中加了小心，有了在寒梅庵的經驗，他已經一事，長一智了。

「表小姐，關於莊中的人不見了很多這回事，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待會請妳向莊主詢問吧，莊主自會向妳詳加說明的，請恕小的不答表小姐所問。」

說着，已來到第二進的內廳前。

張福帶着三人走上內廳，踏前，搶先走入廳內。

廳內坐了五個人，正中那張椅子上，坐了一位鬚髮皆已花白，方面大耳，相貌慈和，但雙眼仍然閃爍着鷹隼般銳光的老人，左右兩邊的椅子上，各坐了四名年紀在五十到六十許之間的老人，每一個皆是精神矍鑠的，目中精芒隱現。

五名老人似乎在談說着什麼，驟見張福走進來，馬上住口，十道目光一齊射向張福的身上。

張福忙朝當中那老人躬身垂手道：「稟莊主……」

「姨丈，甥女兒特來向您老人家拜壽來了。」方楚楚在張福才開口說話，忽然走入廳內，朝當中那位老人襝衽施禮。

方楚楚忽然走進廳內，是唐冠中示意她那樣做的。

唐冠中是要試一下，廳內的人，特別是那位項莊主，在方楚楚突然闖入去表露身份時，神色間是否有何異樣，要是那位項莊主是假的，那麼，必然會露出破綻，那就逃不過他那雙銳利的目光了。

原來，他緊跟着方楚楚走進廳內，兩道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當中那位老人。

當然，他沒有忽略了左右兩旁坐着的四名老人。

當中那名老人驟見方楚楚走入廳內，馬上驚喜地站了起來，歡聲道：「楚丫頭，妳怎麼來了，還是妳一個人？自家人，怎麼這樣多禮！」

不用說，當中那老人就是摩雲莊主項通了。

而他的神色沒有任何驚愕疑訝之色，神態表現得很自然，起碼，唐冠中便看不出他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

但他却並不因此而放鬆了警戒之心，這或許是那位「項莊主」做戲的功夫到家，有了上一次在寒梅庵的經驗，他不得不多加小心，何況，莊中的人「失而復現」得太突然了，突然得不合情理，換轉是任何人，也會心生思疑的。

方楚楚在一時間，她也分辨不出眼前的姨丈——項通是眞是假，表面上她恭恭敬敬的，內裏她同樣沒有放鬆警惕，以免受騙上當，惹來殺身之禍。

方楚楚朝項通行禮畢，項通連聲道：「楚丫頭，快坐下歇一歇再說話。」

方楚楚又謝了坐，才盈盈地走到左手邊最末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項通似乎直到這時才發現唐冠中，拿眼打量着他，張口欲說，唐冠中已搶先朝他抱拳道：「項莊主，晚輩唐冠中，奉師叔之命，來向項莊主祝壽的！」

項通不停地打量着唐冠中，聽他那樣說，口中啊啊連聲道：「原來是唐少俠，老朽曾聽令師叔曾提起過你，令師叔對你可是讚不絕口，今日一見，果然是人中之傑！」

一頓，朝唐冠中擺手道：「唐少俠快請坐下說話。」

唐冠中告了座，遂在方楚楚的上首那張椅子上坐下來。

他所以傍着方楚楚坐，是顧慮到萬一有什麼事發生時，也好互相照料。

唐冠中才坐下，高勇忽然也走了進來，直向方楚楚那邊走去。

方楚楚忙起身對項通道：「姨丈，他叫高勇，是爹叫甥女兒帶他來的，爹說一路上有他照顧比較方便一點。」

語聲一落，朝高勇叫道：「高勇，還不拜見……」

「俺高勇拜見項莊主！」高勇抱拳朝項通深深地拜了下去。

項通呵呵大笑，道：「好，好，不用多禮。」

高勇直起身來，一逕走到方楚楚的身後，站下來。

「唐少俠，令師叔雷老弟近來好麼？老朽時時想與他痛飲一番，可惜雷老弟他生性好動，從來不肯在一個地方好好地呆下來，就是喜歡到處遊玩，老朽今年決定不做壽，本想派人通知他一聲，以免他巴巴地趕來，就因爲他行踪無定，不知在那裏才能找到他，所以，才沒有派人通知他，想不到，他自己不來，却要唐少俠你跋涉長途趕來，老朽眞是於心不安。」

唐冠中忙欠身道：「項老莊主太客氣了，晚輩年青力壯，正好趁這機會，歷練一下，長點見識。師叔他老人家本來想親自趕來的，但他因要閉關參研一種新近才研創出來的刀法，是以才命晚輩代他老人家來向項莊主祝壽，師叔他老人家囑晚輩代他老人家向項莊主致歉，並着晚輩帶了一瓶丹丸來給項莊主。」

他故意不說那是什麼丹丸，就是想試探一下項通，看他說不說得出那是什麼丹丸，要是他說不出來，那就十九是假冒的了。

項通呵呵笑道：「雷老弟這個人對朋友眞是沒得說的，老朽記得在去年壽誕時，曾對雷老弟偶爾說及老朽近年來患了氣喘之症，屢醫無效，他便慨然對老朽道，他正準備煉製一種秘傳丸丹，其功效不但可以寧神益氣，還有治氣喘的神效，若是煉成了，便送老朽一瓶，想不到他一直記在心上，要少俠帶一瓶來給老朽，老朽對雷老弟的這番情意，不知怎樣報答！」

唐冠中聽項通侃侃道來，說得一點不錯，一時之間，要他不相信眼前的項通不是眞的也不能了，但在他的心底，却是不願相信他是眞的。

「項老莊主，請收下。」唐冠中從懷中拿出那瓶師叔交給他的丹丸，離座走上前去，雙手遞給項通。

項通忙起身去接，口裏連聲道：「有勞唐少俠了，老朽感激得很。」

「姨丈，你怎麼今年不做壽了？」方

楚楚開口說道，「害得甥女兒巴巴地趕來，也不着人通知一聲。」

項通收起那瓶丹藥，坐回椅上，不待唐冠中退回座位前坐下，才帶笑道：「楚丫頭，妳是埋怨老夫了？老夫正想問妳，老夫在半月前，已派了項青趕去妳家，知會妳爹娘一聲，說老夫今年不做壽了，請妳爹娘不用趕來，那知道項青至今未還，老夫又急又憂，不知項青會不會出了事，如今聽丫頭妳這樣說，項青是沒有到妳家了？」

方楚楚聽得失聲道：「姨丈，項青可沒有到我家啊！要不，我爹也不會着我趕來向您老人家拜壽，爹在十天前不愼染病，娘要照顧爹，才着甥女兒趕來。」

項通變色道：「楚丫頭，這麼說來，項青莫非出了什麼事！」

「姨丈，項青眞的沒有到我家啊！」

方楚楚肯定地再說一次。

項通喃喃一聲，說道：「莫非是他們幹的。」

唐冠中與方楚楚聽他那樣說，都很想知道，項通口中的那個「他們」，到底都是些什麼人，但兩人都沒有開口向項通問詢。

那四個老人自唐冠中三人走進廳內後，便一直那樣坐着，沒有說話，不過，他們都將唐冠中方楚楚兩人仔細打量了好一會，特別是唐冠中。

項通的神態顯得很激動，一雙手緊緊地拳握起來，一時之間，氣氛顯得有點沉凝。

方楚楚眨眨眼，說道：「姨丈，好好的，怎麼今年不做壽了？」

項通的神態刹那一連數變，長嘆一聲道：「楚丫頭，老夫是迫不得已的！」

一頓，吁口氣，說下去道：「一月之前，老夫忽接一張簡帖，其上赫然寫着：爾壽辰之日，是爾闔莊上下喪命之時，下署鬼谷狂人，……」

「姨丈，鬼谷狂人是個怎樣的人？」

方楚楚插口問。

項通臉上的神態很複雜。「這鬼谷狂人名叫郝天生，乃是三十多年前一名邪魔外道中的頂尖人物，其人天縱奇才，可惜本性邪惡，在江湖中幹盡了傷天害理之事……大約是三十二年前吧，老夫與昔年十三名志同道合，頭角崢嶸的年青高手，同赴黃山遊玩……那大概是天數吧，咱們居然在黃山北面的一處險峯上，遇上了郝天生……當時咱們都驚愕了一下，但有道是正邪不兩立，也不知是誰先動上手的，總之，咱們一十四人與郝天生動上了手……那一戰好慘烈，郝天生果然是一位武學奇才，以一敵衆，居然夷然不懼……最後，要不是一位同道以捨身餵虎的捨命打法，硬是將郝天生抱着不放，被老夫乘勢一掌將之打下峯頭，直跌下谷底，只怕咱們一十四人都要死在他的手下，但咱們十四人也只死剩三人！」

項通說着時，臉上的神色變化不定，從他臉上變化的神色，可以猜想得到，當年黃山峯頭的那一戰，是何等慘烈，魄動心驚了。

項通臉上驚悸之色仍在，長長地吁了口氣，說道：「想不到他居然跌不死，三十多年後才來找老夫，而昔年死剩的三人，就只剩下老夫一人尚在，試想一下，昔年老夫十四人力拚之下，尚且只倖存三人，那位捨身取義的同道至死也緊抱着郝天生不放……只怕連老夫三人也死在他的手下，如今他赫然未死，並找上了老夫，聲言要殺盡闔莊上下人等，……唉，老夫死不足惜，但怎能連累莊中一干無辜的人，不是老夫妄自菲薄，老夫自忖斷不是郝天生之敵，而老夫也不想連累至親友好，無奈之下，只好取消做壽之擧，並派出莊中人手，分赴各地通知至親好友，同時，也遣散莊中的莊漢僕婦等人，而在五日之前，老夫也暗中護着家人，潛離莊中，匿藏在一處隱秘的地方，好教那鬼谷狂人撲個空！」

吐口氣，他又說道：「楚丫頭，唐少俠，你們或許會嗤笑老夫貪生怕死，但老夫爲了家人，只好做一次縮頭烏龜，唉，老夫眞的老了，無復當年之勇！」言下不勝唏噓感歎。

「項老莊主，明知不敵，若還硬要送死，那才是不智！項莊主爲了保存家人無辜不致遭到殺戮，避其兇焰，這可是無可厚非的！」唐冠中誠摯地道。

「姨丈，你已然帶着莊中上下人等要避那鬼谷狂人的殺戮，潛匿起來，這就怪不得甥女兒大前天來到時，發覺莊內空無一人，急得甥女兒要死！」方楚楚道：「但今日正是姨丈你老人家壽辰之日，也正是那狂人來此『踐約』之時，姨丈你老人家怎麼又現身莊中，這可令甥女兒大惑不解，莫非是姨丈已經有了應付那狂人的萬全之策不成？」

項通即時展顏道：「楚丫頭，老夫要是有萬全之策，也不會匿避郝天生了，說起來，大概是老夫走運吧，老夫昨天晚上接到一個消息：郝天生在前天巧遇當今武林中以火器見長，有霹靂王之稱的霍焱，不知怎的，兩人竟然動起手來，結果，霍焱被郝天生所殺，而霍焱在臨死前的刹那，賞了郝天生一顆滅絕彈，郝天生雖然武功奇高，但却被那顆滅絕彈炸得魄絕魂滅，老夫聽到這個消息後，大喜之下，大清早便趕回莊來，看一下莊中有沒有遭到宵小光顧，或是損毀了地方，可幸，一切完好無損！」

說時，忍不住心中的欣喜之情，笑容滿臉的。

「項莊主，這消息可是眞的？」唐冠中存疑地道：「不要是郝天生放出的消息，目的是引你現身，他好大開殺戒！」

「唐少俠放心！」項通認眞地道，伸手一指那四名老人。「消息是燕雲四義四位老弟親自趕來告知老朽的，四位老弟可是親眼目睹郝天生被霍焱的滅絕彈炸得肢離破碎的，絕對錯不了！」

「姨丈，郝天生已死，威脅已除，這實在太好了，甥女兒也替您老人家感到高興。」方楚楚高興地道。

唐冠中却起身朝燕雲四義抱拳道：「晚輩唐冠中見過四位前輩。」

燕雲四義在武林中素負俠名，唐冠中早已聽聞四人的大名，對四人欽敬不已，如今得識四人，自是對四人恭敬行禮。

燕雲四義忙起身還禮道：「唐少俠請

別多禮，快請坐下。」

方楚楚這時又對項通道：「姨丈，甥女兒想去見一下姨母與表姐弟他們。」

項通愕了一下，隨即道：「楚丫頭，要不是妳這麼一說，老夫幾乎忘了告訴妳，妳姨母及元兒妍兒他們沒有隨老夫回莊，仍留在三十里外的一處地方，老夫這樣做，是爲了小心起見，老夫本擬在午後去接他們回來，待他們回來後，妳才去見他們吧，時候也不早了，也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唐少俠，楚丫頭，就陪老夫一道用飯吧。」

說着，高聲叫來一莊漢，吩咐在廳內擺上一席飯菜。

唐冠中與方楚楚皆沒有推辭。

他們確是覺得餓了。

× × ×

吃罷午飯，項通對唐、方兩人道：「唐少俠，楚丫頭，你們巴巴地趕來，想必也累了，老夫叫人帶你們到客房去歇息一下，老夫才返回莊中，有好多事要辦，不能陪你們，待過兩天，諸事妥當後，唐少俠，老夫要好好地招待你一番！」

燕雲四義一直很少開口說話，這令到唐冠中大感奇怪。

「項莊主請便，晚輩在這時候打擾項莊主，實在……」

唐冠中話未說完，項通已連連搖手道：「唐少俠快別這樣說，這只會令老朽心中不安，唐少俠說什麼也是客，老夫理應好好招待的。」

「姨丈，甥女兒與唐少俠頗談得來，姨母他們又不在，若是仍住在後進中，甥女兒會悶死的，甥女兒要與唐少俠住在一起，也好有人說話解悶。」方楚楚向項通要求，她說出這番話來，可是鼓足了勇氣的。

她之所以這樣要求，一是確是喜歡唐冠中，但更重要的是，她心中仍有思疑，故此，不想與唐冠中分開，以免孤掌難鳴，萬一有什麼事發生時，也好有個照應。

「好，好！」項通瞧瞧方楚楚，又瞧瞧唐冠中，笑說道：「年輕人是應該多親近親近的。」

一句話，說得兩人臉上發躁起來，項通却樂得呵呵大笑起來。

方楚楚更加羞臊不堪，跺一跺脚，嬌嗔地說道：「姨丈，您老人家有什麼好笑的！」

「好，好，老夫不笑便是。」項通口說不笑，臉上仍是滿是笑意，並朝方楚楚眨眨眼。

燕雲四義却一點表情也沒有，唐冠中與方楚楚由於羞臊得低下頭，不敢將目光抬起來，所以看不到，而高勇也只是瞧着唐、方兩人咧咀直笑，所以，也瞧不到燕雲四義木然的神態。

× × ×

「唐兄，他確是我的姨丈，一點也不假！」方楚楚對唐冠中認眞地說，但隨即蹙起了秀眉。「只是，我却總是感覺到有什麼地方不大對勁的，但一時間，又說不出來！」

這時候，他們已被安置在第三進左面一個小院子內的客房中，方楚楚就在唐冠中的房內，而高勇則在房間外面「行行走走」。

唐冠中頷首道：「區區也感到有什麼地方不對，……本來，區區也懷疑項莊主是假冒的，但區區相試之下，不得不承認，項莊主是如假包換的！」

微微一頓，抬眼看一眼方楚楚，發覺她也在瞧着自己，兩人的目光一觸，急忙各自閃避開去，但各人心中却漾起了一片漣漪。

「方姑娘，區區總是感覺到，項莊主『失而復出』太突然了，而他所說的，也只是一面之詞，咱們無從查起，好在妳姨母等人應該最遲在明天便會返回莊內，那時，妳便可以從中查證。」唐冠中其實心中尙有疑問，但他却沒有說出來。

「唐兄所說極是，明天我見到姨母及表姐表兄他們，一切的思疑，便可以弄個清楚明白！」方楚楚高興地道、「但願一切都是眞的！」

「方姑娘，區區也希望如此。」唐冠中眞誠地道：「不過，在未完全確實之前，咱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嗯。」方楚楚頷首道。「唐兄，要是姨丈說的是眞的，那癩蛤蟆李艷娟那些人欲置咱們於死地，還有夜行人摸黑在莊內搜尋什麼的，這如何解釋？」她忽然省起這個頗爲重要的問題來。

「這……」唐冠中沉吟了一下。「這確是很難解釋，區區此刻感到有點撲朔迷離的。」

「我剛才怎麼省不起問一下姨丈。」方楚楚揚揚秀眉。「我現在就去找姨丈說一下，看他怎樣說。」

她可是說去就去，站起身來，就往外走。

「方姑娘，急也不在一時。」唐冠中忙起身攔着方楚楚，「待會晚飯時，再向項莊主提及這件事也不遲。」

方楚楚被唐冠中橫身攔住，兩人一下子是如此接近，幾乎可以互相碰觸到，大概兩情相悅中的男女，鼻子是特別靈敏的吧，兩人皆隱隱嗅吸到對方那種特異但却醉人的體息，那刹那，兩人像是迷醉了般，就那樣站着不動。

也不知過了多久，還是唐冠中先醒覺起來，有點尷尬地道：「方姑娘，爲免引起莊中人的思疑，妳還是請回房歇息一下吧。」

方楚楚低應了一聲，連眼也不敢抬，閃身自偏開身子的唐冠中身邊走過，走出房外。

× × ×

晚飯時份，唐冠中與方楚楚經過這兩個時辰左右的調息後，皆精神奕奕的，高勇却不大耐煩，時不時走出房外，瞧看一下。

原來，他一向食量頗大，午飯時，由於碍於有項通及燕雲四義同席，故此不敢放肆地吃，結果，那頓午飯他只吃了個半飽，這時候，早巳餓了，而且肚子「咕咕」一直叫，難受得很，只盼莊內有人來叫他們去用晚膳，那知道左等右等都不見有人來相請，他只好焦急地時不時走出去瞧看一下。

房外終於響起了脚步聲——脚步聲異常急促。

高勇一心只想吃晚飯，那裏聽得出來人的脚步聲有異，急忙走出房外，一眼看到一名莊漢脚步急疾地走來，正想開口招呼，那莊漢一眼也看到了他，慌急地朝着他叫道：「這位大哥，表小姐與唐少俠在麼？」

高勇仍然看不出那莊漢的神色有異，喜道：「是不是請俺的小姐與唐公子去用晚膳，俺這就叫他們出來。」

那莊漢被高勇弄得啼笑皆非的，幾乎罵出聲來，頓脚急聲說道：「不是！是莊主……」

「項莊主怎麼了？」唐冠中自房內疾走出來，沉聲問。

「什麼事啊？」方楚楚也一頭從另一間房中「衝」了出來。

「莊主——他——死了。」那莊漢說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來了。

「什麼？」方楚楚失聲呼叫起來。「你說我姨丈死了！」

莊漢用力點點頭。「莊主死了！」

方楚楚聽聞之下，腦袋轟地响了一下，一陣暈眩，幾乎站不穩身子，被那驚人的消息震撼得愕住了。

「這位大哥，項莊主好端端的，怎麼會忽然死了？」唐冠中滿臉驚詫地疾聲說道。

「小的……也不大清楚……」那莊漢慌惶地道：「聽說——聽說莊主在書房內……燕雲四義四位大俠欲向莊主告辭……那知……那知走入書房，却發現莊主趴伏在書案上，起初還以爲莊主倦極睡着了……呼叫不應，燕雲四義四位大俠與項五這才着了慌，急忙走上前去看一下，發覺……莊主巳全身冰冷，咽了氣……由於莊主夫人與少爺還未回莊，加上莊中只有甚少人手，故此，燕雲四義四位大俠走不成，留下來料理莊主的後事，許大俠特命小的來告知楚少俠與表小姐知道。」

「可知道我姨丈是怎樣死的？」方楚楚悲急地道。

「小的不大清楚，許大俠他們沒有對小的說，表小姐，請快到前面去……」

「方姑娘，咱們到前面看一下，不就清楚項莊主是怎樣死的了麼？」唐冠中插口道，「這位大哥，帶路。」

那名莊漢答應一聲，帶着三人急急朝前走去。

× × ×

項通的屍體停放在第二進的大廳上。

由於莊中的人手甚少，也沒有一個作得了主的人，所以，燕雲四義只好權充主事人，辦理項通的身後事。

大廳上巳擺放了一張靈案，點上了素燭油燈，項通直挺挺地躺在靈案前的一張板床上，臉色死灰，雙眼半開不閉地，從外表上，却看不出任何傷痕！

燕雲四義就站在靈堂上，神態悲沉。

這燕雲四義不是親兄弟，乃是義結金蘭，但却情同手足，老大許清華，老二晏朝輝，老三徐策，老四麥明安，都有一身高明的武功，也甚得武林同道敬重。

唐冠中方楚楚高勇三人在那莊漢的帶領下，走入大廳，三人一眼便看到躺在板床上的項通屍體。

方楚楚悲呼一聲：「姨丈——」身子搖幌了一下，哭倒在床前。

高勇臉上也露出悲容，垂首站在方楚楚的身邊。

唐冠中却顯得很冷靜，細細地打量了項通的屍體一眼，看出項通確是死了，心中自不免也生出一股悲意，朝燕雲四義抱拳道：「四位前輩，可否見告，項莊主是如何死的？」

老大許清華悲沉地道：「唐少俠，項兄是遭人暗算致死的！」

唐冠中聽得雙眉一剔，目光暴射。「前輩可知道，項莊主是遭到何種暗算致死的？」

許清華瞥了一眼項通那寂然不動的屍體一眼，有點激動地道：「是被人一掌擊在後心上致死的。」

一頓又道：「只是，項兄背上那個掌印頗爲奇特，掌印當中赤紅，五道指印却是青黑色的，不瞞唐少俠，許某四兄弟在江湖上走動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麼怪異的掌印，認不出那是什麼掌功弄成的。」

「赤焰五毒掌！」唐冠中脫口驚叫出聲，臉上神色驟變。「區區曾聽家師說，這種歹毒的邪門掌法，在武林中最少失傳了有百五十年，居然有人練成了！」

「赤焰五毒掌？」燕雲四義臉上盡是茫然之色，「唐少俠不說，咱們可是不知武林中曾有這種掌法，這就怪不得咱們看不出來了。」

「四位前輩，可否讓區區看一下項莊主背上的那個掌印？」唐冠中朝四人請求道。

燕雲四義互相看了一眼，不約而同地點點頭。由老大許清華道：「唐少俠，這有什麼不可以的！」一頓，偏頭朝老二晏朝輝道：「老二，你來帮手將項兄的屍體翻轉過來！」

老二晏朝輝應聲走上前，與許清華分別抓住項通的肩頭及雙脚，將屍體翻轉過來。

許清華並動手將項通背心上的衣衫以指代刀，割裂開來，將衣衫撥弄開，露出背心剖位來。「唐少俠，請你過來查看一下。」

唐冠中沒有走過許清華站着的那邊，而是走到方楚楚跪着的這一邊，身子微微向下傾俯，仔細地察看起來。

項通露出的背心部位上，果然有一個掌心赤紅，五道指印青黑色的掌印。

那個掌印就像是烙上去的一樣，觸目分明。

唐冠中倒吸了口氣，肯定地道：「這確是赤焰五毒掌！」

「唐少俠，你如此確定？」許清華瞧着唐冠中。

「這與家師所說的赤焰五毒掌一模一樣，絕對錯不了！」唐冠中自信地道，目光一直注視着那個掌印。

「唐兄，是什麼人會使這樣掌功？」方楚楚忽然站了起來，滿臉俱是淚水，那種哀傷之態，看了教人心痛。

唐冠中聞聲扭頭，一眼看到方楚楚那哀傷得教人心痛的神態，他的心中不由痛起來，正想說話，豈料驟然响起幾聲「嗤嗤」的激响聲！

說起來，眞是令人難以相信，項通那赫然印了一個掌印的背心上，居然嗤嗤地激射出五六點藍芒來！射向唐冠中的頭臉心胸！

這一下變生肘腋，確是匪夷所思，只怕就算是眼看着那數點藍芒自項通的背心內激射出來，在這樣近的距離下，也無法閃避得了！

何況，那數點藍芒顯明是淬了毒的暗器，不要說被射中，就算是沾上，可能也會喪命！

更何況，暗器是在唐冠中偏過頭時射出的！

這一下猝然的變化，就算唐冠中反應再快，也斷不能閃避得了。

換言之，唐冠中已陷入了死地！

× × ×

就在嗤嗤聲驟響的刹那，唐冠中巳警覺到不妙，他也自忖無法完全閃避開那數點激射自己的暗器，所以他沒有閃避。

不過，他却以最敏捷的動作，做了一件事！

在方楚楚的驚叫聲與高勇的暴吼聲中，他因勢利便地一把抓住項通的那隻手，向上揮動了一下！

項通那隻被揮動起來的手及揚起的袖子，恰好遮擋住他的頭臉及胸前。

只聽「嘶嘶嘶」幾下疾響，那數點藍芒全部射在項通的衣袖及手上，却射不透袖子，就嵌在袖子上。

原來，唐冠中在抓起項通的手臂時，巳驟然將一股內勁傳佈到項通的手上，再由他的手傳到他的袖子上，形成了一堵無形的「墻」，要不是那幾點藍芒勢道勁疾，只怕射不進衣袖之內。

唐冠中這一下應變，眞是任誰也想不到的，而他應變之快，又豈是常人能及！

可是，就在唐冠中抓起項通的手揮起，恰好將他的視綫遮住的刹那，一道刀光巳電閃般射在他的小腹前！

那是燕雲四義中的老大許清華在那刹那出手偷襲他！

這又是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

唐冠中警覺的時候，刀尖巳刺破他的衣衫，刺入他的皮肉內，他一痛一驚，急忙收腹彎身向後暴退，同時間鬆開抓住項通的手，向下疾沉，截擊那持刀的手！

就在他身形暴退間，同時响起方楚楚的一聲驚駭的尖叫聲，與及高勇的一聲嘶吼。

原來，在項通背心內暗器暴射的刹那，燕雲四義中的老二老三老四亦動了。

老二晏朝輝身形一伏，貼地竄掠向唐冠中方楚楚站立的地方，手中握的是一柄狀似鐮刀的勾刀，更絕的是，他是從那張板床下竄掠過去的，那柄勾刀就像刈草一樣，剷斬向唐冠中的雙脚。

但他却只掃中高勇的右腿側。

老三除策是人未動，兵器巳動，原來他使的是一柢足有丈長的逆鱗軟鞭，鞭身上的片片逆鱗就像片片的刀片般，閃漾出懾人的銳芒，疾往方楚楚的頭頸上抽擊纏捲過去。

方楚楚要是被那根軟鞭沾上了，就算不當場頭斷頸折，也皮破肉爛。

老四麥明安沒有出手，却斜縱起來兜頭向唐冠中撒下了一張方圓不到半丈的網子。

但千萬別小看了他那張網子，那不是普通的網子，這只要看一眼那張網子閃爍出的異芒便可以猜想得到，更歹毒的是，那張網上佈滿了約三寸長的尖刺，若是誰被他的網網個正着，就算你有通天徹地之能，也脫不了身，還會變成一隻刺蝟（被網上密佈的尖刺刺滿了全身）！

若是稍爲有點見識的人，都會認出，那是近百年來，武林中被列爲當世邪門歹毒兵器中排第五位的修羅七煞網！

武林中，江湖上，據說不論是一等一的高手，在見到這張修羅七煞網時，鮮有不臉上變色的。

而據說，這張網一出，也鮮有人能倖免的。

只是，燕雲四義的老四，一向使的兵器是吳鈎劍，這是認識燕雲四義的人都知道的，怎麼他却撒出了修羅七煞網？

這未免令人感到奇怪了。

而且，燕雲四義自出道江湖以來，向以俠義稱著江湖，他們斷不會無緣無故向唐冠中三人下毒手的，這又是令人大惑不解了。

× × ×

方楚楚一連變換了七八種身法，總算躲避開徐策的逆鱗軟鞭，但却仍然被軟鞭梢沾擦了一下，被帶下一片衣布來，肩側上也被「刮」破了一片皮肉，鮮血直流，忍不住發出一聲驚駭的尖叫聲來！

高勇捱了麥朝輝一刀，右脚側皮肉被割劃開來，深可見骨，痛得他嘶吼一聲。

就在方、高兩人尖叫嘶吼的刹那，唐冠中一下子暴退到一條柱子前，要不是他左手沉截，逼得許清華不得不暴縮回那隻手臂，否則，他無論如何也躲不過許清華閃刺向他小腹的一刀。

原來，許清華那柄尖刀，刀尖可以脫射出尺許遠的。

看眞了，原來那截可以射出來的刀尖，是用一根幼索繫着的，而刀把上有暗鈕機關，只要一按，便可以脫射出來，收發自如，令人防不勝防。

唐冠中暴退到柱子前，可說巳退無可退，麥明安的那張修羅七煞網，恰好疾罩而下。

唐冠中在那刹那退無可退，只好背脊貼着柱身，疾繞到柱後。

但那張網子就像有靈性一樣，倏地也繞着柱子一拐，仍然兜頭罩落唐冠中的頭上！

修羅七煞網邪門的地方就在這裏，簡直好像是磁鐵一般，只要你一動，他跟着閃動，有如附骨之蛆般，擺脫不了。

而說穿了，修羅七煞網具有一種遇「風」即動的奇妙之處，因爲無論是什麼人，只要你一動，總會帶起一股勁風（這裏是專指那些身懷武功的武林人物而言），修羅七煞網就是跟「風」而動，無論你左騰右挪，它都會跟着閃動，「纏」着不放，令人無法脫出羅網。

這也是修羅七煞網可怕之處。

唐冠中的臉色終於變了。

陡地，他身形一矮，脚下驟然蹬在那根柱子上，竄掠出去。

他自信可以憑着那一蹬之力，射脫出那張網子罩落的範圍！

可是，就在他身形竄掠疾射出去的刹那，那張網子驀地一抖，那些密佈在網上的尖刺有如驟雨般暴射而下。

這一下變化，無論唐冠中的身法有多快，也斷避不了！

本來，唐冠中巳練成了護身罡炁，只要運佈起來，便可以護住全身，形成一堵無形的氣墻，要是尋常的暗器，根本射不破他那層護身罡炁。可是修羅七煞網上的尖刺，據說是以靈山寒鐵煉製出來的，專破內炁罡氣，這一次，唐冠中可說是遇上尅星，難逃此刧了。

唐冠中自然不肯就此束手待斃，他背上還有一把刀，所以，在生死存亡繫於一髮間，他亮刀了。

但就在他一手搭上刀把欲撤刀的刹那間，一條人影有如一大團雲般，飛撞在那張網子上，不但將那張網子撞歪，連帶地，也將那些驟然暴射下去的尖刺去勢撞歪了！

這一來，那些暴射的尖刺大部份射歪落空，而那霎間刀芒暴展，响起一陣雨打芭蕉般的急驟密集的擊响聲，一小部份射向唐冠中身上的尖刺，盡被他展佈的刀芒所擋擊落地！

這其間的所有變化，說起來似乎時間很長，實則，只是霎眼間的事。

唐冠中倖免於難，但那一頭撞歪那張修羅七煞網，救了他一命的人，却身中數支尖刺，炸雷也似地狂吼一聲，飛墜落地上，「轟」地一聲，粗壯的身軀重重地墮跌在地上，震得地面似乎也震動了一下。

唐冠中不用看，單是聽那一聲狂吼，巳知道飛身撞網的人是誰！

絕無疑問，那是高勇！

果然是高勇！

唐冠中，看了墜在地上的高勇一眼，便愴然悲呼一聲：「高兄——」一個身子猛地撲掠出去！

——只一眼，他便看出高勇巳死了！

——只是，他却不是撲向高勇，而是撲向方楚楚那邊。

因爲方楚楚巳無法接得下或是避得過徐策那根有如毒蛇噬人般的逆鱗軟鞭！

而燕雲四義的老三徐策，一向不是用鞭的。

只聽一道銳嘯隨着唐冠中人刀疾撲之勢懾人地响起來，其聲勢之迅疾，有如虹飛電閃，事實上，徐策也是只看到一道駭電般的刀芒挾嘯「颯」地閃劃過來，跟着，他的右臂連肩帶着小半片腦袋，飛離了身軀，暴洒血雨，飛出了老遠。

他甚至連驚叫聲也叫不出，便慘死在唐冠中的刀下！

方楚楚因此沒有喪生在徐策的鞭下。

她也是只看到一道飈風掠空般的刀芒，挾着悸人的銳嘯飛閃過來，……她可是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迅厲無儔的刀法，瞪着雙眼，瞧着閃掠至她身旁的唐冠中，說不出話來。

唐冠中的刀這一次沒有隨即歸鞘，仍然握在他的手中。

因爲他知道，這一次，非要動刀不可了。

「方姑娘，你受了傷？」唐冠中關切地看着方楚楚。

原來，方楚楚身上至少傷了三處，衣破肉翻，鮮血淌流。

方楚楚抿抿咀，咬牙道：「唐兄，一點傷，不要緊。」

唐冠中吐出一口氣來，臉上滿佈殺機，兩道銳利的目光掃了許清華三人一眼，語寒如冰地說道：「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許清華，晏朝輝，麥明安三人似乎被唐冠中適才斬殺徐策的電斬雷擊般的凌厲刀法所震懾了，臉上露出驚駭之色，怔視着唐冠中。

直至唐冠中朝他們喝叫，才如夢初醒般，神色變動了一下，許清華冷冷一笑，說道：「你以爲咱們是什麼人？」

唐冠中一字一頓地道：「你們根本不是燕雲四義四位前輩！」

許清華又打了個哈哈。「姓唐的，這時候你才看出來，遲了！」

「既然被你看破了，咱們也不用戴着那撈什子面具裝下去了！」晏朝輝邊說，邊伸手在臉上一抹一揭，揭下一張人皮臉具來，露出了本來臉目！

「許清華」、「麥明安」也將臉上戴着的人皮臉具揭下來。

方楚楚一眼看到假許清華的眞面目，不由脫口驚叫一聲，說道：「賈總管，是你！」

假許清華——賈總管哈哈一笑。「方丫頭，想不到吧！」

原來這賈總管名叫賈明達，乃是摩雲莊中的總管，在莊中也有十多二十年了，幹練勤快，甚得項通器重，倚之爲左右手，如今看來，項通是看錯人了。

方楚楚由於每年總有一次會來摩雲莊作客，故此，她自然認識賈明達了。

至於假晏朝輝及假麥明安，方楚楚却不認識他們。

那兩個西貝貨的年紀都在四十上下，相貌奸惡，一看便知道不是什麼好人。

方楚楚咬牙切齒地道：「賈總管，你將我姨丈怎麼了？」

她所以這樣問，是仍思疑死去的項通，是假冒的。她之所以這樣認爲，是因爲賈明達他們一直在要把戲愚弄他們，欲羞辱唐冠中而後甘心，既然他們能夠假冒燕雲四義，那麼，他們當然也能夠弄出一個假的項通出來！

賈總管瞥一眼靈床上的那具屍體，「嘿」地奸笑一聲道：「賈某若說是眞的，你們一定不會相信，本來，賈某是想要一下你們的，想想，還是爽快地說了算數，不怕對你們說，在咱們的目的未達前，咱們又怎會殺死項莊主？」

「那麼？在日間見到的項莊主，應該是眞的了？」唐冠中插口問。

方楚楚聽說項通未死，總算是放下心來。

「不錯，」賈明達道：「若是弄個假的出來，在方丫頭這位『眞人』面前，豈不是很易露出馬脚來。」

「我姨丈怎會聽你們擺佈的？」方楚楚氣憤地瞪着賈明達。

「那還不簡單，」賈明達奸險地笑笑

，「項莊主雖然不怕死，但他一向是個愛惜妻兒的好丈夫、好父親，咱們只是對他說：你若不乖乖地合作，便將你的妻兒逐個殺死，他還不是乖乖地，聽咱們的擺佈了。」

「賈總管，你不是人！」方楚楚罵道：「我姨丈一向對你不薄，你居然包藏禍心，吃裏扒外！」

「賈總管，賴公泰、柳艷媚也是你們的同黨了？」唐冠中雖然心痛高勇之死，但却極力保持冷靜。

他知道賈明達等人這時不急於動手，也不逃避，必然還有什麼安排的，故此，他一直加了小心，暗中提防着。

「他們都是賈某招攬的人手。」賈明達可說漏一句，李艷媚還是他的相好。

這就怪不得賴公泰在李艷媚被唐冠中所制時，那樣緊張了，若是李艷媚有什麼不測，他可無法向賈明達交待的，因爲，在整個陰謀中，賈明達是主謀人，賴公泰也要聽他的。

「你們因何三番四次要殺區區與方姑娘？」唐冠中問。

「那只怪你們盲衝瞎撞地趕到來，而且，也太多管閑事了，咱們不想你們在這個骨節眼上碍手碍脚的，令到咱們諸多顧忌的，那咱們自然是要非殺你們不可了，其實你們也可說是自尋死路。」賈明達兇狠地掃了兩人一眼。

「你們到底要謀奪什麼？」唐冠中問道。

「嘿嘿」一笑，賈明達道：「你們很想知道麼？」

「當然。」方楚楚大聲道。

「那你們可以到地府去問閻王爺，他一定告知你們！」

賈明達話才出口，身形便驀地往上直拔起來，同時大喝一聲：「退！」同時一掌劈在那屍體的身上！

那兩名假扮燕雲四義的傢伙聞聲亦向上急拔起來！

唐冠中一直注視着賈明達三人的動靜，他在賈明達話聲出口的同時，便發覺到他的眼中閃過一抹殺機，他馬上驚覺到他們必是又有什麼陰謀要發動，心中驚悚之下，他的反應快疾無儔，左手一把執住方楚楚的肩頭，雙足一頓，疾喝一聲：「方姑娘！破瓦而出！」雙雙騰躍起來，同時左手向上一揚，將方楚楚整個人向上一「送」！

「唏哩嘩啦」一陣大响，緊接着是一下震天動地般的炸响聲！

整座大廳劇烈地震晃了一下，似要崩塌下來一般，大廳內椅斷案碎，那屍體連靈床被炸得片片飛碎，塵烟瀰漫了整座大廳。

原來，賈明達不但在那屍體的背心內裝置了淬毒暗器，在屍體的腹內，也裝置了火藥，他那一掌，正是觸發火藥爆炸。

要不是唐冠中驚覺得快，反應也迅速無倫，只怕已被炸成肉碎。

賈明達也眞可謂心狠手辣，惡毒如蛇獸了！

× × ×

破瓦聲自然被那一聲震天動地的爆炸聲所掩蓋，五條身形亦前後不差多少，自撞破的瓦中一頭穿射出來！

只見一道刀芒有如一股狂飈般，挾着隱隱雷鳴風嘯，自瓦面上「颯」地捲掠向那三條分從三個方向，欲掠竄向屋下的身形！

那刹那，瓦面上似乎風雲驟變！

刀芒過處，接連响起兩聲慘嚎！

方楚楚飄落在瓦面上，眼看着那道刀芒其勢有如颷捲龍飛般，隱隱响起雷鳴風嘯之聲，她何嘗見識過如此神奇迅厲的刀法，不禁驚呆住了。

刀芒斂，身形現，只見唐冠中挾着一條身形飄落在瓦面檐邊，另有兩個人倒臥在瓦面上，分成了四截，鮮血洒染了一大片瓦面！

方楚楚一眼就看出，那四截屍體中，有兩截是賈明達的，另有兩截是那個假扮燕雲四義的老四麥明安的那個傢伙的！

天下間竟然有如此凌厲、神奇、霸道的刀法！

「唐兄，你沒有什麼事麼？」方楚楚一眼看到唐冠中的左脚褲破了一大塊，被峭烟薰黑了一大截，脚上滿是鮮血，驚叫一聲，急掠過去。

「方姑娘，區區沒有什麼事，妳沒事吧？」唐冠中一鬆手，將那挾着的人放落在瓦面上，身軀搖幌了一下。

「唐兄，你受傷了！」方楚楚關切之情，溢於言表，也顧不了男女有別，伸手急扶住唐冠中。

唐冠中吸口氣。「方姑娘，一點皮肉之傷，沒有什麼大碍的。」

「唐兄，還說一點損傷？」方楚楚心痛地說道：「快坐下來，待小妹替你包扎一下。」

說着，不由分說，硬將唐冠中扶坐落瓦面上，動手替他包扎起來。

唐冠中感激地看了方楚楚一眼，心裏感到一陣甜絲絲的，他可沒有閑着，一掌拍落在那躺在瓦面上，動彈不得，假冒晏朝輝的傢伙身上，沉聲道：「朋友，你願不願意老老實實地答區區所問？」說時，兩道凌厲的目光，直盯在那傢伙的臉上。

那傢伙渾身一震，驚恐地閃了唐冠中一眼，惶聲道：「願……意，……」

「好。」唐冠中道：「你這麼識時務，區區不會爲難你的。」

那傢伙可是見識了唐冠中那有如天風掠地，其勢無可抵架的刀法，早已嚇得亡魂皆冒，胆落心驚，將一腔貪念兇性拋到九霄雲外，這時只想活命。「多謝唐少俠開恩。」

「你們到底有多少人？」唐冠中問。

「合共廿人左右，」那傢伙急急地答道。

「誰是你們的主謀人？」

「賈總管，還有李艷媚，他們是相好，我——們只是他招攬帮忙他的人手！」

「你們要謀奪些什麼？」

「據賈總管說，項莊主收藏了昔年有武林怪傑之稱的前輩異人，窮一生搜集積聚的珍奇寶物，還有不少歷代名匠鑄造的神兵寶刃。由是他起了覬覦之心，暗中招攬人手，在項莊主壽誕前一個月，乘項莊主染恙在床，暗中施放迷藥，將莊中各人全部迷倒……」

（以下轉入第55頁）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迷途奇遇



尋幽搜秘

漆黑的一片，甚麼也看不到，施達的雙眼瞪得老大，可是仍然甚麼都看不到，實在太黑了，施達雙手伸向前，慢慢地向前走着。當他一吋一吋向前移動着的時候，他才眞正可以感到，瞎子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人了，他在黑暗之中只不過幾分鐘，心中已興起了一種極度的恐懼之感，眞難想像瞎子一生都要在黑暗中渡過，是怎樣的一種悲哀。

施達實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會突然陷進了那樣極度的黑暗之中的。

他和幾個朋友，走進一個很深邃的山洞，尋幽探秘，施達落在最後，當前面的幾個人越走越遠時，他拔足追了上去，電筒的光芒就在他前面不遠處，可是山洞一定在前面有一個轉彎，因爲他眼前突然黑下來的，那自然是前面的幾個人已轉過了彎去。

當他眼前陡地黑下來時，他揚着手，想要叫喚，但是當他一揚手的時候，他手中的電筒，却碰在山洞洞壁的岩石上。

那全然是出於施達意料之外的，施達的手一鬆，手電筒跌到了地上，施達立時俯下身去，想拾起手電筒來，但是他才一彎下身，便聽得一陣骨碌碌的滾動聲响，手電筒左向前滾去。等到手電筒滾動的聲音聽不到之後，施達也找不到他的手電筒了。

於是，他就陷進了一片黑暗之中。

他先是大聲叫了幾聲，他的叫聲，在

無端被打

山洞中引起了空洞的回聲，他沒有得到回答，於是他手扶着洞壁，向前迅速地走了過去，一方面，他希望可以踢到他的手電筒，但是，在幾分鐘之後，施達却覺得不十分對頭了！他已向前走出了相當遠，也不斷地在叫着，可是他却始終未曾見到亮光，也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施達仍然向前走着，當他發覺自己處身在一條十分狹窄的山縫中的時候，他的心中，眞正恐慌了起來，他一定和他的同伴走了不同的路，他不知道走到山洞的甚麼地方來了！

他的心中十分後悔，因爲早知會有那樣結果的話，他還是乾脆停着不動的好，那樣，他的同伴回來的時候，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當施達想到了這一點時，他立時轉身，往回路走去，可是又走了好久，他脚下踏到了一汪積水，那汪積水的面積很大，施達走了幾十步才走到乾地上。當施達走出了那汪積水之後，他心中的恐懼更甚了。因爲他來的時候，並沒有經過那灘積水的。

那也就是說，他已不能回到原來的地方，雖然他那樣想，可是他却又走錯了路！現在他不知道在山洞的甚麼地方了，施達呆立着，又大聲呼叫了起來。

他叫了很久，除了他自己發出的叫喊聲的回聲外，他得不到任何的回答。而當所有的回答全都靜下來之後，他聽得一種「滴滴」的聲音。那是滴水聲，水從岩石

的縫中，一滴一滴落下來，在地上形成了一灘積水，那種單調的聲音，可能不知持續了多少年了。

這時候，在這種情形下，那種單調的而有規律的滴水聲，更使施達心中的恐懼，越來越甚。

停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因爲施達知道，他這時所在的地方，並不在原來走進山洞的途徑上，他的同伴，是不會發現他的，他要繼續向前走，才能發現他的同伴，或者是自己找出路。

施達雙手摸索着，繼續向前走着。

他心中在想，他和一起進山洞來的同伴已分開很久了，他們應該已開始找他，那麼，他至少應該聽到他們叫喚聲才是，爲甚麼他一點聲音都聽不到？多少有一點聲音，也是好的。

他一面走着，一面又大聲叫了起來，直到他的喉嚨有點嘶啞了，他才停了下來，他並沒有經過甚麼劇烈的運動，但是他却心跳得十分劇烈。

他知道這時仍然在山洞中，可是那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山洞，因爲不論他的手怎樣向四面摸索，都碰不到任何東西，他像是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

施達突然向前奔了出去，奔出了十來步，他重重地撞在山洞的洞壁上，那一撞，雖然撞得他跌倒在地，好生疼痛，但是他的心中總算畧爲放下一點心來，被困在黑暗的山洞中，固然可怕，但如果黑暗是無邊無涯的話，自然更加可怕了。

施達扶着牆壁，站了起來，他一直扶着牆，在向前走着，他經過了很狹窄的山縫，幾乎是要側着身，硬擠過去的。

他明知自己越是向前去便越是糟糕，他決不可能那樣亂走，走出洞去的，但是，他却沒有勇氣停下來不動，這更可怕。

他不知走了多久，他渴望聽到一點聲音，渴望見到一點光亮，但是，他却甚麼也聽不到，一點光亮也沒有，施達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不住在喘着氣，直到他開始感到了疲倦。

在一感到了疲倦之後，疲倦的感覺就在迅速地增加，直到他要坐下來休息，而一坐下來之後，施達突如其來，想到了死亡！

施達在和他的同伴失散之後，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找到出路，如何才能找到他的同伴，當他坐下來之後，他第一次想到了死亡。

而當他想到了死亡之後，他感到一陣陣寒意，他可能死在這裏，可能永遠沒有人找到他，他可能一直在山洞中走，一直找不到出路，一直到了死前，他仍然見不到一點光亮！

施達將眼睛瞪得更大，雖然山洞中很清涼，但是施達的額上，已然沁出了大滴的汗水來。

施達任由汗水向下流來，遮住了他的雙眼，他也不去抹拭，反正他甚麼也看不到，他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視綫模糊，他開始在衣袋中摸索着，想找到一件可以發出光亮的東西來。

但是他身邊沒有火柴，沒有打火機，他的手電筒已經失去了，他沒有法子可以產生光亮。

施達又站了起來，當他站起之後，他拚命向前走着，他開始跌倒，跌倒又爬起，漸漸地，他跌倒的次數更多，最後，他伏在地上，不住地喘着氣。

和施達一起走進山洞來的，一共是四個人，全是施達的好友，他們走得太快了，等到他們發現施達好久沒有揷口進來讚美山洞中奇異雄偉景色時，才發現施達不見了。

他們一起叫着施達的名字，揮舞着手電筒，往回走着，他們一路走進來的時候，一路在洞壁上劃着記號，是以在二十分鐘後，他們已走出了山洞。

可是，一路上，他們並沒有看到施達，施達也不在山洞口。他們開始着急起來，又再次走進山洞去搜索。

這一次，他們發現了施達的手電筒跌在洞壁處，他們站在電筒前叫嚷了半晌，一個道：「不對頭，施達一定出事了！」

另一個道：「不會吧！只怕是他故意那樣躲起來，嚇我們的。」

又一個道：「不，施達不是那樣無聊的人！」

最後一個說話的意見最好，他道：「我們留兩個人在這裏，另外兩個人快去報警，這山洞中各種各樣的岔道十分多，如果施達眞迷了路的話，可能再也走不出來！那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四個人的臉都變了色，留下兩個人在山洞中，另外兩個離開了山洞。

那兩個留在山洞中的人，繼續尋找着施達，他們來到了一個岔道口，從洞壁上留下的記號來看，他們是向左邊的山洞中走去的，施達既然沒有追上來，那麼，他一定是向右邊的山洞走去了。

兩人循着石邊的山洞，走了片刻，看到前面有七八條通道，根本無法知道施達是進那一條通道了，他們在每一個通道口之上，叫嚷了好一會，他們也不敢再向前去，又退回到了山洞。

天色迅速地黑了下來，警員已經聯隊在洞中搜索了一小時之久，他們找到了那灘積水，也肯定施達曾經經過那裏。但是施達現在到甚麼地方去了，他們却不知道。後援的警員不斷開到，洞口外，已經搭起了一個架子，作爲臨時指揮部。

進山洞搜索的警員，都配備着無綫電對講機，報告着山洞中的情形，到了晚上九時，高級警官王小鳳也來了。

王小鳳一到，一個警官就苦笑道：「施達給了我們許多麻煩，但也帮了我們不少忙，可是却想不到，這次他却在山洞中迷失了！」

「搜索的情形怎樣？」

「施達的同遊者，發現他的手電筒落在地上，他可能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直到現在，還在黑暗中，而已經過去了五六小時了。」

王小風皺起了眉，已經五六小時，處身在黑暗之中，那是十分可怕的事，施達是王小鳳的好朋友，王小鳳的心中，也極其焦急，她道：「我進去看看。」

她配備搜索的裝備，走進入山洞中，山洞中警員很多，大家都在分頭搜尋着，已經經過的地方，在洞壁上全部留下了記號。

施達倒在地上，很久，他才又站了起來，他的雙腿在不由自主地發着抖，施達在洞中，已走了許多路，但是他的雙腿發抖，决不是因爲他走路得太久的原故，如果是在山洞之外，他還可以一口氣走上七八哩。但是，悶在山洞之中，想到可能再也出不了山洞時，他的雙腿就沒有法子不發抖了。

施達摸到了洞壁，站着不動，他想聽到一些聲音，因爲他被困在山洞之中，已經許久了，和他一起來的同伴，應該已發現他失蹤，應該已向警方求助，應該已有人開始來尋找他了！

他是多麼渴望聽到一點人的聲音，可是他能聽到唯一聲音，就是他自己的心跳聲。

施達站了許久，才又繼續向前走着，他不知又走出了多少遠，他雙手可以觸摸得到的，全是嶙峋岩石，在這些岩石上，有泉水流出，施達便湊上唇去，舐着泉水，他一直向前走着，而在他的眼前，也只是黑暗。

突然之間，施達忽然覺得眼前，亮了一亮！

施達立時站定，他的心怦怦跳了起來，跳得十分劇烈，他立時睜大了眼睛。

可是剛才那一下光亮，却一閃即滅，等他定下神來時，眼前仍然是一片黑暗。

施達的心中，難過得幾乎痙攣了起來，他喘着氣，自就對自己說着；不，那不是眼花，剛才，我的確是看見光亮的，那好像是有火花閃了一閃！

可是，爲什麼現在，眼前又是一片漆黑呢？莫非，那只是自己的幻覺，人在沙漠上久了，會看到綠地，難道在黑暗中久了，也會在幻覺中看到火花麼？

施達緊緊地握着手，他的手心中，在冒着冷汗，剛才突如其來的那片光亮，再出現一次，快點再出現一次吧！

在他心中極度的慌亂之中，他也不知道祈求哪一位神祇護佑，讓他再看到那一點光亮的好，但是，他終於又看到那火花一閃了！

的的確確，就在他的面前，約莫三十碼處，有火花閃了一下。

那種火花閃耀的光芒，如果是在白天，或者即使在微弱的燭光之下，看來也是絕不會起眼的。但是，施達在黑暗中却實在太久了，是以當他這時，再看到微弱的火花時，他就像看到了太陽一樣！

有火花，就有人，有人，他就可以走出山洞去了，施達一想到這裏，整個人都輕鬆了起來，他大踏步向前走着，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火花接連閃耀了幾次，接着，在他前面，便出現了一小團火，那小團火，映着一個滿是絡腮鬍子的臉，那張臉的口中，咬着一支烟。

發出火花來的，是一隻打火機，而那一小點火，就是燃着了的打火機。

那人用打火機來點火，自然要不了多少時間，但是就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中，施達已看到，自己的確已找到山洞的出口處！

自然，那出口絕不是他進來的那個，那只是一個很狹窄的山縫，勉强可以供一個人擠出去，那口中含着香烟的人，就站在石縫口，他正在用力吸着烟，烟頭的火，映着他的臉。

施達只能看到他半邊臉，因爲他的臉向着外面。施達也可以看到山外的情形了，天色早就黑了，天很陰暗，外面也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這就是爲什麼施達看到了火花，並不知他已可以通向外面的原故。

一個人在山洞之中被困了那麼久，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可以離開山洞，而且，就在洞口，還有着另一個人可以和自己交談之際，那種愉快，簡直是難以形容的，施達幾乎要忍不住大叫了起來。

可是，他只是張開了口，却沒有叫出聲來。

因爲他在看到了那個人時，便覺得那個人，十分異樣，他站在石縫口子上，一隻脚踏在另一塊岩石上，一隻手，却握着一柄來福槍！

施達可以肯定那是一柄來福槍，烟頭上的火光，映在槍管上，反射出一種陰森森，藍殷殷的光芒來，那人的臉一直向外望去，看來他正在等待着什麼？

人的心理，有時是很奇怪的，當施達被困在山洞中的時候，他那種迫切想離開山洞的心情，好像是一看到有了出口處，爬也要爬出去一樣。但是當他發現，已經可以輕而易舉地出去之時，他却又不那麼急於出去了，他只是悄悄地走近了些，站立不動。

那個站在石縫口的人，心中一定很焦躁，因爲他不斷地變換着他站立的姿勢。

這時候，施達有更多的時間，可以看到山洞外的情形，山洞外好像是一個接近海邊的亂石堆，不時有輕微的海潮聲傳來，那地方當然荒凉之極，施達心中的好奇心，也不禁油然而生，那個一腮亂鬍子，是什麼人？他帶着槍，在這裏等待什麼？

施達是一個好奇心極强的人，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將自己困在山洞中，差不多不能出來的時候，全部抛到了腦後！

那人的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他將烟頭抛向外，口中喃喃地說了一句：怎麼還不來？

施達在那人抛出烟頭的時候，向前疾跨出了兩步，已經到了那人的背後，等到那人喃喃地自言自語之後，施達立時接上了口，問道：「你在等什麼人？」

那人顯然是絕想不到，在他的身後，深邃的山洞之中會忽然有人接上了他的話，他的身子陡地一震，在他手中的那柄來福槍，也「拍」地跌到了地上，施達立時伸出一隻脚來，踏住了那柄槍，那人的身子，像是僵直了一樣，在他喉際，發出奇異的「咯咯」聲來，過了好半晌，他才道：「你……是什麼人？」

施達心中的疑惑越來越甚，他已可以肯定，那個人不是什麼好人，是以他連忙彎起手指，在那人的背後，頂了一頂，在感覺上，那和一柄槍頂在背上，是差不許多的。

施達冷冷地道：「我在問你，你是什麼人？」

那人忽然苦笑了起來，道：「好，我屈服了，你們的消息眞靈通！」

施達聽了那人的話，心中覺得莫明其

妙，但是他却也可以肯定，那傢伙站在山縫口，是在幹着什麼不法的勾當！

施達略想了一想，道：「向前走！」

那人十分聽話，向前走出了一步，施達俯身拾起了那柄來福槍，這時，他的手中，眞的有武器了，他側身擠出那石縫，晚風吹來，施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料得不錯，山洞外，正是一片怪石嶙峋，接近海邊的石灘，而這時候，在海上傳來了一陣「噗噗」的聲响，有着一團燈光，看來像是一艘快艇，正在駛近來。

那艘快艇才一出現，那人便突然向前，奔了出去，他一面奔，一面揮着手，大叫道：「快回去！快回去！」

施達陡地一呆，喝道：「喂！你發什麼瘋？」

可是那人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一樣，仍然向前疾奔着，施達已經舉起槍來，他是可以輕而易舉，射中那個人的，可是他沒有發射。

他並不知道那是什麼人，雖然那人的舉動很鬼祟，但是，他自然不能不分青紅皂白隨便傷人，而且，施達對那人，心中還是十分感激的，因為如果不是那人站在石縫口，弄出了火光來，施達根本不知道前面有出口可以走出山洞去，他可能錯過這個出口，走進另一條岔道之中，再也走不出來！

施達想要大聲叫那人回來，但是當他抬頭向前看去時，那人已在亂石沙灘上打着滾，到了海邊，繼續在向前奔着，那時，那艘快艇，已經駛到了岸邊。

那人仍然在高叫着，快艇上有人拋出繩子來，將那人拉上了快艇，接着，快艇以極高的速度，向海駛了出去，轉眼之間，什麼聲响也聽不見，快艇上的燈光也消失了！

施達呆立着，前後只不過一兩分鐘的時間，事情便起了那麼劇烈的變化，如果不是施達的手中，還握着那一支來福槍的話，他幾乎要疑心，那一切全是他的幻覺了！

施達呆了片刻，便順着山脚，向前走去，半小時之後，他就看到了閃耀的燈光，和喧鬧的人聲。

當他漸漸接近那堆燈光時，他看到好幾輛警車停着，人影幢幢，有着不少警員。施達自然立即就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向前奔了過去，一面奔，一面高叫道：「不必找了，我在這裏！我已經走出來了！」

他的叫聲，立時引起了注意，幾乎是在剎那間，在他的身邊，便出現了七八個警員，兩個警員扶着他，施達忙道：「不必扶，我精神很好！」

所有的人，都簇擠着他，向前走去，等到他來到了山洞前的時候，王小鳳也聞訊自山洞中奔了出來，到了他的面前，頓着脚，道：「你這個人，就是會給人家惹麻煩，你到那裏去了？」

施達忙道：「我在山洞中迷了路，以為走不出來了，突然之間，看到前面有火花，有一個人在，總算找到了個出路，你們已經找了我很久了麼？」

王小鳳還沒有回答，一個警官已然道：「咦，你手中抓着的是什麼？」

施達揚了揚手，這時，自然每一個人都看到，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柄來福槍！

王小鳳立時一伸手，接過了那柄槍來，她用十分奇怪的眼光望定了施達，施達攤着手道：「你不必那樣望着我，這不是我的，只不過是我從另一個人手上搶下來的，那個人——」

施達的話還未曾講完，一個警官便走了過來，說道：「施先生，請你上救護車去！」

「上救護車？」施達笑了起來，「為什麼？我並沒有受傷，而且我的精神很好，我只要回家休息休息就可以了。小鳳，警方該注意我發現的事！」

他雙手揮舞着，將他如何在漆黑的山洞中，看到了火花的閃耀，接着，便見到一個人在海邊等候一艘快艇的經過，講了一遍。

看王小鳳和那幾個警官的神情，像是並不怎麼相信施達的敘述。

一個警官接過了那柄來福槍來，詳細地察看着。等到施達講完，王小鳳才道：「我們會調查這件事的，讓我先送你回家去。」

施達既然將經過情形講了出來，雖然他看出警方不準備立即採取行動，不免有點心急，但是他自然不能催警方立即派出水警輪到海上去調查的。何況王小鳳肯送他回家去，那對施達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

他登上警車，王小鳳將施達送到了家中，閒談了一會，才告辭而去，而在王小鳳走了之後，施達也感到自己的確很疲倦了，他倒在床上，不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醒來，他多年來的習慣是一醒來就翻閱報紙，當他打開報紙的時候，看到他在山洞中迷失的事，竟登載在報紙上，標題是：著名攝影記者山洞迷路，勞動警方救助後脫險。雖然新聞的地位不很顯著，但是施達看了，多少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果然，當他照常來到辦公室時，開始的兩小時中，為了接聽一個接一個打來的慰問電話，他幾乎什麼事也不能做，一直到過了中午，電話才少了下來，施達才能着手整理一輯和汽車有關的照片。

可是他才一開始工作，內綫電話又响了，他的秘書道：「施先生，有一位陳先生，說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來見你面談。」

施達感到很不耐煩道：「他事先有約定麼？」

「沒有，」秘書回答說：「但是他堅持說，他有很重要的事，而且對你關係極重大的！」

施達的心中暗嘆了一聲，望着桌上的那一堆要待他整理的照片，道：「好吧，請他進來。」

施達的話才一講完，一個身形魁偉，氣宇軒昂的男人，已推門走了進來，那中年男人在門口略站了一站，向施達望來，道：「施先生？」

施達站了起來，道：「是的，陳先生？請坐，陳先生有什麼指教？」

那中年男人走了進來，將門關好，他

並不坐下，而是直來到了施達的身前，當他走向前來的時候，施達已然感到他的神態，十分神秘。他來到了施達的身前，露齒笑了一下，即使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看得出他那一笑，是絕對不懷好意的。

施達陡地一怔，那中年男人已然道：「好了，施先生，那東西對你來說，並沒有用處，還給我們吧！」

那中年人所說的話，在施達聽來，可以說沒頭沒腦，已到了極點！

施達怔住了，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那中年人却又道：「你將它還給了我，我們可以交一個朋友，朋友是不會嫌多的，對不對？」

施達仍然不明白對方在說什麼，然而他却聽得出，在對方的話中，含有威脅的意味，而且，這種江湖口吻，也不是施達所歡喜的。

施達已在臉上明顯地現出了他的不高興來，他冷冷地道：「對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你或者是找錯人了，我很忙，你看得到的。」

他已在下逐客令了，可是那中年人却反倒伸過頭來，衝着施達，再一次現出他那不懷好意的笑容來，道：「施先生，你明白我在說什麼，而且，我也沒有找錯人，昨天在山洞中亂闖的不是你麼？」

那中年人說到最後一句，陡地一伸手，已經抓住了施達的衣襟，他的手粗大而有力，緊握住施達衣襟的手，指骨高高隆了起來，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出色的打手。但即使他是一個出色的打手，施達也不會怕他，施達幾乎立即就揚起了手來。

可是施達的手，揚在半空中，却未曾擊下去。因為那中年人的左手抓住了施達的衣襟之後，右手一翻，像是變魔術一樣地快，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柄手槍，槍口頂在施達的肚皮上！

施達可以不在乎被粗大的拳頭打上幾下，可是他却不能不在乎一顆子彈射進他的肚子！所以，他揚起來的手，便在半空中，打不下去。

那中年人狠狠地道：「施先生，別以為只有你一個人忙，我也很忙，快將那東西給我！」

施達道：「你說的，可是那一柄來福槍？」

那中年人又不懷好意地笑了起來，道：「我再給你猜兩次！」

施達怒道：「你究竟說什麼東西，我拿了你的什麼？我什麼也沒有拿，你以為我在山洞中找到了什麼？」

那中年人道：「那可是你不打自招了，我並沒有說你是在山洞得到它的，現在你却說是在山洞中找到了什麼，朋友，拿出來！」

施達大聲叫了起來，說道：「是你自己說的，因為我在山洞中迷失了路，是以才——」

施達只叫到一半，那中年人便突然揚起右手，槍柄重重擊在施達的頭上，施達在受了一擊之後，還了一拳，可是那中年人的第二拳緊跟着落了下來，施達的身子一幌，就昏了過去。

他不知昏過去了多久，他在昏迷中，是被一陣猛烈的搖撼搖醒的，當他睜開眼來時，看到他的兩個職員，正在猛烈地搖着他，而他的腦後，感到了一陣陣的刺痛，可是當他的雙眼完全睜大，看清了他辦公室中的情形之後，他整個人都跳了起來，發出了一聲怒吼！

他的辦公室，哪裏還像是一個辦公室？那簡直是一個廢墟，即使被一連軍隊進來作過戰，情形也不會比現在更壞上多少了！

每一個抽屜都拉了開來，隨便拋在地上，抽屜中的東西，也被拋在地上，椅子和沙發的墊子，全被割破，兩個鋼櫃，被搬離了原來的位置，牆上所掛的東西，都被拉了下來，施達仔細整理過的的資料櫃中的一切，全都散落在地上，施達看到了這樣的情形，有什麼法子不跳起來？

他急得幾乎哭了出來，一面頓着脚，一面嚷道：「發生了什麼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兩個職員不再搖他，齊聲道：「施先生，我們也不知發生了什麼，我們有事要來請示，推開門來，就看到了這樣的情形，而你却昏了過去！」

施達的後腦，又劇烈地痛了起來，他伸手在腦後摸了一摸，摸到了一個隆起的高塊，他喘着氣，道：「快報警，報了警沒有？」

他的辦公室外，有人應道：「已報警了！」

施達已聽到，街上响起了嗚嗚的警車聲，施達坐在一張早被割破了的沙發上，他一坐了下去，墊了中的羽毛，便一起揚了起來，揚得他一頭一臉，施達又憤怒了起來。

一位警官，帶着探員走進了施達的辦公室，看到了施達辦公室的情形，他們也不禁皺着眉，施達敘述着經過的情形，一個警員在迅速地記錄着。

等施達講完，那警官道：「看樣子，他們像是要在你這裏搜尋什麼，施先生，那是什麼？」

施達大叫了起來，說道：「我怎麼知道？」

「鎮定些！」那警官拍着施達的肩頭，說道：「如果方便的話，請跟我們回警局，你見過那個自稱姓陳的人，我們的專家，會根據你的描述，將他的樣子描繪出來！」

施達點着頭，道：「我可以和你們一起去！」

他走出了他的辦公室，來到了蒸溜水瓶前，用一條手帕，濕了水，按在他腦後受過槍柄打擊的地方，和那位警官一起到了警局。

他在警局足足化去了兩小時，才由一位警員送他回家，那警員在大廈門口和他分手，施達仍用那手帕掩在腦後，上了電梯。

當他來到了他住所的大門口時，他已知道不妙了，因為大門竟開着，而且門鎖顯然是被撬開的。

施達站在門口略呆了一呆，一脚踢開了大門，他不禁尖聲大叫了起來，道：「不！」

如果說他的辦公室，被破壞的程度，

像是有一連兵士開過戰，那麼，這時，他住所的破壞程度，就像是有兩個師的軍隊打過仗！

他站在大門口，向內望去，簡直看不到任何一件完整的東西！一件也沒有，所有的一切，全都被破壞了！

而且，破壞得如此之徹底，連牆上也全是一個一個的洞，像是破壞者想看看牆中是不是有什麼暗格一樣。

施達站在門口，不知是進去好，還是不進去好，他站了很久，才聽得背後，突然傳來了王小鳳的聲音，道：「那實在太糟糕了！」

施達轉過身來，王小鳳站在他背後，他也不知道王小鳳是什麼時候來的，他根本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哭喪着臉，攤了攤手。

王小鳳側着身，在施達的身後，走了過去，進了屋內，她的腳踏在碎玻璃上，發出「格格」的聲響來。她道：「剛才你在警局時，我不在，我一回去，聽說你有了意外，就趕來看你，看來你的意外還眞不小！」

施達苦笑着，道：「你看看，我的家還成樣子麼？」

王小鳳又向前走去，兩個房間的門都被劈爛了，歪倒在一邊，而兩間房間中的情形，看來也和客廳中差不許多，王小鳳轉過頭來，道：「他們好像是要在你這裏，尋找什麼東西。」

施達苦笑着，道：「眞見鬼了，我那裏拿過什麼人的什麼東西來？」

王小鳳蹙着眉，她眼珠轉了一轉，道：「施達，你沒有拿過人家的東西，那麼，破壞了你辦公室和這裏的人，自然什麼也找不到了！」

施達嘆着氣，道：「當然找不到。」

王小鳳望着施達，道：「你明白麼？如果他們不是認定了你拿走了什麼重要的東西，他們是決不會動那麼大陣仗來尋找的。而他們現在，什麼也未曾得到，那就是說，他們還會來找你！」

施達不禁呆了一呆，從他的辦公室和他的住所被破壞的程度來看，那些他根本不知是什麼來路的人，決計不會是善男信女，如果他們認定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或文件，落在了他的手中的話，那實在是極大的痲煩！

施達吸了一口氣，道：「那你認爲我怎麼辦？」

王小鳳却眉飛色舞地道：「等他們來找你！」

她在講了這一句話之後，一時之間，施達眞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反應才好，而王小鳳立時又道：「我們對那些人是什麼人，全然沒有頭緒，也不知道如何去找他們，現在，他們一定會找你，這就是最好的綫索。」

施達苦笑着道：「警方要釣魚，我是魚餌！」

王小鳳微笑道：「施達，你這個譬喻，不大怎麼恰當吧！」

「怎麼不恰當？」施達揚着眉，「如果你們的釣魚技術不夠高明，我就可能給魚吃掉了！」

「別那麼悲觀，你自己難道不想找他們出氣麼？」王小鳳走着，來到了電話旁，客廳中的什麼都被破壞了，但是那電話倒是完整的，而且，電話綫也沒有割斷，王小鳳伸手按在電話上道：「如果我沒料錯，他們一定會撥電話給你的。」

王小鳳的話才一講完，電話鈴便響了起來。

施達忙踏着地上被破壞了的東西，走了過來，他拿起了電話，道：「誰？」

那邊先響起了一陣不懷好意的笑聲，然後，才聽得一個人道：「施先生，你將那東西收藏得很妥當啊，使到我們竟無法找到它！」

施達絕不是一個愛罵人的人，但這時，他一聽得那人那樣說，便立時罵出了一連串極其難聽的粗言穢語來，如果不是他看到王小鳳雙眉緊蹙，他一定還會繼續罵下去的。然而那人似乎並不生氣，只是在施達略歇了歇口時，他道：「別生氣，施先生，只要你將那東西還給我們，我們可以賠償你雙倍的損失。」

施達對着電話吼叫道：「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鬼東西，你該到地獄中去問你姥姥要！」

王小鳳在這時候，取出了一本小簿子來，在簿子上迅速地寫了幾行字，然後將小簿子送到了施達的面前，施達斜過眼去看，只是王小鳳寫的是：「答應他將東西還給他，約他見面。」

施達瞪着眼，望定了王小鳳。在電話中，那人又奸笑道：「施先生，或者是你貴人事忙，記不得了，但我不妨提醒你那是一隻小小的黑色盒子！」

施達一張口，又想將那人罵回去，可是那人又道：「你記得，那盒子雖然很小，但如果你不將它交出來，你會得到另外一隻大盒子，那便是殮葬你的棺材！」

施達聽到了那樣惡狠狠的威脅，他也不禁吸進了一口涼氣，他又向王小鳳望了一眼，王小鳳指着她在那小簿子上的那兩行字。

施達嘆了一聲，道：「好，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將它交還給你？」

那人笑了起來，道：「這才聰明，你自然知道公路總站，你到那裏去，坐在候車室的長櫈上，自有人來向你接頭的，你會得到一信封的現鈔。時間是距離現在一小時之後，祝你快樂！」

那人放下了電話，施達也忙放下了電話，他道：「小鳳，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以爲他們那麼容易欺騙，會給埋伏的警員捉住？」

王小鳳道：「希望那樣，施達，現在你只好相信警方的釣魚技術了，再見，我要去佈置一切！」

王小鳳一個轉身，便向外走了出去，施達一個人呆呆地站在他破爛不堪的屋子之中，足足呆了十多分鐘，他才走了出去，他在一家公司中買了一小瓶香水，將那瓶香水，用一隻牛皮紙信封，袋了起來，又捲成一捲，在約定的時間將到時，他到了公路總站。

當他走進候車室的時候，他自然知道，整個候車室中，早已佈滿了探員，可是他四面張望了一下，却也分不出那些人是眞正的搭客，那些人是探員。

他在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時間在慢慢地過去了，可是，却並沒有人來他的身邊，和他接頭。

等到約定的時間已到時，廣播筒突然叫施達去聽電話，施達來到了電話旁，他一拿起電話來，又聽到了那人的聲音道：「帶來了麼？」

「帶來了，你的人呢，怎麼不見？」施達問。

「我不必派人來，你將那東西，放在七二二號儲物箱中，你可以取回一大信封鈔票，施先生，沒有吃虧，我們就此恩怨兩消！還有，請向書攤的那位美麗的小姐取鑰匙！」

施達放下了電話，向書攤走去，在書攤前，的確有一個美麗的女郎在，可是當施達向她望去時，不禁呆住了，那女郎竟是王小鳳！

施達呆了一呆，一直來到了書攤之前，道：「那電話說……我可以問你，取一柄鑰匙！」

王小鳳笑道：「是的，他的辦法確是十分聰明，這樣子，我們就捉不住他，可是，他却未曾料到，我早已扮成了報攤的女郎！」

施達道：「你已捉到了他？」

「我們的人早已在跟踪他，他是走不了的！」

施達搖着頭，道：「可是我不明白，他難道可以不回來取那東西麼？他要回來取東西，又何必多此一舉？」

王小鳳道：「你說得對，但是我相信，你打開那儲物箱的時候，一定會有答案的！」

施達在王小鳳的手中，接過了鑰匙，照着號碼，找到了那儲物箱，打了開來，儲物箱中，果然有一隻大信封，還有一隻方形的盒子。

施達拿起了那隻盒子，但立時放下，吃驚地後退！

那是一枚定時炸彈！

王小鳳也已走了過來，施達一退，幾乎撞在她的身上，王小鳳道：「是枚定時炸彈？現在明白了，那人不在乎得到他要的東西，他只想毀滅它！」

施達忙道：「快派人使這枚炸彈不爆炸！」

王小鳳搖着頭，道：「不，這枚炸彈如果不爆炸的話，你永遠脫不了身，由得它去罷，看來它不有很强的爆炸力，不會傷人的。」

施達忙關上了箱門，退了回來，只見兩個人匆匆走了進來，王小鳳向前，迎了上去，施達跟在王小鳳的後面，他才走了幾步，爆炸就發生了！

那是一下子十分響亮的爆炸聲，接着，有火花和濃烟冒了出來，而正如王小鳳所料，爆炸並不十分劇烈，自然也引起了一陣混亂，但隨即平靜了下來，而當候車室中靜下來後，王小鳳却已不在了！

施達呆了一會，向外走去，他才走出車外，一個探員向他走過來，低聲道：「施先生，王警官請我告訴你，到你們常去的餐室中去等她！」

施達不知王小鳳在鬧些什麼玄虛，他還是立即搭車到了那家餐室去，坐下之後，他先打開那大信封看了一看，果然是一大叠大面額的鈔票，看來，已足夠補償他損失有餘。施達等了二十分鐘，王小鳳來了。

施達道：「捉到那人了？」

王小鳳道：「我們不能捉他，他是一個高級的外交人員。」

施達吃了一驚道：「那怎麼辦？」

王小鳳笑道：「怕什麼，你不是已得了補償麼？」

施達嚷道：「你以爲他眞會相信他要的東西已毀去了？」

王小鳳道：「他相信。」

施達詫道：「什麼意思？」

王小鳳微笑道：「那東西眞的已毀去了！」

「我找到了那東西，」王小鳳一面看着菜單，一面回答：「這東西藏在你帶回來的來福槍的槍柄之中，我已經將它毀掉了！」

施達忙道：「爲什麼？那是什麼？」

「一份名單，」王小鳳回答，「一份黑名單，名單上的人，本來全是政治犯，但是今天，那些政治犯已成了組一個政權，全變成政壇要人了，名單自然也沒有作用，留着反而會造成兩個國家的關係緊張，所以對方才急於將之毀去。要龍蝦湯，好不好？」

施達望了王小鳳半晌，才點了點頭，道：「好，請侍者在湯中多放點酒！」

施達伸出手，侍者走了過來，王小鳳笑着，笑得很甜蜜。

（完）

羅唐納・文

太空堡壘火併

美國花掉五億美元製造的太空堡壘，料不到有蘇聯間諜潛入，太空總署大爲震驚，挑選最出色的太空特務「雷奔」到太空深入調查，在太空堡壘火併，同歸於盡。

他們終於抵達外太空，在太空堡壘降落。

死亡谷的鋼鐵陣地

美國「內華達州」的「死亡谷」，非常可怖，谷內白石如林，危崖密佈，陽光投射下來，每一塊石都像鏡子似的反射，燦然生輝，氣溫高達華氏一百五十度，沒有人斗胆走進去，就算是逃犯，冒險入內，他也走不了多遠，因爲該地有一隊秘密殺手躲藏在地下室，隨時可以透過電視看見就快走進深谷的人是誰，發出詢問的說話去查問他，認爲這傢伙不是自己人時，立刻把他毀滅。

死亡谷連綿二百多哩，秘密殺手會得防範如此的嚴密，當然有他們的職責，他們全是爲了保衛谷中躲起來研究各種秘密武器的科學家，那一處綽號「黑地獄」，可見它的確是很可怖的了，不過，自己人能夠回答對方的問話，便可通過。

時值中午，有一名健碩精壯的青年沿着高崖進入更凶險的山徑，兩邊峭壁屹立，他相當吃力，汗下如雨，仍是脚步不停的走動，突然有一塊大石從崖頂滾下來，剛剛擋住去路，他愣然站着不動，耳邊聽到一陣狂笑聲，有人喝問：「你是誰？斗胆闖進黑地獄來？」

他知道那一句是「隱語」，很快回答：「我並非闖進黑地獄，我只是想走進白天堂去。」

「你憑甚麼本領走進白天堂來？」對方仍然追問。

「我只是憑着一條竹竿，施展持竿跳高的絕技，就可以飛上天宮。」

「答得好，你可以走進黑地獄了，請你看看走過的山徑有甚麼變化，記得這一點，有路便走，你自然有機會跟你想見的人會面，現時讓我作出最後的一句問話，你千方百計闖入黑地獄，希望跟那一個人見面呢？」

「我想見的人就是綽號活閻羅的柯道倫。」

「對了，你的答案十分正確，請你開始走進隧道。」

這句話從高處凌空而下，再也沒有別的說話了，那個青年轉身一望，果然發覺他走過的山徑當中有一處裂開的甬道，露出大洞。

洞裏黑沉沉，不過，洞口因爲有陽光投入，可以看見下面有許多石級。

他知道柯道倫的手下已經向他查問過，認爲他是自己人，決不會辣手相加，誘他跌下無底深淵，故此他放心走下去。

他的身上有一柄電筒，爲了表現他的英勇，沒有扭亮它，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既然每一步都踏在石級上面，他是很安全的，不必担心。

他一步步的向下走，後來，石級往上伸長，他就變成向上走了，如是者曲曲折折忽上忽下的走動，走了一小時那麼久，他才發覺自己已經走完了梯級，仍是往前走。

他知道距離目的地不遠，忽然燈光明亮。

他看見自己已經抵達目的地，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張長方桌子，另有幾張靠背椅，椅上坐着一個人，料想此人就是柯道倫了，他很恭敬的站着，喊了一聲：「柯總管。」

「你很有勇氣，從那一個州挑選出來的？」柯道倫說。

「我叫做雷奔，是德薩斯州侯士活城選出來的，聽從總管的差遣。」

「好的，雷奔，請你走近一點，讓我看看你的臉型體態。」

雷奔依了他！

「你多少歲？」

「今年二十四歲。」

「你在德薩斯州特警營之內受訓了多久？」

「我已經受訓三年，現時站在你的臉前，接受任何差遣，並且很樂意繼續接受你的訓練。」

三角型飛蛾號運輸機在太空遇襲，擊落三架敵機。

「雷奔，這一次你走到黑地獄見我，並不簡單，可能有一宗十分重要的任務落在你的身上，不過，你必須跟堅强的對手角逐，美國早已在幾個大州訓練一些懂得科學而且對太空有很深認識的人，作爲太空特務，你就是其中的一個，美國一共有八處太空特務訓練營，當局叫每一個訓練營的主管挑選一個人，參加這種決賽，我只要一個人，希望你留下來，讓我想出有效的方法測驗你們的體力和智慧，找到最有份量的一個，派他到太空去。」

「那個任務是很重要的，爲了保密，我不會對所有人說出它是甚麼，直到我選出適當的人，然後告訴他。」

「報告總管，我希望自己是你想找的人。」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因爲我一向喜歡刺激，更加喜歡到太空去。」

「很好，你住下來再說，現時我給你第七號的鎖匙，你走了進去就不要走出來，但却可以申請你想要的東西，怎樣挑選最適當的人到太空呢？這個秘密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暫時我不想說，你不必問。」

談到這裏，柯道倫給他一條鎖匙，再說一句：「憑着燈光引路，你很快就看見它，它不單是一個房間，還是一個單位的組合，在那裏只有你自己一個。」

雷奔接過了鎖匙。

柯道倫大喝一聲，突然看見一條白光在眼前飛舞，它就像具有人性的東西，能夠接受柯道倫的指揮，在前引路。

雷奔跟蹤它移動脚步，看清楚點，他

發覺那一條白光相當奇怪，上面沒有接觸岩石，下邊沒有接觸地面，彷彿一條蚯蚓似的滾動，只是這種細小的安排，已經反映出柯道倫是一個有頭腦而又喜歡創造的人了。

他不單是一名極有經驗的殺手，還是科學家，擅長多方面的情報活動，他跟太空搭鈎，那是高度秘密，雷奔的服從性很高，只知奉命行事，對上司任何一種秘密，漠不關心，故此他只是憑着白光指引，找到了第七號房門，用鎖匙開啓它，就閃身入內。

他伸手到牆邊放置電掣的地方摸索，扭亮了它，燈光相當明亮，再也看不見引路的白光，他把視綫投在房間裏面，很快他就發覺那個房間四邊牆壁都有鋼鐵製造的物體放置，包括了書架以及鋼櫃，沒有床，也沒有枱椅，他知道附連於那個房間之內，還有另外一些大廳細房，最低限度有一間寢室，放心走進去。

柯道倫總管所講的話果然兌現，它是一個單位，並非一個房間那麼簡單，一共有四個大廳以及七個房間，當然有寢室在內，所有日用品全部齊全，除了大床以及床上的用具，還有禦寒衣物，至於食物，爲數更多，因爲它有一個巨型的雪櫃，可以貯放一切，此外，還有微波焗爐，他想吃熱的東西也可以。

作爲一名「新丁」，進入殺手的巢穴，向總管報到，得到此優待，使他感到心滿意足了，故此他沒有提出任何申請。

他並不向總管要求一架電視機或者書籍畫報雜誌，留在那個地方，有閒的時候只是做些健身運動，倦了就休息。

四個大廳當中有兩個是健身室，放置了許多種健身器具，因此他懂得總管的意思，似乎想看看他多找時間健身。

單是吃和睡，另外有一部份時間健身，那種生活是相當寂寞的，但他却毫無半點怨言。

只有一件事情令到他覺得驚異，整個地方全部使用鋼鐵製造的傢俬以及用具，沒有一件木傢俬。

他爲人一向很少注意傢俬的品質，至於日常生活的用具，包括暖水壺，杯子，碟子以及餐具，即使全部係鐵器，未嘗不可，因此他不會因此提出甚麼意見，請求改善。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從手腕所佩戴的日曆錶看得出來，他已入居了兩週。

有一晚，突然有一個不速之客到訪了，他感到相當詫異，並非因爲這傢伙突然在一個大廳出現，而是因爲它沒有臉孔。

本來是臉孔的一部份，只是白茫茫一片。這個不速之客渾身各處全是鋼鐵，加上了它缺少一個臉孔，雷奔認爲它並非鬼魂，是機械人。是對方先開口。

並不是他先開口，是對方先開口。

它幽幽的說：「先生，我們來談談好嗎？」

從來沒有一個機械人講得這樣的口齒伶俐的，他有些吃驚，不過，絕不畏懼，因爲他此行是奉命幹一番任務的，機械人決不會加害於他，故此他很冷靜的說：「好，請你坐下來，我叫做雷奔，你叫甚麼名字呢？」

「我還沒有定名，叫我做影子好了，因爲我將來是你的影子，永遠供你差遣，聽從指揮。」

「影子，你怎會全身製作完整，彷彿太空人，却又沒有臉孔呢？」

「我早已告訴你，我還沒有製造齊全，如果我有臉孔，那是你的臉孔。」

雷奔心上一震，說：「爲甚麼要把我的臉孔放在你的頭上呢？」

「雷先生，你有些誤會了，我並非說你的身體廢棄，只是留下一個臉孔，把它放在我的頭上，只是說我的臉孔形象模仿你製造出來，這是柯道倫先生的意思，他認爲有另外一個自己，專供冒險搏鬥之用，比較單獨進入太空安全些。」

「你也進入太空了？」

「是的，雷先生，確是如此。」

雷奔喜形於色，說：「那就好了，我眞的想到太空去。」

「雷先生，我可以向你提出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我想問問你，你爲甚麼想到太空去呢？是否純然爲了好奇心那麼簡單呢？」

「不，我之喜歡到太空去，因爲我討厭地球。」

「你怎會討厭地球呢？」

「我的意思是說我在地球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討厭女人，故此我想到太空去！」

機械人忽然哈哈大笑，說：「這樣也好。」

機械人的談話當然不是人的話的話聲，它發笑的時候，笑得更加古怪，那聲笑聲好像哭，雷奔心上一寒。

就在這時，機械人忽又開口，說：「雷先生，恕我失陪了，再見。」

只是說了短短的一句，忽然所有燈光熄滅，燈光復明之際，機械人已失了踪，坐在眼前的人，竟然是總管柯道倫。

這樣快就換了一個人，廳子裏面各種器物完全沒有變動。就像是變戲法，表演舞台魔術，雷奔由衷的佩服。

「雷奔，你看見見過那個出色的機械人嗎？」

「剛才看見過，它眞是出色，我從來沒有碰見過一個機械人如此聰明伶俐的，它簡直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機械人，你眞是了不起。」

「它並非我製造出來的，我並非精於機械方面，有甚麼本領製造它呢，製造它的人是誰？你不必理會，總之，我已決定派人到太空去，帶機械人同行，它等於你的影子，代替你搏鬥，希望你同意這樣安排。」

「我一切奉命而行，當然是極端同意了，如果我不是親自跟它談過我沒法相信一個機械人製做得如此精巧，就像是有一個腦袋。」

「不錯，它眞是有腦袋的，它的腦袋比較活人的腦袋大過十倍，腦漿的構造完全相同。」

「眞是了不起，」雷奔再度稱讚了一句。」

「雷奔，你也覺得出乎意外，爲甚麼我這樣快就決定用你担當這個太空任務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將來置身於太空的巨大鋼鐵城之內，必須每天從早到晚接觸鋼鐵，且又必須度過漫漫的長夜並無比的寂寞，其餘幾個人已經分別從本州特務營挑選出來，向我報到，他們一擧一動都會透過室內閉路電視被我看見，無所遁形，沒有一個不覺得苦悶的。有些人甚至覺得被困在鋼鐵的陣營之內已經感到非常寂寞，他們向我申請電視機和書籍雜誌畫報，希望它慰解寂寞，單是你例外，你不討厭鋼鐵，不嫌寂寞，可以說是最適當的人選了，我有了決定然後派機械人見你的，你可以給它一個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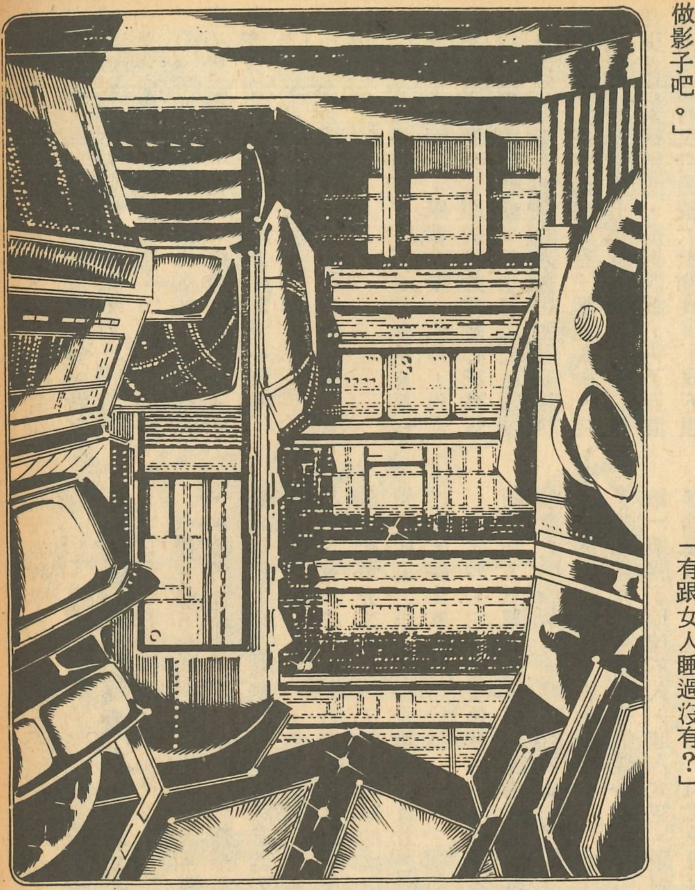
「機械人自稱是我的影子，我就叫它做影子吧。」

「好的，影子這個名字也好，名符其實，你準備後天升空。」

分手之前，柯道倫又忽然說：「爲甚麼你不討厭鋼鐵呢？雷奔，可否給我一個滿意的解釋？」

「可以，首先我要說，我從小是個孤兒，飽嚐冷如鋼鐵的滋味，內心從來沒有溫暖過，故此我不討厭鋼鐵，此外，我只是在中學讀了兩年書就離開學校了，我第一份職業是在鋼鐵廠之內工作的，後來，進入汽車廠工作，一切都離不開鋼鐵，日子拖長了，我已經把鋼鐵作爲朋友，怎會討厭它呢，至於我不怕寂寞，因爲我沒有戀愛過，也沒有家庭觀念！」

「有跟女人睡過沒有？」



圖爲死亡谷的鋼鐵陣地，是殺手總部。

「有過許多次，我對她們完全沒有印象，一句話說，我自始至終都是在寂寞的環境過活，故此不怕寂寞。」

「對了，雷奔，你的確是我想找的理想的人！」

「總管，快要升空了，我想知道這個任務是些甚麼？你可以把它說出來嗎？」

「你此行有兩個任務，一明一暗，明的任務現時就告訴你，暗中做的任務，我打算在你起飛之前的片刻才說出來，你不介意吧？」

「我怎會介意？既然它是高度的秘密，索性留待我起飛之前一起說出來吧，請你記得這一點，不管那個任務是甚麼，我必然是毫不考慮，奉命而行！」

柯道倫跟他道別，臉露微笑。

機械人的臉型跟他相同

到了升空之前三十分鐘，柯道倫把一明一暗的任務對雷奔說明。

他很冷靜的說：「很少科學家想到太空的隕石，只是美國的科學家何烈沙例外，他提供有效的方法，在太空停留一具巨型的太空堡壘，恍如鋼鐵城，在那個位置等候隕石，凡是飛近的隕石如果含有金屬品比較豐富一定被它吸住，使用特殊的機器擊碎，取得它的金屬，等候地面派出特製的太空飛行物體收取它，帶回地球，你跟機械人所負的任務就是把它收取從外太空進入太空，回到地球一切飛行操作以及戰鬥方面的活動，另外有其人，這個你不必担心。」

「這是明的任務，你還有另外一種暗的任務，請你細心調查那個科學家是否變了心，抑或變了質，你現在明白了我的意思嗎？」

「並不完全明白。」

「好的，我再解釋幾句好了，如果他叛變，投靠蘇聯，在太空檢取金屬品，把最新的東西送給蘇聯，剩下來的次貨，交給我們，那就等於變了心，反之，他沒有變心，但却患了殺人狂這種變態心理，那就是變了質。」

「太空堡壘之內究竟有多少人呢，爲甚麼他會患了殺人狂呢？」

「問得好，稱做鋼鐵城的太空堡壘之內，不止他居住，還有一名美麗的女助手，另有三個男性助手，現時只有他跟她二人生存，其餘的三個人都死光了，還不算奇，更奇的，是我們再派另外三個人去，他們同樣的喪生，我認爲這件事情極有可能是由於妒火慾火一齊湧起以致發生慘劇，換言之，女助手花仙麗太過迷人了，可能引起了我們派去的男助手動腦筋，打她的主意，被何烈沙獲悉，把他們殺掉，亦有可能當他們並非侵犯她，只是他的幻想，他也動手行兇，如果是這樣，他就患了變態心理的殺人狂，他的任務十分重要，除非萬不得已，我們是不會派人到上面殺他。」

「假如殺了他，太空堡壘豈不是沒有人操縱嗎？」

「你不必担心，我派人駕駛飛行物體把你送到太空堡壘，那些人不管是機師抑或射擊手，都懂得駕駛太空堡壘。」

雷奔心上一震，說：「我逐漸明白你的意思了，假如也眞的變心或變質，我就是奉命殺他的人，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眞是聰明。」

「我必須花掉三幾天的的時間調查此事，可能花掉一個月，倘若有此必須，可否在太空堡壘停留比較長的時間呢？」

「必要時你可以停留一年。」

「事後我怎樣把調查所得的結果，告訴你呢？」

「你揸主意好了，不必把你的意見在動手之前告訴我，跟我商量，此外，你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即使他並非變心或變質，如果他失去了健康，你也可以把他毀滅，原因是健康不正常的人，在太過寂寞的環境過活，往往神經錯亂，把他眼中所見的東西焚毀。根本上太空堡壘之內所有機件俱是特別構造的，很易毀滅，花了五億美元建造的太空堡壘，十分珍貴，我不想看見它在他的手中毀滅！言盡於此了，你到了太空就等於另外一個我，是我的全權代表！」

跟着他把兩名機師一名槍手介紹給雷奔認識，另外叫機械人隨行，叫做影子的機械人，已經有了臉孔，跟雷奔一模一樣，不愧稱做影子，那個機械人的臉孔跟他相似，雷奔眉心一皺。

時間倉卒，他沒法跟總管談論別的事情了，幾個人以及一個機械人進入神奇的三角形飛行物體之內，便即升空。

雷奔的年紀很輕，他要負担調查以及處決一個太空科學家的任務，心理上的負担很重，三角形的飛行物體已經升空了，他沒法選擇，只好隨遇而安。

飛蛾號運輸機在太空遇襲

那一個三角形的飛行物體叫做「飛蛾」，戰鬥力很強，它的中央有巨型的太空艙可以放下三百噸礦沙，它純然是爲了輸送礦沙而設。

它有許多特點，最大的特點就是升空的時刻十分文靜，到了包圍地球的大氣層消失殆盡之際，即是脫離地心吸力之處，能夠若無其事的飛行。

此外，它幾個三角形的尖端都可以發射激光，不單是可以把近處的敵機毀滅，較遠之處的飛行物體亦可毀滅，因爲發射出去的激光可以追踪射擊。

雷奔是一個戰鬥格的特務殺手，「飛蛾」離開了地球不久，進入太空，碰到蘇聯戰機截擊，它立刻駁火，閃電般擊落對方三架戰機，幾乎是同時擊落的，充份發揮本身的戰鬥力，雷奔看了，縱聲大笑。

他笑，機械人也笑。

機械人的笑聲一點也沒有改變，變成哭笑難分，他看在眼裏，不覺啼笑皆非。

同行的三個人，十分冷靜，只是在最緊要的時候開口。

即使是僅有三個人，仍有正副之分，正機師馬田，副機師歌頓，射擊手泰龍。

飛行了幾天，馬田對雷奔說：「雷先生，左邊是月球，我們不打算降落，繼續飛行，直到我們發現太空堡壘的位置爲止，到時我們必須用無綫電話跟對方聯絡，免得發生誤會，爆發戰爭，到時我們的太空艙送出對方說話的聲响，你可以跟他交談，我說的他，就是年老兼且健康不正常的何烈沙先生。」

「你是機師，一切由你作主，不必徵求我的意見，沒有走出飛蛾號輸送機之前，我不打算開口。」

「好，就由我單獨跟他交談好了。」

最後，機師馬田說。

當時他們只是在月球的上空左邊掠過，離開地球，只是進入太空，離開月球，所進入的太空比較闊大，且又比較可怖，叫做「外太空」，那一處經常黑暗，往往碰着氣流旋轉，震動不已，更加要命的還是隕石，說不清那麼多的隕石迎臉飛撞過來，太空堡壘早有準備，毫無懼色，至於飛蛾，必要時發射激光把它擊碎，不過，射擊手要十分機智，判斷力强，還要擅長射擊。

機師以及射擊手俱是經驗豐富的，他們很有把握的達成任務。

在外太空通話之後，他們依照何烈沙所講的話去做，先行飛到太空堡壘之上空，停着不動，然後由太空堡壘發射吸力，把它吸下來。

走出飛蛾號運輸機之後，迎臉看見一個中年人走過來，臉露笑容，跟他們握手，自我介紹，說是「何烈沙」。

跟着他又說：「太空堡壘之內本來有五個活人，十個機械人，現時五個人當中死了三個，機械人更差，十個有八個沒法動彈，我也看不出它有甚麼毛病，只好讓它留下來，遲些有機械人專科醫生到來，然後施救。

「太空堡壘相當大，只有我們二人居住，太過寂寞了，多幾個人更好，故此我很熱誠的歡迎你們。」

說完了這些，他順脚往堡壘的內部走，走過通道，看見許多副機器，大概是爲了收集礦沙之用，另有闊大的客廳，女助手花仙麗聽到脚步聲，站起來，走出客廳，跟他們相見，雷奔搶先開口，替機師，射擊手介紹，又把機械人介紹給她認識。

她吃了一驚，說：「那個機械人的臉型體態跟雷先生這樣逼肖，以後相見，恐怕不容易辨認出來。」

雷奔說：「花仙麗小姐，請你放心，憑着這一招即可區分，我的笑聲是人類的笑聲，叫做影子的機械人，它的笑聲係機械的音响，完全沒有感情！」

說完，他命令「影子」發笑。

「影子」果然發笑，從微笑到大笑，不像人的笑聲，那種景象逗引在座各人發笑。

笑聲結束了，何烈沙以主人的身份款待嘉賓，在餐廳之內進食，弄餐的人當然是花仙麗了。

她的確很美，身型十分窈窕，即使她在地球上面的宴會出現，仍是很有份量的，何况太空堡壘之內僅有她一個人是女性呢，更加使人入迷了，由於柯道倫早已警告他，切勿打她的主意，故此雷奔使勁壓抑自己的心猿意馬，看也不敢向她多看一眼。

吃吃喝喝的時候，少不免談及關於太空堡壘之內的事，機師馬田問：何烈沙博士，那一座龐大的鋼鐵製成品是否穩定。



雷奔在鋼鐵的包圍中，渡過了十多天。

何烈沙說：「外太空沒有地心吸力，照計它是穩定的，成問題的是銀河之內忽然有一個小星死亡，由於每一顆小星到了最後關頭就會爆炸，那種爆炸力可大可小，巨大的爆炸力在太空蕩起了波浪形的推動力，就會影响到太空堡壘。」

「有沒有碰上甚麼戰機呢？」

「沒有，因爲那些戰機從來不會進入外太空。」

「你們是否中途碰上了蘇聯的戰機呢？」何烈沙反問一句。

「碰上了一些戰機，我們不知道它是否蘇聯戰機，只是它不是盟國的太空戰機，進入射程之內，便即開火，打落了三架。」機師馬田說。

當時他們有說有笑，機械人不在旁，後來，不知道怎樣的談及機械人，馬田說：「何烈沙博士，說來你未必相信，但却是事實，那個稱做影子的機械人有思想也有感情，跟別的機械人絕不相同，他可以隨意交談，發揮意見，甚至可以跟你玩橋牌。」

「眞的麼？再好也沒有了，快些請他走過來，我們一起玩橋牌。」何烈沙有點興奮。

那時他們已經吃了個飽，還喝了點酒，正是玩橋牌的時間，機械人被喚到另外一個房間玩橋牌，跟雷奔是一邊，何烈沙跟花仙麗是另外一邊，玩得很開心。

輸了的一邊是機械人以及雷奔，何烈沙說：「影子先生，你能夠玩橋牌，已經很不錯了，輸贏算得甚麼？你還懂得甚麼活動呢？」

「打桌球以及保齡球，甚至打足球，我都懂得一點，可惜不精。」

「爲甚麼不精呢？你玩橋牌也是輸了的，不見得你故意輸給我的吧？」

「不，我之所以懂得玩橋牌，純然是有人教授，既然教我玩它的人根本上就是一知半解，無怪我輸了，是也不是呢？」

說來很有道理，何烈沙一聽就明白，跟着何烈沙說：「現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希望你照實回答，所有機械人都是沒有自主力的，也沒有思想感情，只知奉命而行，爲甚麼你是最突出的一個呢？」

「因爲我有腦袋。」機械人很爽快的回答。

機械人裝上了腦袋？聞所未聞，何烈沙對它更加發生興趣了，再問一句：「爲甚麼你的臉孔跟雷先生的臉孔竟然是完全相同呢？」

「這是柯道倫先生的意思，萬一他不幸喪生，我仍可以執行職務。」

何烈沙聽了，心上一震，說：「你可能執行的職務是甚麼？」

機械人還沒有回答，雷奔大喝一聲：「閉嘴！」

機械人果然閉嘴，還把一雙眼閉闔，這副情况使雷奔感到有些尷尬，何烈沙不再向機械人盤問了，當晚各自歸寢，雷奔跟機械人同在一個房間睡覺，機械人照例是不需要睡眠的，雷奔睡不合眼，索性盤問它，說：「今天我們沒有睡覺之前，你曾經講過一句，萬一我在太空喪生，你就替我執行職務，那一個職務是甚麼？」

「這是柯道倫先生的意見，我是你的影子，假如你在太空消失，到時可能你是因爲太空堡壘遇襲，或者內部發生變化，以致喪生，你死亡的時候所有人都死去，只有我一個人存在，我就要執行職務，負責把太空堡壘在太空行駛，駛回到月球降落。」

「影子，你懂得駕駛太空堡壘嗎？」

「懂得，由一個專家教授我，他是馬克博士，亦即當年製造太空堡壘三個科學家當中的一個。」

這句話喚醒了雷奔的回憶，製造太空堡壘的科學家一共有三個人，他們是何烈沙，奧得以及馬克，何烈沙至今仍然留在太空堡壘之內，另外兩個，不知去向，照情形看，他們二人沒有喪生，只是躲起來，說不定受到柯道倫軟禁，爲甚麼柯道倫想盡辦法把駕駛太空堡壘的技巧教授機械人，沒有教授他？難道柯道倫已經下了密令，到了最後關頭，暗中吩咐機械人把他殺掉？

雷奔越想越覺不妥，却又無可奈何。

雖然留在太空堡壘的活人只有六個，另有一個機械人，形勢相當複雜，末了，他心裏暗自盤算，在任何情况之下，應該保留太空堡壘的主管何烈沙，利用他牽制機械人，打定了主意，便即酣睡。

何烈沙爲人陰險狠毒

幾個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時候，雷

奔不想跟何烈沙討論太空堡壘內部的形勢，翌日他已經睡了個飽，精神一振，索性找何烈沙密談。

兩人在太空堡壘內部附設的小花園散步。

何烈沙說：「雷先生，你此行送給我許多食物，包括我最喜歡吃的白鴿以及芝士，另外送給我許多藥物，我十分感激，有許多事情我們需要談談，現時我們就談個痛快吧，你想知道一些甚麼？請你任意發問。」

「好極了，我雖然被派到太空堡壘，可惜對它茫無所知，雖然我的職責只是把你搜集的礦沙帶返地球，我仍想懂得多一點，究竟太空的礦沙跟地球或月球的礦沙有甚麼不同之處呢？」

「我也不知道它有甚麼不同之處，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月球或地球的礦沙所含的質素是甚麼？已經全部瞭解，科學家想獲得新的礦沙，作爲發展工業以及備戰之用，那就向外太空的隕石打主意。」

「現時你是否有了寶貴的收穫呢？」

何烈沙聽了，苦笑一聲，說：「我只能對你說知，我已經找到了一萬噸礦沙，大部份把它送回地球，那些礦沙是否全部有用呢？我並不知情。」

因爲對方談到礦沙輸送方面的事，雷奔乘機問：「聽說上幾次輸送礦沙的工作，都很順利，不過，每次留下三個男性的助手，他們全部死亡，究竟他們爲甚麼喪生？是否患上了太空裏面的一種不知名的病？」

何烈沙想了想，說：「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容易清楚回答，他們似乎患了太空寂寞症。」

「你說的是太空寂寞症嗎？這種病必然是因爲太過寂寞引起了，我沒有聽見過這種病，而且我現時身在太空，說不定我也會患上了它，它究竟是怎樣子發生的？請你告訴我。」

「一個壯健的男人，需要有實質的安慰，說清楚點，他需要女人，如果他長期沒有女人依戀在身邊，他會發狂的，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地球上面，卻有可能在太空發生，因爲他在地球上面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找女人做愛，在太空卻不容易，日子拖長了，他們就逐個發狂。」

「何烈沙博士，你沒有發狂，因爲你身邊有一個美麗的女助手，是否如此？」

「可以這樣說。」

「現時我明白了，他們並非死於發狂，只是因爲太空堡壘之內只有一個女人，不夠分配，他們暗中向花仙麗小姐兜搭，給你撞見，索性一槍結果他們的生命，假如你爲了自衛，不算違法，是否有這種事情發生過？」

「是的，雷先生，你的觀察力相當準確，幾個死去的人當中，只有一個人是我槍殺的，他喚做卡芬，因爲他跟花仙麗擁吻，好像她也喜歡他，正如我所說，我爲了自衛，不能不心狠手辣，你知道的，任何一種環境，心愛的女人一旦移情別戀，她的男人就會死在她的手上。」

「其餘的人呢？」

「有些人企圖强姦她，她尖聲叫喊，或者倒地之後觸動警鈴，我立刻衝出來，把他們囚禁在放置食物的冷藏庫之內，料不到他們凍死了，事後我有點後悔，不過，我仍堅持這種解釋，認爲他們沒有企圖侵犯她之前，已經發了狂，事實上有兩個太空人眞的發狂而死。」

「何烈沙博士，你的話眞是有趣，聽了增益不少，我必然緊記在心，決不會跟她擁吻。」

何烈沙聽了，微微一笑！

他把過去的夢痕說出來，的確是含有多少警告意味，既然雷奔接受這種警告，他就放心，認爲達到目的！

第二次密談的時候，雷奔再把話題落在她的身上，很率直的說：「何烈沙博士，你有沒有注意這種不尋常的局勢呢？你的處境可以說是死局，你爲了討好她，經常跟她做愛，其實你已經有五十多歲，精力不繼，故此你需要注射大量的荷爾蒙針藥，我這一次到來，就帶了五千枝針藥送你，這樣做是不妙的，你絕對不能夠倚靠針藥過活，你終有一天發覺自己完全衰老的時候，到時你再也沒有把只有三十歲的花仙麗留在身邊了，你有沒有想過回到地球呢？」

「現時我沒法回到地球了，太遲了，雷先生，你看見的，我已經接近六十歲，回到地球，起碼老了十年，到時我跟花仙麗在年齡上的距離豈非越拉越遠？我不能失去她，必然不斷的殺人，服刑而死。」

雷奔嘆息了一聲，說：「因此之故，

作爲雷奔替身的機械人，加上他的臉孔，變成影子。



副機師哥頓接受白烈沙挑戰。

你打算把她永遠留在太空堡壘之內。」

何烈沙想說甚麼，嘴唇動了動，沒有開口。

何烈沙向哥頓挑戰

從各方面調查所得，雷奔十分懷疑何烈沙患了殺人狂，未能證實，事實上一個壯健男士如果長期沒有女人作伴，他是有可能逐漸狂妄起來，不過，這種狂妄會不會發展成爲色魔呢？那就很難說了，他決心留下來，親自體驗，再行定奪，此外，他認爲花仙麗在太空堡壘多次血案當中是一個核心人物，應該接近她，向她盤問。

爲了調查血案的形成，他找她暗中交談，地點是觀察星座的瞭望台，亦即太空堡壘最高的一處。

那個地方有各種設備，不會被人竊聽或偷窺，他很是放心。

兩人站着交談，雷奔很率直的說：「花小姐，你是我眼中所見的女人當中最迷人的一個，假如我留下來，過了一段時間，我可能跟你的丈夫火併了，這種日子眞的太過寂寞。」

他閉上嘴，等候她發表意見。

出乎意外的她很冷靜的說：「雷先生，你說的男人恐怕是何烈沙了，他不是我的丈夫。」

說這句話的時候，她有些感傷，頭低垂下來。

本來她已經是很美麗的了，哀怨的時候，更加迷人，雷奔心上一動，緩緩的說：「他不能失去你，爲了他，你就要變成愛情的俘虜，永遠留在他的身邊。」

她突然嗚咽起來，很傷心的說：「雷先生，我不想永遠留在太空堡壘。」

只是說了這一句，她轉身就走。

雖然只是一兩句話，已經在他的心上湧起了一個充滿熱情的希望。

他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料不到在這麼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內，他就給花仙麗迷住。

他的內心懂得很清楚，再過下去，何烈沙必然死在他的手上。

柯道倫是總管的身份，所有太空特務給他指揮，他已經下了密令，如果何烈沙博士變了心或者變了質，可以把他殺掉，言猶在耳，倘若雷奔爲了奪取如花似玉的佳麗花仙麗，儘可以先下手爲强，把何烈沙這傢伙殺掉！

從另一方面看，雷奔十分自負，他是第一流的情報員，幹任何一種含有殺傷性的工作之前，先要取得絕對可靠的情報，證實某一個人叛變，然後出擊，怎可以被愛情以及肉慾蒙蔽就殺人呢？故此他反覆沉思，仍然沒有動手。

他始終有一個古怪的想法，覺得何烈沙患了殺人狂。

他想證實這件事情的眞實性達到甚麼程度，故意製造機會，讓飛蛾號太空運輸機的副機師哥頓跟她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故意在他們聚在一起飲食之後，拉住機師以及射擊手一起玩橋牌，機械人也留在身邊，只是她跟哥頓兩人坐在較遠之處欵欵深談。

他發覺哥頓多次暗中偷偷的窺望花仙麗，用淫慾的目光打量她，故此他想利用哥頓去測驗何烈沙的心理反應。

他的計劃逐步實踐，第一次他製造的機會只是讓哥頓跟她單獨交談，如果兩個人有點意思，可能同到花園散步。

何烈沙是個很工心計的人，兼且是科學家，他有本領在巨型太空堡壘之內製造小花園，園中還有小徑散步談心，必然有偷聽器，說不定有家庭小電影之類的自動拍攝器，他們二人的動態如果太過親熱，達到白熱化，情不自禁的擁吻，便有可能聽到槍聲，死的是哥頓。

雷奔的妙計果然生效，想不到何烈沙出擊的時候，有一個人擋住那一槍，沒有倒下來，它就是機械人「影子」。

「影子」救了哥頓，向何烈沙說：「你不應該動武！」

機械人沒有愛情觀念，也沒有肉慾，很難向它解釋，何烈沙逼於道歉，承認手槍失火，其實他的目的只是想嚇嚇那兩個擁吻的人。

「影子」押陣，哥頓走開，剩下花仙麗跟何烈沙，它知道何烈沙決不會殺她，它也走開。

當晚哥頓找雷奔同到飛蛾號的太空艙密談，機械人也在身邊，哥頓承認愛上了花仙麗，認爲何烈沙沒有權力殺他，倘不是機械人及時擋住子彈，救他一命，他早已喪生，跟着問：雷奔打算怎樣對付那個狂人。

雷奔沉靜了一會，說：「你不應該奪取他的心上人。」

「不，我不同意這種解釋，雖然何烈沙，認爲她是他的心上人，她却不承認是他的妻子或情侶，只是他的俘虜，她愛我的成份多過愛他，故此我打算跟他決鬥，

由你做公證人。」

雷奔說：「在任何情況之下，你跟他決鬥，如果他答應你，你一定吃虧，因爲那個地方是他的，他有機會使用暗箭傷人的方法傷害你。」

「如果眞有此事，希望你主持公道。」哥頓很是激動，大聲說。

突然，在太空艙之外，有一個人昂然而立，大聲叫喊。

機師馬田把電視機的畫面弄得清晰一點，各人都可以看到，站在外邊通道與停放台之間的人，正是何烈沙。

「出來，懦夫快些出來，跟我決鬥！」他聲勢洶洶的說。

他很明顯的向哥頓挑戰。

哥頓臉露喜色，說：「我很願意接受他的挑戰！不管爲了甚麼，總之，有人向我挑戰，我不能不接受，希望各位走出運輸機，替我們做公證人。」

局勢越來越加嚴重，誰也沒法制止雙方決鬥，雷奔沉住氣說：「好的，我們一起走出去吧，既然是決鬥，必須公正。」

他先走下去。

機師馬田以及射擊手泰龍，都點頭答應，先後走出去。

機械人也跟隨他們走下去，緊貼在雷奔的身邊，眞的變成了他的影子。

幾個人走近通道。

突然燈光明亮，只見何烈沙很神氣的站着，說：「我向哥頓挑戰，因爲我發覺他擁吻我的心上人花仙麗。」

「是的，既然我愛她，她自動跟我親嘴，我跟你這兩個人之間，一定要除去一個人，我答應接受你的挑戰，你打算用甚麼武器跟我決鬥呢？」

「我想用手槍，兩個人所握的手槍完全相同，由公證人檢查之後，分別交還給我們，我們二人依照正式決鬥方式處理，死而無怨。」

「好，就這樣辦。」哥頓怒火冲冲的說。

「你還有甚麼條件沒有？」雷奔分別向兩人發問。

「我希望你能夠控制機械人，叫它走遠一點。」

「好，我答應你。」

哥頓忽又開口，說：「我想用我們的佩槍，我的佩槍跟馬田的佩槍相同，任由他揀一柄。」

雷奔向何烈沙徵求他的意見，何烈沙想了想，說：「我可否有權先行看看他的佩槍？」

機械人仍然有力回航

哥頓把佩槍拔出來，沒有扭開保險掣，仍是很安全的，把它送到雷奔的手上。

馬田也把佩槍解下來，交給雷奔，轉交何烈沙檢驗。

何烈沙接過，細心看看，交回給雷奔，說：「兩柄佩槍都是威力很猛的，除非打不中目標，中槍之人必死！現時請公證人執行決鬥的程序，不過，我要提醒你，依照決鬥的規矩，兩柄手槍俱是一樣，槍膛之內只能納入一粒子彈，至於決鬥的地點，在花園小徑比較好。」

這兩項建議很快被接受，十五分鐘之後，他們都齊集在園中小徑。

相當奇怪，哥頓似乎有些緊張，何烈沙比較鎭定。

兩人背貼背的站立，沒有開步之前，何烈沙忽又提出一項建議，他認爲自己有點怕機械人干涉這一場決鬥，本來決鬥雙方背貼背之後，聽到公證人的喊叫聲就開步走，各走十步，他想改爲各走二十步，距離機械人更遠。

哥頓接受這一項建議。

一切弄妥，兩人背貼背的開步走了，雷奔大叫：「一，二，三！」

他事前說過叫了三聲之後，兩人就開步走，他們二人依足這個吩咐去做，就快走完二十步，即是說，兩人拔槍的時候相距已經四十步了，射程相當的遠，眞的各自轉身發射，只是聽到槍聲一响，沒有人倒下來。

先發槍的人是哥頓，他射不中目標，吃了大虧，何烈沙站定脚步，向他瞄準然後發射，雙方已經沒有子彈，雖然他只有一粒子彈，仍然佔上風。

槍聲驟响，哥頓倒下來，鮮血從左胸流出，眼見他死定了，雖然死於決鬥，却是死於對方的詭計，各人怒目而視的看看何烈沙。

何烈沙若無其事的把佩槍交還雷奔，轉身走開。

他們依照太空人病逝的儀式處理，先行哀悼一番，然後打開拋棄垃圾的門，把屍體拋出太空堡壘之外。

這一宗慘劇結束了，飛蛾號太空艙之內，只有四個人，馬田向雷奔以及泰龍望了一眼，說：「何烈沙一定是平時在花園中苦練槍法，否則，他不會射得那麼準確

白烈沙最後的一槍，殺了哥頓。

，這傢伙又是冷靜又是陰險，兼且患了殺人狂，我們如果不忍心殺死他，照常留了下來，遲早必然死在他的手下，我建議立刻回航，你們的意思怎樣？」

雷奔說：「我們此行的任務，就是搜集由太空取得的礦沙，如果你們急於要走，先行對何烈沙說知，叫他把現有的礦沙放在飛蛾號的太空艙之內，明天我就去找他商量。」

「事不宜遲，我也去！」馬田以「正機師」的身份來發表意見，催促這件事快點進行。

到了翌日上午，兩人跟隨何烈沙一起走到太空堡壘最高的一層，眼見有許多種機器，有些機器正在滾動。

何烈沙扭亮燈光，各人都有看見那些機器，十分宏偉。

何烈沙說：「太空堡壘雖然可以戰鬥，卻不是爲戰鬥才製造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擊碎太空隕石，搜集它所含的礦沙，我說的是金屬礦沙，石質不妥，因爲太空任何一個星體所含的礦質跟地球的石頭，大致相同，即使別的星體所含的金屬礦沙沒有用，也是值得博一博的，故此我們在太空堡壘最高的一層裝置了巨大的電磁體系，隕石飛行太空堡壘附近，如果它含有較多的金屬礦沙，一定吸住還被擊碎，只有金屬品保留，石塊飛開那些金屬礦沙當然不是單獨存在的，故此它要納入不斷滾動的輪帶，捲入最低的一層，加以分割，石屑不要，剩下來的就是金屬礦沙。

看了一會，他說：「現時我們可以利用室內電梯到下邊去，由於下邊是分割金屬礦沙，以及石屑的工場，各位要小心一點。」

說完，他先行走開，馬田跟雷奔緊隨在後，由於何烈沙畏懼機械人，故此它留在最高的一層。

三個人魚貫而下，走入工場眼見石屑紛飛，那些金屬的沙粒沿着一條槽滾下來，正在觀看的時候，不知道爲甚麼，馬田被捲入滾動的輪帶，失聲慘叫。

他只有機會慘呼一聲，就此失了踪，何烈沙趁快按掣，那滾帶立即停止轉動，他已經被捲入石磨的下面，腦袋壓爆，血肉模糊，可是，下半身仍然很完整。

他死定了，分明是何烈沙佈局謀殺，由於何烈沙走在前面，他走在最後，走在中間的人是雷奔，雷奔沒有足夠的證據指證他的謀殺，只好當作馬田死於意外。

下午，舉行「風葬」的儀式，飛蛾號太空艙只有雷奔以及泰龍兩人留下。

泰龍顯然有許多話要說，沒有開口。

雷奔怕他觸動心事，沒有開口。

在沉默的氣氛中呆坐了一會，雷奔告辭，泰龍沒有挽留他。

翌日中午，幾個人聚在一起吃餐，他們是，何烈沙，花仙麗，雷奔以及泰龍，機械人也在旁站着。

他們每一次吃餐之前必然是互相檢查，認爲身上沒有手槍，或尖刀之類的武器，然後入室，各人的座位前面放置一套器具，從表面上看來，十分安全，料不到各懷鬼胎，正在吃吃喝喝的時候，射擊手泰龍突然站起來，一聲不响，飛撲到何烈沙那邊，把對方按倒，大叫一聲，道：「我要轉仇！」

他的一雙手緊握何烈沙的頸上的動脈血管，企圖活活的扼殺對方，花仙麗大叫：「雷奔，快些命令機械人殺他，制止這一宗血案。」

這時雷奔沒法可想，只好依花仙麗的說話去做。

機械人奉命走近，雙手抓住泰龍的手，往上一抽，泰龍整個身體離地，仍在空中使勁掙扎。

何烈沙從地上爬起來，伸手摸摸自己的頸子，死裏逃生，

機械人把泰龍放下。

泰龍的一雙脚剛剛接觸地面，何烈沙稍爲有點氣力，忽然一躍而起，抓住那一柄屬於他的餐刀，狠狠地向對方的頸子橫割。

他的餐刀早已磨得鋒利，有如剃刀的刀鋒，這一刀把泰龍的血管以及氣管割斷，鮮血噴出來，泰龍倒地滾了滾，即時氣絕，死因是氣管割斷，無法呼吸，跟着流血過多，必死無疑。

雷奔怒火如焚，大叫：「何烈沙，你殺了他，罪有應得，不能夠活下去。」

機械人聽了，誤會他的意思，以爲他想殺死何烈沙，衝過去抓着何烈沙的頸子，十隻鋼指收緊。

於是何烈沙很快就身體發軟，不能夠動彈。

雷奔呆了一呆，然後制止它不要行兇，已經太遲了。

花仙麗呆若木鷄。

雷奔突然醒了起來，說：「仙麗，原來你才是眞的兇手！」

花仙麗飛奔入園中小徑，滑脚跌下來。

他想抓她，她比他更快的飛奔出去，走出園中小徑，跌跌撞撞，終於撞跌了一個花盆，倒在地上打滾。

雷奔衝過去，一把抓住她，說：「你是蘇聯的間諜，利用美色搧動各人互相仇殺，他們死光了，妳可滿意了吧？」

她的臉上垂淚，面部緊貼着他，沒有做聲。

雷奔憤然說：「你怎樣獻媚也沒用，我立刻拘捕你，帶回地球受審。」

「你能夠證實我的罪狀嗎？只有你一個，沒有證人。」

「機械人就是證人，到時你必然透過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她聽了臉色一變，說：「雷奔，你無法指證我行兇，你現在就要死！」

說到這裏，她已經從破碎的花盆底下，抽出一柄鋒利的尖刀，刀長一呎過外，向對方的小腹猛插。

連插三刀，雷奔血流如注說：「仙麗，你在園中故意撞倒花盆，滑脚跌下來，原來你早有預謀，盆底藏刀！」

他不理會她的反應，大聲說：「影子，快些走過來！」

機械人飛奔過來，他就快氣絕，臨終的時候說：「柯道倫料事如神，我果然死在太空，你就是我，你想盡辦法毀滅她，自行駕駛太空堡壘，在月球降落，通過地球的太空總署，轉告柯道倫，到時你跟他見面，把你看見的一切講出來，眞的兇手是她！」

他伸手指向花仙麗，機械人走過去。

她只能夠逃走幾步，立即被機械人趕上，活活的握殺她。

所有活人死個淸光，只是留下一個機械人，他的臉型體態跟雷奔極端相似，他把專家在事前對他講述過的知識與技巧拿出來，活學活用，終於把太空堡壘在外太空飛行到月球降落，完成它的任務。

事後多方面的調查，仍是沒法查悉花仙麗怎樣變成蘇聯的間諜，此外，情報局長胡雄認爲機械人的說話不可盡信，橫豎她已死了，這件事就不了了之，免得再生枝節。

最遺憾的是從隕石搜集的金屬礦沙，大部份是地球通常見的金屬品，沒有甚麼用。

五億美元製造的太空堡壘，降落月球之後，撞毀了一部份，發生大火，機械人是從火窟爬出來的。

它沒有甚麼損壞，太空堡壘幾乎全部毀爛，沒法重修。

（完）

風嘯龍吟

（本文承自第37頁）

「原來是這樣的，」唐冠中冷笑一聲，「賈總管這個人可謂狠子野心了。」

「你們將我姨丈姨母一家藏在什麼地方？」方楚楚問。

原來，她已替唐冠中將脚上的傷處包紮好了，而她這時最關心的是項通夫婦一家的安危。

「賈總管將他們收押在離此十多里外的一座小莊院中，賴公泰，李艷媚，還有四五位黑道高手負責看管他們。」那傢伙爲了討好唐冠中，將他知道的都說出來。

「項莊主呢？」

「項莊主被關押在後面的摩雲樓中！有三個咱們的人看守着他。」

「你們至今仍找不到那批奇珍異寶與神兵寶刃麼？」方楚楚問。

「要是咱們找到了，還不遠走高飛，」那傢伙舔舔咀唇說：「據賈總管說，那批寶物中，隨便一件，也足够咱們揮霍一世，而你們也會見到項莊主一家上下的屍體！」

「好心狠手辣啊！」方楚楚驚怒地切齒罵道。

「這都是賈總管的主意。」那傢伙慌不迭說。

「方姑娘，咱們這就去將項莊主救出來，然後押這位朋友去救出項夫人及他們。」唐冠中說着便掙扎着站起來。

「唐——大哥，你支持住麼？」方楚楚急忙伸手相扶，在不知不覺間，連稱呼也改了。

「區區沒有什麼了，不碍事的！」唐冠中任由方楚楚將他扶起來！心潮一陣翻湧，他可是聽得很淸楚，她叫他「唐大哥」，他聽得心中一陣樂陶陶的，兩道目光不由情意殷殷地直瞧着方楚楚，鼓足了勇氣，語聲微顫地低叫一聲：「楚楚！」

方楚楚被他瞧得心跳臉紅，羞臊地垂低下頭來，但當聽到唐冠中叫她「楚楚」，整個人像是被電殛了一般，震顫了一下，倏地抬起頭來，深情地瞧着唐冠中，但當她的目光與唐冠中那情意熾烈的目光相觸時，却像被他的目光融化了般，嬌軀一軟，偎靠入他的懷中。

唐冠中伸臂一攬，將方楚楚緊緊地摟住——

× × ×

今晚居然有星有月。

雖然是星疏月淡，但在這種初春時節，却是一個難得的好夜晚，而今晚的風似乎也輕柔得像是情人眼中的眼波一樣……

也不知過了多久，唐冠中仰起頭來，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望着一天的星輝月華，語帶悲沉地道：「楚楚，咱們總算替高勇報了仇！」

方楚楚仍然偎在唐冠中的身上，幽幽地道：「唐大哥，高勇泉下有知，也會瞑目的了。」

「楚楚，咱們先去摩雲樓將項莊主救出來！」唐冠中目光一遠，望向摩雲樓那邊。

方楚楚無言頷首。

唐冠中朝躺在瓦面上的那傢伙說道：「朋友，委屈你在這裏躺一會！」接一手執住方楚楚的素手，說一聲：「楚楚，咱們去。」

雙雙自瓦面上掠射出去，直向摩雲樓那邊掠去。

夜色中，兩人的身影就像比翼雙飛的燕子般……

（完）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赫連春水、高鷄血、玉冠珊三人斷後，把追兵擋在棧道口外，三人配合得非常緊湊，且看青天寨的弟兄全部撤走，亦準備開溜，黃金鱗看出三人要溜，立刻掠身奮追，高鷄血輕功最好，跑得最快，玉冠珊已被追上，赫連春水挺槍回刺，讓玉冠珊先去點燃炸藥，黃金鱗奮戰不下，文章趕到，擬想撲熄炸藥引綫，息大娘彎弓搭「劍」阻截文章來勢，跟着彎弓射繩鏢引渡玉冠珊、赫連春水脫險回到棧道口，文章已掠近，高鷄血迎戰受傷，文章立即退走，炸藥爆炸，高鷄血走不脫炸斃，玉冠珊被喬裝隱藏的顧惜朝刺死。那邊棧道口鐵手衝鋒開路……

安全脫險　暫避秘岩

老者怪叫一聲，收勢不住，正要扎手扎脚落入坑裏。

他可沒有鐵手的掌功，無法藉掌力冲回坑口，坑裏遍佈淬毒利刃，這一下去，焉有命上得了來？

他雙手揮舞，想維持平衡，連鞭都扔了，但仍止不住下墜之勢。

他總算沒有掉下去。

因爲一隻手抓住了他的後領。

他回首一看。

抓住他的是鐵手。

鐵手已鬆了手。

而他身邊的十名箭手、十名網手，全都穴道被封、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老者長嘆一聲。

他已無話可說。

他總算已盡了力度，不過仍留不住鐵手。

如果再要蠻纏下去，只有自討沒趣。

所以他也讓出了一條路。

× × ×

「連雲三亂」可不想讓路給殷乘風。

他們分三面飛襲殷乘風。

掌、拳、金瓜鎚，將三條去路封死，且一齊兜截着，殷乘風除死之外，只有退却。

——「連雲三亂」甚至還認爲，如果張亂法不死，殷乘風就連個退路都無，只有死路。

× × ×

如果張亂法未死，合「連雲四亂」之力，是不是可以制得住殷乘風？這答案宋亂水、霍亂步、馮亂虎都不知道。

可是，憑他們三人聯手，是不是可以敵得住殷乘風，這答案他們幾乎是馬上瞭解。

因爲他們分三個人合擊，都覺眼前劍光一閃，三人同時後退，殷乘風已闖了過去。

宋亂水怒道：「他只向我發了一劍，你們怎麼不攔住他？」

馮亂虎也忿然道：「他是向我發劍，

我不得不退，你們又爲什麼不攔住他？」

霍亂步氣得鼻子都歪了。「他也有向我出劍啊，怎麼你們都沒看見！」

三人都只覺得殷乘風只向他個人發劍，顧着閃躱，已來不及攔路。

三人彼此不忿了一下子，都不甘地道：「我們再去截下他！」

殷乘風正如瘋虎出柙，連傷十數名官兵，正與兩名統帶、一名將官厮戰中。

馮亂虎、宋亂水、霍亂步又悄悄地包抄上去。

然後三人一齊動手。

仍是劍、刀、金瓜鎚。

——動手的結果如何？

× × ×

霍亂步跳開。

宋亂水滾避。

馮亂虎躍退。

前面的兩名統帶，一死一傷，那軍官也早就棄戟而逃了。

宋亂水怪叫道：「好險！好險！」

馮亂虎道：「我看見了，眞是好快的劍！」

霍亂步也叫道：「他刺的好像只有一劍，但我們三人都幾乎中劍！」

馮亂虎恨恨的道：「不行，不能敎他逃去！」

宋亂水道：「那說怎麼辦？」

霍亂步道：「我們三人要禍福與共，無論他的劍攻向誰，都要三人齊心：擋，一齊擋，進，一齊進，生，一齊生；退，一起退……」

宋亂水心慌意亂，只附和說：「對！死，一齊死——」

馮亂虎啐道：「我呸！只有他死，沒我們死！」

宋亂水忙改口道：「正是，正是，他死他死。」

霍亂步道：「我們還等什麼，再等，可截不住了！」

三人又掩了上去。

殷乘風正招呼主隊護着家眷奪路，三人又向他痛下辣手！

這次，他們都同在一路，集中往殷乘風背後下手。

——這一次結果又如何？

× × ×

三人一齊滾下山坡。

宋亂水痛得呱呱的叫了起來，摸着額上的一道血痕：「好厲害，好厲害！」

霍亂步手背上也有一抹血口子，悻悻然道：「好快的劍法，我替你擋那一劍，才受了傷！」

宋亂水撞天屈地叫道：「我是替他架那一劍，所以才掛彩。」

馮亂虎忙道：「我是替你攔住那一劍，才滾下來的！」

霍亂步並不友善地道：「可是你總算不曾受傷。」

馮亂虎分辯道：「不錯，我沒見紅，但手上的劍給他砸飛到不知那兒去了。」

霍亂步一見果爾，只能歎道：「殷乘風好快的劍，不愧爲『電劍』。」

宋亂水仍氣急敗壞的說道：「這次糟了，截不住姓殷的，大當家一定又怪罪的了。」

霍亂步白了他一眼，道：「這又怎麼！難道你想學李福、李慧那兩個獃子一般送了命不成？」

宋亂水忙不迭啐道：「不是不是，才不是，他們死，我們沒死的事！」

馮亂虎也插口，說道：「這也沒得怨……我們三人，都已盡力了；螳臂擋車，枉送性命而已。顧公子還留着我們有大計呢！」

他們索性在山坡賴着，等上面的戰局不那麼凶險才敢再上崖去。

× × ×

殷乘風率領百餘子弟，和兩百多名老弱婦孺，渡過易水，苦候江邊，與赫連春水、息大娘等百餘名斷後截敵的部衆會合，擊沉舟筏，整頓兵馬，尙有兩百五十餘名壯丁，其中約有三成掛彩受傷，輕重不一。

衆人隔岸只見冲天火起，知道官兵正放一把大火，把青天寨燒個清光。眼見多年基業燬於一旦，衆人在寒風中不禁感傷起來，同時也更心懷讎憤。

× × ×

高鷄血已然犧牲，屍骨無存。他和韋鴨毛都被牽入這一塲廝殺中，先後喪生。息大娘負疚最深，高鷄血可以說是爲她而歿的。多年來，高鷄血對她的心意，息大娘是聰明人，焉有不知？赫連春水也很難受，他和高鷄血一向鬥嘴鬥智鬥功夫，水火不相容，高鷄血一旦死了，赫連春水感覺得無由的傷心，無依的寂寞。

——也許，他和高鷄血都在一段深刻而無望的感情裏，最是相依爲命，相知最深罷。而他們又不像尤知味，可以不講原則、不擇手段；他們明知無望，但仍肯爲這段絕望的戀情，去付出一切。

——可是結果是什麼？

赫連春水不敢想。

——高鷄血死了，他更陷入深心的孤獨裏。

一方面，他覺得自已更無望和荒唐；另一方面，心底裏那一個呼之欲出的期盼，却燃燒得更熾烈了。

× × ×

高鷄血和韋鴨毛的廿八名部屬，也犧牲了五人，「陷陣」范忠和「衝鋒」禹全盛也都死了，范忠來援的八人，死了四人，剩下的這廿七人，沒有了退路，暫時全跟着息大娘。

赫連春水的「四大家僕」，已被周笑笑殺了三人，十三妹則死在官兵埋伏下，只剩下一名家僕、十一郎和「虎頭刀」龔翠環三人而已。

喜來錦那一羣衙差，也喪了兩人，還有十一人，仍跟着鐵手共同進退；反正他們已沒有後路了，只好跟鐵手打出一條血路。

如果不是殷乘風一早下令撤退，保存實力，只怕傷亡更重。

殷乘風畢竟是綠林中人，善於游擊，行軍打仗的事反不如赫連春水。赫連春水是名將之後，熟讀韜略，行軍進退，甚見幹練，加上鐵手的沉穩機智，雖然敵衆我寡，但依然能殺出重圍，强渡易水。

殷乘風掠撲「八仙台」，馬匹多在渡江時放棄，四顧茫茫，不知何去何從？赫

連春水道：「我們先去八仙鎮，跟海伯伯計議，看是否有容我們之地？」

鐵手沉吟道：「海老已收山多年，如今要他得罪官兵，似乎不妥。」

赫連春水想了想，道：「鐵二哥別憂慮！海伯伯是我爹爹至交，他若能收容，便不會推辭；若不能，也決不敢告密。」

息大娘憂慮地道：「我們此去，也不拖累了海神叟？」

赫連春水道：「這也顧不得了。海伯伯受過我家的恩，他是响馬出身，這一帶人面熟，字號响，有他庇蔭，自有去處，若亂衝亂闖，一旦追兵渡江，聯合了這一帶縣衙的兵馬，來個大圍攻，只怕挨不住這樣長期的多次耗戰，不如還是讓我去海伯伯那兒探路再說。」

殷乘風估量局勢，道：「官兵若要渡江，造得船來，少說也有兩三天，我們要是到處流竄，家眷太多，終究逃不過他們的圍堵；如果海神叟不便出面，只要有隱蔽之地，能防易守，指示我們一條明路，那便是大好的事了。」

赫連春水道：「我也是這樣想。」

殷乘風說道：「那要痲煩公子走一趟了。」

鐵手道：「是不是應多帶一、二位當事人去？」

赫連春水思慮了一下，便道：「鐵二哥是名捕，暫時不肯出面；殷寨主身負重任，青天寨的子弟都看你的，也不便冒險。只好請大娘跟我走這一趟罷。」

衆人商酌了一番，也覺得只好先此議定。鐵手爲安全計，息大娘和赫連春水携好火箭焰火信號，以備不測；殷乘風也在八仙鎮內外伏下數十精兵，以便萬一有變，及時營救。這些都是爲萬全之計。

赫連春水和息大娘略爲喬裝打扮，携同十一郎和一名家僕，佯作夫婦暢遊，順道訪友，混入鎮中，直趨海府。

× × ×

赫連春水和息大娘到了海府，在巷前甩鞍離鐙，整衣下馬，通報姓名，並遞上名帖，算是禮數做足。

長工捧刺進宅傳報後，赫連春水與息大娘相顧一眼，不禁手心都微微出汗。

——如果海托山跟朝中「傳派」的人有聯絡，或跟剿定的官兵只有通聲息，忽然來個翻臉不認人，他們的處境可以說是甚爲危險的。

他們只等了一會，却如臨大敵，暗中觀察門前管事的神色，一有不對，立即退走。

正暗自惕防間，海托山却和另一老叟親自出門相迎，邊豪笑道：「稀客！稀客！赫連公子來了！請恕迎遲！」一面摟肩搭背，狀甚親熱，又以爲息大娘是赫連春水的夫人，儘說些「珠聯璧合」、「天生一對」的話，害得赫連春水都有些不自然起來，倒是息大娘泰然自若。

赫連春水暗裏觀容察貌，覺得海托山仍可信託，豪氣未減，息大娘亦以爲然。赫連春水便將事情簡略而婉轉的向海托山提出，並表明事態嚴重，可能牽累連禍，但只要他日能平寃雪辱，定必報答。

赫連春水言明不需海托山派人相帮，只求代覓暫避之地，及供應一時之口糧，息大娘連忙補充，若海府不便，也不打緊，他們亦然明白，並會速離八仙台，只不過敦請海托山切要守秘，萬不可說他們曾來過此地求援。

海托山聽了赫連春水的話，沉吟了良久，負手來回踱了一會兒的方步。

息大娘見狀便道：「海前輩萬勿爲難，常言道：有心無力，海前輩有家有業，自有不便之處，是我們提得冒昧，請海前輩就別當一回事，我們速離本鎮就是。」

海托山抬起頭來，一下子，他臉上的皺紋又像增添了許多：「赫連公子、息大娘，按理說，別說老將軍跟我這般恩重，就光念在武林同道之義，我們相交之情，隔岸的青天寨披難，我也不該多作考慮，只是我年紀大了，不比當年了……」

赫連春水明白他的意思。

也明白他的心情。

因爲他的父親赫連樂吾也有這樣的心情。

——英雄怕老，好漢怕病，將軍怕暖飽；一旦有妻有室、有兒有女，心志便不復當年了。

——不是沒有勇氣，而是有了顧慮。

赫連春水正想要走。

海托山却攔住了他。

他的手仍熱烈。

他的眼光仍沒有老。

「只不過，」海托山熾熱的，說道：「有些事年輕時做了，老時才有自豪的記憶；而又有些事，做了之後，死得才能眼閉。」

赫連春水笑了。

他看向息大娘。

這眼神彷彿是告訴息大娘：他沒有看錯，這位「海伯伯」仍是熱心人！

海托山緊緊的握着他的手，道：「你等等我，我跟老二、老三商量對策，情形如何，馬上就告訴你。」

那在旁邊一直不曾言語、神情頗傲岸的老者終於開了口：「我覺得我們也該商議一下，只不過，無論商談出來的結果是怎樣，赫連公子的事，就是我們『天棄四叟』的事！」

這傲慢的老叟說完了，就向海托山道：「咱們找二哥去。」

然後兩人一齊進入內廳。

× × ×

赫連春水當然明白那傲岸老叟那句話的意思。

——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

——「天棄四叟」已經攬在身上了。

——現在只是在謀算較妥的辦法。

——請放心。

息大娘却不怎麼明白那傲叟的話。

「這海托山原本跟另外三個高手結義，合稱『天棄四少』，取名『天棄』，是『天爲之棄，人爲之遺』的意思，當年海伯伯的出身，本不足爲人道，嚐遍種種苦艱，所以便叫做『天棄』。」赫連春水解釋道，「他們結義，是以年紀作排行，以劉雲年歲最長，是爲老大，吳燭爲老二，巴力爲老三，海伯伯原名得一山字，排行第四，但若論武功，則要倒過來數才對。他們年紀大了，『四少』便變成『四叟』了。」

息大娘動言道：「我知道了，原來他們日後就是有名的劉單雲、吳雙燭、巴三力和海……」

赫連春水笑道：「原本是海四山，但海伯伯排行雖最末，武功，名頭却大，其他三叟都最服他。海伯伯字托山，日後江湖上人都尊稱他爲『海托山』，省一『四』字，然而海伯伯仍尊奉其他三位的結義兄長，攏在海府做事，供有長職，海伯伯的念舊長情，可見一斑。」

息大娘道：「天棄人不棄，人不自棄，便自有在天地間立足之處。」

赫連春水道：「剛才那位沉默寡言，神態傲慢的便是吳雙燭，他說話很有担當力。」

息大娘等閑的說道：「却不知他們閉門密議，商議成怎樣了？」

海托山自簾後步了出來，他身邊除了那名神態傲然的吳雙燭外，還跟着另一個慈目祥眉的老頭，正是巴三力，海托山一出來便豪笑道：「要二位久候了。」

原來他們三人閉門密議，決定要將近易水清溪港的秘岩洞撥給衆人先躲上一段時間，俟過得兩三個月，官兵搜索過去，風聲平定了一些之後，再作他議。

「秘岩洞」原本是「天棄四叟」當年當盜匪的高踞老巢，甚是隱秘，而且天險難犯，當年曾有官兵二度攻打，全失利無功而折退，海托山言明會暫供應食糧，由巴三力負責秘密運送。秘岩洞一帶則由吳雙燭帶領，並負責設卡、伏防的問題，以便任何風吹草動，早有照應。

赫連春水和息大娘聞言自是大喜，忙道謝不已。

海托山只說：「世侄，我跟令尊交情有如山高海深，辦這點事，也算不上什麼。」又言明再三叮囑手下小心保密，決不讓羣俠在八仙台出手。

其實海托山也有難處。

他也怕被牽累，略有疑慮，復又認爲赫連老將軍在朝中握有重權，跟諸葛先生過從甚密，能在皇帝身邊說得上話，遲早必能平反此案，假如自己不曾相帮，他日還有何顏臉見赫連樂吾？更何况以武林之義，老友之情，也不該見死不救的！

他進去找上巴三力，三人一齊細議出事。

巴三力大力反對，認爲不該惹禍上身，又虞此事和傅丞相或蔡京有關，而這兩人權傾朝野，是決惹不得的。

吳雙燭則力主相助：按照武林同道的義氣，也該伸援手，否則，也該提供食糧，快馬，讓赫連春水和青天寨的殘兵早日遠走高飛。

可是海托山心裏也不願赫連春水就此跑掉，生怕此事有一日成了自己官途的障碍，一時左又不是，右又不是，竟拿不定主意。

巴三奇道：「不如等大哥回來，問問他的意見罷。」

海托山頓足道：「可是我現在就要安頓來人啊。」

吳雙燭道：「那還是先把人藏一藏罷；此事十萬火急，數百條性命交攸，不容延誤。」

海托山無奈之下，只好聽取此計，帶領赫連春水一衆殘部，避入「秘岩洞」再說。

這邊廂羣雄一旦得悉暫避之所，鐵手便命鐵劍、銅劍二僮，飛馬燕南，知會大師兄無情。

他不知道大師兄還在不在燕南，但無情是在思恩鎮一帶出發找戚少商的，無論他去到那兒，都會留下暗記，讓二僮追索的。

他之所以派鐵、銅二僮前往，也有他的苦心：一則他希望二僮不必跟着大夥兒受苦，冒險；二則他知道二僮在戰役中一直未曾露面，由這兩個幼童請援，多不令人注意，而雙僮得離這正受追緝的隊伍，反而安全。

他總覺得，留在八仙台，看來已暫得安身之處，既避風頭，又可秣馬厲兵，養精蓄銳，重新再起，但不知怎的，老是有一種不祥之兆，縈繞心頭，不過究竟是什麼，他也說不上來。

× × ×

銅劍、鐵劍兩人把短劍藏于袖中，扮作近處人家出外嬉遊的僮子，由赫連春水兩名家僕引導，抄道轉赴燕南，沒料他們才出門，便被文章與屬下舒自綉發現。

文章和舒自綉喬裝打扮，先渡易水，正要向當地幾個豪門大戶探道，忽見一老、二少，表面上裝得悠遊自在，然神色間仍掩抑不住情急緊張，策馬匆匆離開八仙台。

文章馬上留意。

——跟着這三個人，可能便可以翻出息大娘、赫連春水他們躲到什麼地方！

文章和舒自綉立即暗裏追踪。

結果追出了一百多里，停了三個旅驛，文章和舒自綉却發覺有點不對勁。

「青天寨」那一干流寇，決不可能一下子逃出了那麼遠！

——就算逃了這般遠，也斷無可能沿途毫無綫索！

文章幾疑自己是猜錯了。

一次，文章趁一老兩小在店外用膳時，命舒自綉潛進房間裏，翻搜他們的包袱，結果發現了他們的「武器」：

——一柄銅劍，一柄鐵劍。

——還有，可以接駁成一柄長斧的器具。

舒自綉立即退出房間，向文章報告。

舒自綉還向文章補充了一句：「赫連樂吾的四名家將，其中一人，使的就是這種接駁而成的大斧！」

文章搖搖頭，捫着長鬚道：「這還不是新奇。」

舒自綉詫問：「莫非……？」

文章道：「如我猜得不錯，那一對小劍，是『四大名捕』中老大無情的四名近身劍僮之武器。」

舒自綉訝然，道：「無情近身僕僮的武器在這裏？那他豈不是跟賊黨是一夥的了？」

文章道：「那有什麼稀奇！鐵手也混在匪帮裏，無情又清高得那兒去！」

舒自綉興緻也高了出來：「要是我們追查到無情也庇護匪黨，加上鐵手通匪，豈不是可以奏他一本，把四大名捕一網打盡。」

文章沉吟道：「鐵手身在匪黨，助匪殺官，早已沒得翻身了；無情在安順棧裏逼李氏兄弟，連云三亂等服假毒藥，讓官兵分散主力，以致賊黨逃脫，亦是重大罪狀。四大名捕裏，爲這件事，至少有兩個變成通緝犯。不過，我懷疑無情脫隊，爲的是救戚少商；而這兩個劍僮，是去討救兵的，至少，也是向無情會合的。」

舒自綉道：「如此這般，跟着他們，豈不就可以找到無情？」

文章道：「找到他，也許也可以找到戚少商。」

舒自綉道：「戚少商才是第一號重犯！一切追捕行動，豈不都爲他而起的！」

文章拈拈長鬚，道：「我想，我們不必放着個元寶，反去撿碎銀。」

舒自綉道：「大人的意思是……？」

文章道：「追下去。」

× × ×

這一追，就追到了燕南。

文章見二僮一僕闖進了郝將軍府。

文章和舒自綉小心翼翼的翻牆匿伏，發現無情、雷捲、唐晚詞，戚少商這一衆人，都在屋裏。

文章的追踪，並沒有白費。

但他却靜悄悄的拉了舒自綉就走。

兩人找到附近一家小店，住了下來。

舒自綉當然不明白。

「這四個重犯，全找着了，但却不能輕舉妄動。」文章說：「無情、戚少商、雷捲、唐二娘却在，我們敵不過的。」

舒自綉道：「我們可以通知這地頭的衙差，前來圍剿他們呀。」

「沒有用的。」文章道：「烏合之衆，非其所敵，何謂無情向有威名，縣衙敢不敢動他，還是疑問，何况還有郝舜才爲他撐腰？」

舒自綉問：「那我們該怎麼辦？」

文章道：「暫且先什麼都不辦，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舒自綉道：「什麼事？」

「無情。」文章道：「無情似乎全身都動彈不得。」

「這是一大勁敵。」舒自綉喜道：「他要是動不了，我們便輕鬆多了。」

「銅鐵二劍僮來報青天寨受困的事，戚少商必去解厄，他們這幾人，必去了一半或以上，剩下的，便容易料理得多了。」文章道：「我們的主要目標還是戚少商，好歹把他留下條命來再說。」

「如果無情、戚少商、雷捲、唐晚詞全都喪在大人手裏，這個功嘛……」

「這個大功，當與你共享。」

「謝謝大人提携……」

文章住在這片小店，自信從窗戶望落，可以監視郝府的動靜，不料這時一陣快馬，兩人投了店。

文章居高臨下，望下去，這兩人依稀相識。

文章大喜忖道：心想，在此地見此二人，眞是天助我也，想來九幽神君，也並在附近可以一舉把無情等人收拾。

——這來的兩人，一男一女，正是英綠荷和龍涉虛！

× × ×

英綠荷與龍涉虛數度暗算劉獨峯、戚少商等人失敗，師傅九幽神君正跟劉獨峯互拚身亡，狐震碑慘死，鐵蒺藜生死不知，泡泡神智俱失，幾乎無一有好下場，英綠荷本身護身的兩面晶鏡俱被戮破，龍涉虛也負了內傷，正相扶到這鎮上來歇息。

他們解馬入店，龍涉虛又想施故技，發橫威，唬嚇店家，英綠荷却偷偷地扯了扯他的衣袖：「不要發蠻，有人在監視我們。」

兩人乖乖的交了銀子，入了房，龍涉虛急不及待的道：「怎麼着？」

英綠荷道：「我們才下馬，就有人在北三窗戶一直盯着我們。」

龍涉虛一連吃了幾個敗仗，又傷了幾處，心無鬥志，忙道：「那還不走，待在這裏等兔子爺不成！」

英綠荷道：「不能走，我們這一走，反而打草驚蛇，敎敵人揹上了，敵暗我明，豈不更糟！」

龍涉虛道：「那該怎麼辦？」他腦筋子一向遲鈍，主意就看英綠荷的。

英綠荷一咬下唇道：「咱們反摸上去，我認得是北三房的窗子，要是上道的，咱們見機不妙來個夜裏撤，要是不上道的，趁黑裏招呼他個刀進紅出不就結了！」

龍涉虛自然同意。

到了初更，英綠荷與龍涉虛換上了夜行衣，摸到北三房，到了門前，猶疑了一陣，兩人悄悄用刀托起了門閂，閃了進去，見沒有動靜，兩人往牀上就一壓，一刀就扎了進去。

英綠荷刺了一刀，立知不妙，失聲道：「不好！」

龍涉虛在黑裏問：「怎麼啦？」

英綠荷道：「不妙，牀上沒人。」

龍涉虛跳過對牀去，「我那兒也是一樣……」肩膀挨在英綠荷胸上，忽又動了淫念。「他們不知溜躲到那兒去，不如我們倆在這兒先來個……」

英綠荷忽低叱道：「不對路，咱們先回房！」兩人不帶聲息的閃了出來，自窗戶躍回他們自己的房間去，才一躍下，便發現房間「嗖」地一聲，似有些不對勁。

龍涉虛却已躍了下去。

英綠荷叱了一聲：「小心！」話一出口，已閃離原位。

只聽房間裏精芒一閃，似有人拔出了利器，被月光反照了出來。

龍涉虛也發現了，三尖兩刃齊眉棍虎的一响，往精光處就砸！

「噹」的一聲，兩件兵器交在一起！

只聽另一角落有人低喝了一聲：「別動手！」

英綠荷聽聲辨位，鐵如意一招三式，都是殺手。

但三招皆不着，反而屋裏的事物，被她碰得哇啦啦、豁琅琅一陣响。

英綠荷三招擊空，心知來人决非庸手，不理龍涉虛那邊的戰况，翻窗就走。

只聽一人沉聲喝道：「尊駕是誰？請留姓名！」

英綠荷心中冷笑：你們三更半夜，潛入我們房裏，帶着兵器，還問我們是誰？不料龍涉虛一向胆大腦鈍，竟答：「兔崽子！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龍——」

（未完・卅九）

封神榜故事之十四

關趙于・編繪

姜子牙伐紂（三）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個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的是姜子牙被西岐武王封爲掃蕩成湯大元帥，統帥三軍，向東進發，與商紂軍士幾番較量，最後奪取了孟津重地，乘勝向朝歌進軍。




61 孔宣兩手空空，心上着急，忙將五光一道道撤出，把准提收去。



62 只聽孔宣五色光裏一聲雷響，孔宣立刻現了原形，原來是一隻大孔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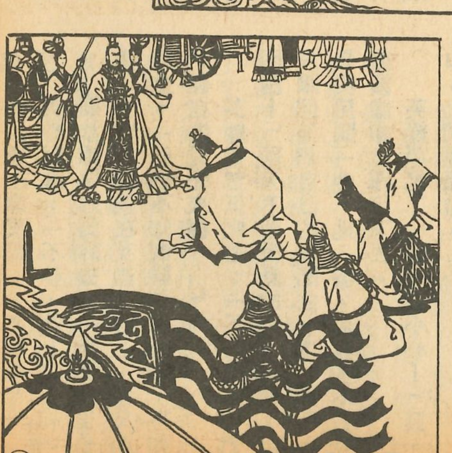

63 准提道人用絲絛扣着孔雀的頸下，坐在孔雀身上，手執加持神杵，飛在空中，對子牙道：「我將孔宣收走，後會有期。」孔雀展開雙翅，駕着五色祥雲向西方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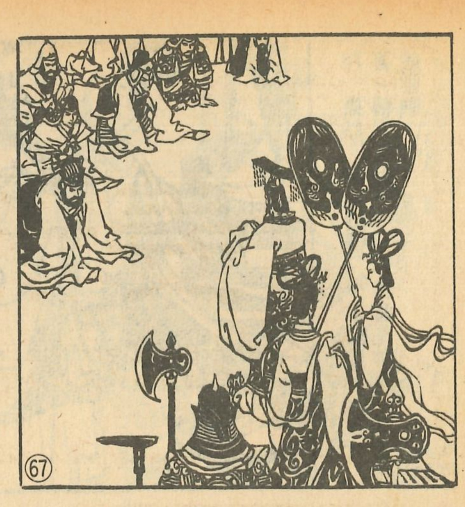
64 姜子牙救回哪吒、雷震子等。幾日後姜子牙便率衆將領，過了金鷄嶺，急速東進。



65 西周大軍相繼攻佔了佳夢關、青龍關、汜水關等五關，但却損失了黃飛虎、土行孫、鄧嬋玉等十多名將。最後姜子牙率軍取得臨潼關，過了黃河，來到孟津。

66 南北二百大小諸侯早已到了孟津，等候西周大軍。姜子牙來後立即率領諸侯、將領迎接武王過黃河來到孟津大營。



67 武王同衆諸侯交相下拜。衆諸侯俯伏道：「大王特臨此地，使衆諸侯得覩天顏，仰觀威德，救民於水火之中，天下幸甚！萬民幸甚！」



68 武王作揖恭謙，全營中置酒，大宴諸侯。子牙對諸侯道：「今日盛會，東伯侯等不能參加，只有破了朝歌，方可定大事。望諸侯仍須同湯營奮戰！」衆諸侯齊聲歡呼！



69 武王、姜子牙率大軍至孟津的消息傳到朝歌。紂王大驚，妲己在旁言道：「陛下不必担憂，聽說梅山袁洪有將帥之才，可命他去爭戰。」紂王立即派奉御官至梅山，命袁洪出戰。

70 紂王不顧成湯亡在旦夕，仍與妲己行歡作樂。一日，正值仲冬，不覺彤雲四起，亂舞梨花。

71 紂王見大雪紛紛，忙傳旨令：「捲起毡帘，待朕同御妻賞雪。」侍駕官捲起帘幔，打掃積雪。



72 紂王同妲己憑欄看朝歌積雪，忽見西門外有一老人光足過河，不甚懼冷，行步且快，又見一少年，却懼冷行緩。紂王奇怪，問妲己是何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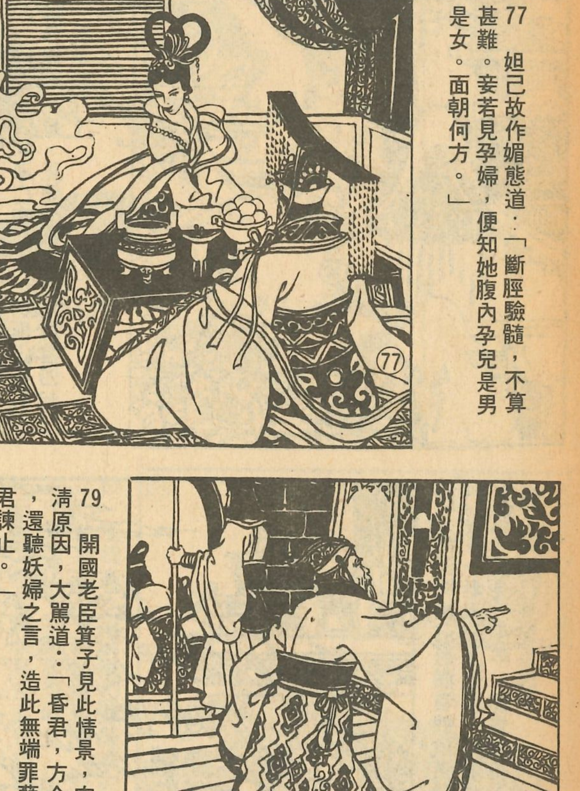
73 妲己道：「陛下不知，老者，正是少年父母所生，所稟甚厚，骨髓皆盈，雖已年老，遇寒氣而不怯，老年父母，氣血已衰，生此少年，所稟甚薄，骨髓不滿，故遇寒冷而先怯。」

74 紂王笑道：「這是惑衆之言，少年自然雄壯，老者已衰，豈有反其事之理？」妲己又道：「陛下不信，何不差官去拿來，便知事端。」紂王傳旨：將渡水的老、少二人拿來。

75 侍駕官領旨將渡水的二民拿至台下，回報紂王。紂王傳旨，將斧砍開脛骨，取來看驗。左右將老、少二民的腿砍斷，送至台上。



76 果然，老者髓滿，少年髓淺。紂王大喜，稱贊妲己道：「御妻眞是神人，怎這般靈驗？」



77 妲己故作媚態道：「斷脛驗髓，不算甚難。妾若見孕婦，便知她腹內孕兒是男是女，面朝何方。」



78 紂王甚喜，便令侍駕官在民間搜取孕婦。侍駕官在朝歌滿城尋訪，好不容易找得三名孕婦，一齊拿往午門。孕婦哭聲動地，慘不忍睹。



79 開國老臣箕子見此情景，向侍駕官問清原因，大罵道：「昏君，方今兵臨城下，還聽妖婦之言，造此無端罪孽。待我面君諫止。」



80 箕子怒氣不息，與微子等來到鹿台，俯伏大哭道：「成湯相傳數十世之天下，就要喪於今日，陛下尚不知警戒修省，竟造此罪孽，你將以何面目見先王之靈？」

81 紂王怒道：「周武叛逆，今有大帥袁洪足可禦敵。今朕欲剖孕婦以驗陰陽，有甚大事？」





82 箕子泣諫道：「陛下不修德政，天怒民怨，陛下尚不自思，還殺此無辜婦女。軍民與陛下爲仇，危在旦夕。陛下末日到矣。」

83 妲己對紂王道：「此斷當面侮君，不辦怎可了得！」紂王大怒，命武士將箕子拿下打死！

84 左右武士扶着箕子方欲下台，只見微子、微子啓等三位老臣泣而力保箕子道：「箕子乃社稷忠臣，陛下不可殺戮」。紂王無奈，將箕子廢爲庶民。



85 紂王命侍駕官將三個孕婦拿上鹿台。妲己指一婦人道：「腹中是男，面朝左肋。」又指一婦人道：「也是男，面朝右肋。」指第三個孕婦道：「腹中是女，面朝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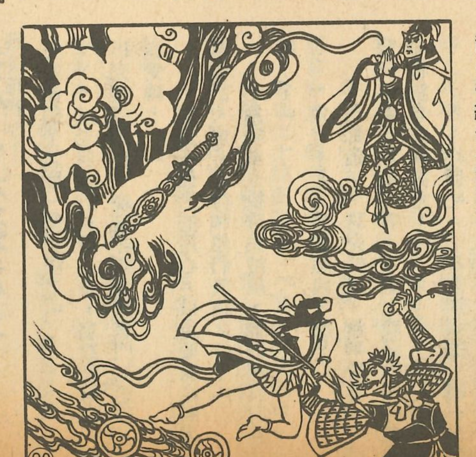


86 紂王命左右推至台下，剖腹驗看。霎時，左右奏道：「蘇娘說的毫厘不差。」

87 紂王大悅，道：「御妻妙術如神，龜筮莫敵也！依御妻之見，袁洪何日可滅子牙？」妲己道：「袁洪受陛下大恩，必然奮力，即日可破。」



88 袁洪率軍到了孟津安營扎寨，並不出兵爭戰。當夜決定去劫周營，命常昊、吳龍先行，自己在後接應。



89 不料，常昊、吳龍冲進周營，被哪吒等截住大戰。此時黑夜交兵，兩軍混戰，火光冲天。韋護祭起降魔杵來打吳龍，吳龍化一縷青光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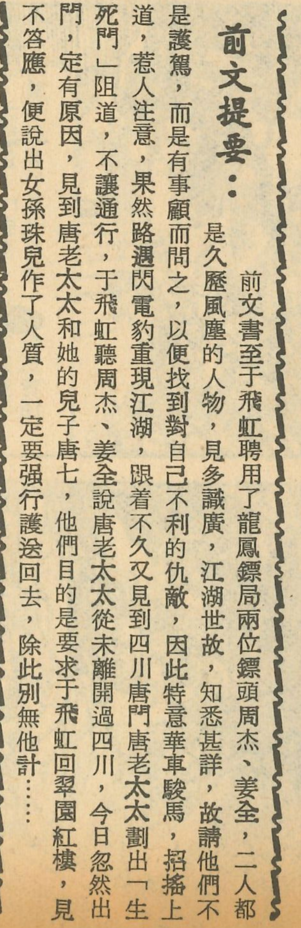


90 哪吒祭起九龍火神罩來罩住常昊，常昊化一道白光不見了。（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聘用了龍鳳鏢局兩位鏢頭周杰、姜全，二人都是久歷風塵的人物，見多識廣，江湖世故，知悉甚詳，故請他們不是護駕，而是有事顧而問之，以便找到對自己不利的仇敵，因此特意華車駿馬，招搖上道，惹人注意，果然路遇閃電豹重現江湖，跟着不久又見到四川唐門唐老太太劃出「生死門」阻道，不讓通行，于飛虹聽周杰、姜全說唐老太太從未離開過四川，今日忽然出門，定有原因，見到唐老太太和她的兒子唐七，他們目的是要求于飛虹回翠園紅樓，見不答應，便說出女孫珠兒作了人質，一定要强行護送回去，除此別無他計……

演暗器嘆爲觀止　提條件交換意見

看唐老太太神情的表現，心中對珠兒的思念，只恐尤在唐七之上。

「看來，老夫人也是爲勢所迫了……」于飛虹低聲道：「不知晚輩能不能帮得上忙？」

「帮忙……」唐老太太雙目中神光閃動，道：「妳是唯一能帮忙的人，只要妳肯回到翠園紅樓去？……」

「我不能回去……」

「那就帮不上忙了……」

唐七冷冷接道：「于姑娘，妳敢——」

「唐兄，別誤會，我是一片誠心……」于飛虹說：「除了把我們送回翠園紅樓之外，總該有別的辦法？」

唐老太太道：「別的辦法？老身想不出來，倒要請教姑娘了。」

「譬如說，你把晚輩交給他們……」

「什麼？……」唐老太太怔了怔，道：「交給他們？怎麼一個交法？」

「以老前輩的見識之多，應該能想出一個很完善的辦法。晚輩非震驚於唐門的暗器，甘願受縛……」

「這個，他們的用心，只是要逼妳回去，其他的，老身還得和他們談談才行！」

「用晚輩交換珠兒姑娘，他們應該同意了吧……」

「這豈不是太委屈姑娘了麼？」

于飛虹道：「珠兒姑娘，無辜受累，用晚輩交換她，並無不當，不過，晚輩有兩個條件，希望老前輩答允！」

「好！妳說吧，老身能辦到的，絕不會讓妳失望！」

于飛虹鄭重的道：「第一，老前輩把晚輩交給他們之後，立刻離去，不能再出手干預此事……」

「那當然，還有麼？」

「恕晚輩得寸進尺，四川唐家的暗器威震江湖，晚輩希望能開開眼界！」

唐老太太笑道：「兩百多年來，唐家的暗器在武林中一直佔有一席之地，老身也不自謙了，不知姑娘希望看些什麼？」

于飛虹暗暗忖道：施展暗器，不過是手法高明一些，難道還有別的花樣不成？

唐老太太大約是看出于飛虹心中之疑，笑一笑，道：「暗器傷人，算不上光明磊落，一些門規森嚴的門派，不大贊成，不過，唐家的暗器，用了兩百多年。江湖上的人，都已熟知，雖是雕虫小技，但也手法繁多，尤其是唐家的暗器，分有毒無毒兩種，姑娘是想看手法呢？還是要看看它的毒性？」

若華低聲道：「小姐，唐家暗器手法，難得一見，最好是兩樣都看？」

于飛虹笑道：「如此貪心，只怕老前輩不肯答應？」

唐老太太道：「答應，答應，姑娘義薄雲天，羞煞鬚眉，撇開我跟令尊的交情不去談，老身倒要和妳忘年論交。」

于飛虹笑道：「晚輩榮寵萬分！」

唐老太太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只可惜此地一片空曠……」

只聽左側一個中年婦人低聲說道：「來時兒媳見到一個蜂巢，不知是否有用？」

唐老太太道：「距此多遠？」

「一里之遙。」

「好！快去取來！」

中年婦人應了一聲，突然轉身一躍，去如輕烟。

這時，周杰、姜全，見雙方已無敵意，帶着篷車一起趕來，但仍然和于飛虹保持了丈餘距離。

「好快的身法……」姜全低聲說道：「去如閃電，看來唐門已在江湖上保持盛名不衰，也並非是全靠暗器厲害。」

瑤華、若華也看的微微一怔，只看那中年婦人的輕功造詣，似已登爐火純青之境，兩人雖未說話，但心中却是吃驚不已，江湖上盛名無虛，眞不知道有多少高明人物？

那青衣中年婦人來去很快，手中提着一個藍布小包，如飛而至。

唐老太太點點頭道：「有多少隻野蜂。」

「兒媳把蜂巢摘了下來，沒有細數，約略估算，總在百隻上下。」

「一百隻野蜂，老身還應付得了，把牠放開吧。」

青衣婦人應了一聲，退後八步，準備打開布包。

唐七低聲道：「娘，妳老人家且歇着，由孩兒獻醜吧！」

「哼！一百隻野蜂，你能應付得了麼？」

「孩兒沒有使牠全無漏網，但七八十隻，孩兒自信可以應付！」

「唉！如若被逃走了幾隻，那豈不是讓于姑娘見笑麼？」

唐七臉一紅，退向一側。

這時，那青衣婦人已打開藍包，果然是一個海碗大小的蜂巢。

布包一開，蜂湧而出，而且四下飛竄，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唐老太太及時出手，只見她手中藤杖早已揷入地中，雙手齊揚，四下飛竄的蜂羣，似是突然間失去了飛行的能力，紛紛墜落實地，近百的巨蜂，果然沒有一隻漏網。

唐老太太回顧了于飛虹，笑笑道：「獻醜了。」

于飛虹道：「老前輩，那些巨蜂可都是暗

器打下來的？」

「是！姑娘不妨去查看一下！」

于飛虹近前瞧去，目光及處，果見每一個巨蜂的身上，都有一隻細小的鋼針，有些擊中頭上已死，有些還在掙扎。

瑤華、若華也跟了過來，一眼之下，估算這羣野蜂確有近百之數，心中驚奇不已。

在丈許距離處，以內功拍出掌力，一舉震斃蜂羣，只要內功到了某種成就，並非難事，但發出了百枚的細小鋼針，射中羣蜂，使百隻無一漏網，這種的暗器手法，實是舉世難得見了。

唐老太太說道：「這種黃蜂針，江湖上都以機簧針筒發射，一筒七支，極爲歹毒，老身把它改成用手力發出，雖然不及針筒強勁，無法及遠，但對付近身圍襲的羣攻，却是很有效用！」

「果然是歎爲觀止，老前輩的暗器手法，實已到了神奇難測的地步了……」于飛虹無限讚佩的說：「黃蜂上如淬有奇毒……」

「黃蜂針沒有淬，但它却一樣致命……」唐老太道：「針體細小，中人之後，將隨着行血流動，刺入心臟要害……」

「這麼說，若是身中此針的人，必死無救了。」



「超過了一個時辰，施救就麻煩的很了，三個時辰之後，老身也無能爲力了，十二個時辰之後，針入心臟，非死不可，但也有拖上十天半月的人，所以……」唐老太太說：「江湖人最害怕的，還是唐家的淬毒暗器，那是立竿見影，見血封喉奇毒，中者難逃百步距離。」

瑤華突然接道：「老夫人，唐家的暗器，都是那等奇毒淬煉的麼？」

「那又不是……」唐老太太說：「唐家的暗器有七種毒性，百步斷魂，最毒的一種，我也曾嚴令門下，非巨奸大惡，性命交關的時刻，不得施用最毒的暗器，現在老身讓諸位看一下吧！唐七，你出手吧！」

唐七心中暗忖道：「最能證明其神效之處的，就是用人作靶，但這附近，却沒有可殺之人……。」

知夫莫若妻，那青衣婦人大約已看出丈夫心中所思，低聲說道：「娘讓你表現的只是暗器上的淬毒，只要證明上面的毒性就好。」

「可惜，這附近沒有可以求證的標物……」唐七目光轉動，四下巡視。

「那羣螞蟻……」青衣婦人說：「試驗毒性，應該是很好的標物。」





唐七轉頭看去，身側不遠草叢中，似有一個蟻穴，很多長腿螞蟻不停的穿梭奔走，略一沉吟立刻探腰揮手。

但見寒芒閃動，十二枚長約三寸的銀針，排成了一個圓圈，把數十隻長腿螞蟻，圈入了中間，每隻銀針，相距有四寸左右，十二枚銀針，一般高低，組成了一個圓週。

雖然銀針之間，有着相當的空隙，但却似有一堵無形之牆，那些爬行快速的長腿螞蟻，竟不敢向外爬行，反似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一般，集向中心一點。

但很快的靜止不動。

于飛虹心中忖道：那些長腿螞蟻，並未接近銀針，但却很快死去，這針上之毒，果然是强烈的很，但那唐七怎能用手觸及銀針。

凝目望去，只見唐七的手上，不知何時已然戴上了一個鹿皮手套。

就這一轉眼的工夫，于飛虹再看那些長腿螞蟻時，接近在銀針兩尺以內的，全數死亡。

緊接銀針附近的青草，也開始萎縮在地。

「果然是奇毒無比……」于飛虹歎息一聲，說：「這等毒性，對施用的人，只怕也不太好。」

「這是唐家七種淬毒暗器中最毒的一種……」唐老太太說：「號稱百毒斷魂，唐家每人用的得意暗器不同，這種奇毒，淬煉在他們最喜愛的暗器上，唐七善用銀針，這銀針就叫作百步斷魂針……」目光一掠青衣婦人，接道：「我這位兒媳，善用飛釵，十二枚連環飛釵，就稱百步斷魂釵。」



她簡簡單單的幾句話，介紹了唐門的七種毒藥暗器，也說明了唐門之人的施放的暗器手法因人而異。

江湖上傳說，四川唐家有數十種不同的毒藥暗器，其實，唐門暗器毒性只有七種，只是分淬在不同的暗器上，這就使人眼花繚亂，分不清唐家有多少種不同的毒藥暗器了。

「謝謝老夫人，讓我們大開了眼界……」于飛虹微笑道：「現在，我們該去救珠兒姑娘了！」

唐老太太的神色，突然間變得嚴肅起來，沉吟不語。

唐七低聲道：「娘！這件事，于姑娘既然願意帮忙，我看……」

「住口……」唐老太太冷冷的接着說道：「珠兒的命是命，于姑娘的性命，難道就不是命，你仔細瞧瞧，人家于姑娘那一點不如珠兒呢……」

于飛虹連忙接道：「老夫人，這是我自願的……」

「不行，老身想通了，我不能這麼自私，拏妳去換回珠兒，唐家在江湖上的聲譽，雖不太好，但天理、人情，總也得交代過去……」目光一掠唐七接道：「去，把你的銀針收起來，咱們回四川去……」

「娘！他們會加害珠兒，妳是最喜愛珠兒的……」

唐老太太接道：「生死有命，珠兒死了，咱們可以替她報仇，就算把四川唐家的基業，

全部投入這一戰，我也在所不惜。」

唐七不敢再說，轉身去收銀針。

「老夫人，豪情萬里，公正無私……」

「如是老身不自私，也不會由四川趕來了，不用給我找台階了，你們請吧！咱們就此別過。」

武林中人人頭疼的四川唐家，竟然自己罷手而退出了，大出周杰和姜全的意料，兩人暗暗鬆一口氣，忖道：生死門，竟然是過的如此平靜，這位于姑娘，當眞是洪福齊天，百靈護右……。

那知于飛虹突然又開口說道：「老夫人，帮晚輩一個忙，把珠兒換回來吧？……」

「什麼？」唐老太太臉色一變，道：「妳可是諷刺老身……」

「我是一片誠心……」于飛虹說：「老夫人放過我，他們不會放過我，我想，前面還會有別的人阻攔晚輩……」

「那就和唐門無關了，老身還要安排搭救珠兒的事，妳請吧……」

「老夫人，飛虹覺着，用我換回唐姑娘，是最有價值的事，老夫人是否要報仇，我不敢揷口，但換回了珠兒，老夫人可從長考慮，嚴密佈置，他們要抓我，已經決定，不會改變，



何不讓我作一件，我高興作的事呢？就算是我救老夫人吧！」

唐老太太怔了一怔，道：「妳這是由衷之言。」

「是！字字出自肺腑……」

「瞧不出，妳這點年紀，有如此的豪氣，老身這幾十年，當眞是白活了……」

于飛虹微笑如花，說道：「還望老夫人成全。」

唐老太太點點頭。

唐七一抱拳，道：「于姑娘，在下感激不盡。」

「哼！站一邊去……」唐老太太冷冷的看了唐七一眼，接道：「于姑娘，老身立刻和他們見面連絡，但老身無法預料他們會提出什麼樣的要求，萬一他們……」

「只要飛虹能作到，我都會答應，但老夫人必需要求他們作到兩點，第一，飛虹和珠兒同時交換，第二，老前輩交過人之後，立刻動身，以後的事，老夫人不要作任何承諾！」

唐老太太微微一笑，道：「老身換回珠兒之後，願助一臂之力……」

于飛虹搖搖頭，道：「不用了，晚輩如何應對，還未作決定，必需見機而作，如有需要老前輩帮助的地方，晚輩自會要求！」

唐老太太沉吟了一陣，道：「好！好，巾幗不讓鬚眉，老身花甲之後，終於見到了一位女中英豪，四川唐家帶了妳姑娘一份情，日後，需要唐家効力之處，只要通知一聲，老身會全力以赴，唐七……」

「娘！」唐七躬身應道：「請吩咐！」

「去跟他們連絡，就說，唐家已留住于姑娘，如何換回珠兒？」

「唐先生……」于飛虹接道：「告訴他們，我已就縛，但堅持不肯回轉翠園紅樓，如是逼迫過緊，我會嚼舌自盡……」

唐老太太接道：「這太委屈姑娘了……」

「非如此，無法使他們心服口服……」于飛虹說：「我相信，他們不會讓我死……」

唐七仔細的打量了于飛虹一眼，暗暗忖道：如非絕色美女，見過妳的男人，大約都不會讓妳死了，我一向覺着珠兒美麗，但和這丫頭一比，當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只聽唐老太太說道：「唐七，快去啊！我們在此等候。」

唐七轉身疾奔而去。

于飛虹一伸雙手，道：「老夫人，綁起來吧！」



「這個，這個……」

于飛虹接說道：「他們很精明，不能太大意。」

× × ×

足足等了兩個時辰之久，唐七這才滿頭大汗的跑了回來。

唐老太太怒道：「你現在還知道回來呀！天還沒有黑……」

唐七道：「孩兒……」

「不能怪唐兄……」一個中年藍衫文士突然出現，接道：「他作不了主，我們必須作些安排，就誤了一點時間，倒要老夫人久候了。」

他口中在回答唐老太太的話時，兩道眼神，却盯注在于飛虹的身上瞧着，只見她雙手被縛，坐在篷車中，車簾已然捲起，瑤華、若華，分站在篷車前面兩側，劉星、茶花則站在車後。

周杰、姜全兩人，却遠站在一丈開外。

看清楚場中形勢，藍衫人才把目光轉注到唐老太太的身上，接道：「四川唐門果然是名不虛傳，在下恭喜老夫人了！」

唐老太太沒有立刻發作，那是因爲對這藍衫文士突然出現一事，心中震驚不已，他似是跟着唐七同來，但却未見如何走來，就這突然出現了，好像早就站在了那裏，以自己耳目的靈敏，竟然不知他如何到來。

盡管唐老太太心中震驚，但表面上仍然保持了相當的鎭定，淡淡一笑，道：「我想唐七告訴你了，珠兒帶來沒有？」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唐姑娘正在快馬兼程的趕來，老夫人不能怪我們，這和我們的約定不符！」

「不是約定……」唐老太太說：「是你們擄人勒索，逼的老身離開四川！」

（未完・廿五）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幾名「十二煞神」想將尹劍青打倒，雷公雷戊章、壽星壽比南都被尹劍青的迷踪劍擊敗，其餘的煞神都領教過尹劍青的苦頭，不敢動手，尹劍青將金步嬌解了穴道，和她到古墓找尋艾青青，怕她會被司馬綸等擄去。來到古墓，下面有寬濶的石級，往下伸延而去，二人逐級而下，越往下走就越黑暗，是一座空曠的大石室，上面有一石刻的橫匾，寫着：「龍如金堂」，有神像神龕，供桌案台齊全，金步嬌不愼從神龕前面穿過，隨着石板往下翻落，尹劍青發覺時已失踪影，只好循着生死門八卦陣圖繼續尋找，發現有血跡斑斑，可能有人到過……

勇闖生死陣　錯交蛇蝎羣

尹劍青早巳聽金步嬌說過，這中年道姑是她九姑花粉煞陸九姑，這就說道：「妳就是花粉煞陸九姑了？」

「咦！你居然一口巳叫出我的姓名來了！」陸九姑輕笑一聲道：「小兄弟怎麼知道的呢？你叫什麼名字？」

尹劍青道：「在下尹劍青。」

「對了！」陸九姑笑得一雙水淋淋的眼睛，瞇成了兩條細縫，但細縫之中却閃動着亮晶晶的光芒，點頭道：「我記起來了，你就是誘拐金步嬌的小伙子。」

她說到這裏，又問道：「你怎麼進來的，難道沒遇上什麼人嗎？」

尹劍青道：「遇上的人多着呢。」

陸九姑眨動眼睛，問道：「那麼他們怎麼會放你進來的呢？」

「沒有人放我進來，」尹劍青道：「是沒有人敢攔阻於我。』

「啊呀，你年紀輕輕，口氣可眞不小！」陸九姑笑吟吟盯着他，手中玉拂突然迎面揮出，一面嬌笑道：「那就給我躺下吧！」

話聲甫出，玉拂連轉，一連使出了三招。

這三招雖是發有先後，却是同時攻到，三道拂影，快如索鍊，圈到身上，幾乎有如三道繩索，分上中下纏來。

若是換了普通武學之士，只要被她纏住一處，就會給她擊得筋斷骨折！

尹劍青學的是「秘宗武學」，看她美目流盼，巧笑倩兮，忽然間使出三招急攻而來，心頭不禁甚是憤怒，口中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左脚橫跨一步，施展「迷踪步」一下閃到她右側，連手中松枝也沒使用，就輕描淡寫閃開了她這三招渾一的攻勢。

陸九姑一驚，急忙玉拂右轉，「刷」的一聲，朝右封出，說道：「瞧不出你身法果然快得很！」

她這一記壓拂橫揮，一道拂影，正好攔在她和尹劍青的中間，手腕輕輕一振，拂尾忽然朝上揚起，宛如一蓬亂針，朝尹劍青迎面戳來。

尹劍青大喝一聲，道：「妳一見面就出手偸襲，看來十二煞神當眞都是蠻不講理的人。」

手中松枝朝前輕輕一格。

他以一支松枝，接得下壽星公沉重壽星杖，但陸九姑的玉拂塵可是柔軟之物，這一格，竟被陸九姑拂塵絲纏個正着。

陸九姑格的笑出聲來道：「你這根松枝，也算兵器？」

手中暗使勁力，朝松枝震去。

尹劍青松枝一下被她拂塵纏住，急忙運勁往後一抽。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陸九姑使勁力震去，自以爲對方一根松枝，還不一震就斷！那知剛把勁力運到拂塵上，突覺松枝上傳來一股極大震力，嗤的一聲，竟把她纏住松枝的十幾根拂絲一齊掙斷，松枝巳經抽了回去。

這下直把陸九姑看得一呆，她這拂塵絲是特別煉製，就是刀劍也砍不斷，竟會被對方一支松枝掙斷了十幾根之多！

一時粉臉大變，叱道：「好哇，你這小子竟然毀了我十幾莖拂絲，看我今晚饒過了你才怪！」

口中說着，右手一抖，玉拂突然一緊，刷，刷、刷一大蓬拂塵起處，化作千百縷銀綫，朝尹劍青身後，像急雨般飄繫過來。

尹劍青依然用松枝朝前格去，喝道：「住手！」

他出手雖然只是輕輕一格，却把陸九姑銀拂攻勢，一齊封住。

陸九姑沒想到自己的凌厲攻勢，竟然會給他輕描淡寫的一格，就完全封住，心頭又是一怔，一雙俏眼緊緊瞪着他，問道：「你有什麼事？」

尹劍青道：「在下是找人來的，並不想和妳動手。」

「找人？」陸九姑望着他，問道：「妳找誰呢？」

尹劍青道：「在下要找兩個人，一個是金步嬌，她進來之時，走錯一道門戶，目前可能遇上危險，所以在下從『死』門進來，要從『生』門出去，找遍八條門戶，請妳讓在下過去。」

陸九姑問道：「阿嬌也進來了麼？」

尹劍青道：「是的。」

陸九姑又道：「妳說要找兩個人，還有一個是誰呢？」

尹劍青道：「還有一個是住在這古墓中的人。」

陸九姑眼神一閃，問道：「總有個姓名吧！」

尹劍青道：「她叫艾青青。」

陸九姑問道：「是個女的？」

尹劍青道：「是的。」

陸九姑「噢」了一聲道：「妳說的就是一個生得很醜陋的女子？」

尹劍青道：「不錯。」

陸九姑雙肩一聳，格的笑道：「瞧不出你美醜兼收，有了阿嬌，還要找醜的，你是何居心？」

尹劍青臉色一正，說道：「她是我妹子，我自然要找她了。」

「那好！」陸九姑道：「你可以回去了。」

尹劍青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陸九姑笑吟吟的說道：「你要找的兩個人，都不用你費心，我們會替你找的。」

尹劍青道：「這……」

「不用這了。」陸九姑笑道：「阿嬌被困在八陣圖裏，她是我的侄女，再說，金老板也在這裏，他的女兒，他還會不關心麼，至於那個姓艾的醜丫頭，不用你說，咱們也會找到她的，所以你可以不用操心了。」

尹劍青道：「但在下非找到她們兩人不可。」

「你眞會煩人。」陸九姑依然嬌媚的道：「我勸你還是早些離開這裏的好，不然，只怕連你這條小命都會保不住！」

尹劍青道：「這麼說，妳是不肯讓開了？」

陸九姑笑道：「傻小子，我是看你還年輕，才好意勸你走的，你不要不識好歹呀。」

尹劍青道：「在下一定要進去呢？」

陸九姑道：「我是奉命守在這裏的，怎麼能讓你進去呢？」

尹劍青道：「妳守在這裏作甚？」

「這還不懂麼？」陸九姑又是格的一聲媚笑道：「守在這裏，就是不准讓任何人進去咯！」

尹劍青道：「你們在古墓之中，要做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

陸九姑瞟了他一眼，才道：「你可不像是找人來的了，你倒說說看，你進入古墓來，究竟有什麼目的？」

尹劍青不耐的道：「在下說是找人，就是找人了，妳再不讓開，就休怪尹某不客氣了！」

「咦！你要和我動手？」

陸九姑口中嬌叱一聲，手中拂塵一揚！媚聲道：「你以爲花粉煞是浪得虛名的了？剛才給你掙斷十幾根拂絲，那只是我一時不小心，眞要動手，連你師父也未必能勝得過我呢！」

她說到這裏，忽然低低的道：「我長你幾歲，不會騙你的，你驚動了我們頭兒，小命就保不住了，快些退出去吧。」

尹劍青冷聲道：「你以爲紫煞星司馬倫我沒見過麼？」

陸九姑說道：「誰說我們頭兒是司馬綸？」

尹劍青奇道：「你們頭兒不是紫煞星司馬綸，還會是誰？」

「這你不用管。」陸九姑催道：「你還是快走吧！」

尹劍青看她一直催自己快走，心頭不禁更是泛疑，說道：「在下巳經說過，在下非進去不可。」

陸九姑道：「我是一番好心，你眞要送死，那就怪不得了。」說完，玉拂一揮，玉拂幻起一道匹練，由下而上，倒捲過來。玉拂出手，人却迅疾往後退出，口中說道：「你快走吧。」

她這一退，石壁忽然由兩邊合攏過來，原來她以進爲退，想把石壁闔上！

尹劍青睹狀大喝一聲，右手松枝朝前一撥，把對方攻來的拂塵逼住，功運左手

，朝迅快合攏的石壁推去。

要知他練成「秘宗玄功」，一身內功，當今之世，已罕其匹，左手這一推，但聽一陣「軋」「軋」輕响，竟然把硬生生合攏過來的石壁推了開去，右足跟着一步跨上，踏進了石室門內。

陸九姑沒想到他會有這般神力，不禁呆得一呆，看他右脚跨入，不禁嬌叱一聲，拂塵連揮，一大蓬拂絲，登時交織成一片網罟，朝尹劍青當頭罩來。

尹劍青瞋目喝道：「妳眞要和我動手麼？」

松枝一揮，向前推出。

陸九姑拂塵一翻，一下捲住了尹劍青的松枝，口中格的笑道：「小兄弟，你撒手吧。」

身形一個輕旋，快捷無比的旋到了尹劍青身邊，左手塗着嬌紅指甲的兩根纖指，一下朝尹劍青右肩「巨骨穴」戳到。

這一手從纏住松枝，到旋身出指，當眞一氣呵成，快捷無比！

這要是換了一個人，絕難逃得出花粉煞這一手，但尹劍青目前的身手，武林中已罕其匹，在這一瞬間，功運右腕，輕輕一振，但聽「嗤」的一聲，松枝上眞炁迸發，往下一掙，緊接着「拍」的一聲，白玉拂塵登時斷為兩截！

陸九姑沒想到尹劍青功力竟有這般深厚，不禁為之一呆！

高手過招，有不得一絲空隙，她拂塵被尹劍青震斷，這一呆之際，點出的左手，自然也慢得一慢。

尹劍青已一把抓住她的脉腕，右手松枝在她「肩井穴」上蔽落，口中喝道：「委屈妳在這裏站一會吧。」

話聲一落，身形一閃，從陸九姑身邊閃入石門。

這互攻一招之間，陸九姑手上火熠子，早已跌落地上，自行熄滅，石門內恢復了一片黝黑。

但尹劍青並不需要火熠子，一樣可以看得清楚，尤其沒有火熠子，黑暗對他反而有利，別人看不到他，他可以清楚的看到別人。

這道石門之內，極似一條寬闊的甬道，除了陸九姑把守石門，似乎別無他人。

尹劍青一手執着松枝，脚步加快，朝前奔行過去。

通道盡頭，又有一道石門。

尹劍青這一路行來，耳目並用，隨時注意着左右前後的動靜。

（甬道等於是一條走廊，本來只要注意前方的動靜就好，但古墓之中，許多門戶是看不出的，你看去只是一道石壁，忽然的會裂出一道門戶來，故而須加倍小心也。）

此時剛走近石門，耳中便已依稀聽到人聲，不用說，這人聲是從這道門傳來的了！

尹劍青不由得脚下微微一停，伸出左手，貼在門上，輕輕往外推去。

這道石門，果然並未關上（陸九姑守着外面一道石門，這扇門自然不用關閉的了），隨手就推了過去。

因為他推得極輕，而且石門隨手推開，他就沒有再推，故而只是推開了一點門縫！

尹劍青一出江湖，就連番遇上事故，無形之中使他閱歷大增，既在石門之外聽到裏面的人聲，他自然要聽聽，看看清楚再進去。

他把石門推開了一道門縫，就湊着頭朝門縫中望去。

這扇石門之外，正是一座圓形的大殿，只要一看這大殿的形式，尹劍青已知到了古墓的中心。

因為這座圓形大殿的正面，又有一座白石神龕，矗立其間，神龕中也同樣供奉着一座白石雕刻的神像。

神龕前面，有一座一人來高的石香爐，除此之外，四週就空無一物。

此時大殿兩壁，早已點燃起八盞琉璃燈，琉璃燈是原有之物，但燈油自是新加的了。

殿上，站着四個人，那是紫煞星司馬綸、地鼠隗七、財神金祥生、行瘟使者溫化龍。

紫煞星司馬綸一個人站在石香爐前面，其餘三人則垂手站在他身後。

只聽司馬綸道：「如今祖師堂已經找到了，這是兄弟多少年來的心願，今晚總算達成了！」

金財神含笑道：「咱們追隨頭兒，已有多年，直到今晚，才知頭兒原來竟是龍城派出身！」

紫煞星司馬綸出道江湖，有如彗星一般，光芒四射，武功高强，機警過人，却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原來他是龍城派的傳人！

尹劍青聽到金財神稱司馬綸為「頭兒」，但方才花粉煞陸九姑却說頭兒不是司馬綸，心中暗自覺得有些奇怪！

看陸九姑方才的口氣，絕非說謊，那麼莫非其中另有文章不成？

只聽司馬綸喟嘆一聲道：「金兄有所不知，兄弟這些年隱蔽身份，實有不得不已的苦衷，因為兄弟遵奉先師遺命，不進入這古墓之前，不得宣洩我的來歷……」

地鼠隗七聳着肩道：「這麼說，頭兒一定有一件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了。」

「不錯！」司馬綸道：「龍城派發迹江南，當時的名稱是『古墓門』，因為沾上一個『墓』字，大家認為和北邪派，九幽門等是一丘之貉，一向被江湖白道稱為邪派，其實……」

他似乎心存顧忌，忽然住口，沒有再說下去。

金財神道：「頭兒怎麼不說下去？」

司馬綸看了三人一眼，慨然道：「諸位老哥和兄弟相交已非一日，兄弟自無隱瞞之理，龍城派當年是秉承長宮主之命，連絡江湖志士，以圖大擧，用潛龍在地之意，故名古墓門……」

金財神一楞，故作吃驚的說道：「頭兒……」

司馬綸道：「沒想到近百年來，清室氣運未終，本門歷代祖師，糾合江湖義士，屢次擧事，均告失敗，傳至先師這一代，因敝師叔心懷異志，覬覦本門歷代積聚，勸募而來的黃金，毒害先師，差幸先師命不該絕，身負重傷，逃出魔掌，為先父所救，但已不良於行，當時，先師收我為徒

，並未說出此中原因，直待他老人家臨終之時，才說出始末，但說到本門重地，龍城總壇所在，已含糊不淸，兄弟只知在此山中，故而請金兄大力襄助，找尋古墓，意即在此。」

金財神道：「這麼說來，頭兒這些年來行走江湖，大事結納英豪，也是志在大擧了？」

「不錯！」司馬綸凜然道：「我輩身為炎黃子孫，自該奮發圖强，以恢復神州為己任……」

尹劍青聽到這裏，想起和司馬綸初見之時，他即竭力拉攏自己，當時自己還以為他是黑道中人呢！

一念及此，不由對司馬綸肅然起敬。

只聽金財神道：「咱們十二兄弟，追隨頭兒，自然唯命是從，只是此擧可不簡單，除了人力，第二就是財力……」

他外號財神，一開口就是為了錢，但這也是實情，要揭竿而起，推翻暴政，光復山河，錢是人力以外最重要的一件事。

司馬綸笑道：「這個不用金兄担心，據先師說，本門百年來，積聚了不少金銀財寶，大概可供數十萬衆的軍餉。」

金財神聽得不期而然嚥了口口水，問道：「就在這古墓之中？」

司馬綸點頭道：「大概就在此地，只是兄弟沒有來過，僅憑先師臨終述說，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要看過了才知道。」

金財神問道：「頭兒要如何看法？」

司馬綸道：「據先師說，金窖就在這座大殿之下，要移開那座石香爐，才能够下去。」

地鼠隗七聳着肩道：「我的天，這座石香爐，怕不有千斤重，憑咱們幾個人怕還移不開呢！」

金財神道：「頭兒，十一哥他們全在古墓外守護，要不去……」

「他們守護墓外，不可輕離。」司馬綸說道：「移開這座石香爐，並不需要人力。」

地鼠隗七聳着肩道：「那是另有機關了？」

司馬綸道：「不錯，但這機關必須先打開鑰匙，才能開啓。」

金財神道：「那座石香爐上，還有鎖匙嗎？」

司馬綸笑道：「方才咱們進來之時，不是也先打開鎖匙，機關才開動的麼？」

金財神道：「頭兒身上，一定有鑰匙了？」

司馬綸伸手入懷，取出兩支比綉花針略粗的鋼針，攤在掌心，含笑道：「就是這個了。」

地鼠隗七探首道：「這不是頭兒的暗器麼？」

「不錯！這是兄弟常使的暗器『金鋼針』！」司馬綸微微一笑道：「當然先師傳我『金鋼針』的時候，要求十分嚴格，先師在紙上，用筆點上兩個小點，規定兄弟必須站在一丈之外，用左手揮彈出，以擊中小點為準，而且必須兩針同發，後來黑點逐漸小了，只剩下針孔大小，這樣足足練了兩年之久，直到把彈出的兩支針，在任何角度上，都能命中敵人瞳孔，才算完成。當兄弟覺得先師教兄弟的武功，都十分正派，惟獨這『金鋼針』取人瞳孔，似乎太過殘忍，但是，先師督促甚嚴，幾乎非練成這門暗器不可……」

金財神插口道：「當時頭兒的尊師雖然沒和你說明，但必有深意了？」

「金兄說得極是！」司馬綸點頭說道：「直到先師易簀之時，才說出教兄弟練的『金鋼針』，實在乃是開啓本門藏金的鑰匙。」

金財神「啊」了一聲，才試探着道：「聽頭兒的口氣，好像沒練成『金鋼針』，就打不開金窖之門了。」

「金兄說得對極！」司馬綸大笑道：「因為這金窖的鑰匙孔，就在這石香爐蓋上這隻石獅子的雙目瞳孔之中，必須把兩支鋼針刺入瞳孔，石香爐才會自動移開，要把兩支鋼針投入石獅瞳孔，人人都會，但兩支鋼針必須同一時間投入，而且投入之後，在石獅週圍一丈方圓，必將全為機關暗器所傷，是以發射鋼針，必須站在一丈以外，方可無事。」

金財神吁了口氣道：「原來開啓金窖，還有這麼曲折。」

隗七縮着頭，諂笑道：「頭兒現在可以出手了，也好讓屬下開開眼界！」

司馬綸一笑道：「兄弟自然要打開金窖來瞧瞧，然後才能和大家共議大事。」

金財神接道：「頭兒，那就快請出手了。」

尹劍青雖然對司馬綸極為敬佩，但總覺得他手下的十二煞神一個個都帶着一份譎詭之氣，並非正派中人。

十二煞神，當然不是正派中人，但他們同是司馬綸的手下，照說都該有一份服從擁戴之誠，但在自己的感覺上，他們一點都沒有。

尤其在他們和司馬綸談話的語氣聽來，似乎有故意刺探司馬綸口氣之嫌。

司馬綸微微一笑，回頭一擺手道：「你們且退到一丈五尺以外去。」

他話聲甫出，金財神、隗七、溫化龍三人不約而同立即依言向後飛躍出去一丈六七尺遠。

尹劍青心中暗道：「即此一點，可見他們已是不信任司馬綸了，因為司馬綸只要他們退一丈五尺，他們却多退了兩尺，這分明是怕司馬綸藉此一機會害他們了。他們如無異心，又何用防備司馬綸呢？」

這眞叫做旁觀者淸！

司馬綸却似絲毫未覺，在他們退出之後，巾一個旋身，飛退出一丈開外，身法輕靈已極！

尹劍青突然心中一動，暗忖道：「飄花身法，難道艾青青和他，是同一門派不成？」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突聽石香爐响起了兩聲「叮」「叮」之聲。

原來司馬綸在旋身飛退之時，手中兩支「金鋼針」，已然曲指彈了出去。

這兩支金鋼針絲毫不爽，一齊射入了石香爐蓋上盤踞的石獅子雙目瞳孔之中。

這一手不但尹劍青沒有看淸，就連站在司馬綸身後只有幾尺距離的金財神三人，也沒看清楚！

直等石香爐發出「叮」「叮」之聲，金財神吃驚的道：「頭兒兩針已經射出去

了麼？」

司馬綸笑道：「兄弟在旋身之際，已經發出了，金兄沒有看到麼？」

就在他說話之時，緊接着只聽一陣嗤嗤輕响，從石獅子口中，突然噴出一大蓬銀芒，像扇面般洒了開來，朝殿前激射而來。

這一蓬銀芒，經燈光照射，隱泛藍色，顯然是毒針無疑，因爲它是扇面般射出，離石香爐一丈以內幾乎毫無躲閃餘地，司馬綸說得沒錯，這蓬飛針，果然只射到一丈光景，便自紛紛墜地！

金財神咋舌道：「這蓬飛針，旣密且速，當眞令人防不勝防，頭兒，咱們現在可以過去了吧？」

「且慢！」司馬綸道：「還有一道還要發動……」

話未說完，突聽又是一陣「嗤」「嗤」輕响！

大家擧目看去，只見兩道銀綫，嗤嗤不絕，上下交舞，那兩道銀綫，却是一支接一支的飛針，密如連珠般射出！

原來這回石獅子兩顆眼睛中射出來的，石獅子雙目之中兩顆眼球，竟然是活動的，會上下左右滾轉，飛針就連綿不斷的上下飛舞着射出。

這一回因眼球上下滾動之故，比從石獅子口中噴出來的飛針，射擊面更廣，這樣上下左右的輪轉飛射，足足反覆轉動了有四五遍之多，才算停止。

司馬綸就在飛針剛一停止，突然縱身飛起，一下躍上爐蓋石獅子的背上，雙手捧住獅頭向右扭轉。

這一扭，只聽香爐中又是「叮」的一聲，司馬綸才飛身落地。

金財神問道：「頭兒這是做什麼？」

司馬綸朝他笑了笑道：「如若不趁此把獅頭扭轉，石獅子腹內裝的全是飛針，眼中飛針停止，石獅子口中又會噴出飛針來，口中停止，眼中又射，不把腹內全部飛針射完，是不會停止的。」

金財神道：「那麼現在呢？」

司馬綸道：「獅頭扭轉，香爐蓋就可以開啓了。」

隨着話聲雙手抓住石獅子前後兩脚，輕輕揭開爐蓋。

金財神等三人，在司馬綸揭開爐蓋之時，依然趦趄不前，直待看清毫無動靜，才一齊走了過去。

揭開爐蓋之後，裏面並不是空蕩蕩的香爐，上面足有小圓桌桌面大小一層石板，雕刻着八卦圖形。

金財神正想問話，他眞像孔子入大廟，每事問，但他還沒開口！

司馬綸已回頭笑道：「方才兄弟打出兩支鋼針，只是開啓石香爐的鎖鑰而已，現在才是石香爐移動的鍵鈕。」

話聲一落，伸手朝中間「太極圖」上兩顆魚眼按去。

說也奇怪，那太極圖上突出的兩顆魚眼，經他一按，居然應手按了下去。

尹劍青站在門外，只推開了一道門縫，自然看不到香爐裏面的情形。

只見司馬綸按下魚眼後，立即往後退下。

金財神等三人一見司馬綸後退，他們還當又有暗器射出，慌忙飛身躍退一丈之外。

司馬綸含笑道：「你們不用慌張，這回不會有暗器射出了。」

石香爐經他按下魚眼之後，地底就响起一陣「隆」「隆」輕震，石香爐果然在輕震聲中，緩緩向神龕面前移去。

原來石香爐的位置上，已經露出一個黑越越的洞窟。

司馬綸已經從身邊取出一個白銅精緻千里火筒，「擦」着了打火種，回身道：「隗兄，你守在洞口，金兄、溫兄請隨兄弟下去。」

說完，當先擧步朝洞窟中走了下去。

隗七應了聲「是」，果然站在窟口。

金財神和溫化龍二人互使了一個眼色，跟着司馬綸身後，相繼往下行去。

尹劍青站在門外，看得淸楚，心中暗道：「金財神和溫化龍二人，行動鬼祟，分明另有陰謀了，莫非他們有謀害司馬綸之心不成？」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突見一道人影，從另一道門中閃出，好快的身法，一下就落到洞口！

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衣人，尹劍青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沒看到此人面貌，但他有一種感覺，此人身上似乎有一股陰森的肅殺之氣！

心中暗暗忖道：「這人會是誰呢？」

那黑衣人沒開口，只是朝地鼠隗七打了個手勢。地鼠隗七也沒說話，只是朝他點了點頭，那黑衣人就擧步朝窟窿中走了下去。

尹劍青本來還以爲黑衣人一下落到隗七身邊，定然要出手偸襲隗七，那知看着兩人情形，分明是預先約好了的！

直到此時，尹劍青才想起方才陸九姑說的話來，他們的「頭兒」不是司馬綸，而是另有其人，這人可能就是黑衣人了。

由此推想，金財神等人果然早有預謀，他們覬覦的是龍城派歷代留下來，預備作爲義擧用的藏金。

只要看黑衣人現身時的身法，就可看出他武功甚高，如果再加上金財神和行瘟使者溫化龍，司馬綸武功再强，也非三人對手。

尹劍青本待司馬綸等人進入金窟之後，他要穿行其他七門，去找金步嬌的。

此時看到金財神等人居然勾結外人，企圖奪龍城派用來義擧的藏金，心頭不禁大感憤慨，忖道：「此事旣然給我撞上，那就非管不行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伸手推開石門，閃身而出。

他在沒有閃出門前，已經估量好自己必須以閃電襲擊，一擧制住地鼠隗七才行，因爲金步嬌說過，地鼠隗七，最擅長的是輕功，如果一擊不成，就有機會被他逃脫，就算不是逃脫，給他大聲嚷起來，也是不好。

因此尹劍青一下閃出石門，就猛一吸氣，身形突出，朝地鼠隗七撲過去。

這一下當眞快若雷奔，人還未到，手中松枝一指，朝他身後右首「正風穴」上點去。

地鼠隗七果然不愧地鼠之名，不但身

法輕快，耳朵也十分靈敏！

別人聽到了風聲，總是先要回頭看看再作躲避，隗七可不一樣，一聽到身後風聲，立即一縮頭，身子朝前一弓，快捷無倫的竄了出去。

尹劍青沒有想到他身法會如此敏捷，撲去的人，等到脚尖落地，對方已竄出一丈開外，倏地轉過身來，目注尹劍青，喝道：「小子，你是什麼人？」

右手揚處，手中已多了一支鐵尺。

尹劍青一擊不中，一聲不作，身形一幌，朝他欺去，松枝已閃電般點出。

這下他使的是「迷踪步」，手中松枝同樣使出了一招「迷踪劍法」。

「迷踪步」和「迷踪劍法」，這「迷踪」二字的要訣，實力快速使你看不淸他的身法、手法之謂。

你旣然還沒有來得及看淸楚，人家已經欺到你身邊，認穴準確，點到你身上了，試想你能閃躲得麼？

地鼠隗七身手俐落，輕功最好，看不淸楚就吃了大虧，只覺眼前一花，全身驟然一麻，再也動彈不得。

尹劍青只朝他笑了笑，低低的道：「委屈你就在這站一回吧！」

話聲一落，一個轉身，擧步朝窟窿石級走了下去。

這間石室，比上面畧爲小了一些，其實還相當寬敞。

石室呈八角形，依八卦方位，放置了八隻大鐵箱。

紫煞星司馬綸領着金財神、溫化龍二人，走完四十九級石階，便自站停下來。

金財神在後問道：「頭兒，可是遇上什麼困難了麼？」

「困難倒是沒有。」司馬綸道：「兄弟只是要告訴你們，踏入此室，務必和兄弟保持數尺距離。」

他接着解釋道：「我是說咱們三個人，都須保持數尺距離，擧步之際，莫要忘了左三右四中十二，方可無事。」

金財神臉上微微一變，說道：「這石室之中可有埋伏麼？」

司馬綸道：「兄弟也是第一次進來，但如以常情判斷，上面已有重重機關，此室旣是藏金之處，而且擧步必須左三右四中十二，那麼走錯了步數，自然會有觸動埋伏之慮了。」

金財神道：「好，屬下記下了，頭兒請先走吧！」

司馬綸不再說話，依着左三右四中十二的走法，擧步朝中間走去。

金財神與溫化龍和他保持了五尺光景的距離，緊隨着走了過去。

司馬綸筆直走到中央，便行站住，雙膝一曲，朝中間一口大鐵箱跪倒下去，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口中朗聲說道：「龍城派第七代弟子司馬綸，奉先師遺命，進入本門總壇，叩謁前朝衣冠而來。」

說完，就站起身，朝那口大鐵箱擧步走去。

金財神問道：「頭兒，屬下二人，也要跪拜麼？」

司馬綸道：「不用了，你們走過來就好。」

金財神接又問道：「還要保持五尺距離麼？」

司馬綸道：「你們走到鐵箱前面五尺，就不可再走近了。」

說完，擧步走近大鐵箱，伸手揭開鐵蓋。

金財神和溫化龍就趕緊走了過去，站到大鐵箱前面五天光景，就不敢再多接近了。

這一揭開鐵箱蓋子，三人只覺大放光明，寶光耀目，鐵箱裏面分上下兩層，上層放着一頂九龍冠，光是九條龍身，都是用五色明珠鑲嵌而成，中間一顆夜明珠，足有胡桃大小，更是寶光氤氳，照耀得一室通明！

金財神心中暗道：「光是這頂九龍冠的珍珠，已是稀世之寶，價値連城了！」

鐵箱下層，放的是一襲龍袍，也是用珍珠綴成，看去霞光閃閃，簡直是一件寶衣！

另外還有許多日常用具，和珍玩古物，無一不是奇珍異寶。

光是這口大鐵箱內所藏之物，已把號稱武林富豪的金財神看得目瞪口呆，盡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物。

司馬綸道：「這隻鐵箱中所藏的，均是昔年長公主從大內取出來的先皇御用之物，交由本門來保管的。」

他闔起鐵箱，轉身向對面一隻大鐵箱走去。

這回他不再跪拜，但走近大鐵箱前面五尺，依然脚下一停，伸起右手，在鐵箱正面中間，連劃了六劃，才行緩步走去。

金財神跟在身後，目光烱烱，只是注意着他的一擧一動，這回看他右手食、中二指凌空連劃，細看他動作，劃的乃坤卦，心中不覺有點明白過來！

敢情室中這八口大鐵箱，是按八卦方位排列，開啓之時，必須按某隻鐵箱，乃是某卦，然後再以指功在鐵箱中間劃了某卦，才能開啓，若是劃錯了，不是無法開啓，就會觸發埋伏了。

只有方才第一隻大鐵箱，本是乾卦，但却不用在箱上劃卦，那是必須先行三跪九叩之禮，也正是暗含機鈕之理了。

他（金財神）不但精於理財，心機也靈活，只看了司馬綸兩次開啓大鐵箱的擧動，已思過半矣。

司馬綸揭開大鐵箱箱蓋，裏面盡是書册，裝了滿滿一箱。

金財神心中暗道：「這裏面藏的，不知是什麼書籍？」

只聽司馬綸道：「這箱中所貯存的，乃是百數年來，武林中各門派歷次參與義擧的名册，此乃十分重要的機密，一旦洩露，只怕目前江湖各大門派均將有覆門之禍了……」

隨手又闔起了箱蓋。

接下去，金財神猜得沒錯，他果然是按乾、坤、巽、坎、震、兌、離、艮八卦，依次打開大鐵箱，其中巽、坎兩口大鐵箱中，貯藏的盡是珍寶、首飾之類，乃是龍城派祖先歷年向各界勸募，和許多心存故國之士所捐獻之物。其餘四大口鐵箱，全是黃金、白銀，爲數怕不有數十萬兩之鉅？

司馬綸一一開視之後，又一一闔了箱

蓋，仰首吁了口氣道：「這是本門百數年來聚積的舉義資本，金兄，你看是不是足可資助百萬之衆的餉銀麼？」

金財神貪婪的嚥了口口水，連連點頭道：「够，够，已經綽綽有餘了。」

司馬綸又道：「這八口大鐵箱後面，還有八道門戶……」

金財神吃驚的道：「頭兒是說，那八道門戶之內，還有金銀財寶麼？」

「沒有了。」司馬綸含笑道：「那八道門戶之內，乃是兵庫，貯藏的兵刃甲冑，咱們也該進去逐一驗看才是……」

行瘟使者溫化龍平日沉默寡言，一向很少說話，是以從進入古墓以來，都沒說過什麼話。

這一回忽然輕咳一聲，說道：「依屬下看，咱們不用進去了。」

司馬綸道：「爲什麼？」

金財神深沉一笑道：「溫兄的意思，屬下知道。」

司馬綸回目望着他，問道：「金兄倒說說看？」

金財神皮笑肉不笑，嘿然說道：「溫兄一定認爲，金銀財寶值得一看，至於兵刃甲冑，看了也沒有用，溫兄，兄弟說得可對？」

溫化龍瘦削臉上露出一絲笑意，點頭道：「兄弟正是這個意思！」

司馬綸臉色微沉，說道：「兄弟進入本門總壇來，就是爲了檢點本門遺存之物，兵刃甲冑，乃是義舉時不可缺少之物，豈可不加檢點？」

金財神搖了搖頭道：「依兄弟看，龍城派在百數十年前，幾番起義，都一事無成，如今要想有所舉動，只怕更無成功之望了。」

他本來還稱「屬下」，現在已經自稱「兄弟」，口氣改了。

司馬綸沉下臉道：「金兄怎可如此說話？」

金財神道：「兄弟這麼說，又有什麼不對了？咱們兄弟追隨頭兒，頭兒只說要替江湖武林做一番事業，如今頭兒竟然倡言反淸復明，這是造反，弄不好就要滅九族，這等事兒，可不是咱們江湖人幹的，兄弟覺得頭兒不過是龍城派的門下而已，何必作此無益之事……」

司馬綸聽得勃然大怒，沒待他說完，大喝道：「金祥生，你給我住口，我眞想不到你竟會是這樣一個人？」

金財神陰笑道：「頭兒，你想不到的事，可多着呢！」

司馬綸嗔目道：「你們想待如何？」

「哈哈哈！」

一聲洪亮的大笑，從石級上傳來，接着走下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衣人，接口道：「咱們追隨司馬老大多年，司馬老大接收龍城派偌大一筆財產，咱們合字朋友，一瓢水，自該大喝了！」

他說的是江湖黑道切口，「合字」是指同道中人，「一瓢水」，是指財貨，那就是這筆財物，大家分的意思！

司馬綸目光一注，沉喝道：「翁得奎，你果然賊性未改，說出這等無恥的話來？難道你忘了列祖列宗都是炎黃子孫？江湖武林，講的是行俠仗義，正義必勝，邪惡必亡，這有什麼不對？你要反對正義，就證明你姓翁的是個邪惡之徒，無怪平日裏滿口仁義道德，竟然是一肚子男盜女娼，像你這種奸惡的小人，我司馬綸今晚總算認淸你的面目了。」

原來這黑衣人，正是十二煞神之首的天殺星翁得奎。

天殺星翁得奎面目陰森，白慘慘像戲劇台上的曹操，冷冷一笑道：「司馬老大，你罵得好，兄弟原是黑道中人，眼中只有財物，無所謂道義，更不是大明朝的子民，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一瓢水，兄弟和十一個弟兄是分定了。」

司馬綸怒聲道：「你們十二煞神當日願意跟我做事，改過自新，原來早就心存叵測了。」

翁得奎生成一張曹操臉（方臉、一字眉），這時得意的一笑道：「你到現在才知道，已經遲了。」

司馬綸目光一掄三人，微哂道：「你們三個，就想從我司馬綸手中刦奪本門金窖麼？」

翁得奎大笑道：「司馬老大可是不相信麼？哈哈，別說咱們三個人，就是區區兄弟，也未必敗在司馬老大的手下。」

司馬綸微微一笑道：「本門能首倡起義，揭竿反淸復明，本門的根本重地，豈會沒有防範之道，兄弟只希望你們十二煞神，能够懸崖勒馬，幡然覺悟，和兄弟和衷共濟，以恢復山河爲職志，兄弟可以不究既往，你們好好考慮。」

金財神接口道：「司馬老大，這話兒錯了，第一，十二煞神不會傻到跟你去做滅九族的事兒，再說以咱們十二煞神以往做事，都是乾淨俐落，不講人情，但這回咱們十二弟兄和你司馬老大相處了三年，不無感情，所以咱們頭兒的意思，這裏藏金，可按十三份分帳，你老哥也有一份，保證你結婚生子，三代都吃不完，不過咱們頭兒的意思，你司馬老大的武功可不能再留，不知你意下如何？」

「住口！」司馬綸沉喝道：「金祥生，我不念你追隨我三年之久，尚無大惡，就先劈了你。」

金財神詭笑道：「司馬老大，咱們在你面前，一向都掩去了三成功力，金祥生若要眞的怕你，那也不會當着你面說這種話了。」

司馬綸怒嘿一聲道：「好，那你就接我一掌試試！」

揮手一掌，迎面直擊過去。

金財神左手練的是「天罡掌」，右手練的是「鐵沙掌」，對掌上功夫，可說極爲精湛，此時眼看司馬綸揮掌擊來，心中暗暗冷笑，左手一抬，硬接一掌。

但聽蓬然一聲，雙掌擊實，金財神只是略遜一籌，脚下後退了一步，口中陰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兄弟也敬你一掌。」

右手一掌，橫擊而出。

他左手硬接，右手發掌，原本一先一後，幾乎是同時發的，尤其這一記「鐵沙掌」，用上了十成力道。

他自然知道憑他一記「鐵沙掌」絕傷不了司馬綸，但若能把司馬綸震退一步，就可挫挫司馬綸的銳氣了。

司馬綸見他們十二煞神見財起意，背叛自己，心中自是十分怒惱，方才一掌，力道減弱了幾分，以驕其志，看他右掌果然反擊過來，不覺暗暗哼了一聲，右手一收再發，迎着橫封。

封，並不是反擊，却含有反擊之意在內，金財神「鐵沙掌」堪堪遞到，突覺有如按上棉花，心知不妙！

司馬綸的掌力驟吐，金財神口中「啊」了一聲，一個人立時給掌力震得像斷綫風箏一般，直跌出一丈開外！

這石室之內，行走之時要左三右四中十二，一個不巧，就會觸動機關，這跌出去難保不踩上陷阱。

天殺星翁得奎看得臉色微變，急忙雙足一點，凌空飛起，一探手抓住金財神背心衣衫，懸空一個急旋，飄落原地，才把金財神放落地上。

司馬綸目中精光迸射，冷然道：「翁得奎，你是否也想接幾招試試？」

翁得奎大笑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司馬老大眞要賜教，翁某敢不奉陪，只是此地滿佈機關，咱們要交手，也得到外面去吧，請！」

他話聲一落，正待轉身往外行去。

司馬綸道：「也好，不過翁得奎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進入古墓之人，再也不出去了。」

天殺星翁得奎心頭微一沉，問道：「司馬老大此話怎說？」

司馬綸沉笑一聲，道：「兄弟方才發現爾等只是覬覦本門藏金而來，並無誠意和兄弟合作，因此兄弟在進入金窖之時，早已把古墓所有通路，予以封閉，這是不得已之事，因爲本門藏金，絕不能落入匪人之手，八陣一經顚倒，來人只能進，不能出去了。」

翁得奎大笑道：「你呢，你也不想出去了麼？」

司馬綸道：「八陣由我顚倒，自可由我恢復，我若無能制住你們，就大家埋骨於此，我若能制住你們十二個叛徒，自可再行設法了。」

「哈哈！」天殺星翁得奎仰首大笑道：「有你這句話，你司馬老大能活着出去，咱們也能活着走出古墓的了。」

司馬綸道：「我司馬綸若是爲你們所制，你們休想從我口中迫出一個字來。」

翁得奎獰笑道：「這些話，目前言之猶早，司馬老大，請吧！」

「很好！」司馬綸道：「你們三年前接受我司馬綸的勸告。革面洗心，同心合力之言，既是謊誓，我就要讓你們自食惡果，到上面去動手也好，走吧！」

說完，正待舉步。

天殺星翁得奎一擺手道：「司馬老大且慢，此處機關密佈，你應該讓咱們先退出去，以示無他。」

司馬綸道：「好，你們先走好了。」

× × ×

尹劍青是跟蹤天殺星翁得奎之後，走下窟窿去的，他們在金窖裏面的一番話，自然全部聽到，聽說他們要回到上面去動手，他悄悄退出，一下隱入神龕中一尊石雕神像後面，藏好了身子。

只見天殺星翁得奎、金財神、溫化龍三人相繼走出，接着最後是司馬綸也跟着從金窖中走出。

溫化龍一眼看到地鼠隗七站在那裏發楞，心中暗暗感覺奇怪，這就走了過去，叫道：「老七，你怎麼了？」

隗七耳朵是聽到了，但身子無法轉動，只是站立如故。

溫化龍多年老江湖，一眼就看出他神情不對，似是被人制住了穴道，急忙擧手一掌朝他身上推去。

那知一掌拍到隗七身上，不但穴道未解，隗七臉上忽然出現痛苦之色！

溫化龍吃了一驚，他自然知道制穴手法，各家不同，看來老七受制的，絕非普通手法了。

心念一動，只得朝天煞星道：「頭兒，老七情形不對，似是被人制了穴道。」

翁得奎道：「你替他解開就是了。」

溫化龍道：「老七中的似非普通手法，兄弟無能，解不開他的穴道。」

翁得奎白慘慘的曹操臉爲之一寒，擧步走近隗七身邊，功運右掌，一下貼在隗七後心，催動眞氣緩緩攻去。

緊接掌心驟然一提，隗七身軀一震，手脚果然立能活動，睜目大吼一聲，道：「頭兒……」

翁得奎沉喝道：「是什麼人點了你的經脈？」

隗七道：「是一個年輕人，身手絕高，手中拿的好像是一支松枝。」

翁得奎問道：「人呢？」

隗七說道：「好像是朝金窟中走下去的。」

翁得奎目光一掄，哼道：「咱們怎會沒見其人？」

隗七道：「這個兄弟就不知道了。」

「不用管他。」翁得奎目光一掄，說道：「司馬老大，還是咱們先比劃、比劃吧！」

司馬綸微笑道：「翁得奎，你要他們一起上吧！」

翁得奎右手往懷中一探，取出一支魁星筆來，冷然道：「兄弟久聞司馬老大劍法高明得很，兄弟追隨了三年之久，一直無緣一見，今晚，就由兄弟先領教你的高招。」

司馬綸大笑道：「好，好，兄弟就讓你見識見識。」

右手一抖，但聽「刷」的一聲，從大袖中抖出一支靈蛇般的細長軟劍，靑芒吞吐，一下抖得筆直，抬目道：「翁得奎，你可以進招了。」

天煞星翁得奎口中喝了個打字，右腕一探，魁星筆斜地翻起，一記「魁星點元」，筆影飛射，疾向司馬綸迎面點來。

司馬綸一斜身軀，硬自避開對方的攻勢，軟劍圈出，朝翁得奎左肩點去。

翁得奎點出的鐵筆落空，他趁脚尖一旋，轉了半個圓圈，右腕連揚，魁星筆連續點出。

原來他第一招「魁星點元」，只是一記虛招，現在才是正式攻敵招式，筆影點點，有如寒星流動，四面飛洒，一個人也如影隨形，緊緊跟上，不住的左右旋轉，一口氣攻出了八九招之多！

（未完・十三）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樂天看到連死了三個外孫兒，又無法捉到壁虎，方寸大亂，上官無忌和南宮絕也担心上官芳會遭到暗算，連忙趕到內院找尋……原來這小妮子聰慧過人，一見發生變故，藏在暗處發現一穿白衣的人影掠過，便好奇跟踪，見白影轉入一莊院內，自已亦隨入，白衣人原來就是壁虎，見上官芳追踪而至，並沒有將她擊殺，反將這裏的莊院情況告知，叫她轉告杜樂天說壁虎就住在這裏，上官芳經過和他搏鬥無法取勝，便只好轉回杜家，將所見的事情告知外公杜樂天。杜樂天霎然省悟，便將當年擊殺劇盜之事和衆人說出，壁虎尋仇是有原因……

畫畫怵目　劍劍穿心

杜九娘截口問：「那是誰？」

「只是懷疑而已，而壁虎熟悉這兒的情形，現在却又已多了一個更合理的解釋。」

杜九娘道：「他原是我家的仇人，一直處心積慮着如何報復，所以對這座莊院的情形瞭如指掌。」

南宮絕道：「到底是不是，相信很快便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杜九娘冷笑道：「只怕他沒有那個胆量在那座無名山莊內等候我們。」

杜樂天亦自冷笑。「我實在想不出天下間有什麼人胆敢同時約戰我們。」

上官無忌道：「我也想不出。」

南宮絕道：「他叫得我們去，當然有他的打算。」

杜九娘悶哼道：「那怕是龍彈虎穴，我都要闖進去。」

上官無忌道：「要去大家一起去。」

杜九娘看了上官無忌一眼，回顧南宮絕。「姓南宮的，你若是怕死可以不去。」

南宮絕只笑不語，周濟道：「南宮兄一定會與我們一起去的。」

杜九娘道：「他就是不去，也沒有人怪他，這件事原就是與他並沒有關係。」

南宮絕道：「壁虎的復仇是否與楚碧桐的死亡完全沒有關係，現在，仍然是一個問

題。」

杜九娘盯着他，道：「好，姓南宮的，放着你這些話，此前的無禮，我向你賠個不是。」

「嫂夫人言重。」南宮絕回問杜樂天。「我們是否現在動身？」

杜樂天尚未答話，杜九娘巳應道：「當然是現在。」

「不錯，現在——」杜樂天振衣而起，第一個擧步向堂外走去。上官無忌夫婦左右上前，周濟南宮絕也不慢，上官芳亦自擧步。

杜樂天前行幾步，忽然回頭道：「南宮老弟，芳兒由你照顧。」

南宮絕不假思索點頭。「好，只要然還有一口氣都絕不會讓她受到任何損傷。」

上官無忌隨即說：「南宮兄，芳兒是我們夫婦唯一的女兒，一切拜托你了。」

他說得有些傷感，南宮絕點頭應道：「上官兄放心。」

上官無忌接吩咐上官芳：「你跟着南宮叔叔，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要離開南宮叔叔身旁。」

上官芳無言頷首。

×　　×　　×

白雲漫天，陽光輕柔，秋風吹下了落葉無數，枯草在風中蕭瑟。

杜樂天走在最前，脚步過處，被他踩開了一條新路，他沒有要上官芳指引，這一帶的環境他顯然熟悉得很。

風吹起了他的蒼蒼白髮，吹得他那襲長衫「獵獵」作响，却吹不散他眉宇間的重憂，也吹不開他深鎖的雙眉。

一路上他沒有再說什麼，跟在他後面的各人也沒有作聲，每個人的心情都顯得很沉重。

杜樂天走的並不是壁虎先前走的那條路，並沒有直接走進林子內，出了杜家莊，他繞了一個彎，前行兩里許便來到那個林子的另一面，再轉一個彎，走進一條直路。

那條道路在林木之中，地面長滿了野草，絕對可以肯定巳多年沒有人經過。

上官芳在後面本來想叫住，但看到了那條道路，說話不由嚥回去，她巳經可以肯定，那條道路絕對可以引他們到那座無名山莊前面。

她眼中詫異之色也就更濃了。

路走盡，他們果然來到那座無名山莊前面，杜樂天在石階下停步，道：「芳兒，是不是這裏？」

上官芳道：「不錯——」

「很好——」杜樂天冷冷一笑，擧步走上石階。

莊前的大門仍然緊閉，與上官芳離開時不同的只是大門上多了一張白紙。

白紙黑字，只寫着六個字。

——歡迎你們到來。

杜樂天冷笑拂袖，袖風過處，那張白紙疾飛了起來，在半空中碎裂成了百數十片。

絕無疑問，杜樂天的內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紙碎未落，他已將門一掌震開，大踏步走了進去。

入門是一面石屏風，已崩缺一角，上面用墨寫着一行字。

——大堂上恭候。

杜樂天沒有繞過石屏風，筆直走前去，「轟隆」一聲那面石屏風被他以內力撞碎，他也就當中穿過。

屏風後面是一個院子，野草叢生，長幾及膝，左面的幾棵芭蕉已因爲久未整理變得已不像是芭蕉，旁邊的假山也已長滿了野草青苔。

周濟目光及處，道：「這座莊院已經很久沒有住人的了。」

杜樂天沒有作聲，腳步不停，繼續走前去，行不了一丈，「拔刺」聲中，一隻野鳥從草叢中飛出來，杜樂天連眉毛也沒有揚動一下，手一動，劍出鞘，閃電也似的一道劍光過處，那隻野鳥變成了兩截。

杜樂天劍未入鞘，腳步不停，從草叢中踩取了一條路，向莊院大堂走去。

那刹那空氣中已多了一股殺氣，濃重的殺氣。

甚至上官芳也感覺到這股殺氣的存在，而且有窒息的感覺。

× × ×

大堂的門也緊閉，杜樂天視如不見，人劍直往前衝，門戶在劍光中片片碎裂，他直衝入大堂之內。

一個人也沒有，大堂內一片陰森，却沒有蛛網塵封，顯然是經過仔細打掃。

對門有一面屏風，獨豎在那裏，屏風上糊着白絹，但已因爲年代久遠而變色。

在絹上畫的不是一般的松鶴什麼，乃是一個人，年紀應該已三十出頭，唇上有兩撮鬍子，臥蠶眉、丹鳳眼，目露殺機，右手握長劍，蓄勢待發。

畫畫得非常傳神，栩栩如生，人與劍呼之欲出。

杜樂天目光落在畫上，身形立時就停下，後面杜九娘一步跨前，目光及處，脫口道：「爹，這不是你的畫像？」

杜樂天無言頷首，劍指着畫旁的兩行字。

——杜樂天。

——三十二歲，太原人，鋤强扶弱，素負俠名。

上官無忌隨口讀出來，接道：「這可是稱讚你的——」

杜樂天冷笑，出劍，那面屏風在劍氣中碎裂，他面寒如水，仗劍而過。

屏風後面亦無人踪，對門的照壁上又畫着一幅畫，看到這幅畫，杜樂天的面色就變了。

後面上官無忌夫婦，周濟、南宮絕亦步亦趨，亦同時看到了照壁上那幅畫，却不由自主露出詫異之色。

那幅畫其實是由三幅畫組成。

第一幅畫的是一個老人，彈琴月下，在庭院中的一座亭子中。

月是滿月，但是月周圍則一片漆黑，當中一道閃電擊下。

如此月夜，又怎會有閃電橫空？

上官無忌夫婦，周濟他們都並不覺得奇怪，就是南宮絕上官芳也沒有例外。他們都看出那幅畫是暗示那個老人正在彈着一曲「風雷引」。

亭外周圍的樹木也正就畫得有如狂風吹拂。

在樹叢中藏着一個人，衣飾與屏風上畫的杜樂天一樣，正在傾聽着那個老人彈琴。

這第一幅畫雖然閃電橫空，一切還是顯得很平靜。杜樂天的畫像手中並沒有握劍，那個老人也只是在聚精滙神的彈琴。

畫像與常人同樣大，衆人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看到第二幅畫，不由都心頭怦然震動。

在第二幅畫上所畫的是同一個地方，畫中也只是杜樂天與那個老人。

閃電已消失，樹木平靜，人却動了起來。

杜樂天飛自半空，劍已經出鞘，右手一劍刺出，刺入了那個老人的胸膛，那個老人也是身子凌空，琴正從手中飛出，被杜樂天的左手接下。

劍已經穿透那個老人的胸膛，一股血從他的後心如箭般射出，只是一股血。

第三幅畫也有血，却不是一股。

遍地都是血，十數具屍體倒在血泊中，在一個大堂上。

所畫的大堂正就是衆人現在置身的這一個。

杜樂天又在畫中，劍仍然在右手，左手除了那張琴之外，還有一册書，畫的是那麼精細，連書上的三個篆字也都很清楚，寫的正是「風雷引」三字。

劍在滴血，杜樂天仰面大笑，在他的腳下，有一個女人的屍體，腹大便便，已懷胎十月，將近臨盆的。

雖然只是畫像，看見這個女人的屍體，衆人都不覺由心寒出來。

事情與杜樂天說的顯然大有出入，衆人的目光不覺都轉落在杜樂天面上。

杜樂天也盯着那個女人的屍體，面色鐵青，持劍右手不知何時已顫抖起來。

杜九娘第一個忍不住，大着胆子問：「爹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杜樂天沒有回答，目光轉盯在畫中另一具屍體上，那是一個中年男人，心胸上已挨了一劍，一雙眼仍睜大，面上的神情却痛苦多於憤怒。

杜樂天盯了好一會，目光才轉落在畫旁的兩行字上。

——請進內堂。

杜樂天目光一落一起，腳步亦起，一步一步跨出，異常沉重。

誰都看出他的心情也一樣，只是沒有人作聲，一個個默默的跟在他的身後。

× × ×

內堂也一樣打掃乾淨，桌椅擺放得整整齊齊，只是仍然沒有人。

左右牆壁上各有一幅畫，筆法與大堂上的一樣，畫中却已沒有杜樂天。

左面的壁畫上畫着那個孕婦與那個中

年人。

中年人心胸的傷口已經包紮起來，右手一把刀正將那個孕婦的腹部剖開，左手從中取出了兩個嬰兒，是兩個。

中年人的神情悲憤中帶着喜悅，當然是因爲那兩個嬰兒還能夠活下來。

右面的壁畫中，中年人仍活着，鬚髮俱白，端坐在一副棺木裏，棺木左右各有一個少年，畫的都是正面，左的那個畫得很精細，雙手托着一支鍊子劍。

上官芳一眼瞥見，脫口驚聲道：「壁虎！」

南宮絕旁邊「哦」一聲。「芳兒，他就是方才引你離開莊院的那個人？」

上官芳肯定的道：「叔叔，的確就是他！」

南宮絕無言頷首，目光移向另一個少年。

那個少年沒有畫上五官，面龐一片空白，一雙手藏在袖中，身上的衣飾也並無任何特別的地方，要從這畫像知道畫的是什麼人，肯定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杜九娘不覺奇怪的問：「爲什麼這個人不畫上面目？」

「還用說，當然是我們認識的人。」上官無忌不覺衝口而出。

「是誰？」杜九娘追問。

上官無忌搖頭不語，也沒有人回答杜九娘這問題，他們若是知道，根本就不會發生這許多事情。

杜樂天面色鐵青，只盯着那個坐在棺木裏的中年人，忽然喃喃自語道：「一劍穿心，怎會不死？」

南宮絕應道：「答案不是在那面屏風之上？」

杜樂天目光立轉。

對門不錯有一面屏風，上面也的確寫着好些字，他所以疏忽，只因爲他心中只有那些畫。

屏風上的字也的確就是答案。

——一般人的心都是在左邊，我是例外的一個，在右邊，也所以能夠不死。

——我的兩個孩子雖然已是足月，但能夠不死不能不說是奇蹟，亦可以說是天意。

——你看到這面屏風的時候，我的兩個兒子是必已安排好一切，無論他們怎樣做，都是值得原諒的，這叫做血債血償，是不是？杜樂天！

杜樂天混身都顫抖起來，「砰」地在椅子上坐下，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樂天面上，都充滿疑惑。

這叱咤風雲，名滿江湖的大俠，難道竟眞的做過壁畫上那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南宮絕眼中疑惑之色無疑更重，他想着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那個沒有面目的少年到底是誰？現在是不是就在我們當中？

他雖然沒有回顧，但是周圍的情形已經留心，準備應付任何突發的意外。

壁虎引他們到這裏來當然不會只是要他們看那些畫，而壁虎當然亦知道他們的武功，不擊則已，一擊則必然傾盡全力，一擊不中，再沒有機會的了。

以壁虎的武功，殺人的經驗，這一擊必然意外之極，更可怕的是，還有一個他們不知道的敵人在一旁等候機會出擊。

也就在這時候，杜樂天突然大笑起來，悲激的笑聲在大堂中迴蕩，樑上的灰塵亦被震得「噗噗」地剝落。

杜樂天大笑不絕，甚至顯得有些兒瘋狂，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面上，都奇怪他爲什麼這樣大笑。

笑聲由响亮逐漸嘶啞，終於停下，杜樂天的身子，已不再顫抖，面色却變得鐵青。

他目光一掃，忽然問：「你們可知道我在笑什麼？」

南宮絕應聲道：「這正是我們想知道的。」

杜樂天嘆了一口氣。「我一直都不相信，有所謂因果報應這種事，到現在我才發覺所以不相信，其實只是恐懼眞的有這種事。」一頓又接道：「亦即是說，我一直在逃避，好像我這種天不怕地不怕，自命不凡的人，居然一直在恐懼報應降臨，一直在逃避現實，你們說，這是不是很可笑？」

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笑，杜樂天仰天長笑，接道：「我七歲學劍，十四歲有成，十七歲便已名動江湖，仗的是正義，打的是不平，一生以來，就只是做過一件違背良心的事情。」

他一再强調道：「只是一件。」

南宮絕劍眉一皺，方待說什麼，杜樂天說話已接上。「這件事我一直都希望能夠忘記，但始終都不能夠，我也一直以爲沒有人知道我做過這件事，因爲知道這件事的人全都已死在我劍下。」

他目光轉落在左面牆壁之上，接道：「然而人算到底是不如天算。」手一伸，戟指那個中年人的畫像，又說道：「正如這個人被我一劍穿心，本該就是必死無救，那知道天生他一顆心竟然在右邊，竟然能夠活下來，你們說，這不是天意又是什麼？」

南宮絕試探問道：「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在動身之前我告訴你們這個人是一個劇盜。」杜樂天沉聲接道：「事實是這樣，我也的確是在他做案的時候發現他追踪到這裏來。」

南宮絕道：「可是……」

杜樂天截口道：「到這個地步我也無須再隱瞞下去，反正即使我現在不說，你們也一定很快便會知道。」

他冷然一笑接道：「這個報復的計劃來到這裏也應該結束的了，在結束之前相信還有更多的死亡，而最後要報復的人，若是還有命，應該都會給你們一個清楚明白。」

南宮絕微喟：「在我經歷的很多事情中，大都是這樣的。」

杜樂天笑容更冷。「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武功若是在我之上，根本就不用弄這許多陰謀詭計，所以除非他不現身出來，否則只怕就難逃一死，所以這件事，還是由我說一個清楚明白的好。」

南宮絕沉吟道：「前輩——」

杜樂天擺手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的好意我也實在感激得很，年青的一輩之中，厚道如你的可眞不多，不過這件

事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而到了我這個年紀，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了。」他歎息接道：「再說，以你的厚道，一定不會將事情宣揚出去，其他的人更不會，我說了其實等如不說。」

南宮絕無言點頭，不能不承認杜樂天說的實在也很有道理。

杜樂天說話繼續下去。「這個人姓朱上雲下亭，綽號一陣風，夜走千家，日盜百戶，雖然說不上殺人如麻，死在他手上的人亦已不少，他的被我發現，可以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當時我沒有截下他，原是想追踪到他的巢穴，將他的同黨一網打盡，雖然下手的只是一個人，我却留意到附近另外有人接應，追到來這裏後我却發覺他們是一家人，父親朱藻更就是個劇盜中的劇盜，之上幾輩也沒有例外，他們可以說是一個——盜賊世家！」

南宮絕插口問：「朱藻就是壁上那個彈琴老人？」

杜樂天點點頭道：「我當時越牆而入，他正在亭中彈琴，彈的也就是一曲風雷引。」

南宮絕道：「這個人能創出一曲風雷引，也實在不簡單。」

「曲並非他所創的。」杜樂天冷笑。「至於是祖傳還是刦掠得來的，亦不必去深究。」

南宮絕問：「朱藻沒有提及？」

杜樂天道：「當我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便動手了，我若是在聽那曲風雷引，他一定暗算成功。」

他歎息接道：「那是我一生之中所聽到的最好的曲子，在他彈奏的時候聽得簡直如痴如醉，身在何處固然忘記了，甚至此來何事也都是一樣。」

南宮絕目光一閃。「晚輩斗胆問一句，壁畫上畫的……」

杜樂天很鄭重的截道：「那是畫畫的人斷章取義，至於目的在刺激他的後人抑或為了什麼，那就只有他才知道了。」

「實情並不是？」

「並不是。」杜樂天搖頭應道：「當時他正在練琴，風雷譜就放在旁邊，相信就因為發覺我對風雷引發生興趣，交手中故意將風雷譜拋出來，企圖在我將風雷譜接下之際猛下毒手，只可惜他的年紀實在太老，身形的轉換並沒有當年的靈活，就只是那一寸之差，被我一劍穿心。」

南宮絕道：「從那幅壁畫看來却是老前輩奪書殺人。」

「小兄弟在懷疑我的說話？」

南宮絕搖頭，杜樂天歎息接道：「我所以一直將這件事情，隱藏在心中，只因為這件事情之中，殺了一個懷胎多月的女人。」

他的語聲變得更沉重。「雖然她當時是突然在背後出手暗算，我事實也是劍出無心，完全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對於這件事我始終都是耿耿於懷。」

南宮絕道：「老前輩的心情不難明白，除非窮兇惡極，否則無論是有意抑或無意，將一個孕婦刺殺劍下，心中都難免會有一個陰影。」

杜樂天歎息無語，周濟插口道：「嬰兒無罪，何況是未出娘胎，大哥那一劍刺出，有甚於將一個無辜的人刺殺於劍下，大哥的難過，實在不難理解。」

杜樂天目光如電，盯在周濟的面上，好一會才移開。「但無論如何，這都是我杜樂天個人的罪孽，要殺，殺我一個人罷了。」

周濟道：「不錯，只是對方也許會想，當年大哥的斬盡殺絕又如何？」

杜樂天目光又轉回周濟面上。

周濟並沒有避開杜樂天的目光。「朱藻這個人小弟亦曾聽說過，的確是十惡不赦，而朱家傳說亦確的是盜賊世家，但是否都罪當該死，相信就連大哥也不能太肯定。」

杜樂天盯穩周濟。「說下去——」

「這一點在對方來說當然清楚，可是在他們眼中看來，無論他們做出什麼事情來都是理所應該。」

杜樂天道：「在他們來說當然是。」

周濟道：「所以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在他們看來，亦不過血債血償。」

杜樂天突然問道：「在你呢？」

周濟一怔。「自是過份。」

「是麼？」杜樂天冷笑。

周濟又一怔，道：「大哥是想到那裏去了？」

杜樂天自顧說道：「你的話當然有你的道理，不過怎樣也好，事既至此，總該有一個了結了。」

周濟點頭。杜樂天目光轉向南宮絕。「小兄弟可有什麼意見？」

南宮絕道：「壁虎是朱雲亭的兒子，應該是不會錯的了，所以壁虎的殺人肯定絕不是為了楚碧桐，而計劃也絕無疑問早已擬好，無論楚碧桐生死如何，都一定會進行，只不過有楚碧桐的死亡來作掩飾，是可以引開了我們的注意，使我們走入岐途。」

「這影响其實並不大。」杜樂天目光落在右面的壁畫上。「你可明白我的意思麼？」

南宮絕點頭，道：「朱雲亭有兩個兒子，一個是壁虎，還有一個却是老前輩方面的人，所以壁虎對莊院的情形那樣的熟識，這在莊院第一次發生兇殺的時候，我們已有所懷疑的了。」

杜樂天道：「以你看那個人是誰？」

「前輩的意思？」

「不是你，一定不是！」

「因為我雖然是一個陌生人，却因為陌生反而沒有嫌疑。」

「兇手對莊院的情形既然表現得如此熟悉，你這個陌生人當然反而不在懷疑之列。」杜樂天微喟。「而且幾次事發你都是在我身旁，所以你還是我最信賴的一個人。」

他目光一轉。「芳兒當然也不會是壁虎的一夥。」

南宮絕明白杜樂天說話的意思，輕撫着上官芳的頭兒。「當然。」

杜樂天目光轉向杜九娘，尚未開口，杜九娘已嚷起來：「難道我會殺死自己的兒女？」

「當然不會，無忌也一樣，剩下來——」杜樂天語聲一頓，盯着周濟：「只有你了。」

周濟一怔。「我……」

杜樂天截道：「你我雖然是結拜兄弟，你的出身我並不清楚，而對於莊院的情形你却是應該很清楚很清楚的。」

周濟吃吃道：「可是我……」

「年紀方面豈非也相當？」杜樂天迫視周濟。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周濟的面上，上官無忌刀一樣凌厲，上官芳南宮絕充滿了疑惑，杜九娘的目光却是最複雜。

周濟只急得額上汗落不停，却一句話也沒有說。

不是不想說，他的口張着，話到了咽喉便說不出來。

杜樂天接道：「我們一直是很好的兄弟，但曾幾何時變得陌生起來，你縱然不說我也看得出，你對我逐漸疏遠，而離開杜家莊，過門而不入到底為了什麼？是不是知道了我是你朱家的大仇人？」

周濟脫口道：「小弟是姓周……」

「姓周未必就眞的姓周。」杜樂天冷笑。「在一個陌生人面前無論你姓什麼都沒有分別。」

周濟面色一變。

杜樂天又道：「我們在認識之前原就是陌生得很。」

周濟連連搖頭，吞吞吐吐，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分辯。杜樂天面容冰冷，語聲更森寒，道：「除了你，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的了，也只有你才能夠不動聲息，連殺高兒鳳兒雄兒，他們當然絕不會提防你的，是不是？」

周濟苦惱的搖頭，說話方待出口，旁邊上官無忌劍已出鞘，冷聲道：「拔你的刀！」

周濟道：「無忌你……」

上官無忌冷截道：「你殺我三個兒女，這筆賬當然應該由我來算。」

杜樂天道：「應該的！」

上官無忌道：「至於壁虎，岳丈大人與南宮兄要費心了。」

杜樂天一聲：「放心！」

上官無忌劍指周濟，冷聲道：「無論你的刀是否出鞘，我的劍也一定會刺出的了。」

這邊杜九娘一步搶前，脫口道：「你們——」

上官無忌截道：「我死了，你再出手！」語聲一落，劍已刺出。

周濟急退，一面道：「住手！」

上官無忌劍勢不絕，道：「你我之間，別無選擇，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說話間劍快如風，連刺十一劍。

周濟一退再退，裂帛聲中胸襟連開兩道血口，叱道：「無忌，你再不退下，我可要動刀的了！」

上官無忌長劍再刺三劍，道：「你本該拔刀！」

周濟偏身錯步，右手一落，握住刀柄，上官無忌劍突收，冷聲道：「我讓你拔刀！」

周濟左手一伸，道：「無忌，你聽我說——」這幾個字出口，眼前寒光暴閃，六支短劍已射至。

上官無忌口雖說讓他拔刀，可是當周濟伸出左手，要說話那刹那，他那六支短劍便射了出去。

六劍齊發，幾乎不分先後，他顯然早已作好準備，才會有這麼迅速，這麼突然的一擊！

他名重江湖，是一個俠客，一個英雄，這種暗襲手段原就不是他應該用的。所以這六劍出手，非獨周濟意料之外，南宮絕杜樂天也同樣為之愕然。

那刹那南宮絕已决定制止，可是才動念，這一擊已有了結果。

沒有人能夠來得及制止這一擊。

周濟劍光中驚呼，刀嗆啷出鞘，奪魄攝魂的「叮噹」鈴聲中刀格飛後來兩劍，翻身閃開一劍，還有三劍却應付不了，一劍咽喉，一劍心胸，一劍丹田要穴，每一劍都射正要害，齊沒及柄。

周濟就是一身橫練功夫也一樣禁受不住，整個身子被撞得倒退出半丈，連人帶刀，倒了下去，「叮噹」聲中，當場氣絕身亡。

上官無忌盯着周濟倒下，一聲不發。

杜九娘看在眼內，那刹那突然大叫一聲：「周大哥——」疾衝了過去。

她從上官無忌身旁奔過，上官無忌眼瞳中突然殺機一閃，劍同時刺出，「奪」地刺進了杜九娘的咽喉！

杜九娘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也根本就沒有想到閃避。

她哀呼，一股血箭激射中，仰倒在上官無忌腳下。

上官無忌隨即按劍大笑起來。

那刹那南宮絕也發現上官無忌眼瞳中的殺機，身形立即如箭射出，不到一丈，突然停下。

劍就在這時候從杜九娘咽喉中拔出來，他就是身形再快也來不及救的了。

杜樂天同時標槍也似從椅上站起身子，突然又坐下。

上官無忌的笑聲同時鐵錘一樣重擊在他心頭上，那種笑聲已接近瘋狂。

坐下了，杜樂天才一聲獅子吼：「無忌——」

無忌笑聲立止，道：「岳丈大人，你現在總該明白了。」

杜樂天盯着他一聲不發，南宮絕也怔住，上官芳已被嚇呆，突然，哇一聲哭出來。

「爹——」他呼嚷着向上官無忌撲過去，南宮絕眼快手急，慌忙一把將她拉住，她一掙不脫，也再忍不住，埋首南宮絕懷中痛哭起來。

上官無忌目光落在上官芳面上，眼角的肌肉一陣顫抖，轉望南宮絕。「你放心，我是絕不會殺她的。」

南宮絕道：「我雖然不敢太肯定是什麼原因，却可以肯定你不會，否則，芳兒早已死在壁虎劍下。」

上官無忌道：「南宮兄本是一個聰明人。」

「可惜只是一個人，所以我雖然覺得這件事不對路，還是來不及搶救。」南宮絕一聲歎息。「上官兄——」

下面的說話尚未接上，杜樂天已然大吼：「無忌，你瘋了！」

上官無忌應道：「沒有！」

（下期續完）



九龍刀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人物爲了「玄天眞經」而齊集在雙塔寺周圍，而萬貞兒以及她的爪牙也全隱伏在雙寺塔附近，準備黑白雙煞換經時加以奪取，而林玲和方少飛則在暗處躲着，不久，白煞鐵虎出現了，悠閑地上了雙塔塔頂上，方少飛正悄無聲息向高塔走近時，忽然見到一個令他驚愕萬分的人——黑煞龍飛出現在塔邊，方少飛驚愕片刻，立刻肯定對方是個冒牌貨，而黑白雙煞照了面，大家都認爲二煞即將換經時，突然萬貞兒下了全面格殺令，場面一片混亂，雙塔寺內變成屠場……方少飛依旗子的指示找到了布笠人，原來布笠人正是白煞來換經的代表人……

聯手破毒陣

布笠人問道：「少飛，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假白煞亮出『擎天劍』，萬貞兒瞠目結舌，後來說了一句：『你究竟是誰？』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她明知道他是白煞鐵虎，似乎不該有此一問，既然問出了口，無疑也斷定他是冒牌貨，她憑什麼作此論斷，必有所本，由此推敲，當可思過半矣。」

「唔，經你這末一分析，老夫也覺得衡山老人、假黑煞白雙煞與萬貞兒之間，確有相當淵源，只惜所知有限，無法洞悉全盤實情。」喝了一口茶，布笠人又道：「少飛，咱們還沒有辦正事，快取出眞經來瞧瞧，看是否眞品！」

首先從懷中取出一個錦緞小包，打開來裏面有半本業巳泛黃的書。

當方少飛拿出上册，兩下裏一湊，嚴絲合縫，果然是原來的眞品無誤。

「玄天眞經」本來就是一本，並無上下之分，是黑白雙煞迫於形勢臨時拆開的

智巧脫魔刦

，現在眞經合璧，布笠人、方少飛面對這一本天下奇書，二人皆顯得異常激動，久久不能自已。

半晌，方少飛才說道：「天將破曉，我們是否該趁天亮之前及早分手。」

布笠人欲語未語，猛可間，噗！噗！噗！感覺到有細微的東西破窗而入，情急之下，那還有工夫分辨是什麼東西？來自何方？完全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雙掌齊出，全力施展，在二人的周身佈下一道眞氣。

方少的反應也不怠慢，「玄天大法」應念而發，强猛無匹的暗力翻滾如濤，屋內桌飛椅碎，悉爲勁風充塞，等於築起了一道氣牆，襲來之物掃數被反射在四面壁上。

是毒針！

還有毒砂！

二人不遑多想，雙雙從後面破窗而出，來到穀場。

「少飛，你快走，老夫斷後。」

「北毒太可惡，先給他點顏色瞧瞧咱們冉一起走。」

「眞經太重要，不能有任何閃失，你先走！」

方少飛聽布笠人言之有理，舉步欲行，但爲時巳晚，北毒石天、百毒公子江明川巳領着門下徒衆數十人，將穀場圍了個水洩不通。

布笠人懍然一驚，道：「北毒，你想幹什麼？」

北毒的臉瘦削乾癟，本來就不好看，笑起來更加陰森可怖，皮笑肉不笑的道：「好說，想向兩位借一樣東西。」

「借什麼東西？」

「玄天眞經！」

「沒有！」

「那不是嗎？」

變生倉卒，措手不及，玄天眞經仍拿在方少飛手裏，聞言急忙揣進懷中，斷然拒絕道：「不借！」

北毒嘿嘿冷笑道：「方少飛，你最好是乖乖的交出來，不然，通知萬貴妃你連小命都保不住。」

方少飛直接了當的答道：「不借！不借！」

百毒公子江明川前衝數步，冷聲道：「羣雄尙在此附近未去，隨時都有出現的可能，這樣吧，咱們利益均霑，分一半如何？」

方少飛道：「辦不到！」

北毒揮動着雙手，包圍圈漸次縮小，對布笠人道：「閣下好高明的計謀，騙得天下英雄團團轉，現在既然被老夫堵上了，得不到眞經絕不善罷甘休，你們自信能在毒針齊發，漫天毒砂的情況下脫身？」

布笠人冷如冰的道：「剛才巳經領教過了。」

「那只是小吃，大宴還在後頭。」

「老匹夫，你現在就可以搬出來。」

「石某希望善了。」

「除非你放棄奪經的念頭。」

「分一半是最低的要求，反正也不是你們自已的東西。」

布笠人道：「正因爲另有主人，老夫無權作主。」

「布笠人，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惹惱了石某，小心老夫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你。」

「你北毒向來殘酷毒辣，弓某聞名巳久，有什麼狠招，儘量施展，老夫照接不誤！」

話是這樣說，布笠人可一點不敢掉以輕心，轉對方少飛小聲道：「少飛，聽清楚，如有機會你就先離開，別管老夫。」

一語甫畢，包圍圈巳縮小至三丈以內，北毒咬牙切齒的道：「想死就死吧，老夫成全你們！」

右手暴舉暴落，衆門徒一齊揚手，毒砂毒針未到，方少飛與布笠人動作好快，眼波互送，人巳騰空而起，毒針毒砂全部落空，沒有傷到一根毫毛。

二人動作曼妙巳極，有如靈鶴冲天，正想靈空虛渡，先擺脫毒陣再說，北毒師徒亦非泛泛，巳與另兩名高手彈身而起，在半空中佈下一道肉屏風。

「殺！」

「殺！」

雙方大聲喊殺，凌空撲擊，北毒的「百步拳」對上布笠人的「掌中刀」，百毒公子的「百毒指」對上方少飛的「迷踪拳」，另二人蹈虛找隙，趁火打刦。

像四條飛舞的龍，糾纏在一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布笠人技深若海，痛施殺手，一名門徒喪生在他的「掌中刀」下，身首異處。

此人寃魂不遠，慘嘷聲中，另一人也被方少飛一拳打暈摔下去。

但是，北毒師徒攻勢綿綿，並沒有衝破他們的封鎖綫，雙方硬拚一招，勢竭而落，布笠人、方少飛落地之處，還是他們原來的老地方。

「打！」

立脚未穩，第二波的毒砂毒針巳到，這一次北毒用了心機，全部射向空中，在布笠人、方少飛的頭頂佈下一道毒網。

無巧不巧，一次突圍不成，弓、方也變換了方法，單掌護胸，飛步前衝，另一隻手出招如電，逢人就打，下手無情。

這毒陣無疑經過嚴格的演練，馬上跟着二人的脚步快速移動，布笠人睹狀不妙，猛一個大迴旋，一名徒衆應變不及，被他抽冷子扣在手中。

方少飛如法泡製，也活捉了一個，殺機滿面的道：「讓開，誰要敢阻擋我就活撕了他！」

與布笠人一人抓着一個，大踏步的向前走。

北毒根本未將徒衆的生死放在心上，立刻發動第三波的攻勢，毒針毒砂劈頭蓋面而來，二人只好將俘虜當作盾牌。

好傢伙，才一眨眼的工夫，俘虜的身上便刺滿了毒針，沾滿了毒砂，密密麻麻的好像兩隻特大號的刺蝟，面泛紫黑，早巳魂歸離恨天。

布笠人大爲惱怒，氣忿忿的道：「老匹夫，你好狠毒的手段，簡直是不把人當人。」

北毒乾笑一聲，道：「知道厲害就別再拖時間，不交出玄天眞經他二人就是你們的榜樣！」

話不投機，布笠人懶得再跟他多廢話，押着死俘虜，續往前行。

隨着二人移動的脚步，毒陣又開始移動，他們快，毒陣也快，他們慢，毒陣也慢，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井然不亂。

布笠人見前面是一排穀倉，毒陣將要無路可退，忽生一計，向前疾衝，猛然間快速倒退，以掌爲刀，以指爲劍，二人聯手合擊，連傷數人，在毒陣措手不及的情形之下，門戶洞開，卒被他們殺出一條血路。

「那裏跑！」

「那裏跑！」

北毒師徒應變奇快，人如閃電，立將缺口堵住。

驀見穀倉屋頂上瀉落一人，是林玲姑娘，劈面就說：「你們未免太卑鄙了，再不將毒陣撤走，休怪姑娘我要在陣外殺人了。」

任何陣式，均怕有人在陣外施襲，只要殺掉數人，陣脚必然大亂，北毒怒眉雙挑的道：「斃了她！」

北毒令出如山，毒陣倒轉乾坤，漫天的毒針毒砂全部集中到她一個人身上去。

方少飛大聲吼叫：「玲妹快退！」布笠人發招猛攻，空際紅雲滾動，狂風大作，「阿彌陀佛」聲中，南僧也飄然而現，因見情危勢急，老和尚一出手就施出了「無量佛壽功」。

「無量佛壽功」冠絕武林，當者披靡，南僧僧袍怒張，暗力狂湧，再加上方少飛由內而發的「玄天大法」的勁道，與布笠人的掌指，兩方面的力道相互一擊，聲如焦雷，猛似惡浪，衆門徒如何消受得了，立告紛紛倒地，非死即傷。

毒陣已破，北毒一肚子的怒氣全發洩在南僧頭上，大發雷霆的道：「老禿驢，你這是什麼意思？」

南僧無心肅容滿面的道：「有人要殺我的徒兒，老衲不能置身事外。」

北毒石天怒道：「是她多管閑事，怪不得誰。」

南僧無心說道：「爲什麼不說是石施主以多爲勝，且擺下毒陣，坑人而引起公憤？」

「老禿驢，別轉彎抹角，直說吧，是否你也動了凡心，想爭奪玄天眞經？」

「老衲無心，天心即我心，老衲無物，天物即我物，若石施主無貪得之心，老衲保證不聞不問。」

「抱歉，老夫不能放棄。」

「那貧僧別無選擇，只好伸天心護天物。」

「沒有心的和尚，你在鬼扯些什麼，老夫聽不懂。」

林玲嬌冷的聲音說道：「我師父他老人家，要伸展天理，不許你搶奪別人的東西。」

布笠人忽然說道：「少飛，時機稍縱即逝，你快走。」

方少飛深知問題的焦點是「玄天眞經」，只要他帶着眞經一離開，便可避免一場血刦，當下略一沉吟，縱身就走。

北毒所爲何來，豈會眼睜睜的放人走，立即率衆猛追，却被布笠人、南僧師徒截住，方少飛轉眼已到了穀倉附近，準備上房。

「站住！」

一聲如雷暴喝來自屋頂，西仙白芙蓉親率四鳳等人一躍而下，將方少飛的去路封死。

方少飛暗中叫苦，北毒可樂了，道：「仙子來的正是時候，從速將那方小子擒下，別讓他逃掉。」

西仙在暗裏隱伏已久，知道「玄天眞經」就在方少飛的身上，心裏暗道：「到口的羊肉休想老娘會分給你吃，做夢！」口裏却說：「好的，這個臭小子交給我了，毒兒將禿驢他們照顧好。」

話完，狠行虎步，直往方少飛面前逼進。

白芙蓉的「元陽眞功」十分霸道，張亞男知之甚稔，心中大駭，知道母親心急貪功，一出手必然就是決定勝負死生的雷霆一擊，忙道：「請娘手下留情，千萬別傷了方公子。」

西仙玉面一寒，叱道：「閉上妳的嘴吧！」

前進之勢未止，已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隨時準備出手殺人。

張亞男更惶更急，道：「娘，不要，不要

布笠人、南僧無心，林玲姑娘同樣大爲急性，姑不論方少飛能否承受得起白芙蓉的雷霆一擊，西仙這一出現他想要離開勢必比登天還難，三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捨身撲擊，快如電光石火。

北毒師徒更快，在三人面前佈下一道人牆，全力封阻。

全場的人都在動，都在動手，都在嘶喊，空氣中充滿殺機，隨時都會有人喪命亡魂。

就在張亞男求情，南僧、北毒互動的同時，西仙、方少飛短兵相接已幹上了，「元陽眞功」對「玄天大法」，當眞一出手就是硬拚硬搏的架式。

蓬！兩股巨大無匹的勁力猛一撞，震聲貫耳，氣急風緊，張亞男、林玲嚇得花容色變，以爲方少飛一定會吃大虧，詎料方少飛早有萬全準備，自知本身功力尚淺，未敢逞强，雙方暗力甫一接觸，便即收勢倒縱，借力旋飛而起。

旋飛之計妙極，消卸殺傷力之餘，且變爲助力，凌空彈躍，上了穀場另一邊的圍牆。

這結果，差點沒把北毒、西仙氣死，石天怒吼一聲：「打！」難以數計的毒針毒砂又告疾射而出。

「再見！」

方少飛得地利之便，翻下牆頭，不見了。

毒砂毒針却莫名其妙的倒轉回來，晴空萬里，還突如其來的洒下一陣雨，雨水中帶有濃濃的酒味。

北毒眉頭一皺，已知端的，怒吼道：「臭要飯的，你幹的好事！」

東丐金八竄上牆頭，嘻嘻笑道：「究竟是老交情了，我老人家還沒有現身毒兒就知道了。」

西仙白芙蓉沒好氣的道：「姓金的，平白無故的你來攪什麼局！」

東丐金八道：「什麼平白無故，老叫化子此舉必可獲得重賞。」

張亞男當然明白他的意思，衝着金八擠擠眼，表示認可。

經過這一陣躭擱，方少飛已奔過長坡，到達前面的一個小村莊。

小村內鷄鳴不已，天將破曉，狗吠不止，令人心驚。

他看見，遠處正有兩個人放步疾馳，似是假黑白雙煞。

另一面，萬貞兒帶着一羣爪牙，仍在四處搜尋，看方向，聽犬吠，顯然是剛離開小村不久。

强敵環峙，四面楚歌，何況眞經的上册尚在自己身上，必須交給布笠人，方少飛未敢隨意走動，就近在村頭找了一間空屋躲起來。

西仙白芙蓉的速度比他預期的要快得多，不久便第一個火速追到，她雙目如電，像極力尋找獵物的夜貓子，咬着假雙煞的影子向東追下去。

隨後，數步之差，北毒也已率衆追至，他發現南方情形有異，尾隨在萬貞兒的

後面狂馳疾奔。

南僧、東丐、林玲就緊跟在他們的後面不遠，無疑是在爲方少飛掠陣，以防不測。

待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四路人馬相繼過完後，方少飛這才離開空屋。

恰巧與布笠人迎面相遇，弓先生招招手，急聲說道：「老夫曉得你不會去遠，咱們走。」

方少飛道：「到那兒去？」

「老地方。」

「那農舍？」

「那裏最安全，天才也想不到我們會返回去。」

「先生不覺得我們應該分手，將眞經上下册分送給黑白雙煞？」

「於情於理，是應該這樣做。」

「少飛曾對天發下重誓，龍老哥對我亦不薄，在下必須履行承諾。」

布笠人道：「老夫不反對將眞經還給他們，但應在你學會『掌中刀』、『指中劍』之後。」

「龍老哥答應會敎我，晚點學有什麼關係。」

「江湖險詐，人心難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弓先生是怕黑煞翻臉不認人？」

布笠人道：「老夫希望你立於不敗之地，更希望你鶴立武林，從此面對邪惡，除奸斬妖！」

方少飛宅心仁厚，最重然諾，布笠人費了不少口舌始回心轉意。

返回農舍時，天色已亮，有一位老農正在掃院子，一見布笠人返轉，忙不迭的迎進堂屋，就獻來一桌豐盛的早餐。

布笠人道：「老陳，公子的臥房準備好了吧？」

陳姓老農畢恭畢敬的道：「回主人的話，三天前便已整理妥當，公子如有不滿意的地方，可以再加修整。」

布笠人笑道：「公子爲人隨和，不會挑剔的，你好好的侍候，老夫定有重賞，切記不得對外人言，你下去吧……」

「是，主人！」老陳唯唯應諾而退。

察言觀色，方少飛心有所感，邊吃早點邊說：「先生似是早有打算，準備讓少飛在此練功？」

「老夫是這樣盤算的，取得眞經後便欲如此，却沒有想到事情會出奇的順坦，你就是黑煞的代表人。」

「在下如果沒有想錯，老陳與先生的關係定非尋常。」

「他是弓家的老佃戶，忠實可靠，就孤孤單單一個人。」

「這樣說來，先生是山西人氏？」

「老夫世居太原，但城裏不及此地安全，所以委屈你在此暫住。」

「先生對我可謂天高地厚，快別這樣說。」

據方少飛所知，當年先後潛入紫禁城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白煞鐵虎，現在業經證實無誤，另一位是八斗秀士張峻山，也就是西仙之夫，張亞男的生父，而布笠人的身份來歷又一直諱莫如深，不禁使他忽生奇想，以試探的語氣道：「先生世居太原，定有妻小子姪，不知有幾位公子小姐？」

布笠人的答覆使方少飛大失所望：「老夫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當然不可能有兒女，方少飛只好換了另一個方向說：「西仙有一個女兒叫張亞男，剛才先生一定注意到了，怎麼樣？」

「很好，蠻清秀的，沒有她娘的跋扈之氣。」

「可是，佳人命薄，她正在爲找不到自己的生父而苦。」

「少飛，練武一事，最忌分心，不要管這些閑事。」

「在下是想提醒先生，日後如遇上張前輩，務請轉告他，他的寶貝女兒爲了尋找他正在被西仙軟禁中。」

「好，老夫會留意的，咱們該開始練功了。」

由於頭戴斗笠，且圍以黑巾，方少飛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面部表情，從而也無從推斷布笠人是否就是張亞男所要找的人。只好照着弓先生的意思，先研讀經文，然後在他親自指導下開始修練「掌中刀」、「指中劍」等奇妙功夫。

× × ×

方少飛資賦極佳，習得「玄天大法」後，已具備極深厚的內力基礎，又有名師指點，未及半月便大功告成，雙雙分手。

爲踐千金一諾，方少飛帶着「玄天眞經」下册，來到八公山的流沙谷。

以「一葦渡江」的絕妙輕功渡過流沙河，老遠就看到黑煞龍飛正在洞門口引頸而望，當即足底抹油，如飛而至。

黑煞龍飛張口就說：「事情辦好了嗎？怎麼會晚了半個月？」

方少飛自然不便說實話，臨時杜撰道：「羣魔阻路，必須繞道而行，所以躭誤了。」

「見到鐵兄弟沒有？」

方少飛道：「白煞傷重未到，見到他的代表人。」

「是誰？」

「此人姓弓，其他的，小弟也並不清楚。」

「可曾將眞經下册帶回？」

「幸不辱命，總算達成任務。」

當下將眞經下册取出，當面交給黑煞龍飛。

龍飛好不興奮，翻前翻後，如獲至寶，彈指揮掌，恨不得馬上就開始修練掌刀劍指之功，幾乎忘記了旁邊還有一個方少飛。

方少飛道：「龍老哥，請檢查一下，是否原來的東西？」

黑煞龍飛道：「沒錯，是原來的東西，老弟重義不貪，龍某由衷感激。」

方少飛知他久已不食人間烟火，特地從外面帶來一些酒菜，往石桌上一放，道：「自己兄弟還客氣什麼，酒菜在此，請老哥享用，小弟想就此告辭。」

龍飛一楞，道：「怎麼這麼快就要走，到那兒去？」

「自從老賊葛德山大破姥山後，諸位師尊行踪死生不明，我想再去姥山一探究竟。」

「不等學會『掌中刀』、『指中劍』

後再去？」

「回程再學也一樣。」

「起碼應該共飲三杯。」

「留着老哥哥自己享用吧，此刻小弟歸心似箭。」

龍飛道：「好吧，老哥哥不勉强你，送你一稅。」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老哥哥請留步。」

言吧，一揖而別，方少飛頭也不回的出洞而去。

猛可間，只覺得有一股奇大無匹的力道，大的像一座倒塌下來的山，從他的背後壓下來，方少飛忙運起「玄天大法」相抗，可惜先機失盡，成效大減，身子還沒有轉過來，已被震得飛起來，摔落在五丈以外。

胸中一陣翻騰，張嘴噴出來一口血，想爬起來却力不從心，傷的眞不輕。

龍飛漆黑的老臉上目賽銅鈴，手持竹杖，亂髮迎風，正一瞬不瞬的盯着他。

傷的最嚴重的是方少飛一顆純潔而又善良的心，痛心疾首的道：「老哥，你爲何要對小弟下此毒手？」

黑煞龍飛倒不失坦白，道：「老夫不能忍受有第三個學得『玄天眞經』上功夫的人存在。」

「老哥的心胸既然如此狹窄，當初就不該將『玄天大法』傳給小弟。」

「那是爲了保護眞經。」

「現在任務已完，就要過河拆橋？」

「爲了永絕後患，勢在必行！」

「告訴你，懂得眞經上功夫還有好幾個，你殺不絕。」

「還有什麼人？」

「哼，告訴你也惹不起，一個是貴妃萬貞兒，另外兩個是假雙煞。」

龍飛冷聲道：「雙煞還有冒牌貨，是那條道上的？」

「我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訴你。」

「那你就去見閻王吧，老子會自己去查。」

「你查不出來，流沙谷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學得了掌刀指劍後，老夫便鑿壁而上。」

「我好恨，恨我自己爲什麼是個守信重諾的人。」

「認命吧，你也不是爲眞經喪命的第一人。」

「龍飛，在下把你當朋友，你却利用我當工具，我看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天生的壞胚子，是我當初鬼迷心竅瞎了眼！」

「罵得好，反正也沒人聽得見，現在該上路了，別叫閻王老子等太久！」

竹杖倏擧，照準他的胸口猛戳，方少飛內傷沉重，那有還手的力氣，只好就地打滾，龍飛一戳不中，二戳三戳，力猛勁足，快逾電火，方少飛跟着越滾越快，灰頭土臉，狼狽不堪。一個不小心，被戳中一杖，脅下流血如注，破了巴掌大的一塊皮。

龍飛得理不饒人，跳一步，戳一杖，劈一掌，所幸山坡斜度甚大，方少飛滾起來不很吃力，一霎時已滾出三四十丈，距流沙已不太遠。偏巧滾至一個陡峭之處，距地面約有數丈之高，摔下去必然九死一生，有一老樹就在下方，方少飛淸楚這是他惟一的生機，藉着快速飛轉的速度，拚足全力，總算托天之幸，滾翻在老樹上。

這是一棵枯樹，只有幹莖，並無枝葉，黑煞一目瞭然，由於距地面及峭壁均有三丈餘，龍飛雙腿已斷，行動又不便，無力上樹追殺，方少飛終於暫時取得一個喘息行功的機會。才行功一週天，突聞一陣「劈拍」之聲亂響，黑煞無力上樹，想出一個殺人的花招來，以鵝卵石猛打猛砸，決心想要方少飛的命。

好在此時的方少飛，已將翻騰的血氣止住，又有樹幹遮擋，容易閃躲，未爲所傷。

附近的鵝卵石也不多，很快便被黑煞用光了，氣得龍飛哇哇大叫，揮動雙掌，猛劈樹身。

樹有雙圍，徑達三尺，黑煞施出了渾身解數，却始終無可奈何。

時值正午，流沙谷內一片明亮，方少飛見張亞男正在對岸疾奔，大聲說道：「亞男，妳來這裏做什麼？」

張亞男也拉大嗓門，說道：「來找你呀。」

「妳不是被妳娘軟禁起來了嗎？」

「我是三天前摸黑逃走的，今晨見你進入八公山，後來竟迷了路，以致現在才找到，你在樹上幹嘛？」

「黑煞龍飛這老小子恩將仇報，猝然偷襲，將我擊成重傷……」

「別怕，我過來帮你收拾他。」

「別動，這是流沙河，妳過不來。」

「少飛哥，你是怎麼過去的？」

「只有『一葦渡江』的絕技可以渡過流沙河。」

「這可如何是好？」

「只好聽天由命！」

「不！要死我們死在一塊兒！」

張亞男說到做到，馬上縱身跳進流沙河。

方少飛想阻止也來不及，張亞男行沒三步便陷下去，方少飛忙道：「快回去，再不回去就來不及了，我目前尚無危險，一旦功力恢復，便可與老賊一爭長短，不一定準死！」

張亞男聽他說尚有一綫生機，芳心稍覺寬慰，殉情之心頓斂，費了一番勁，爬回岸上。

黑煞上樹無力，劈樹無功，被他想出一個絕妙好計，檢來一堆乾柴，放在樹下，以古法點燃一把火。

老松枯萎已久，樹身乾燥，很快便被點着了，熊熊的火焰冒起來一丈多高。

方少飛心裏雪亮，若在老樹未倒之前，能够使功力全部恢復，仍可一戰，否則，不是葬身火海，便是被龍飛活活打死，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他必須與火神競賽，與死神搏鬥，時間對他來說就是生命，將一切的一切全置諸腦後，閉目行起功來。

行功之人最怕外力干擾，一干擾必會延長行功的時間，黑煞忙於檢柴，未再以石頭攻擊，這是他的錯誤。

張亞男是個鬼精靈，却擅用機智技巧，故意拿話激他，藉以減緩他拾柴添火的

速度，道：「喂，龍老頭，你還要不要臉，以下三濫的手段偷襲一個後生小輩，居然會失手，現在可好，連火攻的絕活也想出來了，也不怕笑掉天下英雄的大門牙，看你將來怎麼做人，我要是你早就一頭碰死了。」

黑煞龍飛聞言大怒，暴跳如雷的道：「女娃兒好刁的一張嘴，是何人門下？」

「東丐之徒，西仙之女，八斗秀士張峻山是我爹，我叫張亞男。」

「妳眞是西仙白蓉芙的女兒？」

「騙你幹嘛，當年我娘沒有殺掉你，算你走狗運。」

「小魔女，去叫白芙蓉來，這筆帳老夫要跟她算淸楚。」

「對付一個斷腿的老殘廢，用不到我娘，有種你就過來，張亞男敬陪末座。」

「好壯的魔女，老夫能够過去，早就將妳活劈了。」

「過不來也沒有關係，可以用別的方法決一高下。」

「說說看。」

「你有沒有繩子？」

「有藤葛。」

「藤葛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够長，能丟到我這邊來才行。」

黑煞被她激得怒火中燒，不疑有詐，回洞裏去取來一條粗逾兒臂，十幾丈長的藤葛，抖手將一頭擲過來，道：「說吧，怎麼較量？」

張亞男拾起藤葛，從身後的一棵樹上繞過，放在腰際，道：「龍老頭，照着你家姑娘的樣兒做，將籐葛綁在腰上，咱們較較內力。」

黑煞吹鬍瞪眼的道：「妳要拔河？」

張亞男道：「差不多，誰先掉進流沙河就是輸家。」

「輸的人如何處置？」

「我要是輸家，願跳進流沙河，賠一條命。我要是贏家，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有屁快放。」

「放掉方少飛。」

「好，咱們可以開始了。」

黑煞自視太高，沒將張亞男放在眼內，認爲自己穩操勝算，他那裏想到，張亞男的藤葛繞過一棵大樹，倒過身子來猛拉，才拉扯二三下，黑煞便一個踉蹌，向前衝了好幾尺。

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上身後仰，用力拉緊，始將頹勢穩住。

須知黑煞沒有雙腿，下盤不穩，這是他致命的缺陷，張亞男也就是看準了這一點，所以才找他拔河，實則他苦練「玄天大法」十幾年，內力深厚，這一全力施展，張亞男便再也奈何不了他，彼此相持不下。

不過，大體而言，張亞男的計謀還是成功的，老樹下的薪柴已盡，火勢已減，不若適才那般熾烈。

最大的收獲莫過於爲方少飛爭來片刻的寧靜，無論如何，老松倒下來的時間會延後一些。

方少飛眼觀鼻，鼻觀心，凝神靜慮，排除雜念，將身外事置之度外，正在一心一意的運氣療傷。

張亞男很賣力，一直在全力猛拉，無如她的內力與龍飛有一段距離，藉大樹之助，能够膠着不輸就已經很不錯了，想要贏黑煞恐怕比登天還難。

惟一的途徑是智取，張亞男心思巧，花招多，忽然沒頭沒腦的道：「老傢伙，你輸了！」

黑煞龍飛一楞，道：「鬼扯淡，老子那裏輸了？」

張亞男道：「方少飛行功已畢，你腹背受敵，不輸也得輸。」

龍飛駭然一驚，猛回頭，張亞男連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一拉一扯，黑煞分神疏忽，一不小心被拖進流沙河。

張亞男大喜，且拉再扯，龍飛已知上了惡當，放掉籐葛，爬回岸上去。

「老傢伙，你輸了，快放人。」

「小魔女，妳使詐，不算數。」

「不要臉，輸不起就別較量。」

龍飛道：「不怕口乾就罵吧，老夫恕不奉陪。」

龍飛果眞不再言語，竹杖點地連彈，縱躍出十數丈，又拾了不少乾柴回來，火勢立告轉旺，任憑張亞男罵破了嘴，挑最難聽的字眼來罵，黑煞一概相應不理，置若罔聞。

不止此也，龍飛拾柴添火之餘，還不時投擲石塊，急得張亞男直跺脚，奈何沙河阻隔，無計可施。

火勢越燒越大，火苗越燒越高，樹身已燒去一大半，方少飛的身上也挨了好幾下，他此刻正值緊要關頭，拚着被砸死燒死也不敢輕易移動。

張亞男不死心，大聲嚷嚷道：「龍老魔，你不是要找我娘報仇嗎，她來了，你別躲。」

龍飛與西仙仇高如山，恨深似海，聞言將滿頭的長髮一甩，眸光如電的望向對岸，道：「那婆娘在那裏？」

張亞男指着谷外，道：「已經入谷，馬上就到。」

龍飛極目遠眺，那有半個鬼影子，知道張亞男又在使詐術，冷哼一聲，未再答理，逕自拿起一支燃着的柴火，擲向方少飛。

方少飛的頭藏在枝幹之間，他打不到，火頭擊中大腿，乾柴本身的力道，再加上灼熱的大火，「吱啦」一聲，褲管被燒，在方少飛的大腿上出現一處巴掌大的灼傷，皮焦肉裂，烏七八黑，燒焦的皮肉上還冒着烟。

龍飛睹狀得意萬分，放聲大笑道：「老子今天要烤人肉吃。」

一陣狂笑，羣山迴鳴，整個流沙谷悉被他的笑聲淹沒。

方少飛恍如死去，一動未動。

張亞男却痛如己受，搥胸跺脚，抓耳搔腮，始終想不出一個救人的好法子來。

老樹即將燒斷，僅僅還剩下一個不足大腿粗的樹心，黑煞怕夜長夢多，求功心切，等不及燒斷自折，乍然雙掌齊出，全力推劈，但聞「咔嚓」一聲，樹身應聲而折，呼啦啦的倒下去。

方少飛仍在樹上，跟着樹身倒下來。

龍飛眼明手快，動作敏捷，方少飛尚未着地，他已彈身而起，兩隻蒲團大手罩

定住方少飛全身三十六處死穴，全力出擊，決意在一擊之下制敵死命。

方少飛行功未畢，尚懵然不知，在這種情形之下那還有活命的機會，張亞男嚇得魂飛魄散，蒙着雙眼自語道：「完了！完了！」兩行熱淚不自覺的奪眶而出。

黑煞去勢極快，眨眼便到，蓬！蓬！巨震聲中，樹斷枝折，被他在地上擊出一個三尺方圓的大坑來，威力之大，令人咋舌。

可是，一不見人，二不見屍，方少飛竟告神秘失踪。

正自納悶不解，身後風聲大作，方少飛的聲音喝道：「老賊納命來！」立有一股剛烈猛銳的力道從後上方壓下來，龍飛大驚，閃躲還手都不可能，只好運起「玄天大法」相抗。

巨震聲落，悶哼聲起，黑煞被震飛起，無巧不巧的落在火堆裏，他赤身露體，全身上下只有一塊遮羞布，怎禁得住烈火燒烤，痛得他發出一連串殺豬似的鬼叫，連滾帶爬的逃出火坑。

黑煞早先用的完全是奇襲偷襲的卑劣手段，方少飛心地善良，故意出聲示警，無形中增加了他活命的機會，況且龍飛的功力還在方少飛之上，是以，傷勢亦較方少飛輕得多，逃出火堆後打了兩個滾兒便站住了。

聽到方少飛的聲音，張亞男才睜開雙眼，喜悅之情確非筆墨所能形容，手舞之，足蹈之，口中大喊大叫，不明內情的人一定會以爲是個瘋子。

原來就在樹身倒下的那一瞬間，方少飛正巧行動完畢，龍飛掌力未到，他已先一步縱離，現在既已將黑煞擊傷，心中的一口怨氣也消失了大半，並無殺人之心，抱拳說道：「姓龍的，咱們之間的恩怨就此一筆勾銷，你好自爲之，再見了。」

張亞男不以爲然，道：「少飛哥，除惡務盡，你這是婦人之仁——」

言猶未盡，方少飛甫行出丈許，黑煞龍飛又猝然施襲，一聲不響的從身後攻上來。

這一次方少飛已有提防，驀然疾轉身，奮力迎戰，三招「迷踪拳」，加上「玄天大法」，硬將龍飛的攻勢阻住，寸步難進，怒容滿面的道：「龍飛，你傷得不太重，但也不輕，此時此地已經沒有殺我的能力，省省力氣吧！」

黑煞龍飛怒目雙睜，鬚髮倒豎的道：「方小子，老夫說過，絕不允許有第三個學得眞經上功夫的人存活於世，今天非要將你斃在流沙谷不可。」

別看他雙腿殘缺，忽縱忽躍，行動仍極靈巧迅捷，尤其是他潛修「玄天大法」已久，自不可與初學乍練的方少飛同日而語，雖是帶傷上陣，二人硬碰硬的拚了數十個回合，方少飛却始終沒有佔到半點便宜。

黑煞大爲不滿，方少飛亦甚是惱怒，雙方攻勢更快，威力更猛，龍飛的長髮堅韌強勁，更似飛輪一般一波接一波的掃打不停。

方少飛本無戀戰之心，現在却想走也走不了，不得不戰，張亞男見他久戰不勝，更是焦急異常，眼珠子一陣轉動，計上心來，大聲道：「少飛哥，抓他的頭髮，甩！」

英雄所見略同，方少飛亦認爲這是一個絕妙好計，當下雙手齊出，一攏一撈，已將龍飛的長髮全部撈在手裏。

龍飛大駭，發招反擊，可惜已經來不及，整個身子已離開地面，被方少飛揪住頭髮，掄在半空中。

像空中飛人一樣，被方少飛掄了十幾輪，早已七葷八素，接着又抖手一甩，撞在峭壁上，倒地不起。

方少飛跨步而上，掌如刀，指如劍，齊管雙下，本欲結果他的性命，但臨時心生不忍，變了主意，一時收勢不及，右掌、左指擊向峭壁，入石三寸，石粉紛紛而下，好厲害的「掌中刀」、「指中劍」功夫。

張亞男在對岸叫道：「殺了他！殺了他！」

方少飛心意已決，未爲所動，又重複一下剛才的最後兩句話，道：「你好自爲之，再見了。」

渡過流沙河，拉着張亞男的手向流沙谷外走，張亞男大惑不解的道：「你怎麼不殺掉他？」

方少飛一本正經的道：「我與他之間無怨無仇，爲什麼要殺他，嚴格的說起來他還有恩於我，沒有龍老哥，我不可能學會『玄天大法』。」

「你這人眞驢，人家要殺你，你還把他當成大恩人。」

「其實龍飛也並沒有錯，都是玄天眞經惹的禍。」

「哼，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我看你將來一定會後悔。」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現在殺了他我會問心難安。」

「好吧好吧，皇上不急，太監急死也沒有用。」

「謝謝妳，眞的，沒有妳在旁邊出主意，我還不一定能逃過這一刼。」

「人家找你，」張亞男深情欵欵的望着他，道：「可不是爲了聽謝。」

「有事！」

「你這人的記性怎麼這樣差，爲了『玄天眞經』的事，攪得整個江湖鷄飛狗跳，我也被我娘像犯人似的押着到處跑，到現在還沒有去成北京。」

「去找妳爹？」

「是呀，上一次我們在八公山分手時，不正是準備到北京嗎。」

方少飛想起在農舍中的一切，道：「令尊張前輩是何方人氏？」

張亞男搖頭道：「不知道。」

「沒有問妳娘？」

張亞男道：「我娘不准我問有關父親的任何事。」

「可以問奶娘呀。」

「我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這眞是遺憾，不然令尊差不多就可以呼之欲出。」

「少飛哥，快說，你是不是有了什麼綫索？」

「我是懷疑一個人很可能就是令尊張前輩。」

「誰？」

「布笠人！」

「是他？在穀場上我見過這人神秘兮兮的。」

「妳可曾感覺得到，布笠人特別注意妳？」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我可沒有留意。」

「他與令堂之間有無什麼特殊的舉動表情？」

「當時的情形，十分混亂，大家的焦點都在你一個人身上，我沒有注意到這些事。」

「可惜我也緊張過度，要是多用點心思，也許可以看出一點蛛絲馬跡。」

「少飛哥，我爹不應該是一個神秘兮兮的人物，可能是你想左了。」

「不！布笠人所以會隱姓埋名，遮頭蓋面，說不定就是爲了躲避妳娘。」

「我希望有更充足的理由。」

方少飛道：「他住在北京，經常出入皇宮大內。」

「還有嗎？」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姓弓。」

「弓？這有什麼關係？」

「亞男，妳是聰明人，再想想。」

「啊，我明白了，弓長張。」

「對，弓長張的弓！」

「也許是無意中的巧合。」

「我覺得有意的成分居多。」

「不管是巧合也好，有意也吧，少飛哥，咱們現在就到北京去，我要親自問一問布笠人。」

「老規矩，先去一趟姥山。」

「又去姥山幹嘛？」

「看看有沒有我四位師父的消息。」

「我們前次在八公山分手後，人家到處找不到你，也曾去過姥山，那裏一個人也沒有，急得不得了，一直在這一帶兜圈子，後來聽說黑白雙煞在雙塔寺換經，料想你會去，所以專程跑到太原去，誰想到，你又交上了新人，差點沒把人家給氣死了。」

別後之事，方少飛知道她尚有多處不甚了了，將經過的情形細訴一番後道：「方家與林家是世交，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你想到那裏去了。」

張亞男瞟了他一眼，羞答答的道：「林姑娘很美，我不相信你不喜歡她。」

方少飛巧妙的笑答道：「妳也不醜，我覺得，跟妳在一起很快樂，而且十分安全，因爲，妳的點子特別多，可以逢凶化吉。」

男女間事說也說不清，最是惱人不過，方少飛怕她又詢長問短，忙將話題拉回來，道：「姥山是我二師父安身立命之所，事隔數月，或許正在大興土木。」

張亞男道：「我看未必如此樂觀，去也是白跑。」

方少飛以堅定的語氣道：「就算白跑也務必要跑一趟，查不明四位師尊的死生下落，我寢食難安。」

他心堅如鐵，張亞男自然不便再持異議，出得流沙谷，直奔廬州而去。

× × ×

到達廬州後，方少飛爲了愼重起見，以免失之交臂，還特別先到四師父玉面觀音彭盈妹，三師父牌仙包布書、以及大師父醉俠卜常醒家跑一趟，結果三家皆重門深鎖，蛛封塵積，似乎已很久無人居住。

方少飛不免大失所望，心頭疑雲重重中來到巢湖。

找到一條巢湖三十六寨的棄船，泛舟入湖，待駛抵姥山，登上岸來一看，兩個人不由皆爲眼見之事看得呆住了。

精舍、別院俱已修復，煥然一新，「怡然亭」亦恢復舊觀，總寨已全毀，正大興土木趕建中，觸目盡是搬磚運木的人潮，工地叮叮噹噹的好一幅熱鬧景象。

張亞男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絕不在方少飛之下，直說：「少飛哥，恭喜你，恭喜你！」

方少飛樂得連嘴都合不攏來，連說：「眞是太好了，太好了，走，咱們去找我師父去。」

走進工地，找到一位中年工頭，方少飛道：「請問這位先生，我師父呢？」

工頭怔了一怔，道：「你師父？誰是你師父？」

方少飛道：「就是三十六寨總寨主吳元俊呀。」

工頭搖搖頭，道：「吳總寨主的大名我聽說過，沒見過。」

「難道這房子不是我吳師父蓋的？」

「不是！」

「那是誰？」

「你最好去問一問那一位丁大爺。」

順着工頭手指的方向望過去，有一個大頭禿頂的矮瘦老頭正從別院那邊走過來，張亞男認得他是芙蓉谷的一名管事，叫丁大年，心中狐疑陡生：「莫非是我娘霸佔了姥山？」

心中這樣想，可不敢說出口來，方少飛迎上去說道：「那位工頭說，丁大爺能告訴在下房子是誰蓋的？」

丁大年望了張亞男一眼，道：「是我們谷主西仙白芙蓉。」

張亞男上前一步，盯着他追問：「眞的是我娘佔據了姥山？」

丁大年很技巧的回答：「谷主很中意這個地方。」

張亞男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但證諸上次母親來姥山的言行，以及擺在面前的事實，又無可置疑，過份激動之下，連聲音都變了，顫聲說道：「老丁，你是什麼時候來的？這房子蓋多久了？」

丁大年道：「屬下到此已有數月之久，一到便開始鳩工動土，谷主準備將來在此定居。」

張亞男詫聲說道：「這事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聽四鳳說，小姐好像一直不在谷主身邊。」

「老丁，蓋房子的事立刻停止。」

「這恐怕有困難。」

「有什麼困難？」

「谷主一定會大發雷霆，甚至將小的活活劈死。」

「你別怕，天大的事我替你扛着！」

突聞有人接口說道：「亞男，煩惱妳自己的事吧。」

話落人現，是四鳳之首的辣手娘子金鳳。

（未完・十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孟大鵬是山西有名的俠士，爲兒子成親大排筵席，突然來了一個自稱「古往今來第一殺手」柳白石，指名要來殺孟大鵬，約他席散到老槐樹下一晤，巧妙地避過羣豪施計對他圍攻，只單獨和孟大鵬約鬥，卒將孟大鵬刺殺離去，到樹林取出銀票和衣物時，被一小伙子跟踪，雖然易容亦無法甩掉他的跟踪。第二次再易容扮一公子來到安陽「荔枝院」對賈老闆說願將自己心上人花莊主之女花萬影賣給妓院作名妓，條件是將銀両僱請天下第一殺手辦幾件事，賣身契簽一年，賈老闆答應，期滿將人交還，另一條件是先和該院名妓楊貴妃作滅燭留髡……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謊騙院主　乘機刺殺

賈大富雙掌一分，擊了三下，聲音沉實，左邊一幅畫軸之後傳來一個輕微的聲响，軸子一動，鑽出一個身形矮小如猴的漢子來，賈大富道：「空空兒，看住那小子，告訴貴妃這件事，要她盡力迷住那小子，望能使他透露眞言，事成之後，重重有賞。」

空空兒應了一聲，依然由軸後出去，賈大富則長身由背後那幅畫後離開，只有那楚霸王依然挺立在門後。

× × ×

貴妃樓美侖美奐，佈置有若皇宮，難怪富家闊少來此一擲千金，而毫無吝色。

虞姬推開大門，道：「公子請進，待賤妾去請貴妃相陪！」

柳白石進內，即見廳裏站着四個丫頭，都着唐裝，衣領特低，露出半截酥胸，一見柳白石進來，立即上去迎接。「請皇上先到華清池沐浴！」

柳白石一怔，失笑道：「你娘娘才配用華清池，請我去，豈不大煞風景？」

前面那丫頭抿嘴一笑。「皇上恕罪，本宮除華清池外，再無別處可供沐浴。」

「也罷！朕便屈就一下吧，還不帶路！」柳白石定睛一望，這才發覺連這四個丫頭，竟亦嬌俏動人，各具風韻，心中暗嘆：「難怪荔枝院能得盛名！」

華清池就在小樓後面的小花園裏，一面靠小樓，三面則是高高的圍牆，丫頭上前爲柳白石寬衣。柳白石雖不是正人君子，但白晝之下，不覺有點忸怩，一個丫頭笑嘻嘻地道：「皇上害羞！」

柳白石索性自己寬衣，剎那間，脫得精赤條條的，那四個丫頭驚呼一聲，「嚶嚀」着轉頭不敢觀看。

柳白石「噗通」一聲，跳進池裏，却道：「丫頭，你們還故裝什麼羞態？」

一個丫頭嬌羞地道：「往日的皇上沐浴時都穿着內袴的！」

「怎不早說！」柳白石亦甚覺窘態，一頭鑽進水底，想不到他對水性竟亦十分精通，游了一會兒，探頭出來，見那四個丫頭遠遠站在一旁，問道：「你們四個叫什麼名字？」

那四個丫頭依名報名，乃詩、酒、劍、曲。柳白石道：「既然你們不肯下來陪朕，也不用侍候啦，把衣衫放下進去吧，朕浴罷自會入內！」

那四個丫頭把衣衫放在石椅上，告罪一聲才進內，柳白石倚着池壁清洗，心中不斷想着心事，忽然聞得一道响聲，急忙鑽入水底，不肯露出沉思的神態。

待他再度露出水面，石椅已多了一個少年，可不正是上次那一個？少年笑嘻嘻地道：「柳兄洗好了沒有？」

柳白石沉聲道：「閣下認錯人了，在下乃楊紅葉！」

「啊，對啦，是姓楊！」少年道：「楊兄好艷福，一來便得楊貴妃垂青，好不令人羨慕！」

柳白石游近池畔，道：「你寃魂不散，跟着我作甚？」

少年眨眨眼。「你爲何不問我，是怎樣跟上你的？」

柳白石眉宇間一片殺機，冷冷地道：「你道我不敢殺你？」

少年笑嘻嘻地抓起柳白石的衣衫跳開。「我才不相信你敢上來？」

「有何不敢？」柳白石雙手按在池邊，略一用力，上身已露出水面。

少年急叱道：「且慢，你且瞧瞧我！」他忽然扯下束頭巾，又甩掉鞋子，露出一對小巧嫣紅的箭靴，可不正是一個小美人兒？

柳白石這一來又驚又窘，雙臂一軟，「卜通」一聲，又跌回池中，那女人笑嘻

嘻地道：「是不？我早說你沒有這個胆量了！」

柳白石怒道：「你寃魂不散，到底意欲如何？」

「讓我一直跟着你！」

「荒謬，難道我跟貴妃上床，你也跟着？」

不料那女子居然道：「你既然當着我的面跟女人上床，我又怎不敢跟着你們？嘻嘻，天氣涼了，我替你們蓋被子吧！」

柳白石不由氣結，狠聲道：「你到底走不走？快把衣服放下！」

話音剛落，便傳來丫頭詩兒的叫聲：「娘娘駕到！」

柳白石這一驚非同小可，急道：「她來了，你，你還不快走？」

那少女微側着螓首，玉手輕抬撫弄着秀髮，嬌憨地道：「她是你的什麼人？你這樣害怕？哼，不外是個妓女罷了！」

「你是一個姑娘家，怎可以來這種地方？」

「這種女人的地方，男人都來得，爲何姑娘反而來不得？」

話音剛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接道：「說得有理，這地方姑娘也來得，只是沒有英俊的男人相陪！」

少女頭一側，便見一個身形略見豐滿，面如芙蓉，身着低胸羅紗，衣領上露出半截雪白高聳的酥胸，婀娜多姿，輕抬蓮步慢行而來的女人！

少女微微一怔，料不到妓院也有這種脫俗的女人，風情而不風騷，嫵媚而不妖嬈，還有點閨秀的味兒，道：「你便是楊貴妃？」

「不敢，倒敎姑娘見笑了！奴家淪落烟花，一個騙男人的女人，不値有識之士一哂！」楊貴妃溫柔地一笑，反問：「姑娘可否將芳名見告？」

「人人均叫我小仙子，你也叫我小仙子吧！」

楊貴妃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聲：「好名字！但恐怕這不是姑娘的眞姓名吧？」

「楊貴妃是你的藝名，小仙女是我的乳名，彼此彼此！」

「是你的乳名？我還以爲是你的外號！」楊貴妃沒一絲不快之色。「姑娘跟公子是朋友？」

「你剛才說錯了一句話！」小仙子指一指池中的柳白石。「你覺得他不英俊？他今日就要陪我！」

「是麼？」楊貴妃格格地笑着。「我不知道公子喜歡小孩子！」

柳白石叫道：「誰說我喜歡小孩子？我喜歡成熟的女人！」

「誰說我是小孩子？」小仙子一挺胸脯。「我早已經不是！」她眼角露出一絲狡猾的笑意，忽又道：「我如果是小孩子，你爲何躲在水中，不敢爬上來？難道一個大男人還會怕一個小女孩？」

柳白石殺人無數，從不眨眼，多少人一感覺到他身上那股殺氣，便避之唯恐不及，料不到會拿一個小女孩沒辦法！

楊貴妃笑道：「公子是君子，他敬重你，所以不肯在你面前赤身露體！」

「看他的樣子，好像想跟你赤體相見，他是不尊重你了！」

楊貴妃仍不發怒。「姑娘拿自己跟奴這殘花敗柳相比，是自貶身價！酒兒，再拿一套衣服來與皇上！」

小仙子轉頭對柳白石道：「聽見沒有，她自承是殘花敗柳，你還肯跟她……」

柳白石故意道：「殘花敗柳才知情識趣，那像小女孩不解人意，只是皮厚！」

小仙子眼眶忽然湧起一層水光，跺脚道：「你去死吧！最好教你明天早上胯下便生十八個毒疔！」她將柳白石的衣服拋進池中，一個轉身，振衣飛出園牆外！她來去無踪，反把柳白石弄怔了。

楊貴妃微笑道：「皇上好艷福，居然連月中仙子也爲你呷醋！」

柳白石苦笑一聲：「說來你可能不信，我只偶然在路上跟她有一面之緣，直至如今方知她是個女子！」

楊貴妃笑道：「臣妾與皇上只有三日之緣，你又何須瞞我？」

「正是！我何必瞞你？這本就是事實！」柳白石面對美女話不但多，而且風趣。「愛卿還不下來與朕一齊沐浴？」

楊貴妃懶懶地站了起來。「眞可惜你不把『新剝鷄頭肉』留住，却要殘花敗柳陪浴！」話雖如此，轉身解羅衣。

「朕早說過，朕喜歡的就是殘花敗柳，再說愛卿之『鷄頭肉』亦未必不像新剝的！」

楊貴妃羅紗半掩玉體，「卜通」一聲跳下池中，嬌嗔道：「皇上說話怎可如此輕薄？」

柳白石笑嘻嘻地道：「皇上脫了衣服跟庶民，有何不同？」

楊貴妃彎着腿走路，水面上只見到少許酥胸，柳白石目光灼灼地望着她，楊貴妃粉臉嫣紅，嬌滴滴地道：「請皇上轉身，等臣妾替你擦背！」

柳白石依言轉過身去，楊貴妃十指拿揑，輕重有緻，柳白石只覺骨頭都酥了，不由閉眼享受，半晌才睜開眼來，目光一及，又見小仙子坐在園牆上，雙脚像韆鞦般盪來盪去，臉上的笑容却教人看了爲之氣結。

柳白石索性不理睬她，繼續閉起眼來。俄頃，楊貴妃忽然驚叫一聲，嬌軀似離弦之矢，在水底一躍而起，再落下時，又驚叫着，狼狽向池邊游去！

楊貴妃顧不得羞恥，赤條條地爬上岸，喘着氣指着水池道：「蛇！有蛇……皇上保重！」

小仙子格格大笑，拍掌道：「有趣有趣！」聲音剛落，又叫道：「不要抓，有毒！」

原來池中有一條毒蛇正向柳白石游去，柳白石覷得眞切，食中兩指用力一挾，挾住七寸，提了起來，那蛇兒身體直勾勾地垂着！柳白石手臂一掄，把蛇兒向小仙子拋去！

小仙子毫不害怕，伸手一抓，那蛇兒已在她手上，蠕蠕而動。她轉頭笑嘻嘻地道：「娘娘要不要？」她作勢欲拋，楊貴妃尖叫一聲，亡命向屋內跑去！

柳白石喝道：「你胡鬧夠了沒有？你立即滾，否則我必殺你！」

小仙子笑道：「我才不相信！」

柳白石忽然自水池中一躍而起，小仙子尖叫一聲，一個倒翻，嬌軀已消失在園牆外！柳白石反而怔了一怔，半晌才哈哈大笑。「原來她也害羞！」他定一定神，也飛奔進屋。

× × ×

龍床之上，紅帳之內，軟被之下，躺着一男一女，男的額角隱見汗漬，女的釵横鬢亂，嬌喘細細，分明是剛才雲收雨散了。

「皇上，那小姑娘叫什麼名？」

「她不是說是小仙子麼？」

「你眞的不認識她？」

「我何須騙你！」

「我才不信！」楊貴妃撇撇小嘴，道：「你知道麼？園牆外有本院的暗樁，都敎她迷倒了，她花這麼大的氣力，會爲了來看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柳白石嘆息道：「朕亦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你爲何對她感興趣？」

楊貴妃白了他一眼，幽怨地道：「你嗅不到醋味麼？」

柳白石大笑。楊貴妃忽然轉了個話題，道：「聽說你要介紹一個新貴妃來是不是？」

「你怎會知道的？」

「你心眞狠！」

「那是沒可奈何的！」

楊貴妃搖搖頭。「你是個大丈夫，我不相信你是一個靠女人賺錢而達到目的的男人！」

「你看我像什麼？」

「好打不平的俠客？」

柳白石又笑了起來，楊貴妃的玉指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皇上老是笑臣妾，臣妾不陪你啦！」

「好，咱們說些別的吧！愛卿因何會流落在此？」

「還不是環境迫人！」

「一百個風塵女子，一百個都這樣說的？」

楊貴妃又擰了他一把，道：「你罵我淫蕩？」

柳白石微微一笑，道：「夜深了，歇息吧！」他轉身過去，以背向着她。

楊貴妃雙眼閃過一絲兇光，却湊頭過去，在他耳畔呵氣。「你那新貴妃來了，便由我陪你一年好不好？」

「不好，我養不起你！」

「誰要你養？」

柳白石轉過身來，反問：「你爲何肯倒貼？」

「這……」楊貴妃嬌羞地道：「你可曾聽過一見鍾情這句話？」

柳白石睜開雙眼，心中暗暗冷笑，嘴上却道：「我沒有什麼値得你鍾情的！」

「本小姐眞的肯爲你犧牲？你怎樣說服她？」

「愛卿問得太多了，朕神乏力倦，要歇息了，有話明天再說！」

楊貴妃忽然一骨碌坐了起來，她身子依然赤裸，毫不爲意地用雙手揑柳白石的肩胛。不久，柳白石便輕輕打着鼻鼾了。楊貴妃眼珠子滴溜溜地轉了幾下，終於躺在他身旁，像一隻溫柔的小貓，不久也打起鼻息。

柳白石雙眼微睜，寢室內再無別人，

矮几上銅猊裏的焚香尚未燒盡，窗櫺上的白紗紙上，忽然閃過一道人影，由髮飾看來，當是個女子。

「虞姬？」柳白石心中忖道：「賈大富奸詐多疑，可不好應付！」他想了一下，終於眞的進入夢鄉。

× × ×

次日早上，詩兒和曲兒進來服伺柳白石和楊貴妃穿衣、盥洗。劍兒又奉上清茶。待喝過清茶，再請他倆到外面小廳吃早點。

早點居然有十二碟點心，柳白石伸了一個懶腰，道：「這怎吃得了？你們一齊來吧！」

詩兒正想推辭，楊貴妃道：「難得皇上有此雅意，你們坐下來陪他吧！」

柳白石問道：「這四個丫頭，尙是黃花閨女乎？」

楊貴妃白了他一眼，嗔道：「你不是得隴望蜀吧？」

「有何奇怪？那一個皇帝不是三宮六院的？」

酒兒道：「咱們這裏是三十六房，你有本事的，都包下吧！」

柳白石道：「我若有這些閑錢，也不用來找你們老闆！」

「吃吧！」楊貴妃拿了一個酥餅餵他。「吃飽之後，帶你到處走走！」

柳白石笑嘻嘻地道：「遊山玩水，總好過白晝宣淫！」詩兒四個丫頭都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楊貴妃一對粉拳不斷擂打他。

荔枝院佔地頗大，每棟小樓之間都有花園，尤其是貴妃樓更爲開闊。假山、凉亭、小橋、流水，揉合了南北之風格，足可令人流連一整日，但柳白石却沒興趣於此，道：「愛卿帶朕到院裏四處走走！」

楊貴妃問道：「爲何要去遠處？」

柳白石不答反問：「貴院必有護院，他們怎會讓那小妖女進來？」

「昨晚你問過了，她用迷藥將他們迷倒，踰牆而入，公子不必害怕！」到了外面，楊貴妃不敢再稱他皇上，免得惹來官非。

柳白石走得很慢，每至一處都仔細詢問。楊貴妃一一答覆。柳白石一直有個感覺，暗處似乎有對眼睛不斷注視着自己，他幾番暗中注意，却看不到人，心頭暗暗吃驚。忖道：「料不到，荔枝院也有這等高手！」

兩人遊了一陣回去，已經近午，楊貴妃吩咐丫頭服伺柳白石，道：「皇上請歇息一下，臣妾昨天吩咐尤婆婆，替我買點頭面，趁此去取，請恕失陪了！」

柳白石笑道：「我也想歇一下，晚上才有精神！」楊貴妃啐了一口，向四個丫頭打了個眼色，翩翩出樓。

酒兒斟了一杯酒，道：「請皇上喝一杯潤潤喉！」

「酒，朕不喝了，朕想上床瞌一下，有誰肯陪眠？」

那四個丫頭粉臉都紅了，曲兒道：「奴婢不敢爭寵……」

「何怕之有？未知你身價多少？」

曲兒紅着臉道：「咱們姐妹賣藝不賣身！」

柳白石走進房，道：「那你就在外面唱闋曲子與朕聽聽！」他脫下靴子，縮進「龍床」，還垂下紅帳。

曲兒跟酒兒商量了一下，詩兒與劍兒取出樂器，彈撥起來，曲兒問道：「皇上要聽什麼曲子？」

柳白石道：「朕不懂，你們懂得什麼便唱什麼！」

曲兒跟着琴聲，吊了一下嗓子，便唱將起來，一曲既終，房裏傳來掌聲，只聽柳白石讚道：「好極了，再唱一曲！」

曲兒又唱了一闋，這次房裏沒有讚聲，曲兒望了同伴一眼，問道：「皇上還要聽麼？」

柳白石沒有應她，曲兒又問了幾聲，始終不見有反應，不由吃起驚來，低聲道：「詩姐，你看他是不是睡着了？」

詩兒似是她們之間的頭兒，想了一下，道：「不管他是不是睡着了，咱們總該進去看看，否則萬一有事，咱們可担當不起！」

酒兒道：「曲妹你進去看看！」

曲兒大着胆子進去，邊走邊喚着皇上，帳裏仍無動靜，她來至床前，倏地伸手揭開帳子，忽然發出一聲尖叫！

× × ×

賈大富的小廳裏，只有他跟楊貴妃兩個人，賈大富聽了楊貴妃的報告，眉頭一皺，問道：「你說你沒法迷住他？是你不盡力，還是力有不逮？」

「奴巳盡了力，我覺得他很冷靜，外熱內冷，似乎來此並非爲了找女人！」

賈大富抓起小茶壺啜了一口茶，續問道：「你套不到一絲口風！」楊貴妃剛搖頭，他又問道：「那小仙女跟他是什麼關係？」

「他說他只跟她在路上見過一面，還不知道她是女的，根據詩兒所聽到的，昨天在後花園楊公子對她的態度，頗不客氣，我也猜不透他倆的關係。」楊貴妃抬頭問道：「她今天沒再來吧？」

賈大富把臉一沉，道：「如今是老夫問你的話，不是由你問我。」頓了一頓，語氣稍緩地道：「能告訴你的，老夫自然會說。」

「是。」楊貴妃嬌軀顫抖了幾下，襝衽行禮問道：「老闆還有何吩咐？」

「沒有了，你走吧！」賈大富話剛出口，又道：「且慢，回來，老夫警告你，若果你在他面前洩露些不該說的話，老夫可不會客氣。」

楊貴妃嬌軀顫抖起來。「奴知道。」

「還有今明兩天的時間，你最好替老夫摸出他的底來，事成之後，老夫自然有賞。」

「奴家一定盡力！」

「去吧！」賈大富揮揮手，又抓起茶壺啜了一口，待楊貴妃走後，他才沉聲道：「請孟德兄！」

不久，右牆畫後鑽出一個方臉蓄髯漢子來，抱拳道：「老闆有何吩咐？」

賈大富道：「未知孟德兄對那姓楊的有何看法？」

孟德不答反問：「賈兄查清楚了他的底細沒有？」

「尙未查到，難道孟兄巳知道？」

「那天小弟在畫後觀察，再加上今早的暗中監視，覺得此人絕非一尋常人物，尤其是他身上那股殺氣，非一般武人能有，」孟德頓了一頓方行續說下去：「小弟認爲他是個職業殺手。』

「職業殺手？」賈大富吃了一驚：「孟兄意思是有人僱他來殺我。」

「小弟還不敢肯定他來此的目的，不過我估計他必是柳白石。」

賈大富又是一驚，脫口問道：「孟兄如何知道？」

孟德微微一笑。「此人不但殺氣重，而且有氣派，絕無其他殺手那種閃縮，力掩鋒芒的神情，非天下第一殺手柳白石，不能臻此！」

賈大富用力啜了一口茶，後背倚在椅背上，喘息地說道：「難道是二十五年前，咱們聯手洗刦七莊八寨的事，被人發覺，是故他們僱他來殺咱們。」

孟德想了一下，道：「咱們兩人都已改名換姓，料沒有人知道，嗯，我就是還參悟不出其中的道理！」

賈大富吸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此人萬萬留之不得。」

孟德道：「殺死柳白石，暗中操縱的那個人還可以僱別人來行兇，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通過柳白石，查到背後主使的那個人！」

「那個小仙子又是什麼人？」

孟德道：「奇怪，小弟搜索枯腸，都想不到那妮子跟誰有關係，不過這是條綫索，千萬不可魯莽殺死她！」

賈大富道：「這個我知道，已吩咐空空兒去監視她了！」

孟德見楚霸王不在，又道：「老楚勇猛有餘，冷靜不足，不能讓他去對付柳白石。」

× × ×

楊貴妃剛到貴妃樓，便見那四個丫頭臉無人色，急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曲兒道：「皇上不見了。」

楊貴妃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又問：「他去了那裏？」

曲兒便將經過告訴楊貴妃，楊貴妃二話不說，便走進寢宮，她一把拉起紅帳，不由「啊」地叫了起來，原來帳裏躺着一個人，赫然是小仙子。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借娘娘的龍床歇一會兒，沒嚇壞你吧！」

楊貴妃冷哼一聲：「你將他藏在什麼地方？」

「你說你那皇上是不是？笑話，他不是說喜歡殘花敗柳麼？你怎麼沒有把他拴住？」

楊貴妃道：「你再不把人交出來，我可要叫啦！」

「脚長在他身上，我怎知道他去了那裏？」小仙子索性再躺下，道：「你要叫便叫吧！」

楊貴妃沉下臉來。「荔枝院可不是尋常的地方，更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妓院當然不是尋常的地方，我又不是妓女，又還未殘花敗柳，怎會在這種地方撒野？」

這幾句話像箭一般，全都射進楊貴妃的心窩，她氣得花枝亂顫，小仙子拍掌道：「眞好看，我要是男人，必定叫你立即寬衣解帶上床。」

楊貴妃立即回頭道：「劍兒，進來看住她！詩兒，快去找魯大叔。」魯大叔叫魯鷹，是荔枝院護院的領班。

詩兒剛應了一聲，忽聞酒兒道：「皇上駕到！」

楊貴妃一陣風般衝了出去，脫口道：「你去那裏？」

柳白石髮際仍有水漬，手上拿着一塊大毛巾，冷冷地說道：「你說什麼，我可不是囚犯，到後面去洗個澡，難道也要請准！」

楊貴妃忙堆下笑臉，道：「皇上莫怒，臣妾因爲找不到您，一時急了，所以說話失了分寸。」

柳白石問：「假如朕不是及時回來，你們會怎樣？」

「派人找你囉。」

「假如找不到呢？」

楊貴妃白了他一眼，倚在他懷中，嬌嗔道：「找不到又怎樣，你又不是小孩子，難道不懂得回來？」她急於脫出窘境，忙岔開話題，道：「皇上，你那小仙子又來了！」

柳白石一怔，問道：「她在那裏？」

「她就在寢宮龍床上，是你請她來的麼？」

柳白石手臂倏地一長，劈手奪下劍兒手中的劍，飛奔進去，楊貴妃雙眼閃過一絲異采，在後面喚道：「皇上，不要在這裏弄出人命來！」

柳白石劍尖挑開紅帳，目光一及，高聲問道：「她人去了那裏？」

「不是在床上麼？」楊貴妃走前見床上空空如也，也是一呆。「剛才還在床上……咦，窗子開着。」

柳白石自窗子飛出，花園裏靜悄悄的，那裏有小仙子的踪影，柳白石倒飛進寢宮，楊貴妃和四個丫頭仍在，他將劍交給劍兒，道：「你去通知魯大叔。」

楊貴妃道：「你捨得殺她！」

「先別殺她，問清楚後再處置。」

楊貴妃道：「你們出去吧，詩兒去通知魯大叔，」她關上門，問：「你這般早就洗澡？」

柳白石哈哈笑道：「愛卿似乎負有特別任務！」

楊貴妃心頭一跳。「你胡說什麼？」

「還說我胡說，看你連朕還未曾吃午飯也忘記了。」

楊貴妃這才「啊」地一聲，跑出去通知開飯！

柳白石一掠而起，在一塊承塵蔽了兩下，然後落地，只見承塵掀開一角，露出小仙子的臉龐來，柳白石輕聲道：「你自個小心。」

小仙子道：「我在上面留了些東西給你。」言畢又弄好承塵，藏身其上，柳白石信步走出大廳，正好楊貴妃要進去，他攔腰將她抱了起來。

楊貴妃倒在他懷中撒嬌，柳白石道：「咱們下盤棋兒解悶！」

「何不吃飽後再奕！」

「亦可中途停下吃飯！」

楊貴妃自他懷中溜下來，吩咐酒兒備

棋，兩人就在小廳奕棋，丫頭們站在旁邊服伺，剛走了二十多子，曲兒便將飯開上來，兩人停下吃飯，飯後繼續未了之局，想不到楊貴妃的棋下得極好，而柳白石更加好！

一局既終，柳白石只險勝幾子，楊貴妃撒嬌要求再來，柳白石道：「愛卿，咱們先回房歇一下，晚上再奕如何？」

楊貴妃自然不反對，柳白石一進房，便將楊貴妃抱上床，表現十分狂熱，楊貴妃竭力奉承，滿床旖旎，事畢楊妃倦極而眠。

柳白石四顧無人，食指輕輕在她睡穴上一戮，然後跳下床，輕輕躍起，把一塊承塵托開，然後再跳上去。

不料小仙子仍在上面，正用奇異的眼光望着他，柳白石赤身露體，在小姑娘眼前現形，只恨不得倒跳下去，他定一定神才乾咳一聲：「你，你怎還未走。」

「外面看得緊，我怎跑得了？」小仙子粉臉通紅，不敢正視柳白石，嘴上却仍說着俏皮話：「剛才必定很精采，可惜你垂下帳子！」

柳白石心中想道：「幸好我垂下了帳子！」

小仙子道：「咱們一言爲定，你是大丈夫說話可不能後悔！」

柳白石說道：「你也不許破壞我的計劃。」

「你還未將計劃告訴我。」

「你不必知道，」柳白石問道：「今早是誰暗中監視我的？」

「一個其貌不揚的男人，我沒能看清楚，他一對眼睛好生厲害，我不敢靠近他。」小仙子認眞地說道：「你要小心這個人！」

「你最好早點離開這裏。」

小仙子搖搖頭，道：「這鬼地方有許多高手，不容易出去，晚上再說吧，你不用担心我，我身上有乾糧！」她忽然又壓低聲音：「這上面有塊活板，可以翻上樓上。」

柳白石急問：「樓上是什麼地方。」

「一座廳、一間寢室、走廊、欄杆，沒有人居住！」

「奇怪！」柳白石道：「你今晚一定要離開！」

小仙子急道：「喂，我帮了你的忙，你事後溜掉，我去那裏找你。」

柳白石道：「你還怕會追失我，」言畢輕輕跳下去，小仙子連忙鋪好承塵，原來她昨天離開荔枝院，出去買了些東西，晚上又溜進來了，剛才柳白石上床聽曲，便見到她，兩人在床上作了一個交易。

× × ×

柳白石在晚飯後與楊貴妃再奕了一局棋，便回房歇息，楊貴妃雙臂像蛇兒般又纏了上來，柳白石道：「你還不夠麼？」

楊貴妃臉上一紅，嗔道：「你來這裏不是迷戀我的美色，那是爲什麼？」

柳白石忽然問了個十分不智的問題。「你賣身給荔枝院多久？」

「一年。」

「據我所知道的，你在荔枝院已兩年多了！」

「第一年是迫不得已的，但做了之後，又覺得沒有什麼，所以繼續做下去，我跟荔枝院六四分帳，我佔四成，雖然如此，我已積了不少錢。」

「那你還留在這裏作甚？」

楊貴妃食指在他臉上一戮。「我在物色良人嘛！幸而這些日子也沒白費，我終於找到一個！」

「是賈大富迫你賣身的？」

「喂，你聽不出我話中之意麼？」

「別跟少爺來這一套，我不會愛任何人！」柳白石手腕一翻，已扣住了她的腕脈，同時左手已封住了她的麻穴。

楊貴妃臉色一變，柳白石沉聲道：「別張聲，這對你無益！」

楊貴妃吸了一口氣，道：「一夜夫妻百日恩，你要怎樣對付我？只要我大聲一叫，你便沒命離開荔枝院！」

「乖乖答我的話！」柳白石寒聲道：「你不是說看上我麼？那還會張叫？」

楊貴妃眼眶已紅了，楚楚可憐地道：「我只是一名妓女，什麼也不知道！」

「賈大富眞名叫什麼？」

楊貴妃道：「我一直以來，只知道他叫賈大富！」

「你出身何門何派？」

楊貴妃尚未答話，柳白石手指已微微用力，她立即嬌喘起來，顫聲道：「南方的小門小派……『五香教』！」

「五香教跟賈大富有勾結？」

「不，五香教主已被江南大俠殺死，早已散教了，我是被『怒江三妖』賣到這裏的！」

「荔枝院裏除了虞姬和楚霸王之外，還有那個武功較高的？」

「我只知道他倆是老闆的貼身保鏢，其他的什麼也不知道！」

「他倆十二個時辰都跟着賈大富！」

「應該是……」

柳白石怒道：「難道他倆不用睡覺，賈大富平素要什麼女人陪他？」

「他好像並不好色！」楊貴妃哀求道：「我所知道的很少，你再問也問不出什麼！楊爺！我寧願一生都跟着你……假如你有意殺賈大富，最好立即打消念頭，不要賺這筆錢，你要錢我有，我積蓄的錢，足夠咱們一生享用！」

柳白石心中疑雲頓生。「你爲何肯這般對我？」

「因爲我如果離開荔枝院，一定要找一個武功好的人保護，否則這些錢，必沒法享受，你知道有許多壞人都在等機會對付自荔枝院出去的妓女！」楊貴妃極力擠出幾分嫵媚：「你不但武功高，而且冷靜機智，又是個眞眞正正的男子漢……」

「假如你希望我帶你離開荔枝院，你就得協助我！」

「怎樣協助你？」

「帮我殺死賈大富！」

楊貴妃臉色變了一變，道：「你爲何要殺死他？」

「你不必知道這許多！總之你帶我到賈大富的住所，再想辦法阻攔虞姬，我便有十足的把握殺死他！」

「以後呢？」

「我帶你離開！」

楊貴妃撇撇小嘴。「事後你又將我甩

掉，我豈不是死路一條？」

「我一定會妥善安排你，不讓人來騷擾你！」

「我還要你的人！」

「我一定要辦好幾件事，才能安定下來！」

楊貴妃道：「待我想一想……明天早上再帶你去如何？」

柳白石輕哂道：「你還當我是三歲小孩？現在就去！」

楊貴妃語氣頗爲堅決。「那你現在就殺死我吧！殺了人之後，我還有時間收拾細軟？」

柳白石心想這單生意酬勞雖高，但風險極大，若果沒有內應，根本很難殺得了賈大富，因此想了一下，終於點頭答應，說道：「假如你暗中通風報訊，我必取你性命！」

「假如我帮你殺了賈大富之後，你又撇掉我，那又如何？」楊貴妃認眞地道：「你肯發個毒誓嗎？」

柳白石呆了一呆，這次輪到他爲難了。半晌才道：「假如我食言的，今後將被人以牙還牙，也讓殺手殺死！」

「一言爲定，你解開我的痳穴，我跟你擊掌作實！」

柳白石又猶疑了一下才解開她的痳穴，楊貴妃眞的跟他擊了一下掌，接着又鑽進他的懷中，呵氣如蘭地在他耳畔道：「剛才你嚇死奴家了！」

柳白石全身肌肉都繃緊，生恐她以牙還牙，但楊貴妃只在他頸上香了一下，她下床了，柳白石急問：「你去那裏？」

「你緊張什麼？我下去蹲馬桶！」楊貴妃眞的坐到馬桶上小解，回來經過油燈，伸手將燈光剔暗，柳白石眼尖，見到燈光顏色變了一變，知道有詐，也不說破，閉住呼吸，要看她還有什麼手段！

楊貴妃悄悄爬上床，在他身邊躺下，轉身向內，一句話也不說，柳白石心中暗冷笑，便裝作已經熟睡。

不久，楊貴妃又轉過身來，輕輕搖動柳白石，不見有反應立即跳下床把燈吹熄，忽然雙脚一頓一躍而起，托開一塊承塵飛了上去。

柳白石一驚非同小可，生恐她與小仙子碰見，不料却無動靜，估計小仙子已經離開，這才放下心頭大石，他悄悄下床，帶上武器，也跳上承塵！

承塵無人，他摸出火熠子來，找到一個小包袱，再度跳下去，弄好被子，似有人在帳裏蒙頭而睡，然後再躍上承塵，找到活板，鑽上樓上。

他彎腰來至窗前，湊眼由窗縫望出去，只見對面一棵梧桐樹，枝葉晃動，有人問道：「你怎地出來了？」

「他已着了我的『不醒香』，非至天亮不會醒來！」楊貴妃聲音焦慮地道：「快帶我去找老闆，我有事要稟報！」

那人道：「有什麼事，你現在就告訴我，由我轉達，你不能去見他！」

楊貴妃道：「那姓楊的說他是要來殺老闆的，我假意跟他合作，答應明早帶他去見老闆。」

「他是什麼來路？」

「他一點口風都不透！」

那人道：「好吧，你立即回樓，我回去跟老闆商量！」說罷只見樹枝一搖，一道淡淡的人影已飛下樹，投入黑暗中！

柳白石只看得心頭一沉，忖道：「此人之輕功並不在我之下，他是誰？奇怪，賈大富此人到底是什麼身份，怎會有這許多高手？」他忽然後悔接了這宗生意。

可是時間不容他後悔，楊貴妃已跳回小樓，柳白石立即縮在暗處，楊貴妃毫不提防走了進來，柳白石一指戳出，封住她的暈穴，楊貴妃應聲倒下，柳白石忙將她扶住，再封住她的痳穴，然後解了她的暈穴！

楊貴妃「嚶嚀」一聲醒來，柳白石低聲道：「是我，別作聲！」

楊貴妃吃驚地道：「你，你怎沒有暈倒？」

「你都未暈倒，何況是我？剛才那個跟你說話的是誰？」

楊貴妃道：「他是老闆的朋友，叫空空兒……」

「什麼來路？」

「不清楚，我只知道老闆很聽他的話，楊公子，我……」楊貴妃上下牙碰得格格亂响：「你饒了我吧……我是身不由己的……」

柳白石道：「我還有朋友混進來，要殺你易如反掌！快答我幾個問題，賈大富是不是住在中間那座賞花樓？晚上要上賞花樓，有什麼特別的規矩？」

就在此刻，那條黑影去而復返，匿在牆後偷聽，楊貴妃道：「那樓是賞花樓，咱們沒有特別的事不能去……聽說老闆是住在那裏，但今晚是不是在那兒，便不知道了，奴家從未在晚上去過，詳細情況並不清楚！」

柳白石沉聲又問道：「是眞的，還是假的？」

楊貴妃道：「這次奴家說的可全是眞話，楊公子，老闆身邊的保鏢武功十分厲害，你千萬莫去！」

柳白石冷哼一聲，道：「你且在這裏躺一下吧！」言畢又封了她的暈穴，然後長身，牆後那道黑影倒飛越過欄杆下樓去了。

柳白石似乎聽到風聲，轉身出去，不見任何人影，正在詫疑間，又見梧桐樹一搖，他忙伏在一根柱子後面，剛藏好身子，一道纖細的人影已射至，定睛一望却是小仙子，連忙喚住了她！

小仙子臉上興奮之色，道：「柳大哥，那肥豬在賞花樓樓上左手第三間房。」

柳白石沉聲道：「早吩咐過你，不許叫我的姓，你怎知道他住在那兒？你去過？樓上還有什麼人？」

「一個將軍，一個女人！」

「楚霸王跟虞姬？」柳白石再問：「他們在作何事？」

「肥豬跟那女人在床上，楚霸王守在門後。」

「那就不是虞姬了！」

小仙子臉上興奮之色更濃，道：「趁現在去吧，我接應你！」她伸手在他衣袖上拉了一下，又道：「如果你敢撇掉我，我便咬掉你的鼻子！」

柳白石輕哼一聲，緊一緊腰帶，縱身

一跳，已到院子中，脚尖再一點，身子已如萬弦之箭向賞花樓射去。

此刻剛交二更，荔枝院裏尙不時傳來男女狎笑聲和絲竹聲，花園和角道雖偶有龜奴走動，但却不見護院，柳白石咬一咬牙，去勢不滯，幾個起落已至賞花樓下。

他先在樓前的花樹匿住，向四周張望了一下，不見有埋伏，這才長身飛上二樓的走廊。

賞花樓四周都有走廊，中間一條暗廊，兩旁各有四間房，當柳白石踏上暗廊才想到一件事，小仙子只說賈大富住在左首第三間房，却沒說明由那一個方向進去的左首，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頭皮碰碰運氣了。

柳白石首先停在左首第二間房門外，吸氣凝神靜聽，小樓寂靜如死，似乎沒有生物，但柳白石却覺得四周好像隱藏了無數的危機！

他再吸一口氣，然後湊眼到窗前，隔着一層紗紙，裏面的情況，完全看不到，柳白石以指蘸一蘸口涎，輕輕刺破紗紙，定一定睛才看到裏面放着一張床，帳子捲了起來，床上倒臥着一個纖細的人影，似是個女子，除此之外，再無別人。

柳白石微微一怔，急一個倒縱，到對面那間房外，他伏耳於門板上，聽到裏面有個輕輕的呼吸聲，估計是楚霸王，便退了半步，打開小仙子給他的包袱，裏面有幾包用不同顏色包裹的藥粉。

柳白石挑了一包白色的，輕輕打開，再將藥粉連紙湊到門前，輕輕吹去。藥粉成一直綫，由門縫滲入，待那包藥粉全部進入門內，他才閃身到窗下伏着。

過了一盞茶工夫，柳白石輕輕長身，再以指蘸了口涎，刺穿窗紙，湊眼望去，房內的佈置跟對面那一間相同，只是床前的紅帳垂下，床前一張小桌放着一盞油燈，光綫極之暗淡。

俄頃，房子裏忽然傳來「砰」的一聲响，却原來是楚霸王被迷藥迷倒，摔在地上，柳白石一掌震開窗櫺，跳了進去。

與此同時，床裏面鑽出一條肉虫來，正是賈大富，柳白石見到他那一身白肉，再想起小仙子稱他肥豬，心中暗覺好笑。

賈大富剛喝了一聲，你是誰，柳白石的劍已到，別看他人胖得像個肉球，但行動却甚快，只見他上身向後一仰，左脚一翻一掃，脚板便踢在柳白石的手腕，那一劍登時刺了個空！

柳白石反應也快，抬起一脚，向床上踢去，但賈大富身子一縮，就像一個皮球，早從另一端滾落地上。

「有話慢說！」

柳白石再一劍刺出，仍被賈大富急滾閃開，賈大富見柳白石毫無商量的餘地，心胆俱裂，叫道：「老孟，快救我！」

柳白石第三劍撲刺而至，賈大富一滾再滾，已滾到長桌之旁，他倏地伸手抓住長桌的脚子，用力拉過來，要擋格長劍，不料柳白石一躍而起，雙脚落在桌上，使的是「千斤墜」，與此同時，他雙手握劍，直刺而下！

「刷」地一聲，劍刄刺穿桌面，直透進賈大富的脖子！

賈大富怪叫一聲，四肢盡力一蹬，把桌子連人踢飛，他一骨碌爬了上來，柳白石被震飛落地，急不及待轉過身去，只見賈大富雙眼圓睜，頸上的創口鮮血直噴，他喉頭「胡胡」作响，却說不出一句話！

饒得柳白石殺人無數，這時候也汗毛直豎！賈大富艱辛地一步步走過來，喉管中「胡胡」之聲不絕於耳，更形恐怖，他忽然扭頭望向大床，柳白石正想趁機殺死他，不料他又已「砰」的一聲摔倒地上。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喧嘩聲，柳白石一個虎躍跳前，割下他的首級，放進囊中，仍由窗子跳了出去。

一到暗廊，呼叫聲更盛，柳白石不敢停留，幾個起落已躍到院子中。

下面有許多人，亂成了一片，柳白石轉頭一望，原來貴妃樓起了火，柳白石知道是小仙子的傑作，乘亂越牆而出。

× × ×

賞花樓上，賈大富的血已流滿了一地，帳子裏忽然鑽出一個人來，赫然是與賈大富稱兄道弟的孟德！

孟德手上有一把劍，他看也不看賈大富一眼，走到楚霸王身旁，揮劍將其殺死，然後再鑽入帳裏頭。

俄頃，旁邊的房門忽然打開，虞姬自內奔出來，喚道：「拿刺客，拿刺客！」

孟德也自另一間房出來，在樓上大聲指揮護院和龜奴們救火！

就在此刻，只見東窗，飛起一條纖細的人影，踰牆離開荔枝院，梧桐樹上同時飛出一道人影，正是空空兒！

空空兒隨着小仙子越牆而出，院子裏的喧嘩聲夾雜着女人的尖叫聲和虞姬的悲呼聲，驚醒了沉睡中的安陽城！

× × ×

柳白石一口氣跑出安陽城，一直到城南的一座樹林裏才停下來喘息！

這次刺殺賈大富破了他的先例，沒有事先向對方挑明，而且來至荔枝院，以爲跟以前的買賣沒有什麼大分別，到荔枝院後，從楚霸王和虞姬的身上，才發現這宗生意實在不易完成，甚至後來發現楊貴妃也身懷武功，便連五成的把握也沒有！不料，結果之順利又出乎意料！

這宗生意的酬勞極高，他打算做完了這一宗，便金盆洗手，隱名埋姓，像一般的富紳，好好地享受一下，所以他極不希望讓任何人纏上，尤其是來歷不明的小仙子！

在他未動手之前，他要顧忌小仙子會揭發他的身份，增加困難，但如今還有什麼好怕的？

柳白石恨不得放聲大笑一陣！他已收取了三萬両訂金，只要拿賈大富的首級回去，便可以取回餘下的七萬両，出道幾年即可成爲一方巨富，夫復何求！

不過柳白石長期的職業習性，使他在這種情況下，仍未失冷靜，知道如今尙未完全脫離危機，是故，只歇了一陣，便又發足向南飛馳！最好可以插翅飛至江南，則多年來的夙願，便可以達到。

他馳了一陣，忽聞背後有馬蹄聲，心頭一驚，連忙回頭瞻望，黑暗中見一匹馬急馳而來，却不見馬上有人，他心頭一怔，見路旁有一棵樹，遂飛身躍上去匿住。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向丐幫七名長老說出尚存義、小六子在小酒店作枱底交易的陰謀之後，七名長老有點不信，尤其是甘逢春長老認爲賈老二有意中傷，但經過賈老二拿出證據之後，再由柏長春、張友泉在尚存義身上搜出一瓶毒藥，經過紀南證實是千毒谷的「沾唾毒」，衆長老正想向尚存義二人審訊，却發現二人胸口又中了千毒谷的「黑煞針」，賈老二建議搜查現場的人，甘逢春反對，並用黑煞掌將左瘤子長老擊傷，然後從後殿逃走。丐幫左護法金長老之死，事情大白，原來是甘逢春一手做成，目的是攫奪幫主之位，與千毒谷的閻九婆朋比爲奸……

巧施奇正計　勇闖桃花宮

「一模一樣，就是一模一樣。」賈老二聳聳肩，說道：「嘻嘻，小老兒說他們一模一樣，是說他們吃裏扒外，投靠了另一個主子，其實也不光是丐帮和千毒谷，江湖不少門派中，這樣的人可不在少數呢，所以才會天下大亂。」

紀南道：「你說閻九婆，也叛離敝谷了？」

賈老二道：「她叛離就好了，就因爲她沒有叛離，千毒谷的事，才會比丐帮還要嚴重。」

「我知道了。」紀南點着頭，一臉憤怒的道：「假扮我爹的人，就是閻九婆製造出來的。」他轉身朝徐少華抱抱拳道：「大哥，小弟要立即趕回敝谷去，就此別過。」轉身欲走。

「慢點！慢點！」賈老二又搖手，又招手，尖聲道：「少谷主且慢點走。」

紀南腳下一停，問道：「賈總管有何見教？」

「不客氣，嘻嘻！」賈老二道：「這裏已經沒事了，少莊主和你少谷主是口盟兄弟，而且還是少谷主的大哥，這擋事豈有不管不理？凡事應該謀定而動，今晚且在這裏憩息一晚，明天咱們到廬州去調派人手……」

韋凌雲道：「賈總管，敝帮人手，全在這裏，如果用得着，悉憑調遣，何況甘逢春叛離敝帮，敝帮也正要把他逮回來，以正帮規……」

「甘逢春不會躲到千毒谷去的。」賈老二道：「再說貴帮經此變故，也要加以整頓，實力才會堅強。」

他這話聽得柏長青，張友泉等幾位長老心頭同時一震！他們都是老江湖，賈老二這話可是話中有話！右護法長老叛離丐帮而去，帮中自然有不少人是甘逢春的心腹，加以整頓，確實刻不容緩！

賈老二話聲一落，又朝韋凌雲以「傳音入密」說道：「韋帮主回去之後，該把『擎天第三式』練熟了才行，練了一、二兩式，不練第三式是發不出威力來的，也

只有第三式才能破『黑煞掌』，這就是金長老致死之由，江湖正在多事之秋，你練成了才能和少莊主合作。」

韋凌雲聽得連忙拱手道：「在下謹受教了。」接着就朝徐少華等人拱拱手道：「徐兄，兄弟那就告辭了。」轉身朝柏長青等人拱手道：「諸位長老，咱們走吧！」說完，率同八大長老一齊退出廟去。

史琬問道：「賈總管，你方才和他說了些什麼？」

賈老二席地坐下，笑了笑道：「小老兒叫他回去好好練功，練成了再來。」大家也一起圍着坐下。

紀南心中有事，急着道：「賈總管，你說說看，我……」

賈老二道：「少谷主暫且別急，急事緩辦，你最好先把千毒谷的情形，說給小老兒聽聽，小老兒才能給你拿個主意，嘻嘻，小老兒不是吹的，當個狗頭軍師，還蠻不錯的。」

史琬披披嘴道：「當狗頭軍師，這有多難聽？」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小老兒頗有自知之明，憑我這副德性，要想當諸葛亮那樣的軍師，就差了十萬八千里，你總看過戲吧，當當像戲台上那樣鼻子抹白粉的狗頭軍師，才差不多。」

藍如風道：「好啦，你不是要二姐說嗎，那你就別再嚕唆了。」一面朝紀南道：「小弟叫妳二姐沒錯吧？」

紀南被他這句「二姐」，叫得脹紅了臉，站起身，朝徐少華抱抱拳道：「大哥請恕罪，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小妹其實是女扮男裝的……」

徐少華含笑道：「賢弟坐下來再說，行走江湖，爲了方便起見，女扮男裝，也並不稀奇，三弟不也是女扮男裝的嗎？」

史琬臉上一紅，輕嗔道：「大哥怎麼說到我頭上來了？」

紀南依言坐下，續道：「我爹只有我一個女兒，所以取名若男，從小就給我穿着男裝，大家也都叫我少谷主……」（從現在起，紀南就改稱若男了。）

賈老二問道：「少谷主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嗎？」

「這話要從去年說起。」紀若男道：「那是去年夏天，爹忽然感到四肢無力，漸漸的不良於行，後來，連行動都需人扶持……」

徐少華道：「約我去見面的谷主，難道不是令尊嗎？」

「大哥聽我說下去吧！」紀若男道：「從那時起，爹就一直躺在臥榻上，沒有起來過，閻九婆就向爹建議，因我年紀還小，只怕無法担當谷主重任，但谷中又不能一日無主，因此我要裝扮成爹的模樣，處理谷務，其實大小事情都是由閻九婆和祖東權作的主，我只是裝個樣罷了。」

「啪！」賈老二一拍巴掌，尖聲道：「事情就出在這裏！」

紀若男續道：「這個月初，咱們接到幾個門派聯名的請柬，說三月初一是絕塵山莊史莊主七旬大壽，邀爹去洪澤湖一敍，裏面還有史莊主的一封親筆函，說他聽說爹不良於行，他精擅岐黃，保證可以治癒爹的宿疾……」

史琬道：「我爹確實精通醫道，會治疑難病症。」

紀若男道：「爹因和史莊主不熟，但既有各大門派的人具名邀請，不好不去，所以要我代爹一行。」

「唔，妳和閻九婆、祖東權一起出來了，那好得很！」賈老二點着頭道：「你們一走，千毒谷主不是空虛了？」

紀若男聽得身軀一震，睜大眼睛，焦急的道：「你說爹有危險？」

「不要緊！」賈老二用手指拈着嘴上幾莖鼠鬚，微笑道：「空虛，不一定是出事。」

紀若男道：「我一定要回去看看才放心。」

「自然要去。」賈老二道：「咱們大夥一起去，有事情，也一定可以擺得平，少谷主只管放心就是了。」

史琬道：「二姐說完了嗎？」

紀若男點點頭。

史琬轉臉又道：「大哥，現在該你說了。」

徐少華也把自己由賈老二送去一處山洞練功的事，約略說了一遍。他當着史琬，當然不好說在絕塵山莊後山偷偷送劍給乙老人家的事。

史琬聽得跳了起來，指着賈老二道：「好哇，賈老二，原來是你把大哥弄走的，你竟然不知會我們一聲，害得我們像盲人騎瞎馬，到處亂闖，你說，你該知何處罰才好？」

賈老二嚇了一跳，忙道：「小老兒該死，忘了告訴你們，小老兒情願受罰。」

藍如風道：「三姐，我有一個主意，罰他一個月不准喝酒。」

「一個月不准喝酒！」賈老二連連搖手道：「這……不是要了小老兒的命？我的小姑奶奶，這樣吧，三天好不？小老兒三天不喝酒，其實三天不喝酒，已經要了小老兒的命了。」

史琬道：「不行。」

藍如風道：「那就減輕些，罰他十天不准喝酒吧！」

史琬目注賈老二說道：「看在你是大哥的總管，就罰你十天不准喝酒，就是一滴都不能喝。」

「慘了！」賈老二雙手掩面，說道：「小老兒從小到大，也沒有整整十天一滴不沾的日子，像這等重罰，小老兒還是跳崖自殺的好。」

徐少華輕噢了一聲，笑着問道：「三妹，四弟，你們知不知道，賈總管跳崖的事？」

史琬問道：「賈老二眞的跳過崖了？」她氣賈老二，所以連總管也沒叫他。

賈老二嘻的笑道：「那可一點沒假，跳下了千丈斷崖。」

「活該！」史琬哼道：「那怎麼會沒有粉身碎骨呢？」

「看來小姑奶奶氣還沒消！」賈老二聳聳肩道：「小老兒若是粉身碎骨，有誰來當雲龍山莊的總管？」

史琬披披嘴道：「快說，怎麼會跳崖的呢？」

「是、是，小老兒說！」賈老二就把王天榮、任貴把自己逼上一處絕頂，自己

無路可逃，就跳下絕崖，詳細說了一遍。

史琬看看大哥，不信的道：「大哥，賈總管的武功到底如何呢？」

徐少華笑道：「這個愚兄也不大清楚，有時好像很高，有時又好像不高。」

「對、對。」賈老二接口道：「小老兒酒喝足了，胆氣一壯，就覺得什麼都不怕，只要什麼都不怕，武功就高了，如果沒得酒喝，遇事就會胆怯，胆一怯，就不敢和人動手，自己也覺得很窩囊。」

史琬哼道：「爹叫你去當掌櫃，王天榮、任貴敢在半途裏要殺你，當眞胆大妄爲已極，賈老二要是眞的跳崖死了，我怎麼向大哥交代呢？」

「就是咯！」賈老二道：「小老兒好歹總是雲龍山莊的總管，這樣，咱們明天到廬州去，非好好的整整這兩個小子不可！」一面朝徐少華道：「少莊主，你們明天上長安居去，只當不知小老兒跳崖之事，叫人去叫掌櫃，等王老八、任老十來了，就問他們怎麼不見小老兒，看他們怎麼說？」

史琬問道：「後來呢？」

賈老二嘻的笑道：「妳最好如此如此，保管嚇得他們三魂出竅！」

史琬童心未泯，聽得咭的笑出聲來，點着頭道：「好，就這麼辦。」

徐少華道：「賈總管爲什麼要這樣嚇唬他們呢？」

賈老二道：「這是我佛如來說的『降伏其心』，這樣才能把王老八、任老十收伏，以後就不敢再有式心了。」

× × ×

第二天中午，長安居門口，來了五匹駿馬。胡老四、余老六兩人合騎一匹，到得酒樓門前，兩人迅快的一躍下馬，余老六替徐少華攏住馬頭，胡老四就大步走入店堂，朝坐在櫃後的帳房先生喝道：「快收拾一間雅室，咱們少莊主來了。」

那賬房看胡老四吆喝的神氣，顯然來了貴介公子，連聲應「是」，就吩咐伙計趕快去收拾了一間雅室。

接着徐少華、紀若男、史琬、藍如風一起走了進來，最後則是余老六，一看就知是這幾位公子的隨從武師。

一名伙計趕忙哈着腰道：「公子爺們請到雅室坐。」

胡老四吆喝道：「你還不走在前面領路？」

那伙計唯唯應「是！」，立即走在前面。

胡老四跟在他身後，登上樓梯，走到雅室門口，才腳下一停，抬着手道：「少莊主請。」

徐少華舉步走入，紀若男，史琬，藍如風相繼走入，余老六也在門口站停了下來。

來了貴客，伙計們自然特別巴結，一個送上面巾，另一個就沏了香茶送上。

史琬吩咐道：「伙計，你去叫帳房上來。」

伙計答應一聲，匆匆退下，接着那個又高又胖的王帳房走了進來，他自然認得，連忙哈着腰道：「原來是史公子、徐公子來了……」

史琬沒待他說下去，就道：「你給我快去請掌櫃來。」

王帳房連聲應是，退了出去。

幾人端起茶碗，剛喝了一兩口，就聽一陣輕快的腳步聲及門而止，接着門帘挑處，走進來的正是王天榮、任貴二人！

王天榮走在前面，拱拱手道：「在下兄弟見過徐少莊主、史公子、藍公子……」他們不認識紀若男，只是朝他拱了拱手，算是招呼了。

徐少華站起身，含笑道：「原來王大哥、任大哥也在這裏，眞是巧極，快請坐。」一面給他們引見了紀若男，說道：「他是千毒谷的紀少谷主。」

王天榮、任貴聽得吃了一驚，連忙朝紀若男抱抱拳道：「原來是紀少谷主，在下兄弟久仰。」

史琬叫道：「伙計。」

一名伙計趕忙搴帘走入，躬躬身道：「公子爺不知有何吩咐？」

史琬道：「我要王帳房去請掌櫃來，怎麼還不來呢？」

那伙計聽得一怔，望望王天榮二人，說道：「掌櫃不是……已經來了嗎？」

史琬道：「幾時來了？」

王天榮連忙站起身，雙手抱拳，說道：「回史公子的話，這裏的正副掌櫃，仍是在下兄弟二人。」

那伙計眼看沒事，就悄悄退出。

史琬問道：「賈總管呢？爹不是要他來担任掌櫃的嗎？」

王天榮道：「賈總管……他……」

史琬急問道：「他怎麼了？」

王天榮道：「他已經死了。」

「死了？」史琬問道：「他是怎麼死的？」

「事情是這樣……」王天榮囁嚅的道：「那天中午咱們路過舒城，賈總管約咱們上酒樓吃酒，大概多喝了幾杯，經過花字岡石橋，一個跟斗從橋上栽了下去，那裏水勢湍急，咱們只看到他雙手亂划，就滅了頂，連搶救都來不及……」

徐少華問道：「你們沒有打撈嗎？」

王天榮道：「在下二人都不識水性，後來，找來幾個當地居民打撈，也沒打撈到。」

「我不信。」史琬哼道：「一定是你們嫉妒他，把他推下水去的。」

王天榮脹紅了臉，忙道：「公子明鑒，在下兄弟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決不敢把賈總管推下水去，他眞的是喝醉了墮水的。」

史琬冷哼一聲道：「你們有沒有報告過爹？」

「早已報上去了。」王天榮道：「就是莊主下的令諭，要在下兄弟繼續留在這裏的。」

史琬道：「賈總管死了之後，你們有沒有超度過他？」

王天榮一楞道：「這個在下兄弟倒是沒有想到……」

「這就對了！」史琬道：「昨晚我就夢見賈總管，他說是被你們兩個逼死的，身邊沒有買酒的錢，我說給大哥聽，大哥還不柏信，如今看來，眞是賈總管託夢給我了！」

她這句「他說是被你們倆個逼死的」，聽得王天榮、任貴二人臉上都變了色。

藍如風道：「三哥，我們趕了半天的路，大家肚子都餓了，先要廚下送吃的來吧！」

王天榮巴不得有人打岔，把這件事岔過去，急忙站起身，叫道：「來人呀！」

一名伙計就應聲走入。王天榮吩咐道：「快去叫廚下把拿手的菜做上來，要快些！」

那伙計答應一聲，立即轉身退去。

王天榮道：「在下立時叫人去請城裏的和尚給賈總管誦經超度。」

「用不着。」史琬道：「我們今晚要在這裏過夜，叫帳房給我們預備幾間上房吧。」

王天榮連連點道：「這個現成的。」

史琬道：「我們吃過午飯，就在這一間裏，放上幾盤酒菜，祭奠賈總管，我們也好給他行個禮，他說身邊沒有買酒的錢，你們就給他準備五千兩銀票，他是個酒鬼，你們多給他斟上幾杯，賠個禮，這場寃孽也可以解了。」

徐少華聽她說得眞的一樣，心裏暗暗好笑。

王天榮連聲應「是」，說道：「公子吩咐，在下兄弟一定遵辦，這五千兩銀票，也要眞的嗎？」

「自然要眞的。」史琬冷哼道：「你們兩個五萬兩也拿得出來，五千兩算得什麼。」

「是，是。」王天榮道：「只是銀票是銀號裏開出來的，如果用火燒了，豈不是白白便宜了銀號嗎？」

史琬道：「我說出來的話，你想打折扣？」

王天榮道：「不敢，在下不敢！」

正說之間，兩名伙計已經陸續送上菜來。

王天榮道：「四位公子請上坐。」

徐少華抬頭朝門口叫道：「胡老四，余老六，你們也進來，一起吃吧！」

胡老四、余老六應聲走入。大家落坐之後，王天榮、任貴坐在下首作陪。胡老四、余老六在幾位公子面前，公子們都不喝酒，他們自然也不敢喝了。

長安居廚司拿手的菜餚一盤接一盤的端上來，大家也就吃飯了。

飯後由王天榮陪同徐少華等四人到上房休息，任貴却留下來，指揮伙計就在這間雅室裏設起賈老二的靈位，放上燭台香爐，並要廚下做了幾式菜餚，和一副杯筷，一大錫壺陳年花雕，再要帳房去銀號開了一張五千兩的銀票，一起放到桌上。等一切都齊備之後，才叫伙計去上房請徐少華等人前來行禮。

就在此時，任貴突然聽到耳邊有人嘻的笑道：「任老十，看來你比王老八够朋友多了！」這是賈老二的聲音！

任貴猛覺心頭機伶伶的一顫，全身毛孔都隨着豎了起來，腳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一步！他還以爲自己耳朵聽錯了，青天白日，那會有鬼？但他目光一動，剛才明明放在桌上的那張五千兩銀子銀票已經不見了！屋中沒有第二個人進來過，銀票竟然會不翼而飛！

任貴趕緊拭拭眼睛，再定睛看去，上首倒滿了酒的杯子也已空了。他只覺背脊骨透着涼氣，手心也沁出了冷汗，一個人幾乎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這時差幸門帘掀處，王天榮領着徐少華等人走入。王天榮是這裏的正掌櫃，走在最前面，但當他掀帘跨入的一刹那，瞥見供桌上首一張椅子上蹲着一個人，那不是賈老二還有誰來？他和生前一樣，聳着肩，笑嘻嘻的望着自己！

王天榮胆子最大，也不由得大叫一聲：「有鬼！」轉身要待退出，他身後的徐少華正好跨入，差點撞個滿懷！

徐少華奇道：「你怎麼了？」

王天榮趕緊定了定神，再凝目看去，椅上那有賈老二的影子？一時只當眼花，臉色發青，忙道：「沒……沒什麼。」

話剛出口，耳邊突聽有人嘻的笑道：「王老八，你不用怕，跟我老人家多磕幾個頭，不就沒事了嗎？」

王天榮自然聽得出那是賈老二的聲音，世上眞有鬼魂，他只覺混身發冷，不迭的朝上首打拱道：「賈總管，你老請用酒菜，小的點上香燭，給你老人家磕頭。」

史琬冷冷的道：「王大哥，你是跟賈老二在說話，他聽得見嗎？」

「他……老人家會聽得見的。」王天榮結結巴巴的道：「他……他老人家已經來了，兄弟……剛才還……還看到他老人家蹲在椅子上。」

任貴忙道：「是的，賈總管是來了，剛才放在桌上的那張銀票，也是他老人收去了。」

徐少華、史琬等人聽他們說得活靈活現，心中暗暗奇怪，這間雅房，總共也只有這麼大，王天榮說他看到了賈老二，但屋中那有什麼人影？

徐少華忍不住抬目朝樑上望去，這一望，他心裏就明白了。原來這座酒樓，是一個大敞廳，裏首雖然間隔了四五間雅房，但上面只到大樑爲止，樑上距離屋瓦，還有數尺高一大截是空的，以賈老二的身手，一上一下不過眨眼間事，憑王天榮、任貴自然看不清楚了。

這時王天榮已經點起香燭，虔敬的道：「徐少莊主，你來上香吧！」

史琬哼道：「賈老二是給你們兩個逼死的，這桌酒菜是你們給賈老二賠禮的，自然要由你們上香磕頭，我們只是陪祭罷了。」

王天榮就是怕聽「賈老二給你們兩個逼死的」這句話。當着賈老二的鬼魂，提起舊事來，不是會觸起賈老二的舊恨？他連忙小聲道：「史公子，你不用說了，在下這就上香，其實他……老人家不是咱們逼死的，是……是落水死的……」一面連忙拿着香朝上首虔誠的拱手過頂，拜了拜，才插到香爐之中，然後屈膝跪下，連連叩頭，心中却默默的禱告着：「賈總管，你老大人不計小人過，咱們兄弟原也只是奉命試試你老武功的，並不是眞的要殺你，你老却突然跳下懸崖……」

他只是默默的在心裏說着，當然沒說出口來，但就在此時，怪事發生了！放在上首的一把錫壺，却突然憑空飛了過來，一下砸在王天榮的肩頭！

王天榮正在磕頭的人，只覺「肩井穴

」突然一麻，全身如同針扎一般，再也動彈不得，同時耳邊又响起賈老二的聲音嚴厲的道：「王老八，你要跟少莊主、史公子說實話，再有半句謊言，小老兒就要你的命。」

錫壺明明裝滿了酒，但飛過來撞上王天榮肩頭，再砰的一聲掉落地板，却變成了一把空壺！

這一下，連徐少華、紀若男、史琬、藍如風四人也看得不由一怔，沒有人影，酒壺就會憑空飛起，砸在王天榮的肩頭，這一手豈不高明已極！

任貴看得更胆顫心驚，差點失聲驚叫！王天榮却已殺豬般叫了起來，伏在地上，顫聲說道：「我說，我說，你老人家饒命……」

史琬怒聲道：「原來賈老二果然是你們逼死的，你還不從實招來？」

任貴想不到賈老二的鬼魂眞會這般顯靈，要想奪門逃出，只走了一步，突覺身上一涼，四肢就再也不聽使喚！

王天榮伏在地上，以求饒的口吻，說道：「賈總管，你老在天之靈，一定會知道的，在下兄弟當日並不是眞的要殺你老，那是奉命行事，不過要試試你老武功如何罷了，沒想到你老竟會突然往山上跑，一下就往懸崖跳了下去，實在是在下兄弟怎麼也想不到的事兒，你老是明白人，在下兄弟該死，對不起你老，但你老人家千萬不能向在下索命……」

史琬聽他說出「奉命行事」，心裏立時明白，這是爹授意他們的了。

徐少華心裏更明白，史伯父因後山被人放走師傅（乙老人家）以爲是賈老二幹的，所以要王天榮、任貴在半路上試試賈老二的武功，是賈老二逗着他們往山上跑，看到懸崖，才故意往下跳的。

王天榮話剛說完，只覺一陣陰風拂面，賈老二已經直挺挺的站在面前，他心頭一害怕，喉嚨咯咯作响，一個人幾乎要昏了過去，只是嘶聲叫喊着：「你老饒命，你老饒命……」

賈老二尖着聲音道：「以後你們還敢對小老兒無禮嗎？」

王天榮伏在地上，腰也直不起來，口中沒命的道：「小的以後不敢了，你老就饒了小的一命吧！」

賈老二回過頭去，瞪着任貴道：「你呢？」

任貴四肢都不能動彈，驚恐過度，一個人也像夢魘一般，直着頸子道：「小的以後天天給你老上香叩頭，只要你老饒命，我生第一個兒子，就過繼給你老做孫子，傳你老的香烟……」

王天榮連忙搶着道：「我生了兒子，也過繼給你老做孫子，好傳你老的香烟，你老總可以饒了我們吧！」

賈老二哼道：「傳你們頭的香烟，我老人家會要你們的狗雜種做孫子？」

王天榮急道：「那你老要我們做什麼，只管吩咐，小的無不遵命……」

賈老二道：「我要你們的命。」提起一脚，朝王天榮肩頭踢去，王天榮砰然一聲仰天跌翻，就閉過氣去。

賈老二又轉身朝任貴走去。

任貴原已被制住了穴道，眼看賈老二朝他走來，心頭一怖，雙腿發軟，也「咕咚」一聲跌倒在地。

賈老二聳聳肩，朝徐少華等四人裂咀一笑道：「這兩個小子胆小得很！」

藍如風抿咀笑道：「他們是把你當作了眞鬼，才會嚇昏過去。」

紀若男笑道：「賈總管，你裝作得眞像，如果我們不明就裏，也會被你嚇上一大跳呢，人嚇人，眞會嚇死人的。」

徐少華道：「賈總管，你制了他們穴道，快替他們解開了吧！」

賈老二聳聳肩道：「小老兒踢他的一脚，早就給王老八解開穴道了，任老十脚彎上的穴道，也在他跌下去的時候解了，他們只是胆子小嚇昏了。」說着，走上一步，又朝兩人重重的踢了兩脚，喝道：「好了，你們還不起來？」

王天榮、任貴只覺身上被人重重的踢了一脚，果然立即痛醒過來，雙目一睜，就看到賈老二依然站在徐少華等人的身邊，心頭餘怖猶在！

史琬喝道：「你們還不起來，賴在地上裝死？賈總管眞要是被你們逼死的，我早就拔劍結果你們的性命了，還等到現在嗎？」

王天榮、任貴聽出他的口氣，好像賈老二沒有死，口中應着「是」，從地上爬了起來。

賈老二笑嘻嘻的聳着肩道：「王老八、任老十，只要你們以後乖乖的聽我小老兒的話，既往不究，也不用把兒子過繼給我當孫子了。」

王天榮睜大眼睛，說道：「賈總管，你老眞的沒死？」

賈老二嘻嘻一笑道：「小老兒如果這麼容易死，還叫什麼酒鬼？哼，不是小老兒吹牛，酒越喝得多，身子就越輕，千丈懸崖，算得了什麼？小老兒不過把它當門檻一樣，跨過去，跨過來，方便得很！」

任貴吁了口氣道：「但你老差點把咱們嚇死了！」

賈老二打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咱們話說在前頭，以後你們敢不聽從小老兒的話，嚇死的機會可多着哩！」

王天榮、任貴一齊抱着拳同聲道：「賈總管，在下兄弟服了你老啦，只要你老吩咐，在下兄弟火裏水裏都去。」

「行！」賈老二道：「你們以後就是雲龍山莊的人，一心一意跟隨少莊主打天下，包你們揚名立萬，吃不了虧。」

紀若男道：「賈總管，你說這裏事了，就要……」

「小老兒知道。」賈老二沒待她說下去，就搖着手道：「好在路並不遠，今天大家在這裏好好歇上一晚，養足精神，才能辦事。」

紀若男道：「你不知道，千毒谷離這裏還遠得很！」

「小老兒知道！」賈老二笑道：「路遠沒有關係，小老兒會縮地之術，你們總聽說過從前有個叫費長房的，跟他師父壺公學本領，師父問他想學什麼？他說想看看大千世界，他師父就教他縮地術，想去那裏，一縮就到，小老兒就會這玩意兒，千把里路，就像跨門檻一樣！」

史琬好奇的道：「眞的？」

賈老二聳着肩道：「小老兒騙你們作甚？」

藍如風道：「我不信。」

史琬道：「四弟，賈總管古古怪怪的，說不定眞的會呢！」

藍如風道：「那你縮給我們看看？」

賈老二道：「小老兒說過，今晚大家好好睡一覺，明天一早，小老兒就可以作法給你們看了。」

說話之間，任貴已要伙計撤去燭台、菜餚，沏了一壺茶送上。

賈老二朝王天榮、任貴兩人說道：「這裏沒你們的事了，出去休息一回吧！」

王天榮、任貴是老江湖了，只當賈老二有什麼話要說，自己二人不便留在這裏，就依言辭出。

紀若男問道：「賈總管，明天一早，我們眞的可以到千毒谷嗎？」

「這還假得了？」賈老二指着鼻子說道：「明天一早，少谷主若是見不到谷主，妳可以請少莊主作證人，罰小老兒一輩子不喝酒。」

徐少華聽得半信半疑，說道：「賈總管這麼說，也許是眞的了。」

藍如風道：「大哥，你也相信？」

徐少華笑道：「賈總管把喝酒看得比命還重要，寧可讓你砍他的頭，也決不肯把毫無把握的事情，和人打賭，罰他一輩子不喝酒的，從這一點看來，也許他說的不假了。」

「嘻嘻！」賈老二搖頭幌腦的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少莊主也，小老兒要是沒有把握，怎麼會說出罰我一輩子不喝酒的話來？」

「哦！」史琬忽然哦了一聲，好似想起什麼了，說道：「賈總管，你要三天不准喝酒，還記得嗎？」

「小老兒記得記得。」賈老二陪着笑道：「好姑奶奶，不過今天情形有些特殊，妳就放小老兒一馬從明天算起好不？」

史琬道：「爲什麼？」

賈老二道：「明天一早，小老兒要施縮地術，今晚不喝酒，明天就打不起精神來，法術就會失靈。」

紀若男道：「三弟，他明天要施法術，那就放他一馬吧！」

史琬哼道：「好吧！」

賈老二喜形於色，連忙唱了個諾道：「那就多謝兩位姑奶奶了，嘻嘻，今天在這裏，是喝王老八，任老十的，小老兒不要喝他十罈，也喝他個六七罈才過癮！」

藍如風道：「你別喝得爛醉如泥，明天一早叫都叫不醒。」

「不會、不會！」賈老二忙道：「小老兒頭腦是越喝越清楚的。」一面拱拱手道：「少莊主你們坐一會，小老兒出去一下。」說完一溜烟的溜了出去。

史琬道：「這酒鬼一定是找王天榮、任貴喝酒去了。」一面頭朝徐少華道：「大哥，賈總管眞的會縮地術？」

徐少華笑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不過看他好像蠻有把握的，他喜歡賣弄，說不定已經胸有成竹。」

不多一會，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伙計點上了燈，接着就在八仙桌上擺好杯筷，王天榮、任貴一起走入，伙計就陸續送上酒菜。

史琬問道：「賈總管呢？」

王天榮忙道：「賈總管躲在厨房裏喝酒，不肯上來，說少莊主四位今晚用過晚飯，務必早些休息。」

史琬道：「眞是酒鬼。」

任貴笑道：「賈總管這一陣工夫，已經喝了兩罈了呢！」

徐少華道：「他已經在喝酒了，咱們就不用管他了，大家就入席吧！」

晚餐之後，大家又坐了一會，也就各自回房休息。快近初更，徐少華、紀若男、史琬、藍如風四人，都在睡夢中被叩門聲吵醒，不約而同的披衣起床，開出房門，只見賈老二像大馬猴似的站在走廊上，笑嘻嘻的道：「少莊主、少谷主，大家都起來了就好。」

史琬氣鼓鼓的道：「賈老二，你是不是喝醉酒了，這時候把大家吵醒，你有毛病？」

賈老二壓低聲音，陪着笑道：「小老兒是來叫你們的，咱們該上路了。」

徐少華問道：「這時候到那裏去？」

「夜行人咯，自然要夜裏才出發。」賈老二道：「這時剛好初更，快一點，二更不到就可以到了。」

史琬問道：「你要咱們去那裏呢？」

「自然是熟地方。」賈老二道：「只有紀少谷主沒有去過。」

紀若男道：「不是去千毒谷嗎？」

賈老二道：「不是。」

藍如風道：「那我們去做什麼？」

「噓！」賈老二道：「法不傳六耳，這件事要辦得十分機密，大家到了地頭，就會知道。」接着催道：「咱們快些下去，胡老四、余老六、王老八、任老十都已在後院等着呢！」

史琬埋怨道：「賈老二，你實在不是好總管，寒天臘月，早些和大家說初更就要出發，大家就不用睡了，這樣從熱被窩裏起來，你說有多冷！」

賈老二縮縮頭道：「我的姑奶奶，大家如果不睡，人家就會知道咱們晚上有行動了。」

史琬一怔，道：「有人釘着我們下來嗎？」

賈老二嘻的笑道：「有是有兩個，不過他們已經睡熟了。」

徐少華道：「我們那就走吧！」

賈老二兩顆鼠目一轉，說道：「今晚這一行動，小老兒是軍師，大家都得聽小老兒的將令，不得有誤，到了那裏，不准多問，大家都要記着。」

史琬道：「好像很神秘！」

「沒錯！」賈老二道：「今晚咱們是一支奇兵，自然神秘得很。」說到這裏，就揮動右手，說道：「好了，咱們走吧！」當先朝樓下走去。

徐少華等四人跟着他下樓，再由長廊折入後院，只見小天井中果然悄無聲息的站着四個人，那自然是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了。他們果然勁裝跨刀，一副夜行人的打扮，等待出發。

賈老二只朝他們打了個手勢，就身形一弓，活像一隻老鼠，嗖的一聲凌空拔起，縱上牆頭，一閃身就不見了。大家跟着

他縱身躍起，越過圍牆，落到外面。

史琬問道：「賈老二，我們不騎馬去嗎？」

賈老二回頭道：「夜行人怎麼能騎牲口？咱們又不是中了狀元，要遊行御街，讓大家都來看？」

藍如風道：「那你該施縮地術了。」

「嘻嘻！」賈老二裂咀一笑道：「小老兒早就施了法術，不然，怎麼會把千里外的人，攝到眼前來？」

紀若男心中一動，問道：「你說爹眞的來了？」

「咄！」賈老二咄了一聲道：「小老兒剛才說過，行軍不准多問，你們這樣七咀八舌問佪沒完，豈不躭誤了時間？快隨我走。」話聲一落，就像袋鼠般一路跳躍而去。

徐少華知道賈老二生性滑稽突梯，說話好像沒有準頭，隨口胡謅，其實却沒一句不準的，今晚這一行動，看來必然有着一件大事無疑。因此並沒有多問，只是展開輕功，一路跟了下去。

紀若男、史琬、藍如風三人，自幼即由乃父親自傳授，家學淵源，輕功自然不弱，還可以勉强跟得上。

王天榮、任貴只是江湖上混出一點名堂來，武功本來就不甚高，只是和胡老四，余老六在伯仲之間而已！

先前還以爲賈老二還不如他們，這時大家展開脚程，才發現賈老二像袋鼠般一跳一躍，看去並不快，但自己四人却越來越被拋在後面，距離越拉越長，方知自己和人家差得很遠！

不過一個更次，前面幾人已經奔近桃溪！史琬一提眞氣，趕到大哥身邊，說道：「前面就是桃溪了，賈老二到底要去那裏呢？」

賈老二脚下忽然一停，回頭笑道：「就是前面了，大家已經奔行了一個更次，就在這裏歇息一回好了。」說完，就在路邊找了塊大石坐下。

史琬驚疑的問道：「你要去桃花娘娘廟？」

賈老二招呼大家一起坐下，才笑嘻嘻的道：「沒錯，咱們今晚就是找桃花娘娘去的，再有兩天，就過年了，順便也好給祂上一炷香，求一張籤，問問流年，要許願的，也可以許個心願。」

「你到底有什麼事？」史琬憤然道：「正經話一句都不說。」

「我的姑奶奶，妳別生氣。」賈老二聳聳肩道：「小老兒也只是心血來潮，到這裏來碰碰運氣的，碰對了，大家就沒有白跑，碰不對，也不過多跑了一趟路，對咱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史琬氣道：「你還不肯說。」

賈老二雙手一攤，說道：「小老兒又不是神仙，妳叫我怎麼說好？說出來了，如果不是這麼一回事，小老兒不是要給你們罵死？說我胡說八道，異想天開，所以還是不說的好，碰上了，大家不就明白了嗎？」

史琬道：「大哥，你看賈老二，他簡直把我們當小孩子，又哄又騙，一句實話都沒有。」

賈老二搖搖頭，說道：「小老兒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徐少華猜想賈老二一定有事，不然，不會要大家連夜趕來的，這就笑了笑道：「賈總管也許胸有成竹，他不和大家明說，大概還不到時候。」

「對，對！」賈老二連連點頭道：「少莊主說得沒錯，小老兒在沒出發之前，早就已經說過，要大家不准多問，這是軍令。」

這時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四人也趕來了。

賈老二向他們招招手，道：「來，來，你們也坐下來休息一回，咱們就可以行了動。」

王天榮問道：「賈總管，咱們要去那裏呢？」

「又來一個多咀的。」賈老二指指自己鼻樑，說道：「今晚我是指揮大軍的軍師，連少莊主他們都不知道要去那裏？你們只要聽命行事就好，從現在起，誰都不准多問，尤其進入對方陣地，那是一句話都不准說。從前諸葛亮行軍，只有銜枚疾走，那有人說話的，幾十萬大軍，如果你一句，他一句，說起話來，那不是幾十里外都聽到了。」

史琬披披咀道：「你是諸葛亮？」

「小老兒是狗頭軍師。」賈老二嘻嘻的笑了笑，道：「但狗頭軍師也總歸是軍師呀！」

大家坐歇了一回，賈老二又開口了：「好了，現在大家來聽軍令，從前諸葛亮出兵，總是兵分兩路，這叫做一奇一正，正是正面對敵，另一路就是奇兵，今晚咱們也要兵分兩路，有奇有正，正面一路，是由少莊主當主帥，加上小老兒的狗頭軍師，和史琬史將軍，兩名偏將胡老四，余老六，咱們是從正面進去，那就不用小老兒面授機宜了。」

說到這裏，嚥了一口口水，又道：「現在請紀若男紀將軍、藍如風藍將軍，你們二位隨我來，小老兒要面授機宜……」

說完，站起身，朝前走去，紀若男，藍如風依言跟了過去。

史琬輕笑道：「賈老二倒眞還煞有介事。」

徐少華笑道：「賢弟可別小覷了他，我想他心裏一定早就有了計較。」

這時只見賈老二和紀若男，藍如風三人走到兩三丈外，都巳蹲下身去。賈老二從身邊不知取出一件什麼東西，交給了藍如風，藍如風立即收入袖中，接着，賈老二又從懷裏取出一張摺疊紙條，交給了紀若男，然後又和兩人交頭接耳的說了一陣，紀若男，藍如風只是點着頭。

賈老二才和兩人站起身，一齊走了過來，朝王天榮、任貴二人說道：「王老八，任老十，你們兩個是偏將，跟定紀、藍二位將軍，聽他們的就是了。」

王天榮如今對賈老二叫他「王老八」，已經不敢再怒惱了，兩人同時抱抱拳道：「末將遵命。」

賈老二得意的嘻嘻一笑，甩着大袖，朝徐少華拱拱手道：「少莊主請，咱們該出發了，小老兒帶路。」說着，果然又搶着走在前面，像大馬猴似的，一顛一顛的朝着沿溪一條石板路奔去。

徐少華，史琬，胡老四，余老六趕緊跟了下去。

這一路，果然是往桃花娘娘廟去的，徐少華心裏有數，賈老二今晚領着咱們貪夜找上桃花娘娘廟來，可見桃花娘娘廟必然有着蹊蹺。

史琬對這座桃花宮可以說印象極壞。爹把桃花女萬仙姑請到絕塵山莊去，待以上賓，萬仙姑和爹的神情，自己豈會看不出來？自從娘過世之後，爹雖沒續絃，但分明是給萬仙姑這妖女迷住了，這也就是自己負氣出走的原因了。這話她只是放在心裏，連大哥也沒有說。

今晚賈老二要大家到桃花宮來，正趁她的心願，待會如果一旦動手，眞恨不得一把火把桃花宮燒了。

只有跟在後面的胡老四，余老六，心裏就像十七八隻吊桶，一上一下，怦怦不安。

桃花宮可不是等閒的地方，宮主秦妙香（桃花女萬仙姑門下）手下，有十六金甲武士，和三十六天龍，三十六火齊，個個都武功高强，憑自己一行九個人，又分成一明（正）一暗（奇）兩路，居然來夜闖桃花宮，那眞是以少擊多，這不是拿性命開玩笑？

一行五人賈老二仍然走在最前面，他雖然掩掩藏藏，但還是跑得很快。他說過他是探路的，要後面四人和他保持一段距離，因此徐少華，史琬就比他落後了二丈光景。

這一段路，漸漸深入桃林，現在離桃花宮愈來愈近，却一直並未遇到有人攔阻。桃花宮在江湖上獨樹一幟，豈會毫無戒備？

徐少華如今功力精進，一路奔行之際，暗暗留神，就可發現桃花林中分明有人潛伏，而且也可以聽到微弱的呼吸，但這些人却始終隱伏如故，沒有移動過一步。

徐少華暗暗笑了，這是賈老二故技重施，在他顚着雙脚掩掩藏藏的經過之時，不知道使了什麼手法，把這些人全都制住了。

現在賈老二已經在石砌的平台下面停了下來，等徐少華、史琬二人走近，悄聲說道：「咱們現在要進去了，依然由小老兒探路，你們要跟小老兒保持兩三丈距離，第一進是不會有人的，第二進是總管侯如海發號施令的地方，爲了配合咱們另一路奇兵，必須把侯如海這個老小子引將出來，這件事，小老兒會做的，少莊主二位進入之後，務必找個地方，先行隱藏起來，別露了形迹，沒有小老兒的招呼，不可出來。」

接着又朝胡老四，余老六二人說道：「你們兩個繞到東首圍牆下去，聽到圍牆裏面有人拍掌，就可以翻牆進來了。」

胡老四，余老六各自點着頭，就悄悄朝東首圍牆外繞了過去。

賈老二道：「好了，咱們進去吧！」領先走上平台，越過石牌坊，一直走到桃花宮前面，才身形一弓，嗖的一聲，躍上門樓，一閃而沒。

史琬看得暗暗奇怪，賈老二眞當沒把桃花宮的人放在眼裏，夜行人那有這麼大模大樣走近人家大門口才縱身躍起的？她不知道門樓上有兩個人早已被賈老二制住了。

徐少華、史琬也相繼縱起，躍上門樓，看到賈老二站在第一進大殿屋脊上，朝自己二人打着手勢，朝第二進掠去，兩人立即跟了過去。

賈老二已經掠到東首廂房的屋脊上招着手，等兩人掠近，就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們就伏在這裏，不可出聲，小老兒要下去了。」說完，身形一晃，便巳不見。

接着只聽一陣「梯梯他他」拖着鞋後跟的脚步聲，從東首圓洞門外傳來，原來他是故意退出去，又從圓洞門進入，再由走廊走上天井，朝迎面正屋走去。

如果第二進住了人的話，光是這一陣「梯梯他他」拖着鞋後跟走路的聲音，就會驚動屋裏的人了。賈老二却並不止此，他跨上石階，探頭探腦，東張西望的，尖沙着喉嚨，「咦」了一聲，說道：「奇怪，桃花娘娘廟怎麼會一個人都沒有，難道侯總管不在這裏？」

賈老二話聲方落，突聽身後响起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說道：「你找侯某有什麼事？」

「嘩！」賈老二嚇了一跳，驚叫出聲中，一個跟蹌往前衝了出去，前額差點撞上雕花長門，然後轉身過來，一眼看到是侯如海，不覺埋怨道：「哈，侯總管，你這是存心嚇唬小老兒，人嚇人，是要嚇死人的。」

侯如海臉上不見一絲笑容，一雙精光烱烱的眼睛，一霎一霎盯着賈老二，冷哼一聲，森冷的道：「賈老二，你是怎麼進來的？」

「侯如海。」賈老二一下湧上氣來，也瞪起一雙鼠目，望着侯如海，虎吼道：「我賈老二多少也是雲龍山莊的總管，江湖上人見了小老兒誰不稱我一聲賈總管？你侯如海也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連這點禮數都不懂，我口口聲聲叫你侯總管，你倒一點也不客氣，就直呼我賈老二，不說我賈老二總是比你痴長幾歲，就拿總管的職位來比，你侯如海不過是桃花娘娘廟廟祝手下的總管，也不能和我雲龍山莊的總管比呀！」

侯如海依然臉色陰沉，哼了一聲道：「我是問你怎麼進來的？」

「我怎麼進來的？」賈老二瞪着鼠目道：「小老兒自然是大搖大擺走進來的，這裏又不是皇宮，就算皇宮，小老兒也一樣大搖大擺的進出自如，想當年……」

「好了！」侯如海不耐的擺了下手，說道：「賈總管三更半夜到桃花宮來，不知有何貴幹？」

「這還差不多。」賈老二扳回了面子，就聳聳肩笑道：「小老兒夜裏來找你侯總管，就是爲了不讓人知道。」

侯如海哦道：「這麼說賈總管是有機密見告了？」

「不是小老兒有機密奉告。」賈老二湊上一步，說道：「小老兒是想跟侯總管打聽一個人來的……」

侯如海問道：「你要打聽的，是什麼人？」

（未完待續・十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鈴經過盤問沈自重和卜可夫的事情之後，便脅持沈自重和他的房車離去，目的並不是綁架沈自重，而是脅持他使自己安全離去，而沈自重的保鏢發覺之後追踪而至，沈自重不敢將眞相說出，只謊說經過說服林鈴自動離去，便同保鏢回家……另方面李敏携了鈔票向蘇美英打探阿洪之死和有關子午石的問題。蘇美英不想將她和亞洪的關係說清楚，怕惹上廂煩，唆使她相好的男朋友向李敏襲擊，反被李敏將二人制服，逼令蘇美英說出亞洪和子午石的關係，李敏任務完成亦趕回去將經過和莫先生及林鈴報告，至於亞洪之死和藍星公司有關……

找尋下落　分別追踪

「也許，」林鈴說：「這也正是造成了現在劉耀柱會正在逃走，而黑黨在追的原因了。也許起初卜可夫並沒有告訴劉耀柱，他是打算把占如森殺掉的。他只要說把占如森捉起來，加以幽禁之類。後來劉耀柱知道了，已經勢成騎虎，他很難相信占如森的死並不是他的主意。他只好硬着頭皮工作下去。但是他心裏一直不舒服，他想到，既然占如森可以給這樣無情地被殺掉，那麼將來，當他自己的利用價值也完了的時候，他亦同樣是難逃厄運的，於是，當他在那舊貨倉裏做實驗而出了意外，非逃不可時，他便一走了之，不是逃向藍星公司和卜可夫那裏，而是自己一個逃掉，躲了起來，所以藍星公司急於找他，就派出了黑黨，假如劉耀柱就在這樣躲藏起來，相信找到他是不容易的。但是他是一個很熱心的科學家，手頭上有了一種這樣新奇的材料，他是無法忍得住不繼續研究下去的。當他一做實驗，他的行藏和下落又暴露出來了，黑黨比我們先追到，幸而他逃脫了！」

「這一次是僥倖脫身，」莫先生說道：「下一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黑黨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尋人更是他的最佳本領，我們必須趕在黑黨的前頭，先找到了劉耀柱！」

「找到劉耀柱當然是一件必須的事情了，」李敏說：「他是這件事情的重心人物，而他也一定可以供應我們不少情報。但問題是何處去找呢？」

莫先生拿起一叠文件來，說：「經過電腦的分析，認爲這裏有好一些他可能躲的地方！」

「電腦，」李敏說：「有時我雖然與司馬洛的意見並不一致，但亦有時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譬如他對你的電腦的評價並不高。」

莫先生瞪了李敏一眼。

司馬洛與李敏都是常常批評他這副下鉅資裝置的電腦的，主要是因爲電腦並沒有幻想的能力。

莫先生說：「電腦是永不疲倦，亦不出錯的，有最佳的記憶力，放滿了一間房間文件，一個人很可能一個月都看不完，而看完了之後未必有夠清醒的頭腦可以分析出文件中的資料有那一些是互有關連的。但電腦可以在幾個鐘頭之內完成這件事情。」

「那麼，」李敏說：「爲什麼電腦又沒有早早指出劉耀柱是在那山頂的湖邊小屋呢？」

莫先生又瞪着她，還是繼續爲他的電腦辯護：「電腦亦指出了劉耀柱可能躲藏在一個類似的地方，只是不能指出地點罷了，劉耀柱一在那隻牛的身上鬧事，電腦便馬上提醒我們了。而且，我們是總得設法在一些地方開始着手找的，除非妳有更好的主意。」

「我沒有更好的主意。」李敏說。

「反正我有的是人手，」莫先生說：「就是白走一遭也沒有所謂。妳不感興趣

，妳大可以休息一下！」

「不，」李敏說：「我也要參加！」

她一手把莫先生手上那叠文件奪過來，看了一遍，說：「唔，鬼屋！我對鬼屋很感興趣！鬼屋交給我！」

× × ×

李敏在黑夜的掩護之下接近那間鬼屋，在樹林邊緣之處停一停，遠遠端詳一下周圍的環境。

這裏的氣氛實在陰森，不時會有一聲不知什麼夜鳥鳴叫，使她感到毛骨悚然。

李敏是在鄉下裏長大的，雖然出來之後已吸收了不少新的科學知識，但是由於自小聽到許多關於鬼怪的傳說，深印腦海，所以對鬼神之說始終都是不敢完全不相信的。

不過她是又怕又愛，她愛冒險，這就像愛吃辣的人，吃的時候辣得滿身大汗，眼淚直流，但是下一次還是要吃，越辣得辛苦就越滋味。

那間鬼屋陰森地屹立於昏暗之中。

這間屋子是已經給空置了很久的了，由於傳說有鬼，所以再沒有人進去，至於以前的業主是因爲有鬼才搬走，抑或是在搬走之後才「有鬼」，則是未能考據了。

總之資料顯示，這裏是科學家劉耀柱可能躲藏的其中一個地方。因爲兩年之前，劉耀柱到這裏來「研究」過，却無功而退。

他說他不能證實這不是一間鬼屋。以科學家的身份而這樣講，那倒是相當技巧的。這即是等於說他證實這裏是有鬼了，不然他應該說他找不到任何有鬼的跡象。

他說不能證明這是一間鬼屋，這似乎是一種挽回面子的方法，他似乎是在這屋子裏發現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情，然而以科學家的身份又不便承認，所以才用這樣婉轉的講法。

因此，人們就更加相信這是一間眞正的鬼屋，而不願意去接近了。

不過莫先生的組織則並不是這樣想法。在他們的記錄上亦有不少鬼屋的案子，而照他們所知，鬼屋很多是人爲的，越眞正有鬼，人爲的可能性就越大。人要製造出確確實實的鬼怪，才能使別人遠離而不接近鬼屋。

別人不接邊，就可以利用鬼屋來進行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

也許劉耀柱就是應用這種技倆？他故意散播有關鬼屋的謠言，就可以把這間屋子據爲己有；也許他需要躲的時候，就是躲在這間「鬼屋」的裏面。

所以李敏就來探探了。

而她認爲夜間來比較好些。日間到這屋子來，老遠就可以給屋中人看到。

她舉起手中的望遠鏡，向這間破破落落，而園中早已蔓草叢生的屋子看清楚。

當她沒有拿着望遠鏡時，她的眼中也祇是看到這屋子是並無燈光的，不過，在強力望遠鏡的帮助之下，她就幾乎是等於把鼻子貼在窗子的玻璃上。

她可以看到樓上的窗子內原來都是垂着厚厚的窗簾，而她隱約的可以看到其中一間房間的窗簾之內是有燈光的。厚厚的窗簾似乎是用以遮光，使人看不見屋內亮燈。

她此時的發現，與黑黨摸到那山頂湖邊別墅時所發現的差不多，雖然她還不知道，因爲她未有機會與黑黨談過。

鬼屋在夜裏亮起了燈光，這應該不是有鬼，而是有人了。於是李敏放下望遠鏡，蛇行鼠伏地向着這鬼屋走過去。花園的門是大開着的，而事實上兩扇大鐵門之中，有一扇已經脫落了，不知何去，即使要關上亦不可能。

祇要走入花園的大門口就行了。

然而這是一個太明顯和太容易的方式，李敏不敢進，因爲假如有陷阱的話，多數會是在這些明顯和容易的地方的。

李敏選擇了比較困難的方式，就是從花園後面爬過圍牆而進入了園中。

她拿着手槍，小心地通過叢生在園中的蔓草，向屋子接近，到了屋子的大門口。大門口亦是已經破了的，並不能阻擋來客的進入。

由於別無可進的路，李敏也就祇有選擇大門口而踏了進去。

屋子的窗外倒有一點點月光透進來，她可以看到這裏面是封了塵的。地面上的塵也很厚，假如踏上去，就會留下清晰的腳印，要很久很久之後，灰塵才能把腳印留下的地方填滿而使之不再顯現出來。

現在這地板上並沒有腳印，這似乎是表示屋中很久沒有人走動過了。

但是，劉耀柱是科學家，而需要的時候，科學家亦可以作爲魔術用的。

也許他可以在行走過了之後就用科學方法鋪塵而把腳印再掩好。

李敏上前一步、兩步，那早已霉舊的地板發出「吱」的一聲，李敏連忙停步，一動也不動，然而她又聽到另外一聲「吱」的聲音。

李敏聽出這聲音是來自上面，近屋頂的地方，便立即抬頭，剛好來得及看得見一個黑影飛撲而下，一面發出着恐怖的叫聲，一個身上披着黑袍的人，正從屋頂上直飛而下。

李敏汗毛直豎，馬上在地上一滾，手中雖有槍然而並不敢射。她是要等這人到達的時候把他摔一跤，加以生擒活捉。

因爲這是來得太明顯了，李敏反而不相信假如有鬼的話，鬼魂會出現得如此清楚明顯，假如鬼能如此做，世界上豈不是會有許多人鬼搏鬥，人被鬼魂打傷打死的新聞？

但並沒有這樣的的新聞。

這隻惡鬼應該是人扮的。

這隻惡鬼並不是直向李敏撲過來。它只是在李敏的眼前飛掠而過，距離還有一段，既未觸到李敏，而李敏亦未接近到能夠把它捉住。

跟着，這隻惡鬼便閃進了樓梯的後面，那陰影之中了。

李敏的心中在低聲咒駡着。

哼，好可惡的把戲！她現在更加肯定那是人扮的，而並非鬼魂出現了。

屋中各處响起來的那此起彼落的「啾啾」之聲，亦不能夠再給她那一陣毛骨悚然的的感覺，她知這必是人扮的了。

鬼是不會猛到那麼厲害的，這個人雖然看來身手矯捷不凡，但是並不見得很聰明，假如她不足夠忍耐力，她很可能就會

一槍射中了，事實上那人的確很幸運，碰到脾氣較急的李敏而使用這種招數，李敏是眞的可能連續送他幾槍的。

李敏手中拿着槍却不放射，主要就是因爲她不大喜歡開槍，她在逼不得巳時並不想致人於死，其次就因爲她害怕這個扮鬼的人可能就是劉耀柱本人。

把劉耀柱殺掉，那就大大破壞了他們的事情了。他們是要活捉劉耀柱，才能知道劉耀柱是把那塊子午石拿來作什麼用途的，而且劉耀柱亦不可能供出許多有關藍星公司的內幕。

李敏拿着手槍伏在黑暗中那滿是塵埃的地板上。小心地察看，眼觀四面，耳聆八方，提防着再下一步的變化，但那「鬼」躱在樓梯後面去之後，又沒有其他的動靜了。

假如這是劉耀柱所安排下的詭計，那麼這個劉耀柱倒也是一個頗爲可惡的人，他顯然是不喜歡殺人的，因此李敏進來時亦並不是受到殺傷性的襲擊，這隻鬼的出現不過是一種恫嚇的手法罷了，胆子較小的人，自然就會給嚇得屁滾尿流了。

李敏也奇怪，一個人怎麼可以如此輕盈而敏捷地在空中飛過？

她打量一下環境，看見那人是應該從屋子右角的頂上飛下來的。

這屋子有兩層，大廳則是有兩層樓的那麼高，其餘的部份才是分爲兩層，而有一道樓梯從樓下通上二樓，那人一下子就可以從天花板到樓梯後面，跳得那麼高那麼遠？

而那天花板附近，本來亦並沒有可以讓他立足的地方。

李敏看着的時候，發現空中有些閃光的東西，一條鋼綫，由天花板通到樓梯口那裏，這個人是沿着鋼綫下來的。

而她記起那人滑過的時候也是顯得輕飄飄的，這樣一根鋼綫，恐怕不易支持住一個眞人的體重，而且眞人亦沒有理由要掛在一根鋼綫上滑下來的。

這樣一掛，行動就失去了自由，倒不如東跑西跳的更爲有效了。

因此李敏肯定那是一個假人，本來就已經在天花板那裏掛好了的，她踏入了屋中之後，脚下觸動了某一個機鈕，這個假人便沿着鋼綫滑下來，只是一嚇的作用。

那些「啾啾！」的怪叫，亦可以用錄音通過擴音器而播放出來的。

李敏站起來，小心地走過去，從另一個角度轉向樓梯脚下，看見那個黑人果然是一動也不動地伏在那裏。

爲求穩當起見，李敏柔聲地警告道：「朋友，你還是乖乖地出來吧，不然，我就向你身上放兩槍。」

那個黑衣人並無反應，亦不動。假如是眞人，就必然會舉起手來了，血肉之軀，怎會不怕吃一顆槍彈的？

李敏也知道，假如是眞人，老早就應該作進一步的行動，或者老早就巳經找一個更好的地方躱了起來，伏在那樓梯脚下，並不是一個安全的好地方。

李敏冷笑着，一步一步向這個黑衣人走過去，當她再走近了一些的時候，她就果然看到這並不是一個眞人，祇是一隻架子之類罩上了一件黑袍，再戴上一頂黑色的帽子，其實帽子之下，根本連頭都沒有的。

普通人可能更加相信這是一隻鬼，因爲，沒有頭，不是鬼是什麼？

李敏却不爲所愚，她再走進一些，準備看清楚。

但此時，臉下的地板「格」的一聲響，就忽然向下沉。

李敏驚叫一聲，連忙要抓住什麼，但是抓不到，因爲沉下來的好大一塊地板，就在這地板的中央，未沉下去的邊緣，與她距離太遠了。而因爲地板是正在沉下去，她無法用力，就也不能夠過去攀住邊緣了。

她祇好在那地板上一伏，企圖效法壁虎附在上面，但她的手脚沒有吸盤，所以結果還是跌了下去。

她一面跌下去，身上一面駭汗暴出，心臟亦跳得快要從口腔裏飛出來似的，她不知道她要跌得多深，亦不知下面有些什麼。

在黑暗之中，她無法作心理上及動作上的準備，假如他跌下去是跌中……

隨即她巳跌到底了，却是跌在一堆軟軟的東西的上面，那是一堆稻草，而她亦並不是跌得很深。有那堆稻草承着，她並沒有跌傷，而且事實上亦跌得並不痛。

頭上陷下的地板又升回向上面，把露出來的那個大方洞再遮住了，李敏便陷入了漆黑之中，李敏知道那塊地板的下面是有彈簧的。

一個人踏上去，並未使地板馬上陷下去，而是當人走到了地板的中央時，重量足夠了，才觸動機鈕，地板才陷下去，就像一隻大門開向下面。

由於那時人巳經到了地板的中央，沒有什麼機會扳住任何東西，而緊伏在地板上亦祇能支持一時而巳，由於地板是越受重就越陷下去，直至差不多垂直，人無法附在上面，便滑離了，李敏就是這樣跌了下來的，而地板上沒有了一個人的重量，彈簧就使它再彈回原狀了。

這是雙重的詭計。

假如「鬼」的出現亦不能把一個來人嚇跑，這個人一定會走過去看清楚那個「鬼」的模樣，如此，就會踏中這地板的陷阱了。

不過這總算是一個致命的詭計，假如這下面的地上裝幾把刀，或是甚至放一堆石頭，一個人跌下來亦是不好了，人是跌了下來了，要逃出去又有什麼辦法呢？

李敏首先就是在那些稻草堆裏爬動着，匆匆找尋，因爲她在地板上一下陷的時候便就連手中的槍也丢掉了，現在她就要首先把槍找回，人既然跌了下來，槍當然亦是跌了下來的。

她果然找到了槍，連忙緊握在手中，笑着。然而却沒有任何動靜。

這個劉耀柱眞會開玩笑，雖然他的玩笑並不足致命，而看來他的確是不受傷害人命的，但總之也是夠討厭的了。

李敏在那地下室走來走去，走到了一邊牆壁，伸手摸索着。

此時她就覺得假如有吸烟的習慣未嘗不是好事，吸烟的人身邊多數會帶一隻打火機，或者起碼有一盒火柴之類，祇要點

上了，就可以看清楚周圍的環境，但是她沒有，不能夠點火，就祇有憑摸索了。

而且她也祇能摸到她的手可以伸到的高度，再高她就摸不到。

假如有火，摸不到的地方亦可以看到，但是沒有火，她甚至不清楚那地板大約距離她的頭頂有多遠，眞豈有此理！李敏暴躁地喃喃咒駡着。

她沿着牆壁摸索，走了一圈，就發覺這是一間方形的地下室，相當寬大，也許本來是有門通進這地下室中來的，不過經過改裝之後，門就顯然是巳經給堵塞了。

還好這裏面的空氣並不窒悶，看來是某一個地方有一條槽可以通風的。

李敏坐在那裏等着，等了好一陣都沒有動靜，她就忍不住了，反正她是巳經墮入了陷阱，逃也逃不掉的，而對方亦一定知道她在這下面，保持沉默也是瞞不過的，於是她便大聲叫起來：「喂！你們這些死鬼混蛋，有種的就出來見我。」

馬上，迴聲就襲進她的耳朵，引起一陣刺痛。因爲聲音逃不出去，就彈回來了，她連忙掩着耳朵，繼續叫嚷，但是似乎沒有什麼作用，她叫得喉嚨也很痛了，就祇好暫停。

而此時，她就聽到頭上傳來脚步聲。

她連忙又大聲叫起來：「喂！喂！」

隔着地板傳來一陣怪異的哈哈大笑聲，李敏連忙拿緊手槍等着。

那頭上的地板發出「吱」的一聲，便垂下來了一綫。一把怪異的男人聲音說：

「來了，來了。」

「快弄我出去！」李敏說。

「好呀，」那人說：「不過我救了你，你又給我什麼代價呢？」

那個「鬼」出現在開口處。

「你要什麼都行！」李敏說。

「那麼，」那人怪聲怪氣地說：「臉蛋兒給我吻幾下如何？」

這個提議却是使李敏大爲光火的。她怒駡一聲，就向上一槍射去！那「鬼」飛開了。

李敏惡毒地咒駡起來，又叫道：「你！有種的就下來呀！看我不把你的頭也扭掉了。」

「不要開槍！」上面的人叫道。這一次，他所用的聲線又與剛才不同了。那把聲音是很熟悉的。

李敏大感詫異，叫道：「唏，你究竟是誰？」

「你答應不開槍，我就救你上來！」那人說：「我也不要親你的臉！」

「你——」李敏說：「好吧！」

那人又出現了，這一次就不再是那隻「鬼」，而是一個英俊高大、臉上露着一個頑皮的笑容的男人，他的手上拿着一隻手電筒照下來，由於是照向旁邊而並非直射向李敏，所以李敏看他是看得相當清楚的。

李敏叫道：「你！原來是你，司馬洛！」我要把你殺掉！」

「不要開槍！」司馬洛一晃，又不見了。

他就是李敏與林鈴的最佳拍檔司馬洛。莫先生一直希望司馬洛出現而帮忙這件事情，却一直都不見他出現，現在他却終於出現了，不過亦不能算是出現得不合時，這正是李敏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時候，而司馬洛就出現了，司馬洛的一晃又不見了可能是在與李敏開玩笑，亦可能眞的害怕這個脾氣猛烈的李敏會給他一槍。

李敏沒好氣地叫道：「好了，我不開槍，你把我弄出來吧！」

她雖然也是一向都不喜歡求助的，尤其是不喜歡向這個常常把她當小孩子那樣取笑的司馬洛求助，但是現在，她却是非要求助不可的。

司馬洛又出現了，電筒的光亦射下來了，他的臉上還是露着那個頑皮的微笑，李敏此時看到地板與她的頭頂的距離，大概是等於她的身高的一倍半，但是人的跳躍能力與野獸昆虫比較起來眞是差得遠了，並不算很高，但她就是跳不出去。

她說：「你找條繩子來吧！」

「這個也行了，」司馬洛說着，把這隻「鬼」的黑袍垂下來。那黑袍扭成一條，亦可以代替繩子。

李敏是身手不凡的，她執住那件黑袍，司馬洛一面拉她就一面向上爬，很容易便升到了地板的高度，兩手扳住洞口的邊緣，一聳身便上去了。

她瞪着司馬洛：「這不會是你開的玩笑嗎？」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我是來救你的呀。」

「怎麼你遲不來早不來，偏偏這個時間才來。」李敏懷疑地看着他。

「我自己的事情剛剛辦好了。」司馬洛說：「我也覺得你們這邊似乎發生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情，我打一個長途電話給莫先生，果然沒有錯。由於我跟這間鬼屋是最接近，所以，我先趕來會你，我的運氣果然是一向都不錯的。」

「有什麼這樣好運氣呢？」李敏問。

「我救了你，」司馬洛說：「這不就是好運了嗎？你知道，救你的機會，不是那麼容易有的。」

「唉，別胡說八道了，」李敏說：「這裏——」她扭頭四面望望。

「這屋子裏根本沒有人，」司馬洛說：「我巳經看過了，我帶你上去再看清楚吧！」

他帶李敏上樓，樓上果然也是空無一人的。沒有人，亦沒有東西。亮着燈的房間亦是空的。

司馬洛指出燈掣附近裝置的一隻電器說：「這是一個自動時間掣，大約天亮時份便把房間的燈熄了，而入黑之後便又開亮。」

「這算是什麼呢？」李敏皺着眉頭問道。

「我看，狡兔有三窟，這個奇怪的科學家劉耀柱則是連五窟亦不止，他只是在每一個別人認爲他可能躱的地方設一個陷阱，把追他的人阻一阻。」

「雖然我沒有生命危險，」李敏咬牙切齒地說：「不過，他這樣做也是眞可惡的！」

「我看他這陷阱乃是爲了黑黨而設的。」司馬洛說：「他一定也知道黑黨正在追他。」

「對付黑黨，」李敏說：「就應該設

一些致命的陷阱呀！」

「妳應該慶幸他並沒有這樣做，」司馬洛說，「否則妳現在也不能夠活着在這裏跟我說話了。」

「但是黑黨的運氣則似乎是更好，」李敏說：「假如他運氣差一點，他會比我先來這裏，那麼就會是我發現他給困在那下面了！」

「總之現在就是我們先上當了。」司馬洛說。

「這傢伙！」李敏頓着脚。「眞是豈有此理，要逃走，逃走到我們這裏不是最安全了嗎？」

「他假如是占如森的話，」司馬洛說：「他當然就會這樣想了。但他不是占如森，他對我們並沒有信心，占如森死去了，他要解釋，但是他又不能夠作出一個圓滿的解釋來，再加上，他又是一個有怪脾氣的人。」

「他是一個傻瓜——」李敏說。

「我們還是走吧，」司馬洛說道：「黑黨顯然是還未到過這裏，也許他是會來的！」

「我也是這樣猜。」李敏說。

「那麼我們應該把陷阱弄回原狀，」李敏繼續說：「假如他來了，也讓他來一個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好了。」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

「可以弄好嗎？」李敏問。

「他可以弄，我們是沒有理由不能弄的。」司馬洛說。

他與李敏果然很快就把那個機關弄回原狀了。那隻「鬼」掛回原位，地板那個洞亦是已弄回了。假如黑黨走進這裏面來的話，一樣會有鬼沿着鋼綫飛下來，而假如黑黨衝過去捉鬼的話，亦是會墮入那地下室之中的了。

「就可惜我們沒有辦法把灰塵也弄回原狀，」李敏說：「我們留下了許多脚印，不知道劉耀柱那傻瓜又是怎麼弄的？」

「大概是有一種特別的工具可以弄的，」司馬洛說：「我們沒有這樣的工具。不過也不要緊了，有脚印更好，黑黨進來，會更相信有人在樓上，那麼他就會更容易中計，總之，下一個進入這屋子裏的，就不會是我們的人！」

他們離開了屋子，司馬洛說：「我開了車子來，放在那邊，我送你走吧！」

「很好，」李敏說：「不過，我倒不免奇怪，林鈴姐現在又幹得如何了？」

× × ×

林鈴也並不比他們成功。

在另一方面，另一個地方，林鈴雖然並不算是有了什麼危險，但情形却也是相當狼狽。

她正在從一條小小的村子裏逃出來，而且有七八個壯健的村中青年一面喝打，追在她的後面。

以林鈴的身手，未必就打不過他們。但是七八個人就有十幾雙拳頭，就是把他們打倒，亦是相當吃力的。到底他們都是年青力壯的人，給他們圍着她，不是聰明之舉。

很可能林鈴每人打中他們一記，他們才能有兩個人打中他們一記，但這還是二對一，他們每人祇是中一記而林鈴則是中兩記。這數並不好算。

電影裏一涸英雄可以打倒一百幾十個拿着武器的人，但那是電影，祇要稍懂算術也可以算得出，以一敵七已經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而且這些人之中可能有懂得武功的人。三個武功祇及林鈴三分之一的人，就差不多已經可以與林鈴打成平手了。而且，林鈴又不能夠肯定他們是否携帶着武器。

她必須澄清這些疑問。

因此最佳的方法就是逃走了。

一面逃走，林鈴就一面暗暗咒罵着。這可能又是劉耀柱的一個詭計，而林鈴上了劉耀柱的當。

林鈴是到這裏的村子邊緣一間石屋之中去探一探的，由於這裏可能亦是劉耀柱會躲着的一個地方。由於這是一條簡單的村子，村中人都是彼此認得的，林鈴是一個陌生人，一出現就會被人認出了，打探更是沒有可能。

林鈴祇有夜間悄悄地跑來，潛進了屋中。

她是順利地進入了屋子的院落之中，小心地弄開了一隻窗子，準備爬窗而入，進去看個究竟。不料這窗子裏却是一些奇怪的機關，窗子才推開了一點，窗內就乒乒乓乓地響個不停，看來窗內乃是堆了一大堆玻璃瓶之類，窗子一推就紛紛倒下，而林鈴是無法制止的。

這些聲音引來了這一羣似乎是早已埋伏好了的青年，衝進來喊殺連天。林鈴祇好連忙逃走。

他們一直憤怒地追在後面。

講到跑，林鈴是可以跑得很快的，那些人就是沒有辦法追上她。

事實上假如她跑得快一些，她還可以把他們擺脫。

不過林鈴又沒有跑得那麼快，她要略爲墮後一些，聽個清楚和看個清楚。

在一追一逃之間，她可以聽到，這一些顯然是早已埋伏好了的人是非常憤怒地要打她的。通常而言，假如是受人收買而要打人的人，就不會那麼理直氣壯，祇會陰陰地打人，而不會憤激。

他們似乎有一件很值得生氣的事情，也不知道林鈴是什麼地方冒犯了他們。

但此時則是有理講不清了，假如她停下來要跟他們講理，而他們却不講理的話，那麼林鈴就會吃虧得很。

所以她祇好逃走。先逃到一個地方可以跟他們談判的地方再算。而一個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一座叢林。

林鈴一發力，就拋離了他們，先竄入樹林中了。她跑起來果然是又快又夠氣量，端的是有前速而兼有後勁，到底每天練習，日久就見效了。

那些人追進樹林中已經是氣咻咻然。他們却看不見林鈴。

「別讓她逃掉！」其中一人叫道：「一定要捉住她，把她打一頓！」

他們在林中團團轉着。林鈴在一顆樹上叫道：「有話不可以慢慢講嗎？」

那些人又馬上圍到這些樹下來，喝叫道：「打，打，打！」

林鈴一躍便到了另一顆樹上，又叫道：「我究竟有什麼事情開罪了你們？」

「你這個作賊的！還要花言巧語嗎？打！」

「好呀！」林鈴說：「你們不講理，我就下來跟你們打個分曉！」

她再跳到另一顆樹上落到地下。

那些人馬上又再把她圍住。

那是說，企圖把她圍住。在樹林內，包圍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樹林內，那些樹幹好像一支一支的木柱，阻碍着，使他們走動不便，亦有一些小樹會擋住兩棵大樹之間的去路。他們不能夠幾個人湧上來一齊向林鈴揮拳，否則就準有幾個人的拳頭是要打在樹上了。

林鈴在林間竄來竄去，與他們的距離又遠了。他們連忙力追。

人之中，不會是每一個的能力都一樣的，而且除了跑的速度之外，亦還要講究機會等等。

那些人之中，總有一個是跑得較快的，他也最先接近了林鈴。假如他以爲他的成績特別好，那他是錯了。

他不過是中了林鈴的化整爲零的戰略。林鈴是要把他們分散而逐個擊倒。

這個人大叫一聲，凌空一躍而起，一脚踏向林鈴。姿勢是不錯的，但是不很實用。林鈴輕輕一閃便閃過了這一脚，隨即，當這人的脚踢在樹上的時候，林鈴就轉速捉住這隻脚，按緊在樹上。

這個人這隻脚變成收不回去，亦不能放下去，然而跳高了的身子却是正在跌下去的。這等於用他自己的兩腿一劈。他痛得大叫一聲。林鈴放了手，他跌到地下。

林鈴這樣阻阻他的跌勢就已經很夠了，他跌在地上，兩條腿子就像分了家似的，盡頭的關節之處痛不可當，一時無法爬起來。

第二第三個亦已經到達了。

第二個也向林鈴揮出一拳。林鈴迅速閃到一顆大樹的後面。這個人追過去却不見了她，原來林鈴是閃到了第三個人的後面。

她向這個人的兩隻耳朶上每邊擊了一拳。

這個人也痛得呱呱大叫蹲了下去。耳朶給打中，是不會有什麼重傷，但是却痛得要命，聽覺暫時喪失，也淚水直流，亦是不宜打架了。

第四第五個又跟着趕到了。

林鈴仍然是且戰且走，却不是戰敗而走，而是繼續採取逐個擊破的戰略。

第四人的眼睛又着了她一拳。又不是太重的一拳，但是這一下已足以使他兩隻眼睛都張不開來。這個人伏在一顆樹幹上，揉着眼睛，亦是暫時失去了戰鬥能力。

這樣，林鈴剩下來的對手也就並不很多了。

第五個也追到來了，林鈴忽然一閃就不見了。那人惶惑轉了兩轉都沒有看見她，這樹林裏是很好躲的，林鈴祇要躲到一顆大樹的後面，那人就不易找到她。

跟着第六個人，也是最後一個亦趕到了。

似乎還是第五個的運氣較好，這第六個的運氣則是差得多的。

林鈴忽然從一枝大樹後面一轉就轉了出來，這個人完全沒有機會提防，雖然他就是有機會提防，恐怕亦是不容易放過林鈴的。

林鈴的手掌輕輕一揮，在他的喉嚨上劈了一記。

這一劈要是用足氣力，是可以致命的，但是林鈴並不打算致什麼人於死地，所以她祇是輕輕一下，適可而止。

這個地方嘛，稍爲用力一點碰一碰，亦是苦不堪言的。

這個人馬上蹲了下去，想叫也叫不出聲來，祇是嗆咳着，幾乎停止了呼吸。呼吸的要道一時之間有了障碍，他當然是失去了抵抗力了。

第五個這時候亦找到林鈴了，他大叫一聲，一撲過來。

這一次，林鈴才拿出她最少用亦從不喜歡用的武器來，就是手槍。

她的一閃，槍便拔出來了，槍嘴對着那人的鼻尖。那人愕住了。他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林鈴身上會有槍。

剛才形勢顯得那麼狼狽時林鈴並沒有加以應用，現在幾乎佔了絕對優勢的時候，林鈴倒拿出來用了。

林鈴說：「朋友，你現在大概明白了？我要殺你們的話，我早就殺了。但是我不希望殺人，祇是想有一個機會好好地談一談！」

「呃——我們談吧！」那人忙說：「我們談吧！」現在他對於談判是求之不得了。

「很好，」林鈴說：「我就是想你對我講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們顯然是早就埋伏好在那裏等我的，然而你們又不像有惡意，因爲你們並沒有携帶武器。你們究竟是怎麼攪的？」

「你還問我？」那人狐疑地說：「難道你自己不知道？」

「你就當我是不知道吧，」林鈴說：「我現在問你，你回答我好了！」

「我們——是老早就在提防着的，」那人說：「我們知道有人要來破壞我們村子裏的風水！」

「誰告訴你們的？」林鈴問。

「是朱先生。」那人說。

「朱先生又是誰？」林鈴又問。

那人告訴林鈴，朱先生就是買下了那間屋子的人，他是很久都不回來一次的，但因爲這個人學貫中西，在村中的時候便常會替他們解決困難，所以他們村中人對他都很敬佩。最近朱先生回來一趟，告訴他們，因爲隔山的海邊正在修築一條公路，對他們的風水會有所影響。他們早就有這樣的懷疑了，而朱先生對風水之道亦是素有研究的，於是他們便問朱先生有什麼解決的辦法。朱先生說：關鍵正好在他的屋子，他在屋子裏作一些設備，就可以消解了。他拿了些玻璃瓶堆在屋子裏，臨行時候告訴他們，極可能會有人來打破這些玻璃瓶，企圖破壞的，因此他們必須小心提防，有人這樣做時，就把這人捉下來，送官究治。

林鈴聽得不知道好氣還是好笑。她說：「這個朱先生究竟是什麼模樣的呢？」

那人亦對她形容了。「朱先生」當然也就是科學家劉耀柱了。劉耀柱這玩笑也眞是開得令人啼笑皆非。（未完．六）

鐵胆傲骨

招招奪命掌 絲絲刻骨情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被羣豪圍攻之時，雖然得仇方玉協助，仍未能脫險，幸得龍衣仙子替他解圍，還有一個原因是「紅血沼澤」的千年獨角獸出現，羣豪來此莽林無意發現「鬼劍」，故向石中堅下手，現在獨角獸出現，他們目的是來爭奪怪獸的獨角，其中高手有天行一尊、一葉道人、恨天姥姥、龍衣仙子、乾坤矮叟等，他們都是江湖隱跡、享有盛名的人物，尤其是天行一尊搶奪最烈，垂手可得的「獨角」忽然被恨天姥姥奪去，四處找尋不見姥姥踪影，却轉回來向「鬼劍」打主意，仇方玉和石中堅在一起，見天行一尊轉回來，說有事要和石中堅商談，請他暫時離開，仇方玉見天行一尊不懷好意，不肯離開……

「天行一尊」話猶未畢，石中堅冷聲沉喝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全清楚，這是我高興，誰也管不着，莫非你所要找我談的，就是這些嗎？」

「天行一尊」微微一點頭：說道：「小娃兒，你不要衝動，先聽我說……」

石中堅冷冷叱道：「對不起，我不要聽。」

說畢，也未理會身旁的仇方玉，轉身就走。

他這冷漠的態度，竟連「天行一尊」都暗吃一驚，不禁一聲冷喝，叫道：「站住！」

他這冷喝之聲，使仇方玉突然楞住，心想：聽說「天行一尊」一向對人和顏悅色，何以此時突然厲聲冷喝起來。

而此冷喝聲，竟是如此令人不能反抗，似有無比威力。

石中堅被「天行一尊」這突然冷喝站住，而停身轉首，冷冷的問道：「還有什麼事？」

「天行一尊」右手一伸，一本正色的道：「把你的『鬼劍』留下！」

石中堅聽得大吃一驚，忽的愕然楞住，緊接臉色變得怕人已極，尤其那一對眼睛，閃出一縷殺機，令人看後，不由自主，打從心底升起一陣寒意。

他萬未料到，「天行一尊」會向他要「鬼劍」。

試想——

石中堅會將「鬼劍」給「天行一尊」嗎？

他當然不會，就是任何一個人，要他的「鬼劍」，他也不會給的，他要全力保護「鬼劍」，不讓別人搶去它。

因爲，這是他師父傳予他的，也正代表——「鬼劍」只能屬於「鬼劍客」，其他之人，將無權得它。

此時——

他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冷冷的直盯着「天行一尊」。

仇方玉一旁看得奇怪，不禁挺身上前，問道：「你要『鬼劍』何用，又不是你的東西！」

「天行一尊」並未理會仇方玉，望了石中堅兩眼，他乃見多識廣之人，凡事都能應付自如，不雜不亂，於是沉聲說道：「小娃兒！你還是把『鬼劍』交給我替你保管好啦，省得危險，對你不利，聽到了沒有？」

石中堅突然縱聲大笑，道：「危險？哈哈……我石中堅就不怕什麼危險，『鬼劍』誰也休想要得，不信就試試看！」

說得簡直狂傲已極。

其實，他也看出，「天行一尊」的武功，定然不弱，只是他倔强好勝之心，使他沒有向任何一個人低過頭。

「天行一尊」聽得直點頭道：「好！今天就要取下你的『鬼劍』，不過念你年幼，我先讓你三招，如果任何一招擊倒我，不但『鬼劍』不要，而且我終生不再涉足江湖。」

此話可說絕啦！

「天行一尊」難道眞的就能避過石中堅三招嗎？

這是誰也不敢想像，誰也不知道的事情，可是倔强的石中堅，一揚劍眉，冷冷說道：「用不着你讓三招，『鬼劍』就在我手上，有本領的，不妨搶搶看。」

「天行一尊」微微一笑，不屑的說道：「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功此道高深莫測，小娃兒，你年齡不過爾爾，竟然說此大話，讓你三招，乃長幼之分，快動手吧。」

石中堅冷哼一聲，持劍之手，反轉飛舞，虛空揮出三劍。

三劍揮畢，一個邁步，人已欺到「天行一尊」的身前，說道：「我不想和你多

廢話，你該動手了吧。」

他這虛空三招，使「天行一尊」感到突然一楞，不由更增加了對石中堅的認識，這種情形以只有四十多年前，在第一個「鬼劍」身上看過，今天沒想到第二個「鬼劍客」，竟那麼的像第一個。

他了解這類人物的性情，於是緩緩說道：「小娃兒當心……」

當心兩字方出，身軀半側，直踏中庭而進，左掌當胸劈下。

石中堅一吸小腹，倏然間退後三尺。

「天行一尊」借勢欺進，雙掌連環劈出，但見掌影飄飄，眨眼之間，拍出了一十五掌。

這一輪急攻，當眞是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端地疾如電閃一般，一十五掌綿綿相連，一氣呵成。

最初他只是要「鬼劍」即可，但是此時他改變了主意，雖然臉上依然略帶笑容，可是心裏已存了殺念。石中堅被迫得連連向後退六步之遠，不禁心頭大爲震駭，暗道：「這是什麼掌法，怎的那等迅速？此人果然厲害。」心念一畢，一個幌身，閃至一旁，避過一十五掌，長長吸了一口氣，反臂振腕，一劍劃去。

一時之間，就覺一股强勁嘯風，及一縷精光，直點過去。

「天行一尊」冷笑一聲，右掌向後一引，竟將石中堅强勁的劍氣，引向一側，左掌趁勢攻進。翻腕一招「直搗黃龍」，按向左肩。

石中堅只覺得對方掌中，似有一股極大吸力，把自己擊出劍氣引開，心中大驚，暗道：此人武功好怪。當時潛沉內力，着地如樁，雙足登時向地下沉入半寸，一挺胸，硬把那擊出力道收回，右手「鬼劍」，一翻一揚，反向「天行一尊」左腕脈門之上點去。

「天行一尊」左掌去勢快如電奔，五隻鋼爪似的手指，一閃而至，指尖觸及石中堅左肩衣服之時，石中堅的「鬼劍」也點到了「天行一尊」手腕。

一接疾退，雙方同時以極快的身法，欺攻而上。

這次動手，石中堅已不敢再存輕敵之心，彼此以快打快，爭取先機，刹那之間，掌風霍霍劍影飄飄，四周生風，人影交錯，忽起忽落，但見兩人盤旋疾轉，快若風輪，難分敵我。

看得一旁的仇方玉，心驚肉跳，暗嘆弗如，今天他算眞正見識了曠世奇學。

就在他心想之間，驀然，頓見「天行一尊」身軀左右兩幌，雙掌平胸，朝石中堅推去——

他這一掌何等雄渾，石中堅一個滑步，已然太遲。

仇方玉看得大吃一驚，暗叫不好，不由脫口喊道：「石兄小心！」

他「小心」兩字剛出，就聽「哇」的一聲慘叫，心想：完啦。

只見石中堅「鬼劍」已然脫手飛出，似乎受了甚麼甚重的內傷，全身微微顫抖一下，張嘴噴出一口鮮血，踉蹌倒下。

仇方玉一個躍身而上，但，「天行一尊」一手去接「鬼劍」，一掌運足了功力，朝石中堅劈去！

就在情急之下——

驀然！只聽一聲暴喝道：「住手！」緊接一條黑影，「嗖」的一聲，電閃般掠過，直擊「天行一尊」——

百中堅被擊成重傷，人也暈死過去。

此時——

「天行一尊」臉上露出一副猙獰的微笑，心起寒意。

他簡直變了一個人——是那麼冷而無情，那麼陰險毒辣，簡直使人不敢相信，他就是一個爲人所敬重的慈祥老人。

仇方玉看得連打了幾個寒噤。

他眞沒料到，也更想不通，「天行一尊」何以要這樣。

難道眼前這斷脚駝背老人，不是「天行一尊」嗎？

這就是「天行一尊」所不許他偷看的原因嗎？

他正在疑惑不解之際，就見「天行一尊」，緊隨石中堅重傷暈死倒下之刹那間，手中拐杖直劈向石中堅的頭頂——

仇方玉看得大吃一驚，心想：「天行一尊」手段好毒辣呀！

心想之間，不由得脫口喝道：「卑鄙的傢伙，還不住手！」

喝聲方起，身形緊跟躍近，情急之下，雙掌平胸，拚出全力朝「天行一尊」擊去——

他恨「天行一尊」這種做法，簡直是存心在置人於死地。

他這雙掌推出，想救石中堅，反置自己性命而不顧，是故全力施爲，直捲起一股疾勁狂飈的掌風勁力而去。

但，「天行一尊」功力造詣何等高强，一看仇方玉亡命相救石中堅，不但心裏不慌，反而露出一副獰笑，心中冷冷暗道：「小子！來得好，反正我也要滅口！」

暗罵之下，拂手一揚，一道强勁潛力，快迅捲向仇方玉。

就此火燒眉梢的刹那之間，石中堅與仇方玉眼看即將斃於「天行一尊」的手杖與强猛絕倫之掌風下——

驀然！一聲暴喝道：「住手！」

一條黑影，快速絕倫的馳來。緊跟黑影到處，一道軟綿綿的柔風潛力，朝「天行一尊」拂去。

此突來之變，端的出人意料之外，尤其是「天行一尊」，頓覺軟綿柔風迎面襲來，不禁大驚失色，論他武功再高，此時也不得不暫求自保，於是一收擊向石中堅與仇方玉的攻勢，縱身閃避。他這一閃之際，黑影已然挾起石中堅穿入樹林，消逝不見。

黑影好快的身法，「天行一尊」又沒辨清是誰，心裏不免爲之羞憤，心想以自己的功力，竟然被人如此捉弄，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這臉可是丟大了。

此時，側目瞥了地上的「鬼劍」一眼，冷冷的一笑，狠狠的心中暗罵道：「我『天行一尊』如果不剝掉你的皮，誓不爲人！」

暗罵之間，手杖朝「鬼劍」挑去，頓時只聽「噹」的一聲，一道奇光，衝天而起，右手一伸，直握劍柄。

就在他抬手之際，驀地裏，一道柔風又是迎面襲來，此突來之變，使他又是一

驚，只覺眼前一條快速絕倫的人影，已然把「鬼劍」搶走。

是個女人！他這次看清了，當時羞憤已極，但，對方已消失林中，無影無踪，回頭看了仇方玉一眼，臉上呈泛了怕人的殺機，他將這一切的氣憤，全歸罪在仇方玉的身上，心中狠狠的暗罵着，全是你這臭小子，誤了我的大事，我非先殺了你不可！

這當兒！

仇方玉一看「天行一尊」的臉色，不由得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潛意識的退了兩步。

「天行一尊」狠狠的一咬牙，厲聲喝道：「給我站住！」

話聲方歇，就是一掌，要朝仇方玉擊去，仇方玉也正蓄勢待發。

驀然之間，「天行一尊」將掌一收，側目瞥向林中。奇怪！他在看什麼？為什麼突然間收掌不出？

仇方玉楞楞的望着「天行一尊」，心裏正在叫怪時，「天行一尊」忽的，望着林中，喝道：「何方朋友，躲躲藏藏，還不給我出來！」

話聲甫落，林中「嘿嘿」的傳出一陣冷笑，緊隨黑影一閃，出現一個老道，佇立「天行一尊」面前，冷冷說道：「『天行一尊』武功果然不凡，莫非要我貧道出來，當面看你表演一手嗎？」

「天行一尊」本來就是滿肚子火氣，此時無疑更是火上加油，氣得簡直全身發抖，暗暗罵道：「好個『一葉道人』，你三番兩次總是來找我麻煩，嘿嘿……總有一天，我『天行一尊』，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他雖然心裏如此罵着，但，臉上毫無異樣，反而變得和藹可親，笑容滿面，仰首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閣下駕到，失禮！失禮！」

仇方玉看得吃了一驚，心想：此人眞是喜怒無常，令人對他捉摸不定，何以出爾反爾，善變之快，眞令人暗嘆弗如。

心想之間，頓聽「一葉道人」乾咳了一聲，冷冷叱道：「得了吧，少在我貧道面前肉麻，你那套假正經，瞞得過別人，可瞞不過我貧道一對雪亮的眼睛，除非我成了瞎子，不然的話，嘿嘿……」

「嘿嘿」什麼，他沒有說出來，可是「天行一尊」心裏有數，不由得狠狠的暗罵道：「你走着瞧吧，總有一天，不怕你眼睛不瞎！」

心雖罵着，臉上仍然堆着笑容，一本正經的道：「道長說話可得負責任呀，兄弟雖然無能，但一向本着為江湖服務之心，濟弱扶傾，主持正義……」

「好啦，好啦！」一葉道人還未待他言畢，已然不耐煩的截住了他的話道：「你這假仁假義，總有一天，我貧道要給你揭穿！」

「天行一尊」若無其事的樣子，仍然滿帶微笑點着頭，不屑的說道：「很好，那麼閣下不妨試試看，是否能夠成功？」

「一葉道人」冷笑一聲道：「貧道自然有辦法，不然我也不會重涉江湖，尤其是關於『鬼劍客』與『千面客』的事。」

他這一說，不由得使「天行一尊」心頭一怔！

不錯！

「一葉道人」確實消聲隱居三十年之久，而在他的心中，隱藏了一段關係江湖浩大殺刦的案子。

驀然，「一葉道人」探手至懷，取出一面金黃色的小圓鏡，冷冷說道：「你認識這個嗎？」

「天行一尊」就在看到這小小圓鏡的剎那之間，臉色驟然大變，兩隻眼睛，睜得跟銅鈴似的，不由驚訝的脫口道：「你從什麼地方得到的！」

「哈……哈……哈……」「一葉道人」縱聲狂笑道：「怎麼！你怕了吧……」

說至此，頓了頓，得意的嚥了嚥口水，又冷冷的一哼，說道：「貧道就憑這個鏡子，已足夠證明一切，武林三客中的『神秘客』第一個不會饒你，再加上『鬼劍客』的弟子，以及『千面客』，哈！哈！哈……你再來十個二十個『天行一尊』也無濟於事。」

此時「天行一尊」再也無法强自鎮定，不由得神色大變，似乎已然大禍臨頭。

因為這小圓鏡，使他回憶起三四十年以前的往事……而感到不安。

的確，這小小的圓鏡子，就能使他身敗名裂！

仇方玉一旁看得迷惑不解，心裏就始終想不通，這鏡子到底有什麼怪，看去只不過是一面普通的銅鏡而已。

難道它眞的能夠揭穿「天行一尊」的罪行嗎？

可是怎麼又突然會跟「武林三客」發生了關係，這眞是一件極其複雜的案子。

但——

他又那裏知道，在這面小小的圓銅鏡子上，還蘊藏了一段武林秘密，而這秘密却足以掀起了一場武林浩刦。

他出神的愣然望着面前兩個老人，不由好奇之心大動。

他此時發覺，「天行一尊」滿臉寒霜殺機，兩眼暴露可怕的兇光，尤其那嘴角，顯出一副獰笑，眞是大反他平時為人的謙和。

仇方玉看得情不自禁，打了一個寒噤，心想：此人適才那麼和藹可親，現在却迥若兩人，變得如此可怕！

此時——

「一葉道人」反而面露微笑，若無其事的，悠然側目望着「天行一尊」。

他簡直沒將「天行一尊」放在眼中，似乎心有成竹。

但這氣氛是夠緊張的，緊張得令仇方玉幾乎喘不過氣來。

空氣在靜謐之中，又充滿了殺刦氣氛，眼見一塲生死之爭即將展開。

仇方玉心平靜氣的等待着，準備一睹這兩個了不起的人物火併！

驀然——

「一葉道人」輕鬆的縱聲大笑起來，簡直笑得前倒後仰，震得四週林木枝葉，東搖西擺，沙沙作響！

此突來之變，使「天行一尊」大惑不解，他眞不懂「一葉道人」何以會突然如此縱聲狂笑？

這下可逗得他憤怒已極，一向沉着的

他，此時已然無法按耐，臉色變得一陣青一陣白的，一頓枴杖，怒喝道：「臭老道，你今天休太得意，我『天行一尊』要你碎屍萬段。」

喝聲方出，手中枴杖，已然掄起一股强猛勁風，朝「一葉道人」直掃過去，勁風過處，有若狂風怒號，無以倫比。

這眞不愧名家高手了，輕舉之下，已足置人於死地。

「天行一尊」有此一着，似乎已在「一葉道人」意料之中，是故絲毫未覺意外驚駭，仍然面帶不屑的輕笑。

他還是不敢稍有大意，或輕敵之念，因為——「天行一尊」並非等閑之輩，雖然從未見他顯試身手，可是人人皆知，「天行一尊」武功超絕，實非易與。

「一葉道人」此時，看去一副滿不在乎的神色，實際上，「天行一尊」的一舉一動，他都細心的注意着。

而且「天行一尊」從不輕易動怒，能見他與人動手，確屬難見。

他這一出手，果然不同凡響，「一葉道人」急忙閃身，避過一招，也未見他回手，身一閃過，故作微笑的道：「閣下當眞要動手嗎？」

此說得輕視已極，「天行一尊」豈能聽得入耳，一聲暴喝道：「我看你這老道是在找死！」

話聲甫歇，呼的又是一枴杖，向「一葉道人」攔腰揮去。

當時——直掄起一股疾勁狂飆，快似電閃般，已然到了「一葉道人」腰際——此乃夾怒而發，當可想其威力。

「一葉道人」不禁暗吃一驚，心忖：好厲害！情急之下，不由一提丹田眞氣，身形拔空而起，就此剎那之間，頓覺一道兇猛絕倫的勁風，由腿下一掠而過。

好危險，只不過分厘之差，這一段拐杖，不打斷他的腰，也得掃去兩條腿。

「一葉道人」當時心頭一涼，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

他本已自命自己武功，定當不弱，尤其三十年的隱居，更參悟了幾種曠世無匹的絕代奇學，心知此次出現江湖，當能一顯身手，應付任何高手，而不成問題。

但——他萬沒料到，「天行一尊」武功造詣如此之高，學手投足間，竟有此等威力，簡直令人不敢想像。就憑這兩枴杖，「一葉道人」已然清楚「天行一尊」的眞正厲害。

他此時雖然起了戒心，但身一閃過之後，臉上仍然若無其事，帶着不屑的口吻，說道：「你將來可不要後悔呀！」

「後悔什麼？」

「一葉道人」冷然一笑，將手中的小銅鏡一幌，道：「你看看這是什麼？」

「哼！」「天行一尊」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冷冷的道：「莫非你還想帶到閻王爺那裏去？」

「不錯，可是貧道相信，閣下必然記得，這鏡子還有一段……」

說此，突然將話頓住，不由神秘的一笑。

「天行一尊」聽得恍然大悟，當時不禁一楞，暗忖道：「對呀！這鏡子的確是有一段秘密，一段不解的謎，而且其中隱藏了一段江湖恩仇！」

心想之下，不禁愕然無語，狠狠的瞪着「一葉道人」。

因為——三十年前，風靡武林的兩樣至寶，一個就是「鬼劍」，而另一個，正是一葉道人」手中的那個小銅鏡——「太極鏡」。

而唯一能克「鬼劍」的也只有「太極鏡」，但如何克法，却沒有任何一個人見過，至今乃是謎一樣的，被大家揣測着。

三十年後的今天，誰也沒有料到，這兩樣至寶，同時出現，一塲腥風血雨的武林浩刦，想必再也難以逃過。

但——此「太極鏡」並非一件普通之物，不是何人均能使用，其中還有一把「太極鑰」，必須開啓之後，方能使用。

「天行一尊」一面狠狠的瞪着「一葉道人」，心中却在回憶着這「太極鏡」。

驀然！「一葉道人」乾喝了一聲，冷漠的說道：「怎麼，閣下突然想起心事來啦！」

「天行一尊」聞聲驚醒，將拐杖向地上重重一頓，厲聲暴喝道：「無論如何，我要你橫屍此處！」

「未必見得吧！就算貧道失手喪身，那『太極鑰』閣下知道在誰人之手嗎？如果閣下沒有『太極鑰』，『太極鏡』又有何用，不是貧道瞧閣下不起，單憑你那幾手，也未必就是『鬼劍』之敵，除非閣下重施故技，用以前對付老『鬼劍客』之方法……。」

話猶未畢，「天行一尊」冷冷斷喝道：「住嘴！」

喝聲方出，右掌平胸挾怒推出一掌。

掌隨聲到，快猛絕倫，似若排山倒海之勢，夾着一股鋼勁潛力，直看得仇方玉咋舌不已。

「一葉道人」冷笑一聲，閃身避開，右手自腰間一抽，「刷」的一聲劃空之響，當時青光一閃，他那手中，已然握着一把薄若竹葉的長劍。

這正是他的獨特武器，平時纏於腰間，一當使用，手上加勁，却硬如鋼劍。

此時，他一抽出，振腕揮抖，暴喝聲起，「刷」的一招「竹葉斷枝」，身形凌空一轉，直劈「天行一尊」而去。

他這一招，變化神奧，直若游龍，滿天飛舞，當時除去萬道劍影之外，就聽「刷！刷！刷！……」不斷的劃空之响。

「天行一尊」猛然一怔，手中拐杖，緊跟揮擊。

他眞沒料到，三十年未見的「一葉道人」，武功造詣，竟然大非往日所能比喻，一把竹葉似的長劍，却更顯生龍活虎，變化莫測，威猛絕倫。

他開始起了殺念，心想：如果不將這老道立即除掉，以後不知會招引多少麻煩，尤其他處處與我作對！

心念之間，臉上立泛怕人的殺機，是故一掌一杖，出手皆是又狠又毒，一招緊接一招，連攻而去。

他這出手之快，與功力之强，不禁使「一葉道人」，幾無招架之力，節節後退，長劍施出生平之學，拚力揮擋。

但「一葉道人」終不愧响名人物，眼見已處劣勢，招式却仍然不亂，極力振作

，待機反擊。

轉瞬之間，兩人已對上四十餘招，「天行一尊」一直都未給「一葉道人」有喘息的機會，一招緊逼一招。

「一葉道人」此時開始急了，試想他闖江湖數十年來，幾時遇過像今天這種慘狀，竟然招招被制，無機還擊。仇方玉一旁看得不禁怦然心跳，直嚥口水！

他眞爲「一葉道人」着急，只見「一葉道人」，已然漸漸感到不支，眼見即遭危險！

但——

對「天行一尊」的曠世奇學，他情不自禁的，暗讚不已。

這爲人敬重的赫赫人物，雖然只有一條腿，而且又是駝背老人，身手仍然靈巧，掌杖相互運用，端的威猛絕倫，「一葉道人」雖然也爲江湖中一流高手，但相形之下，的確差上一着。

驀然——「天行一尊」一聲暴喝，左手拐杖「呼」的橫掃過去。

「一葉道人」心知不妙，縱身一躍，平穿而起。

但他身形方起，「天行一尊」右掌一招「狂風巨浪」，緊跟擊到，而且快迅絕倫，勢猛勁强。

仇方玉看得大吃一驚，驀地裏，一聲悶響，當他定神一看——

×　　×　　×

「一葉道人」已然中了一掌，哇的吐出一口鮮血，若非他功力修爲已臻火候，必然已被斃於掌下。

此時——他一個踉蹌，被震出一丈七八之遠，身形晃了兩下，方拏樁站穩，用手拭擦了一下嘴角鮮血，冷冷笑道：「天行一尊，果然武功不凡，一掌之仇，你給我記住，三年之後，找你清還。」

話聲方歇，「天行一尊」冷然一笑，道：「老道，你還想再等三年，哈哈……論你功力再高，已中我『金鋼掌』，三月之內，要你內臟腐爛而死。」

他這一說，不由聽得「一葉道人」與仇方玉，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

莫非這一代奇人，已然只能活三個月嗎？

這是多麼可怕，沒想被人認爲一向正直的「天行一尊」，手段竟是如此毒辣。

的確聞言，「天行一尊」的「金鋼掌」力，蓋世無匹，但，從未聽人說過，他曾用過此掌。

此時——

「一葉道人」不禁悽然一笑，長長嘆了一口氣，厲聲罵道：「你這奸謀險詐，假仁僞善，欺世盜名的傢伙，三個月之內，我要揭破你的一切眞情，公諸於世，讓你臭名滿天下！」

「天行一尊」聽得初時一愣，忽然縱聲大笑，道：「我『天行一尊』爲人正直，就憑你有此本領嗎？」說此頓了頓，突而又緩和的道：「道長！如果你能答應我一件事，我將能免你一死。」

「一葉道人」道：「生死由命，你少在貧道面前買好。」

「難道閣下就不怕死嗎？」

「死得心安理得，有何可怕，豈像你欺世盜名，苟且偷生！」

「很好！不論你想死想活，你得答應我一件事，不然的話，嘿嘿……」

「嘿嘿什麼？貧道沒這份閒工夫跟你嚕嗦。」

說畢，强忍傷痛，轉身就走，竟連看都未曾看「天行一尊」一眼。

仇方玉眼見此景，一個箭步朝「一葉道人」欺近，伸手攙扶着他，輕聲答謝道：「老前輩救了晚輩，却因而受苦……」

話尤未畢，「一葉道人」看了仇方玉一眼，突然顯出一絲極其勉强的微笑，從自己懷中取出一物，偷偷塞入仇方玉懷中，輕聲說道：「小娃兒，你快走，去找那『鬼劍客』……」

話方言此，還未說出一個所以然，驀地裏，「天行一尊」一聲暴喝道：「閣下這樣就想走了嗎？」

「一葉道人」知道再也無法將話說完，不由得向仇方玉作了一個眼色，緩緩將身轉過，冷然一笑，道：「怎麼你還不許貧道走不成？」

「不敢，道長來去自主，我那有這份能耐留你，不過請閣下將東西交出，不過還有。」

「還有什麼？」

「天行一尊」得意的一笑，道：「還有那『太極鏡之鑰』在何人之處？」

「怎麼，你想知道嗎？」

「天行一尊」並沒有答「一葉道人」所問之話，只是不屑的點着頭，冷冷的瞪着「一葉道人」。

可是突然，「一葉道人」運起丹田眞氣，悽然的縱聲狂笑起來，但，他已內負重傷，笑聲方出即歇，忽的氣血翻湧，一陣乾咳，「哇」的又吐出一大口鮮血，臉色變得格外怕人，毫無一絲血色。

他雖然此時痛苦，但他仍然緊咬牙關，吐盡了口中溢血，挺直了搖搖欲倒的身子，冷冷叱道：「你想我會告訴你嗎？」

「天行一尊」性情何等冷酷，對「一葉道人」如此痛苦的慘樣，却無動於衷，突然一頓拐杖，厲聲叱喝說道：「你當眞不說！」

「你休想！」

「天行一尊」氣得暴跳如雷，額角青筋暴漲，臉上又泛殺機，朝前邁進兩步，暴吼道：「說與不說，在你一念之間，我如數完十，你若再不說出，我要你今天活着離不開這裏。」

說完之後，也不管「一葉道人」如何，却開始一，二，三，……緩緩的一個個數字的唸着——

氣氛在這數字的增加，愈來愈緊張——緊張的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

「一葉道人」如果不說，無情的「天行一尊」必然不會放過他，而他此時身有重傷，豈能經得起「天行一尊」一擊。

但，他要是將「太極鑰」告訴「天行一尊」在何人之處，不但對「鬼劍客」有害，而且也無益於江湖，必然更會給江湖帶來一番刦殺。

不錯，生死已然全在「一葉道人」一念之間，這是他做最後決定的時間，許多的問題，已不是他所能考慮。

「七……八……」

可是「一葉道人」，仍然垂目靜立着，在他的腦海之中，開始浮現一重重的往事，不禁黯然一聲長嘆。就在他長嘆之際，也正是「天行一尊」數到九的時候。

驀然！

頓聞一聲冷喝道：「孽障！」

此突然而來的喝聲，陰沉至極，不禁驚愕了「天行一尊」與「一葉道人」，不約而同的，朝發聲之處舉目望去——

就這刹那之間，突覺眼前黑影一閃，直撲「一葉道人」，只聽黑影說道：「道友！跟我走吧！」

話聲剛起，「一葉道人」已然被黑影掠空帶起，直奔林中而去。

此突來之變，不禁使「天行一尊」大驚失色，一聲暴喝道：「那裏走！」

掌已隨聲而出，直捲起一道强猛勁風，快迅絕倫，擊向黑影，頓聞「一葉道人」一聲慘叫，黑影已然夾帶他消逝林中。

此突然而來之人是誰？以及「一葉道人」慘叫之後如何，只有「天行一尊」心中有數，所以他沒有追去，却朝着他們的去向，發出冷冷的微笑。

當他再流目四掃，已然不見仇方玉的影子。

仇方玉走了，而帶着「一葉道人」交給他的東西，離開了這滿佈殺機的莽林，去找「鬼劍客」——石中堅。

可是他並不知道，「一葉道人」何以要他去找石中堅，而石中堅此時去了什麼地方，他也不得而知。

石中堅到底被誰救了，而被救到了什麼地方，是否他同樣中了「天行一尊」的「金鋼掌」，三個月之內，將內臟腐爛而死？

仇方玉心中不斷的揣測着，茫茫然信步前進。

再說石中堅被「天行一尊」猝然一掌，擊倒以後，他却似離開了這世界，一切已不在他腦海中出現，只是空空洞洞的，直若一張空白的紙，暈死得人事不省。

他毫無反抗的，任憑別人，將他挾在脅下，快似流星飛瀉，離開了這一片莽野密林，進入了一座荒山之中。

他雖然遠離了「天行一尊」，但他中了「天行一尊」的「金鋼掌」力，性命已經異常危險，他所能活的日子，也只不過，僅僅三個月而已！

也不知道多少時辰，暈迷的石中堅，這才緩緩清醒過來。

就在他稍爲清醒之際，突然，感覺血氣翻湧，頭暈目眩，難受至極，全身奇熱難熬，暈沉之中，喃喃的自語道：「殺！……我石中堅非殺掉你不可……」

時間轉瞬過去，他已緩緩睜開了疲憊無神的眼睛，倔强的他，强忍週身痛苦，咬緊牙關，緩緩支撑起身子，但，他突然發覺眼前景物有異，不禁流目四掃，只覺自己似乎躺在一個石洞之中，而此洞中，似乎經過一番精心的佈置，雖然皆是各種石器，却仍然覺得陳設優雅，使人心神舒暢，而他正躺在一張平滑的大石床上。

石中堅不由眨了眨眼，重複的又掃了四周幾眼，頓見還有一扇門，通向裏面，這下可讓他心中暗叫怪，心想：「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到這地方來的？……」

就在心想之際，驀然，人影一幌，從洞外飄進一個人來。

石中堅猛然吃了一驚，定神一看，就在他眼前過處，發現進來之人，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

好美呀！他不由自主的下意識自讚道：他發現這少女，美得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其輪廓之美，舉世無匹，眞如人間的月宮仙子，一身綠色衣裳，在那白潤的肌膚下，更顯動人。

此時，可看得石中堅這不喜女色之人，也覺得眼花繚亂，怦然心動，楞楞的望着綠衣少女。

綠衣少女似乎被石中堅看得不好意思，緩緩低下頭去。

她這種嬌羞之態，使石中堅突覺心頭一凜，冷冷叱道：「你是什麼人？」

綠衣少女將頭緩緩抬起，兩道眼神盯在石中堅臉上，微微一笑，施着銀鈴似的嗓子，嬌聲說道：「你幹麼這麼兇。」

石中堅聽得一楞，他發覺這綠衣少女的笑容，大異常人，臉上神情逐漸變化，似是每一細小的部份，都受着控制，眼睛，眉毛，櫻唇，和玉頰兩個深深的梨渦，各成一體，像幾百種不同的花朵，一齊盛放，組合成無與倫比的嬌媚，更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文靜嫻淑氣質。

一時之間，他愕然不知所答。

綠衣少女見石中堅一副窘態，不禁櫻唇啓動，一縷清音，婉轉而出，道：「剛才那麼兇，現在幹麼不說話啦！」

石中堅突然一整神色，劍眉一皺，正想說話之際，突覺心頭一陣劇痛，週身忽的熱轉爲奇冷，「通」的一聲，又暈倒下去。

綠衣少女吃驚得脫口叫出聲來，一個箭步，撲了過去，花容失色的道：「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可是她的着急，石中堅並不知道，因爲石中堅所中「天行一尊」的「金鋼掌」過重，因他勉强支撑身上欲想坐起，眞元之氣一散，自然吃不消而又暈倒。

轉瞬過了三天，石中堅總算經過了療傷，漸漸康復，但，內傷之重，已非人力所能挽救。

當然——三個月後的石中堅，將會永別這世界。

石中堅他自己並不知道，而且對於已往之事，他沒有一件記得已然全部忘掉，可憐的石中堅就這樣，被「天行一尊」一掌打成了白痴。

他醒了，緩緩的睜開了眼睛，可是他那眼睛內，再也無法找到機智聰慧，換來却是，遲鈍，愚蠢，與不時的發呆。

他睜着銅鈴似的大眼，緩緩坐了起來，望着床前的綠衣少女，露出一副愚蠢的笑容，指着她道：「妳叫什麼名字？」

綠衣少女看着石中堅這副模樣，心裏一陣難受，淚水順着粉頰滾滾落下，她豈會料到，石中堅三天之中，竟變得似若兩個人，而在三天之前，仍是一個英俊機智勇敢的少年，手持「鬼劍」，生氣勃勃。

石中堅對綠衣少女的傷心，却無動於衷，偏着頭，楞楞的道：「妳哭什麼？是不是有人欺負妳，我替妳去打他！」

綠衣少女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一個轉身，撲在旁邊一位白髮老嫗的懷裏，泣聲

說道：「師父，您看看他怎麼了，好怕人呀！」

白髮老嫗撫摸着綠衣少女的頭頂，不禁搖首黯然長嘆道：「眞是可憐的孩子，他中了『天行一尊』的『金鋼掌』，已經成了一個白痴，三個月後，他將內傷復發而死！」

「師父！那麼您爲什麼不救他呢？」

「不，」白髮老嫗搖了搖頭道：「孩子！妳不懂，這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

「難道我們就忍心眼睜睜的看他這麼死嗎？」

「那又有什麼辦法？這是孽債，妳讓爲師又能帮什麼忙，只恨咱們晚救了他一步！」

「可能『天行一尊』有解救之藥，我們找他去！」

驀然之間，石中堅從石床上下來，楞楞的問道：「你們在說什麼？」

白髮老嫗扶開了綠衣少女，堆着滿臉的笑容，慈祥的對石中堅說道：「孩子！你感覺到好一點嗎？」

石中堅楞楞的望着白髮老嫗，答非所問的，指着她與綠衣少女道：「妳們都是什麼人？」

白髮老嫗道：「我們是你的朋友，這是我的徒弟上官娥，人人都叫我老婆子『恨天姥姥』。」

石中堅偏着頭，沉思了一陣，突然搖着頭，道：「我不認識妳們，妳們一定是壞人在騙我，告訴妳們，我會殺人，我好厲害，妳們知不知道！」

一面說着，一面得意的點着頭，胡言亂語，信口開河，還洋洋得意，却顯得那麼幼稚。

「恨天姥姥」看得不禁搖頭，喃喃自語道：「看樣子，非得給他吃了不可！」

上官娥當時聽了一楞，眞不知師父在說些什麼，於是嬌聲問道：「師父！您說非給他吃什麼東西不可？」

「千年獨角獸的獨角！」

「唔，」上官娥點了點頭，却沒有再說什麼，因爲她心裏突然有了另外的打算，這怪獸的獨角正被她師父奪得。

但，她突然心裏作何打算，並沒有說出來。

驀然——

「恨天姥姥」輕聲說道：「娥兒，外面來了高手，妳好好看守他……」

話猶未歇，似乎異常急迫，一個縱身竄出洞去。

她這武功之高，眞令人難以置信，竟然未見人影，巳知山下有人奔馳而來，這倒少見，可知她武功造詣，巳臻化境。

此時——當她竄出山洞之後，倏然發現一條人影，快速絕倫的，身形一閃，隱入一株密葉大樹上。

「恨天姥姥」不禁臉色一沉，心想：這是何人，一定有意而來，可是奇怪，又有誰會知道我老婆子住於此處。心想之間，一掌向樹上劈去，口中喝道：「何方朋友，躲躲藏藏，既然光臨寒舍，還不給我下來！」

喝聲緊隨掌出，劈得枝葉飛折四濺。

驀地裏！

一條紅色人影，急飄而下，直落「恨天姥姥」身前。

此突來之變，倒眞出人所料之外！

「恨天姥姥」潛意識的，不由得退了一大步，定神放眼望去——

就在她這一望之下，忽的心中怦然一跳，暗叫奇怪的道：「是她？」

此時——出現在「恨天姥姥」身前的，正是紅魔敎的女敎主「龍衣仙子」，但，她却冷冷的望着「恨天姥姥」，而未說話。

「恨天姥姥」看得怒火中燒，不由得又厲喝道：「龍衣仙子，妳來幹什麼？」

是呀！龍衣仙子跑來是何目的，而且她的神色看去，似乎怒氣冲冲。

莫非她跟「恨天姥姥」有何過節嗎？

驀然！「龍衣仙子」冷然一哼，叱道：「那『鬼劍客』的徒弟，是不是被你拐來了？」

「恨天姥姥」聽得忽然縱聲狂笑，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可是她又覺得非常的奇怪，「龍衣仙子」怎麼會知道石中堅被她救了？而且她更爲不解的，是「龍衣仙子」怎會知道此處？

她正心忖中，「龍衣仙子」冷笑一聲道：「少嚕嗦，快將人交出來，不然的話，嘿嘿！」

「嘿嘿什麼？」「恨天姥姥」臉色微變，不屑的冷聲叱道：「妳是他什麼人，一定要將他交予妳？」

「妳管不着，他又不是妳什麼人。」

「龍衣仙子，妳快給我老婆子滾下山去，當心我老婆子動了殺念，一掌劈了妳！」

話聲方歇，「龍衣仙子」突然發出尖厲的怪笑，臉泛寒霜的喝道：「好大的口氣，我『龍衣仙子』可不吃妳這一套，妳到底交不交出人來？」

「這是我老婆子的事，妳再不滾開，當心我要得罪啦。」

「龍衣仙子」不屑的點着頭，冷冷喝道：「未必見得吧！」

喝聲一出，「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當時——

直捲起一股强猛勁力，「恨天姥姥」忽的冷笑一聲，順手一抬，輕拂而出。

頓時兩道勁風，轟然一聲，相碰一起，「龍衣仙子」突然大吃一驚，身子被震退兩大步。

她豈會想到，「恨天姥姥」輕拂之下，功力如此之雄厚。

就在她被掌力震退之際，身方拿樁站穩，倏然，「恨天姥姥」一聲清嘯，再一撲身，攻出兩掌。

這兩掌勢如狂飆，迅猛至極，暗藏殺手。

「龍衣仙子」巳知厲害，豈敢再硬接硬拚，蓮步輕點，怒喝一聲，飄身閃招，揚手一揮，頓時一道銀光，直射「恨天姥姥」面門。

這動作，的確快得出奇，而且來得突然！

「追魂針」！

「恨天姥姥」突然警覺，暗罵道：「好卑鄙的女魔頭！」

暗罵之下，右手所握手杖，憑空一掄，排出疾勁力道，封擋「追魂針」之來勢，左掌一招「風集雨至」，猛向「龍衣仙子」當胸擊至。

她這一連攻出兩招，勢如海嘯，掌力奇猛。

當時——頓聞「叮噹」一聲，那道銀光，突然改變方向，回擊「龍衣仙子」，而且另外一掌，也緊跟而至。

「龍衣仙子」武功也自不弱，眼見自己擊出的「追魂針」，被反震回來，對方招式又巳攻到，不由氣得臉色驟然變成鐵青。

情急之下，身形一挫，人巳飄移到數步之外，隨即運足功力，又劈出一記强勁掌力——

「恨天姥姥」功力何等之高，四十年隱退江湖，「紅血沼澤」，怪獸的獨角，竟然在如此之多的高手圍集之下，輕舉而獲，其武功造詣，就可想而知了。

此時——

她豈能再容「龍衣仙子」在此胡鬧下去，突然暴喝一聲，道：「給我躺下！」

緊隨喝聲，廻環劈出三道奇猛掌力！

三掌方一出手，驀地裏，身後傳來她徒弟上官娥，聽來異常着急的叫喊，道：「不得了！不得了！他不見啦……」

這突來之勢，不但「恨天姥姥」急收掌勢，竟連「龍衣仙子」也大吃一驚，似乎巳然聽出是在說誰不見啦！

兩人這一收勢，只見上官娥撲到「恨天姥姥」懷中，傷心的哭泣道：「師父！他跑掉啦！這怎麼行呢？他那樣涉足江湖一定會被人害死的，咱們快去找他吧？」

找他——

去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得到他呢？

「恨天姥姥」不禁有所疑難，愕然沉吟，怔怔望着上官娥。

她知道，自己的徒弟巳然暗暗的愛上了那年青的人！

可是一旁靜立的「龍衣仙子」，却看得醋勁大作，因爲——她也愛上了石中堅這冷傲的少年，所以，才不辭遙遠趕來找他。

她却不知，石中堅巳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而且三個月之後，將離開這世界。

石中堅走了，却給她帶來失望。

驀然——

「恨天姥姥」黯然神傷的嘆了一聲，道：「娥兒，我們就去找找看吧，但願那孩子造化不淺，而不至於落入歹徒之手……走吧！」

「走吧」兩字才一出口，一幌身形，巳飄縱而起，直奔山下而去。

上官娥豈敢稍慢，瞪了「龍衣仙子」一眼，也緊跟追去，轉瞬之間，兩人巳然消失身形，不知去向。

而現在所留下的，只是「龍衣仙子」一個人，失魂落魄的望着青天，就好像失去了什麼似的，口中喃喃自語。但她不懂上官娥的話中之意。

就憑石中堅的武功，也未必見得這麼容易被別人害死呀！

心想之間，她黯然神傷的，發出一聲悲嘆的長嘯，一個縱身，也朝「恨天姥姥」師徒兩人的去向，急馳而去。

就在此時，江湖上巳然出現了無數的高手，各處在尋找石中堅的下落，只是這些人，所以要找石中堅，並不是關心，而是要報仇！

「龍衣仙子」茫然的疾馳了不知多少時辰，倏然，一陣山風，迎面吹來，不由驚醒了她。

當她定神一看，此時她巳來至一片亂石山崖！

石中堅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她不禁愕然迎着山風，佇立呆想。

驀然——崖之盡東處，一片密林中，隱隱約約傳來一聲對話道：「聽說『鬼劍客』的弟子，被『天行一尊』一掌擊成重傷，現在那小子，巳成了白痴，有人看到他，正朝這方向來呢？」

另一人說道：「那小子，咱們可要好好對付，把『鬼劍』搶到手，也好爲師父報仇！」

「龍衣仙子」聽得一楞，柳眉一皺，心如刀割，暗暗想着：「不會吧！他成了白痴？」

這說話之人又是誰呢？

大概不會錯，不然「恨天姥姥」師徒兩人，何以如此着急。

此時——她不由自主的，流目四掃，可是四野茫茫一片，却不見一個人影，更看不到石中堅的影踪。

他會不會巳經遇上了高手，此時正被人圍攻呢？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

她不敢再往下想去，直感到心頭一陣難受，着急得不知所措。

就在她爲難之際，驀地，林中傳來喝聲，道：「中天魔君！那小子朝西方向一座古廟去了。」

中天魔君！

「龍衣仙子」突然大吃一驚，臉色緊跟一沉，似乎大爲不解。

中天魔君不正是「紅魔敎」刑堂堂主嗎？

他怎麼也會突然出現在江湖找石中堅報仇呢？竟連「龍衣仙子」這敎主都不知曉，豈不是奇怪了嗎？

心忖間，「龍衣仙子」一聲暴喝道：「中天魔君！本敎主在此，快出來。」

此時——在林中隱藏的中天魔君，突聞喝聲之後，不禁暗吃一驚，心想：「敎主怎麼也出來了？」

當時他豈敢怠慢，縱身躍出樹林，飄落「龍衣仙子」身前，恭身一禮，極其尊敬的說道：「敎主也駕臨此處？」

「龍衣仙子」冷然道：「不錯，堂主在幹什麼？」

中天魔君一看之下，發覺情形不對，一時竟答不上話來。

他此時又能說什麼呢？本來他就沒有敎主之諭，而妄自出來行事。

「龍衣仙子」見中天魔君久而不語，不禁冷然叱道：「誰要你這樣做的，從實說來，却不可有半句謊言，不然本敎主要以敎規從嚴懲辦你！」

中天魔君當時聽了一怔，不禁心頭泛起了一陣寒意。

他何嘗不知敎規之嚴，以及敎主的冷酷，手段毒辣，是個殺人不貶眼的女魔頭，敎中之人，誰不畏懼。（未完・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先聽三鳳說丐帮帮主是魔教中人，潛藏丐帮臥底，說得羣豪半信半疑，閣五、金長久提出不信，又沒有充份理由爲自己辯解，江玉南似乎相信了，覺得三鳳說得有點道理，但三鳳說完之後便先回三鳳閣，至於她的身份，據說暫不能說知，而江玉南的身份卻被她說中，不由不聽信她話是眞的，而周帮主此時已和四位丐帮長老行過來，江玉南、閣五指明他是魔教中人，周帮主認爲是污衊，要捉江玉南同到長老會上辯明是非，要送閣五到袁神醫處治療其癲狂病，一方要捉人、一方同意到長老會上解釋，爭持不下，周帮主下令圍攻他們……

身懷魔教技 恨透神府人

周鵬一揮手，接道：「你們都給我退開。」

四個灰衣從衛，應聲而退。

周鵬緩步向金長久行了過去，一面說道：「金塘主，你號稱一品刀，這刀上的造詣，定有過人之處了？」

金長久提氣凝神，冷冷說道：「是不是浪得虛名，周帮主一試便知。」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一抬腿，陡然欺進了八九尺遠，擋住了金長久的身前，道：「周帮主等不及了麼？」

周鵬哦了一聲，道：「本座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江玉南笑道：「第一，你調來了這麼多人手，那是準備把我們一網打盡？第二，你要自己出手，對付金塘主，是不是想先殺他立威？」

周鵬笑道：「他自己挑戰，如何能怪本座？」

江玉南道：「魔教絕技，殘心指，一擊取命，周帮主是不是準備要施展呢？」

周鵬微微一怔，但立刻恢復了平靜，笑道：「天下指力，不下數十種，乾元指、金剛指，都有一擊取命的銳力，又何獨殘心指如此。」

江玉南說道：「周帮主果然是淵博的很……」

周鵬接道：「江少俠是不是想替代金長久，和本座一搏？」

江玉南道：「看你周帮主擺出來的態勢，似乎是今日難免一戰了，不過……」

周鵬接道：「不過，你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

江玉南道：「不錯，來的這些丐帮弟子，也許都是周帮主的心腹了？」

周鵬道：「丐帮弟子，人人都是我的心腹。」

江玉南歎口氣，回顧了閣五、金長久一眼，道：「兩位老前輩，現在明白了沒有？」

金長久道：「現在，金某人覺着，三鳳姑娘的話有些可信了。」

田樂冷冷的望了金長久一眼，道：「金塘主，咱們今日，也許戰死此地，但三鳳姑娘和咱們無寃無仇，爲什麼要把她也拖進去？」

金長久立刻警覺，笑一笑，道：「那丫頭叫老夫看着不順眼，所以我想拖她下水。」

江玉南道：「兩位不用辛苦了，周鵬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你們騙住？」

閣五道：「如若咱們眞覺着對不起三鳳姑娘，那就施出全力一戰。」

江玉南道：「能有一個突圍而出，就設法告訴三鳳姑娘。」

這時候，突聞一陣呼喝之聲，傳了過來。

轉頭看去，只見曲氏五傑，帶着鐵劍門十二個子弟，行了過來。

環繞在四周的丐帮弟子，正揮動兵刄，阻止他們前進。

周鵬却冷笑一聲，說道：「放他們進來。」

丐帮弟子一閃身，放過了曲氏五傑。

曲樂山大聲喝道：「江玉南，這是怎麼回事，你是不是騙了咱們？」

高泰怒道：「騙你們什麼？」

曲樂山道：「你們對咱們兄弟的承諾，都忘了不成？」

江玉南道：「在下沒有忘記……」

曲樂山道：「沒有忘記，爲什麼和丐帮中人動手，需知丐帮乃當今天下第一大帮，武林中的正義都靠他們維持，如若和丐帮衝突，那豈不是等於和武林中正義的力量衝突麼？」

江玉南道：「樂兄，這位丐帮帮主，也就是我們的幕後首腦。」

曲樂山怔了一怔，說道：「你又說什麼？」

江玉南道：「在下也是剛知道他眞正的身份不久，所以……」

周鵬冷笑一聲，接道：「江玉南，閣下的手段，當眞是無所不用其極，這就別怪本座要反擊了。」

突然一上步，直對江玉南衝了過來。

江玉南笑道：「周帮主，你有些躁急了。」

周鵬揚手一掌，直劈過來，口中冷冷道：「江玉南，你已經無法挑撥了，還在裝腔作勢幹什麼？」

掌風如嘯，直擊前胸。

江玉南雙目凝神，盯注在周鵬的右掌之上，防他用出殘心指，右掌却蓄聚功力，硬接一掌。

這不過是一刹那間的工夫，閣五想出言喝止時，已自無及。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江玉南身不由主的向後退了一步。周鵬也不自主的向後退了一步。

周鵬點點頭，有點讚美的說道：「無怪你有點狂傲，年紀輕輕的，竟然有如此功力。」

江玉南道：「周帮主誇獎了，只要你不用殘心指，在下自信可以和你打一個半斤八兩。」

周鵬道：「我如施用殘心指，那就可以取你之命了。」

江玉南道：「殘心指可是來自小西天，雷音寺中的魔教武功？」

周鵬說道：「你相信本座練成了殘心指？」

江玉南道：「相信，問題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你是不是敢施展罷了。」

周鵬道：「你說我敢不敢施展？」

江玉南道：「我也無法斷言，如若在此的丐帮弟子，都是你的心腹，那自然是可以施展了。」

周鵬道：「如若不是我的心腹呢？」

江玉南道：「你施展魔教武功，那無疑自己暴露了身份，想想看，今後你又如何在丐帮立足？」

周鵬道：「唉！你小小年紀，竟然如此精通縱橫之術，好叫在下佩服。」

江玉南道：「閣下能在成萬的丐帮弟子之中，爬上了帮主之位，這份心機，也叫人害怕的很。」

周鵬道：「你對丐帮瞭解的太少，丐帮中的職位，從無僥倖得來，本座除惡剷害，不遺餘力，積修了近萬的善功，才有今日的地位。」

江玉南道：「哦！」

周鵬道：「丐帮帮主，一向都是汗馬功勞所掙，都受着弟子們的愛戴，你如想出言挑撥，只怕是白費心機……」

江玉南道：「如有事實爲證呢？」

周鵬道：「那自然又當別論了，你出手吧！」

江玉南右手搭在劍柄之上，緩緩說道：「帮主施用什麼兵刄？」

周鵬道：「這些年來，在下都未用兵刄了。」

江玉南提出要求道：「帮主，江某人可以和你決一死戰，只望你帮主能夠放過他們……」

周鵬掃掠了羣豪一眼，道：「這些人，包括了眼下所有的人麼？」

江玉南道：「對！除我之外，全數包括在內。」

周鵬笑道：「你怎麼如此沒有信心，動手相搏，勝負難料，你如勝了本座，他們豈不是可以保得全身而退麼？」

江玉南道：「咱們這一戰，生死難料，在下亦不妄自菲薄，我還有信心一戰，不過，在下不願他們也被捲入其中，所以，我想應該讓他們走。」

周鵬道：「他們都是你的朋友，如若就這樣走了，豈不是有些對不起你麼？」

江玉南道：「那倒不妨事，只是看你周帮主有沒有這個氣度了。」

周鵬笑一笑，道：「好吧！你如一定要他們走，老叫化也不願意勉强他們留下來。」

江玉南道：「這麼說來，帮主是答應了？」

周鵬道：「對！答應了。」

閣五冷冷說道：「好一招分化之計，咱們不能走！」

江玉南道：「爲什麼？」

金長久道：「原因很簡單，周帮主不會放咱們眞的離開……」

江玉南道：「哦！」

金長久道：「他的辦法，就是先把咱們分開，然後各個擊破。」

江玉南道：「金前輩，此刻咱們的勝

算不大……」

金長久說道：「那麼，咱們就更不能走了。」

江玉南道：「此刻不走，等一會，諸位再想走，只怕走不了啦。」

金長久道：「大丈夫生死有命，埋骨有地，江少俠不用爲我們担心了。」

閻五道：「江少俠，不用多分心在我們身上，你只管全力應敵。」

周鵬淡淡一笑，道：「諸位還沒有商量好麼？」

江玉南回顧了閻五等一眼，道：「你們是眞的不肯走了？」

閻五道：「對！」

江玉南道：「好吧！但我和周帮主的搏殺，不許你們插手。」

高泰道：「如是你們之間，有人受了傷呢？」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

高泰說道：「江兄，你可知道，如是周帮主受了傷，丐帮中人勢必出手相救不可。」

江玉南道：「周帮主，……」

周鵬接道：「你們也一樣，你如傷在本座手中，他們可以出手。」

高泰、田榮互相望了一眼，緩緩向前欺來。

閻五目光轉到曲樂山的身上，道：「現在，你們是否還相信江少俠？」

曲樂山道：「那要看情形變化了？」

閻五道：「什麼變化？」

曲樂山道：「目下的情勢變化，實在叫人難分眞假。」

閻五道：「說的也是，誰又會想到，堂堂丐帮帮主，竟然會是魔教中人呢？」

周鵬笑一笑，道：「你們妄斷是非，就這樣確定了在下是魔教中人了。」

金長久道：「咱們幾乎被你騙了過去，如非江少俠有過人之能，只怕今日之局，已鬧的不可收拾了。」

周鵬的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身上，第一次，雙目中泛起殺機。

江玉南心中一凜暗道：「他對我似是已經恨之入骨了，要得小心應付才行。」心中念轉，暗中也提聚一口眞氣，全神運劍。

在周鵬的極度忿恨之下，這出手一擊，可能是凌厲無匹，必得要全力拒敵。

周鵬突然大喝一聲，欺身而上，一拳搗向江玉南的前胸。

左手卻緊隨右掌而出，五指半屈半伸，誰也不知道，他這一招之中，隱藏的是什麼變化。

江玉南右手長劍忽然一揚，但見寒光流動，忽然間，在身前佈成了一片光幕。

周鵬緊握的右拳，忽然彈開來，五指彈出了五縷指風，分襲江玉南身前五處大穴。

好凌厲，好險惡的一擊。

寒光飛繞中，只聽錚，錚，錚幾聲脆鳴，兩條交接的人影，忽然分開。

沒有人看清楚兩人這一招搏拚的結果，但却只見兩個人霍然分開。

江玉南面色青白，手中長劍，出現了幾處凹入的痕跡。

周鵬似是也不怎麼好過，頭上隱隱見了汗水。

點點頭，周鵬說道：「你小子不錯，能夠封開我這一招『五指聯彈』。」

江玉南道：「周帮主過奬了。」

周鵬道：「咱們才拚了一招，今日是不分勝負，决不罷休。」

江玉南道：「在下捨命奉陪，不過，閣下和江某人爭的，似乎是已經不是勝負之名，好像是生死搏了。」

周鵬冷冷說道：「生死一搏也好，勝負之爭也好，今日咱們總得見一個高下才行。」

江玉南吸一口氣，笑道：「不分高下，想來閣下，也不會放咱們離開了，帮主請接我一劍。」長劍一揮，攻了過去。

明是一把劍，突然間，幻起了數十柄劍一般，兜了過去。

周鵬吸一口氣，霍然間向後退出了八尺，道：「天網一兜。」

江玉南收住劍勢，道：「閣下果然是淵博的很。」

周鵬冷冷說道：「閣下深藏不露，老叫化幾乎看走了眼……」語聲一頓，接說道：「亮兵刃，給我殺。」

四個從衞，突然一掠腰際，亮出了四把短斧。

那是很奇怪的一種薄斧，長不過一尺多些，但斧面却有八寸多寬，斧柄只不過四寸左右。

江玉南輕輕吁了一口氣，道：「迴旋斧，諸位要小心了。」

口中說話，右手一抬，手中長劍却當先刺出。

劍如流星，一閃而至直向一人前胸刺去。

高泰、田榮、互相望了一眼，也突然欺身而上。

四個從衞手中薄斧一揮，迎了上來。

一個迎向高泰，一個迎向田榮。

兩個却包圍江玉南。

高泰的如意金環，田榮的金劍，也都亮了出來。

利時間，斧光，劍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惡戰。

江玉南奇招連出，不足十合，已刺死一人，沉聲說道：「田兄、高兄，貼身搏殺，不要讓他們脫身而出，施展飛斧。」

口中說話，長劍一擊，却把另一個人圈入了劍光之中。

周鵬面色鐵青，正想出手，耳際又响起一聲慘叫。

江玉南又劈死了一個從衞。

這一陣搏殺，才顯出了功力的深淺，劍術的高絕，江玉南連劈兩人，田榮、高泰仍然在力戰之中。

大約是江玉南對那迴旋飛斧的厲害，瞭解的很深，所以，一直不讓他們有施展的機會，長劍一探，帮田榮又除了一人。

高泰如意金環，也施出了「流星趕月」的絕招，一環封斧，一環脫手而出，擊斃了敵手。

周鵬有些低估了三人的武功，未料到這極短的時刻中，四從衞全被擊斃。

江主南輕輕吁一口氣，道：「周帮主，迴旋飛斧，是江湖中可怕殺法之一，四

斧齊飛更是兇厲絕倫，可惜，他們沒有機會施展了。」

周鵬仰天大笑三聲，道：「江玉南，你究竟是什麼人？來自何處？」

江玉南道：「來自何處……」

周鵬接道：「雲頂神府……」

江玉南微微一笑，接道：「閣下自己去想吧！」

周鵬長長吁一口氣，緩步行入場中，冷冷說道：「你們殺了四位丐帮高手，本座自不能坐視不管了。」

金長久道：「周帮主，兩面話都被你說了，咱們不殺他們，難道聽任被他們殺了？」

周鵬道：「殺人償命，本座替他們報仇，那總是沒有錯的。」

金長久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就算咱們不殺你帮主的四個從衞，你周帮主也一樣不會放過咱們。」

周鵬不再理會金長久，右手突然拍出一掌。

一股强烈的掌風劇起，擊在一支薄斧之上。

那支薄斧，陡然飛起，盤空一轉，飛入周鵬手中。

周鵬手握薄斧，立刻又打了出去，擊在另一支薄斧之上。

兩支薄斧，同時飛起，轉了一轉，又飛入了周鵬手中。

雙斧再發，擊在另外兩支薄斧之上，四斧齊飛，迴旋疾轉，齊齊落入周鵬的手中。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只看得場中羣豪，心頭震動不已。

江湖上傳誦丐帮周鵬的武功高强，爲丐帮中最傑出的弟子，積修了無數的善功，他由一個舵主的身份，爬上了帮主之位，替丐帮實在立了不少的汗馬功勞。

他手誅過三十六鐵騎大盜，搏殺川中三鬼，創出了無比的聲名，終於排出了和他競爭帮主身份的四個同門，登上了帮主的寶座。

但最重要的，還是佟飛的死亡。

佟飛是周鵬最强的敵手，他沒有周鵬的武功高强，也沒有周鵬的赫赫戰功，但他却最得人緣，丐帮中任何的人都很喜歡他。

但很不幸的，佟飛却在一次追捕大盜花勝時，身中淬毒暗器毒發而死。

周鵬追到了花勝，拿着他的人頭，祭奠了佟飛。

於是，周鵬少去一個最有力的競爭對手。順理成章的登上了帮主之位。

如今，他出任丐帮帮主已有五年，他這個天下第一大帮，整理的更爲强大。

但他的手段很激烈，對綠林道上的人，固然是手不留情，對待丐帮中的子弟，也是冷酷非常，只要犯了帮規，絕對是最重的處分。

這時，周鵬手中執着四把鋒利、寬大的薄斧，目光凝注在江玉南的身上。

一種濃烈的殺機，由周鵬身上透發出來。

江玉南也感覺到那股强烈的殺機，凜凜逼人，不敢有絲毫大意。

吸一口氣，長劍平胸而立。

高泰、田榮也被那股强烈的殺氣，激動得運功抗拒。

江玉南却回顧了兩人一眼，道：「兩位請向後退開。」

目睹江玉南的武功，也知道他來自雲頂神府，羣豪內心之中，都生出了極爲强烈的崇敬之心，田榮、高泰，立刻閃身向後退了七八尺遠。

江玉南吁一口氣，道：「周鵬，你怎麼不發出迴旋飛斧？」

周鵬道：「你爲何遲遲不肯出劍？」

江玉南道：「在下等候周帮主的四斧齊飛的奇技。」

周鵬道：「老叫化也要等候着最有利的時機，務求一擊而中。」

江玉南道：「哦！」

周鵬道：「老叫化一向不輕估敵人，何況，閣下是來自雲頂神府。」

閻五大聲說道：「雲頂神府雖稱武林第一家，也是江湖上最有聲望的人，周帮主你如和雲頂神府作對，那豈不是等於和整個江湖人作對麼？」

周鵬揚聲道：「雲頂神府雖稱武林第一家，但他們門下弟子，却不一定都是好人。」

閻五道：「這話怎麼說？」

周鵬道：「良田莠草，江玉南這小子，就是那株莠草。」

閻五道：「哼！江玉南自己並沒有說他來自雲頂神府，而是閣下指名他來自雲頂神府，對麼？」

周鵬道：「雲頂神府，一向受武林同道的敬重，這人既然來自雲頂神府，爲什麼他自己却不肯說出來呢？」

閻五道：「這個，老要飯的就不清楚了。」

周鵬道：「這就是可疑之處了。」

江玉南歎息一聲，說道：「周鵬，你不但心機深沉，武功過人，而且，辯才也是常人難及，閻前輩，不用和他多費唇舌了。」

周鵬哈哈一笑，道：「閻五，你聽明白了沒有？」

江玉南道：「明白什麼？」

周鵬道：「他自己不敢承認。」

閻五怔了一怔，道：「這個，江少俠，你是不是來自雲頂神府？」

江玉南道：「閻老前輩，這件事，是不是很重要呢？」

閻五道：「重要，雲頂神府在江湖上聲譽，無出其右，受到的敬重，也無與倫比，你若是……」

江玉南一接笑道：「閻老前輩，我如若說我是雲頂神府來人，你們誰會敬重我？是周鵬，還是丐帮弟子？」

閻五怔了一怔，道：「雲頂神府來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冒充的，那要身帶信物。」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閻老前輩，說明我是雲頂神府中人，只不過徒增周鵬的殺機……」

閻五接道：「我不信，丐帮敢和雲頂神府的來人作對。」

江玉南道：「丐帮不會，但小西天雷音寺的魔教中人會，自從百年前，魔教和神府一場激戰之後，他們雖然退出中原，

但時時刻刻未忘記報仇的事，他們要報那一次比劍失敗之辱。」

閻五說道：「江少俠，聽你口氣，越說越像了，但不知你是否有帶了神府的信物？」

江玉南道：「有……」

閻五接道：「能不能拏出來，讓老夫開開眼界？」

高泰忍了又忍，還是忍不住，才說道：「老要飯的，你自己不覺煩麼？江兄是否來自雲頂神府，小要飯的覺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人，他的爲人如何，他如是好人，就是來自鬼谷，咱們一樣的敬重他，……」

目光一掠周鵬，道：「拿這位周帮主說吧！他譽滿天下，又帶領天下第一大帮，可是他的作爲，能叫咱們敬重麼？」

金長久道：「只要是狐狸，終會有露出尾巴的一天。」

周鵬對高泰和金長久的激笑，來一個聽而不聞，兩道目光，却一直在江玉南身上打量。

他要找最有利的時機，一擊成功。

金長久看出了周鵬的用心，高聲對閻五說道：「閻兄，不要再打擾江少俠了，周鵬……」

也許金長久的示警，使得周鵬提前發動，只見他雙手一揮，手中四把薄斧一齊飛出。

四斧齊飛。

四道寒光，劃出了四道不規則的弧芒，飛向了江玉南。

一斧高起，忽然間，迎頭落下。

兩隻薄斧，却分左右，向江玉南襲了過去。

最後一斧，更是奇，打着旋轉，由江玉南的頭上飛過，直到一丈開外。

江玉南長劍一挺迎頭落下的薄斧。

鏘然一聲金鐵交鳴，那薄斧突然打個轉，旋轉着又向周鵬飛了回去。

旋轉飛斧。

一上步，身軀疾移八尺。

兩側交襲的薄斧，忽然一錯，又倒向周鵬的手中飛去。

那鋒利的薄斧，看上去，有如活的一般。

這時，那由頭頂飛到了江玉南身後的薄斧，打了一個圈子以後，突然又飛了回來。

這一次，來如閃電，急掠而至。

江玉南一低頭，飛斧掠着頭頂而過。

好危險的一斧！

鋒利的斧芒，掠過頭頂，劃破了江玉南包頭的絹巾，削落了一片頭髮。

場中之人，看得無不捏一把冷汗。

但聞周鵬大笑了三聲，笑聲不絕於耳，手中的飛斧，閃電一般，不停的飛了過來。

斧光交錯，四把迴旋飛斧，構成了一片連綿的寒芒。

寒芒連成了一片，交錯迴旋，叫人看不清是四把連綿的飛斧。

遠遠看去，只見一片冷冷寒光。

江玉南也拿出了眞實本領，只見他手中長劍有如靈蛇一般，繞身飛舞，配着奇異的步法，身子不停的閃動，不停的旋轉，不時響起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

就這樣相持了足有一盞熱茶工夫。

這是別開生面的搏殺，不但十分的好看，而且也滿佈殺機。

高泰、田榮，很想出手帮忙，但却又不知從何帮起。

四把飛斧，流動得越來越快。

直覺的看法，江玉南隨時可以傷在那飛斧之下。

但江玉南却撑了很多的時間，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不過，江玉南的形象，看上去十分狼狽，那包頭的絹帕巳落，長髮披散肩上。

周鵬連環發斧，手法奇妙至極，但見久久不能傷到江玉南，心中不禁有些煩躁起來。

發斧的手法，更爲快速，力道也更見强大。

江玉南初時也有些慌忙，他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事。

一個人，竟能把四把薄斧，連成一片綿接光影。

但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心中逐漸的定了下來。

他巳明白，憑藉着自己的武功，和奇異的步法，足以應付這些變故。

周鵬斧力加强，江玉南也想出了對付周鵬的辦法。

他不能長時被困在這綿連不絕的斧光之中，他要想法衝出飛斧的圍困，想法子反擊周鵬。

只聽江玉南大喝一聲，人却突然飛騰而起。

一陣金鐵交鳴聲中，江玉南由斧光中穿了出來。

但他的衣服有兩處破裂，身上也見到了血跡。

顯然，那是連環飛斧所傷。

江玉南破斧光而出，並未撲向周鵬，却飛身一躍，落足在兩棵大樹之上。

那是兩棵千年老柏，長的並不太高，但樹身却很大，有着一種堅實的感覺。

兩棵老柏，相距約一丈五六，江玉南站在兩樹之間。

金長久、閻五、高泰、田榮，都隨江玉南退回到古柏之後。

曲樂山等一行，被另一批丐帮弟子圍住。

雙方面沒有動手，大家的心神全都集中在周鵬和江玉南這一場搏殺之上，等候着兩人這一戰的結果。

斧光收斂、周鵬的手中，分握着四把薄斧。

金長久突然上前幾步，行到了江玉南的身側，低聲道：「江少俠，那飛斧大概很消耗一個人的眞力。」

江玉南道：「金塘主瞧出了什麼？」

金長久道：「我看出了周鵬雖然盡力在保持表面上的平靜，但他却無法逃過我的雙目。」

江玉南道：「哦！」

望望江玉南兩處傷痕，低聲說道：「你的傷勢如何？」

江玉南道：「不礙事。」

金長久說道：「江少俠，我看合你們三小之力，一擧之間，也許能把這周鵬斡

掉。」

江玉南道：「可能麼？」

金長久道：「可能！目下丐帮弟子越集越多，如若要動手，必是一場很殘忍的殺戳。」

江玉南點點頭。

金長久道：「江少俠退到這兩棵大樹之間，想是巳經想出了破敵之策了。」

江玉南道：「嗯！」

金長久道：「如若高泰、田榮，肯和你江少俠配合，在適當的時機，全力一擊，就算殺不了周鵬，也必然可以叫他身受重傷。」

江玉南道：「老前輩呢？」

金長久道：「我和閻兄也不會閒着，我們會替三位防守兩翼，不要丐帮弟子，突然施襲。」

江玉南道：「在下只想出了對付飛斧的辦法，還沒有想出如何對付周鵬。」

金長久道：「在下想出來了。」

江玉南道：「請教高明？」

金長久道：「告訴田榮、高泰，在你對付四把飛斧之後，分由三個方位，一齊攻上去。各出全力一擊，自然，眞正能對付周鵬的，還是要靠你江少俠了。」

江玉南道：「哦！」

金長久道：「對田榮、高泰合力攻擊之時，必然會吸住周鵬的大部心神，那時江少俠可發動雷霆萬鈞的一擊。」

江玉南道：「辦法是不錯，只不過，這中間有兩個問題。」

這時，周鵬手中四斧並擧，但却沒立刻發出來。

一則，他發覺江玉南選擇的位置，在兩株大樹之間，手中薄斧迴旋的範圍受了很大的限制，二是，江玉南選擇了那麼一處地方，可能巳想出了破解飛斧之法。

這位來自雲頂神府的年輕人，不但內功、劍術，都有超人的成就，就是機智也很使人佩服。

再佐以田榮、高泰，江湖後起三秀滙集於一處，又有金長久這個老狐狸從中代作籌劃，閻五在江湖上有良好的聲譽，這一批人實在可怕，不論付出多大的犧牲，今日必須要把這一批人除去才行。

所以，他巳暗中下令，調集了聚集在附近的丐帮弟子。

聚集於此的丐帮弟子，不下有百位之多。

不論江玉南等武功高强，今日也難以逃過這些丐帮弟子的圍襲。

所以，周鵬也不太急。這就是周鵬也未急於發動攻勢的原因。

雙方面都有自己的算盤，只是打法不同。

金長久望了四週一眼，發覺丐帮弟子越來越多，巳把他們團團圍住。

只是還未發動罷了。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兄，你瞧出來沒有，周鵬準備和咱們耗下去了？」

江玉南道：「哦！」

金長久道：「不過，這樣也好，也給了咱們一個機會。」

江玉南道：「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他打出四把飛斧，……」

金長久道：「那個迴旋飛斧是不是極難抗拒？」

江玉南道：「很難對付。」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出言激他，看他會不會發出飛斧……」

江玉南說道：「金塘主請田兄、高兄研商一下對付周鵬的辦法，我激他發出飛斧。」

金長久依言向後退去。

江玉南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周鵬，丐帮弟子都被你矇騙了過去，那實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這一個名滿天下的忠義組合，竟然引入魔教之中，想想看，你的罪惡是何等的重大！」

周鵬冷笑一聲，道：「困獸之鬥，猶要作挑撥離間之計，本座出身丐帮，由一名舵主的身份，繼任帮主之位，其間經過了無數曲折往事，在場的丐帮弟子，有誰不知。」

江玉南道：「周帮主，你練的殘心指力，可是丐帮的武功麼？」

周鵬道：「本座從未練過什麼殘心指力……」

江玉南笑一笑，接道：「周帮主，你不應調來這麼多丐帮弟子……」

周鵬冷哼，未再答話。

江玉南道：「人數雖多，未必都是你的心腹，只要其中一二人對你起疑，他們就會把這消息傳入貴帮的長老之中，再有幾位長者動疑，就要詳查你的出身了。」

周鵬道：「本座出身，丐帮會籍名冊中，記得清清楚楚，難道還有見不得人的地方麼？」

江玉南道：「那是假的，你在小西天雷音寺學習武功，這中間突然有一段時間的空白，只要丐帮中有幾位長老用心查查，定能找出其中破綻。」

周鵬哈哈一笑，道：「眞金不怕火，任你千方百計挑撥敝帮弟子，本座何懼之有……」

語聲一頓，接道：「尤護法何在？」

只聽一個朗朗之聲，說道：「屬下在此！」

一個竹杖草履，髮白長髯垂胸的老者，由東面飛躍而至。

周鵬道：「尤護法，你率領本帮中十八金剛出手，能予生擒那姓江的小子更好，如若不能生擒，那就搏殺他算了。」

尤護法應了一聲，擧手一招。

正東方位上，奔過來一羣丐帮弟子，不多不少的正好十八人。

閻五心頭震動了一下，迎了上去，低聲說道：「江少俠，認識此人麼？」

江玉南搖搖頭，道：「不認識。」

閻五說道：「尤天健，丐帮中的七大高手之一，本是長老身份，怎會變成了護法？」

江玉南不解道：「護法大，還是長老大？」

閻五道：「自然是長老大。」

「江玉南道：「哦！」

閻五道：「丐帮十八金剛，是丐帮精銳中的精銳，想不到也全到了此地。」

江玉南苦笑一聲，道：「那是難免一場血淋淋的惡戰了。」

閻五道：「尤天健這個人，生性耿直

，如若他對帮主有所懷疑，決不會……」

談話之間，尤天健已然行到了兩人身前。

閻五搶前兩步，一抱拳，道：「尤兄，還認識兄弟麼？」

尤天健說道：「沒門沒戸的叫化子閻五？」

閻五道：「不錯。」

尤天健冷冷的說道：「你雖非丐帮弟子，但也是乞丐中人，爲什麼竟和本帮爲敵？」

閻五道：「這就是老要飯的想和尤兄要談的事了。」

尤天健道：「本護法奉命擒人，無暇和你多說話，你請退一步，等我殺了這個姓江的之後，咱們再談不遲。」

閻五道：「殺不得，所以在下才勸阻你尤兄不要動手。」

尤天健道：「哦，他是天上神仙，丐帮動不了他？」

這尤天健在丐帮中，脾氣火爆，本是有名之人，閻五早已知曉。

所以，閻五笑一笑，道：「尤兄，在動手之前，請聽閻某人兩句話如何？」

尤天健道：「好！只聽兩句，你先說第一句。」

閻五怔了一怔，道：「貴帮主的話不可聽。」

尤天健道：「請說第二句。」

閻五道：「他是小西天雷音寺魔教中人。」

這兩句話，字字如雷貫耳，只聽得尤天健楞在當地。

閻五心中明白，這尤天健脾氣火爆，如若不能使他在兩句話中，激動他的心情，只怕難再說下去了。

所以，只有用這兩句話，把最重要的事情說出來。

但他說的聲音很低，使得站在五六丈外的周鵬無法聽到。

尤天健呆了一陣，道：「你這話，是信口開河，還是有所根據？」

閻五道：「此事重大，如若在下信口開河，想來日後貴帮也不會放過我了。」

尤天健道：「那證明拿來。」

這一下，倒是把閻五難住了，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

江玉南離得很近，也聽到了兩人的對話，施展傳音之術，道：「他身懷魔教奇技殘心指。」

尤天健一皺眉頭，道：「這不足證明他就是魔教中人。」

江玉南道：「閣下如能主持公道，我願和貴帮主爭辯一番……」

尤天健接道：「不能，他是帮主身份，我必須聽命行事。」

江玉南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丐帮之中，都是不講道理的人了？」

尤天健道：「閣下這話什麼意思？」

江玉南道：「貴帮中人只知服從上級的令諭，却不計是非。」

尤天健道：「丐帮盛名滿天下，天下各大門派，誰不知道，咱們是天下最受人敬重的大組合，豈是你一兩句話，就能把丐帮中人擊敗了。」

江玉南道：「在下無意譭謗任何人，只不過是主張武林中正義罷了。」

只聽周鵬高聲說道：「尤天健，你還不出手，等待何時？」

尤天健應了一聲，揮手一掌，拍向了江玉南。

他一出手，十八金剛立刻同時出手。

但見寒光閃閃，十幾把利刀、長劍，一齊攻了過來。

江玉南一皺眉頭，道：「你們要羣攻羣鬥？」

尤天健道：「不錯。」

江玉南長劍迴轉，閃起了一片鉅芒。

但聞兵刃交擊之聲，連綿不絕於耳。

（未完．廿）

皆大歡喜

刀戈．譯

話說從前有一個商人，名叫史邁何，在佛羅倫薩市是個貴族，娶得一個名叫伊莎的女子爲妻。伊莎不但年輕貌美，而且嫻靜賢淑。

史邁何又要出外經商了，當他跟妻子和親友辭行時，難免黯然神傷，不盡依依。翌日，他便帶着他的貨物，離開佛羅倫薩市，到法蘭德市去了。奈何造化小兒，有心播弄，其始他的買賣還算不錯的，但後來却每下愈況了。在法蘭德市內，他住着的房子對面，却天造地設的住着一個遐邇知名的妓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很快便把史邁何弄得神魂顛倒，意馬心猿。不但把自己的妻子置諸腦後，連過去所過着的聖潔的生活，也忘記得一乾二淨了。整天就只知道和那妓女廝混，樂不思蜀。

伊莎得不到丈夫的消息，轉眼便過了五年，她完全不知道他是否仍舊活着，也不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以她這麼嫻淑的個性，惟有暗自悲傷。不幸她又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於是每天她都到安奴西亞塔的教堂去，流淚和嘆息，跪着向主禱告，希望上蒼見憐，使她的丈夫早日歸來，但不管她怎樣的虔誠，或者行善佈施，都完全

沒有效果。

最後，在絕望之餘，她決定改變她的生活態度了。

她希望借助旁門左道，找出她的丈夫的下落。

一天早晨，她就走到一個叫賈黛蓮的女巫那裏，求她帮助。賈黛蓮是個精通巫術的老婦，許多不可能的事情，一經她的作法，便立即出現眼前，完全不受自然常規的限制。當下，她聽到了伊莎的訴說之後，顯得非常同情她的遭遇，隨即答應予以援手。她安慰她不要悲觀，憑着她的法力，用不着多久，她即可以叫他們夫妻團聚，再過着快快樂樂的日子的了。

伊莎聽到了她這麼的話，自然開心非常，隨即打開錢袋，掏出十枚金幣，遞交給她，賈黛蓮也不客氣的收了，口中唸唸有詞，說已經替她着手下法，剛才唸着的就是萬試萬靈的咒文，然後叫伊莎在當天晚上，再到她那裏來。

到了約定的時間，伊莎再次見到賈黛蓮之時，只見她手上拿着一本小册子，在地上畫了一個細小的圓圈，在圓圈的四周，寫上一些魔術符號和文字。跟着，她便從一只長頸瓶子裏，倒出一杯子的酒，她喝了一口，然後叫伊莎飲勝。

伊莎喝光了那杯酒之後，賈黛蓮便這樣的對她說：「伊莎，首先你要知道，我們約好了在這裏見面，就是因爲我要使用法術，找出你丈夫的下落。因此，你必須對我信任，絕對的信任，不管見到的，或者感覺到的是什麼東西，可能是很可怕的，也不要張惶退縮。對於上帝或者聖徒，你千萬不要去想祂們，也不要劃十字，否則我的法術便會遭到破壞，而你的處境，也會非常危險，甚至就此死亡的了！」

伊莎堅決地點着頭說：「賈黛蓮，我對你是絕對信任的，即使你把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叫了來，我也不會害怕的。」

賈黛蓮抖抖那尖削的下巴說：「那麼，你把衣服脫光，站在那圓圈裏面吧。」

伊莎立即如言把衣服全部脫光，像剛出世時那般，赤條條的站進那圓圈裏，剛毅而又堅定地。

賈黛蓮翻開手上的那本小册子，也走進圓圈裏，咀裏朗聲唸起咒文來。「地獄的魔神，我以對你們擁有的權威，命令你們立即現形，在我面前出現！」

這個巫婆果然法力無邊的，地獄的魔神如亞士塔羅斯，法法里洛，以及其他的魔王，在她的召喚下，一一在她的面前出現了，同時尖聲叫着說：「請你下令吧，我們是依照你的意旨去做的！」

賈黛蓮說：「我命令你們，儘快揭露史邁何的下落，他就是站在這裏的伊莎的丈夫，不管他現在是生是死，也得對我言明！」

亞士塔羅斯魔王說：「回稟賈黛蓮，史邁何迄今還活着的，現在法蘭德市，迷戀着一個叫吉婷的妓女，把自己的髮妻忘掉了。」

賈黛蓮聽了亞士塔羅斯這一席話，便命令法法里洛化身一匹千里馬，把伊莎送到史邁何住着的地方去。

當太陽從東方升起來的時候，法法里洛所化身的那匹飛馬，已經把伊莎送到吉婷那妓女的鳳閣去了。法法里洛完成了這項任務之後，便用手指朝伊莎身上一指，使她變成吉婷，變得那麼徹底，而且像脫胎換骨一樣。跟着，與她同時，法法里洛又往吉婷身上一指，要她變成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又老又醜，又聾又盲，連手脚也幾乎失去了活動的能力的。

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伊莎便以那全新的面孔，和他的丈夫史邁何一起進餐，吃過了飯，他們走進一間華麗的寢室，裏面有一張大床，上面鋪有一條鶴絨被，兩人相將上了床，史邁何還以爲身邊的就是吉婷，完全沒想到是自己的愛妻伊莎，於是對她百般恩愛，呵護有加。他們擁抱得那麼緊密，愛得那麼熱烈。這個晚上，他們沒有片刻休息過，終於玉種藍田，伊莎有了身孕了。

這邊廂，史邁何和假的吉婷固然忙得不可開交；而另一邊的法法里洛，也不見得怎麼空閑，他通宵也沒有闔上過眼睛，設法偷取一襲華麗的睡袍，上面綴滿了珍珠的，還有一串名貴的項鍊，這都是史邁何送給那個妓女吉婷的。

話說伊莎和她的丈夫繾綣了一晚之後，到了第二個晚上，法法里洛便把伊莎和吉婷恢復原形，而他也再次馱著伊莎，回到女巫賈黛蓮的屋子去。到了天亮時份，伊莎已經站回圓圈裏面。後來法法里洛又把偷得的睡袍和項鍊，交給老巫婆。

賈黛蓮從魔神手裏接過這些贓物之後，又把它們轉交伊莎，對她叮囑地說道：「我的女兒，你得小心保管着這兩件東西啊，終有一天，它們就是你的忠貞的證物了。」

伊莎接過了睡袍和珍珠，便向賈黛蓮連聲道謝，回家去了。

過了四個月，伊莎的肚皮逐漸的脹起來，露出了懷孕的徵象。她的親人見到了，都暗地裏覺得奇怪，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向認爲她是很守婦道的，那麼她怎會忽然懷起孕來呢？那孩子是誰的？有些好事的長輩，便開門見山的要她說個明白，但伊莎一點也不慌忙，從容不迫的說出是史邁何的孩子。長輩們自然不會相信她的話，認爲是一派胡言，事關人所共知，她的丈夫已經出門了這麼久，一直沒有回來過，而且伊莎自己也說，他現在還在遙遠的異地，這麼說來，她是沒理由懷着他的孩子的。

就因爲這個關係，長輩們亦都對她開始有點嫌怨起來！這肯定是會帶給他們莫大的恥辱的，他們曾經秘密商量過，好不好把她殺掉，或者強迫她把那胎兒打掉？但他們都是敬畏上帝的人，如果把她殺掉，那就是犯了十誡。慫恿她把那胎兒打掉，也是違背上帝的意旨的，那胎兒畢竟是無罪的嘛，儘管他們一碰頭便竊竊私語，但沒有一個人胆敢下這毒手，或者對他說出那樣的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伊莎腹中的胎兒，轉眼便瓜熟蒂落了，生下了一個又胖又白的嬰兒。

長輩們聽到了這個消息，便又急忙召開一個會議，大家都渴望知道那嬰兒的樣子，是否和史邁何有點相似，他們也只希望有一丁點相似，便可以把這椿「有辱門



楣」的事情抹掉，湊巧這時有個鄉親從法蘭德市回來，說在那裏見過史邁何，並且知道他的地址。

長輩們於是立即寫了一封信，寄給史邁何。信裏這樣說：「親愛的兄弟，我們無意要激起你的憤怒，但爲了尋求眞相，無法不寫這封信。你的妻子伊莎給我們帶來了難堪的恥辱，她生下了一個兒子，我們不知道這孩子的父親是誰，如果我們不知道你離開了她這麼久，我們還會相信那孩子是你的。同時，我們不是敬愛上帝的話，便儘會把那孩子和他的無恥的母親幹掉。你是她的丈夫，相信你也覺得這是一種恥辱的？那麼，從速回到這裏來吧，買賣事小，挽救自己的榮譽要緊啊！你妻子的這種罪行，無論如何，也不能輕易放過的！」

史邁何讀完了這封信，也不禁忿火中燒，隨即叫來吉婷，對她說道：「吉婷，我有很要緊的事情，必須回到佛羅倫薩一轉……。」

當天晚上，史邁何便離開了法蘭德市，兼程回到佛羅倫薩。返抵家門時，受到妻子熱烈的歡迎，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看在他的眼裏，却反而認爲這是伊莎內疚的表徵。他在家裏耽了幾天，不只一次的動過殺機，打算把她幹掉，然後悄悄地離開佛羅倫薩，但他又顧慮到法網難逃，並且無補於自己的名譽。最後，他好不容易才想出了一個所謂「公審」的辦法來。

第二天，所有史邁何的親戚朋友都接到了一張請柬，邀請他們到來一敍，敬備薄酌，到時，客人都來齊了，並且巳經酒過三巡，史邁何這才起立當衆說：「親愛的兄弟姊妹：我想我們今天團聚在一起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用不着我多費唇舌的了，我就是要弄清楚一個人家所最關心的問題——」

大家聽到了他這麼的說，便立即屏息靜氣，所有的視綫都「嗖」的集中了在史邁何的身上。只見史邁何斜着眼睛瞥了坐在他對面的妻子一眼，便冷冷的說：「伊莎，你在這屋子裏養的那個嬰兒，他的父親究竟是誰？」

伊莎却鎭靜地答：「當然是你啦。」

「我？我是他的父親？」史邁何差點兒要說「見鬼」，然後按捺住性子說：「我離開了這裏巳經五年，之後我們便一直沒有再在一起，你怎能說我父是他的父親呢？」

伊莎說：「你說得不錯。但我還是要這樣說，你的確是他的父親，還是你在法蘭德市所播下的種籽。」

史邁何給氣得七竅生烟，暴跳如雷說：「放屁，你什麼時候到過法蘭德市？」

伊莎說：「你太健忘了，十個月前那個晚上，我們還好不恩愛的同床共枕哩。」跟着她就把那天晚上的經過情形仔細無遺地描述了起來，叫在場的人，彷彿在聽着一位戀愛顧問闡釋夫婦之道。當時的史邁何還如何的小別勝新婚，狠吞虎嚥；而伊莎則如何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史邁何還是在罵着她「胡說八道」的，但巳經明顯地是色厲內荏了。

伊莎覷個正着，便繼續道：「各位長輩，如果你們還不相信的話，小女子有些東西可資證明。」說罷她便逕自回到睡房裏，半晌，却拿着一件睡袍回來，對史邁何說：「親親，你還記得這件綴滿了珍珠的睡袍嗎？」

史邁何一怔，但他仍然咀硬地說：「我的確有過一件和這差不多的睡袍，但巳經失去多時。」

伊莎說：「但這正是你失去的那襲睡袍哩，還有——」說着她便把手探進袋口裏面，拉出一條名貴的頸鍊。「你認得它嗎？」

史邁何只好說眞話了，他承認睡袍和頸鍊都是在同一個晚上失去的，但他不敢說出，那天晚上跟他同床共枕的是一個妓女。

伊莎說：「那就是了，我說過，我不說假話的。」

伊莎隨即又叫褓姆把那新生的嬰兒抱出來，翻開他的長袍說：「你看這孩子有那一處不像你？」

這孩子是缺了一只脚趾的，湊巧又跟史邁何相同。於是，史邁何無法不相信是自己的遺傳了，他趕忙接過那個孩子，緊緊地摟住懷裏，一記又一記的，在他的小臉龐上狂吻。

伊莎心裏暗忖，話匣兒既然打開了，便讓他繼續下去吧。「親愛的，」她說。「你應該知道，我之所以一切都能够如願以償，便全賴我朝夕虔誠禱告，以及平日的積德行善。我記得有一天的早晨，當我在安奴西亞塔教堂裏跪下禱告的時候。一個天使忽然在我眼前出現，說上帝巳經接納了我的請求，即將把我送到法蘭德市和丈夫相聚，果然不消一會，我便給放在你的床上，躺在你身邊，那個晚上，沒想到你對我還是那麼的痴纏，眞敎我開心透了，我隨即又向上帝禱告，如果有了你的骨肉多好。當然，我還無法立即便知道是否得償所願的，但我却很有信心，本來我想賴着不走的，但到了第二個晚上，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巳經回到佛羅倫薩的家裏了。」

史邁何不待她說完，便嚷着道：「我們是應該相信上帝的！」

在場的長輩們見到了孩子那無可置疑的徵象，又聽到了伊莎對上帝還如此的虔誠，不覺巳經感謝，互相擁抱親吻。這本來是一齣悲劇的，但現在却變成是喜劇收場，皆大歡喜——這包括了那個女巫賈黛蓮和她的兩名流氓助手。

當巫婆賈黛蓮知道了史邁何揚言歡宴鄉親，實則要對伊莎進行「公審」的時候，一直便躭心着她的秘密會被揭破，因爲她所使用的並不是什麼法術，只不過把伊莎催眠了，然後由那個扮演法法里洛的助手乘夜前去法德蘭市偷取史邁何的睡袍和頸鍊，而那個僞裝亞士塔羅斯則把伊莎姦污了。伊莎的所謂曾經跟丈夫一夕纏綿，實際只是她在昏睡狀態中給巫婆所引導的幻覺而巳，當然，事前他們巳經打聽過史邁何的下落。

但是，幹嗎伊莎生下的兒子也會像她丈夫那般沒有了一只脚趾的呢？或者這就是上帝對史邁何的荒唐行徑的一個小懲罰吧？但說是「胎敎」亦無不可。　（完）